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二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録十五卷（七）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七）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疾病部三

聾 盲 瘖瘂
吃 秃 齆
齲齒 兎缺 癭
傴僂 疣贅 瘤
跛躄偏枯附 尰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從龍秦晉謂之聹音宰
又益梁之州謂聾曰聹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聹
又曰生而聾謂之聳
釋名曰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
東觀漢記曰尹敏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莊子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苑曰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聾而鼓之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
談藪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茂敬憲新搆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裴聾也故憲患耳故以戲之憲初不聽於後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憲公但大語聾亦何嫌

盲

廣雅曰矇瞍瞽盲也
方言曰半盲爲睺呼鉤反
說文曰盲目無眸也眇一目小也眦目不正也瞎目病也眯童子不正也眄目偏合也青目病主瞖翳也瞍無目也
周易履卦曰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毛詩曰工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禮記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也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韓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少死訢言飲之其僕以其言飲之馬果死菑丘挾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去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

史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為盲
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為小冠高廣二寸由是京師謂欽
為小冠杜子夏業為大冠杜子夏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
師
魏略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
與惇俱為軍師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
輒撲鏡著地
魏略曰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
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
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
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當與女何況但眇
乎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
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
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
俄而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
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
目咸謂精神所致也
又曰江紑(蒨子)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
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
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
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蒨乃因智者荅捨
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勑荅云純臣孝子往
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
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
造泄故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中取水洗眼及煮藥稍
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又曰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
爐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户幔有風廻裾梁
武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賜采女姓曰阮進為脩容脩容
常失珠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目不知其珠孝元吞之信
宿之間珠遂便出一目致眇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湘東王於江東泛舟顧而言曰今可稱有樂功
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
耶坐者股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
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徙於光州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

言班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
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夜中以燕青子燭熏眼因此失
明
異苑曰丹陽多寶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
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綵衣持小刀挑目精
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後越書曰戎陽一目瞽劉曜寇洛水後降曜曜敗生擒送
前石使人罵曰瞎狗何降賊後持瞎來陽曰臣不降即死
死則大王那得後見瞎狗前石笑曰瞎狗不足汚刀活之
文子曰師曠瞽而為太師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
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
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

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城民易子而食析
骸而炊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
而盲疾俱復
莊子曰連叔謂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觀
又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
又曰許由曰夫眇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尹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聯察視也精於聽也
又曰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韓子曰寐則盲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則窮矣
淮南子曰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
於溝壑
桓譚新論曰余為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得魏文
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問其何服食至

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為樂鼓琴不導引不知壽
得若何余以為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傳言慈一目眇葛巾
單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玉醴與盲人服之而愈
世說曰顧愷畫殷荊州形殷不許顧曰明府正當嫌眼耳
明點童子飛白拂上若輕雲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矛頭淅米
劍頭炊殷云百歲老公攀枯枝井上轆轤卧小兒殷有一
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故也
法顯記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
盲人依精舍住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剌杖着地
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重之無敢伐者遂以得眼為名

楚辭九章曰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蔡邕瞽師賦曰夫何矇眛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冥而
無睹兮嗟求煩以愁悲

瘖瘂

釋名曰去瘖痷也痷然無聲也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
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
自刭人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
醫治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藥
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瘖百餘日
卒
文子曰皐陶瘖而為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使守圉不可使通語
又曰夫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
又曰水氣多瘖
黃帝素問曰瘖者何病岐伯曰胞之絡脉何以言之胞絡
繫於腎少陰脉實腎繫舌本故不能言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三兒向應可語便瘂皆
七八歲有一人經門過來乞問主人此是何聲云是僕兒
頻生三子皆瘂不能語客曰君冥罪還內省我於外待君
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便入內思良久而出謂客曰昔為
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食哺子子輙
出頭作聲受之積日如此時屋下攀得及巢試以指內巢
中燕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蔟棃各與其子吞之既死其
母尋還不復見其子出户排徊悲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

之客曰是矣便問其三兒言語周正

異苑曰高惠清隆安中爲太傅主簿忽晝日有群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瘖疾數日而亡

靈驗記曰王導河内人也兄弟三人並得時疾其宅有鵲巢旦夕翔鳴聞其諠噪俱惡之念云若當治此鳥既差果張取鵲斷舌而殺之兄弟悉得啞疾

吃

說文曰吃言語難也

方言云謇極吃也或謂之軋或謂之嬰郭璞曰軋鞅氣不利也江東名吃爲喋也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馬相如吃而善著書

又曰揚雄爲人簡易口不能劇談劇甚也一說劇遽疾也言吃不能疾言也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字子聲河内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爲事畏言不敢爲言故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則知其不可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世說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内明斷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秃

禮記曰秃者不免

穀梁傳曰魯季孫行父秃聘于齊齊使秃者御諸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乃始施巾故語曰王頭秃帳幘施屋

秦書曰苻堅徵隱士張臣和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和辭曰年老頭秃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見求歸矣

齆

釋名曰鼻塞曰齆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也

崔鴻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庭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長史曰請試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

幽明録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教鸜鵒令語遂無所不名當大會令効人語有一人齆鼻語難學因以頭内瓮中以効焉

齲齒

釋名曰齲朽也蟲齧之齒缺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齲齒笑齲齒笑者齒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齲啄木食齲蟲也

又曰决物治齲君子不與

兎缺

續晉陽秋曰魏詠之生而兎缺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荆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笑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況百日也師爲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
瘦皆有比擬顔師伯齞齒號之曰齴

癭

說文曰癭頸瘤也
崔贛易林曰癭瘤瘍瘃爲身害傷
范曄後漢書曰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
爲主揚病癭欲以惑衆
魏略曰賈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
癭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
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宋書曰杜預病癭初攻江陵吳人以瓠壺繫狗頸示之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食之已癭
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又嵇康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

典術曰服食天門冬治癭除百病
莊子曰闉跂支離無脤甕盎大癭

傴僂

禮記喪服四制曰傴者不袒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傴者御蕭同姪
子處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傴背
莊子曰子輿病曲僂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傴

疣贅

說文曰疣贅也
釋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贅横生一肉
着體

梁書曰武帝丁貴嬪生而有赤誌體又多疣及帝納之無何
並失
莊子曰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决疣潰癰夫若然者
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太玄經曰割疣贅惡不得大
山海經曰單狐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魚狀如鱓其音如
梧食之已疣
又曰旄山有鱃魚狀如鯉食之者不疣

瘤

釋名曰瘤流也聚而生瘤腫也
魏略曰晉景帝先苦瘤自割之會毌丘儉反而瘤發及儉
走竟以自終蔡謨表曰臣先有瘤腫在腰上十數年初無
患苦忽自潰

晉書曰趙王倫得異鳥問皆不知名宮西有素衣小兒言
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置牢室明旦開視並失所在
倫目上有瘤時以爲祆鳥閑
沈約宋書曰朱齡石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
舅即死
列女傳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故以名焉
閔王出而女採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受之父母教採桑
不教觀王王曰此奇女也内以爲后女死後燕遂屠齊

跛躄 倫枯附

方言曰自關西秦晉之間凡蹇謂之逴勑略反
周易歸妹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
禮記喪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備禮也
左傳宣公下曰晉侯使郤克會于齊傾公帷婦人使觀之

郄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故笑之）
又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郄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
御跛蕭同叔子處臺笑之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急求救於齊齊王曰必長安君爲質
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
后怒左師觸龍請見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
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亦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耳因是太后怒色稍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散音珊）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
請曰臣不幸有跛躄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
笑者頭平原君笑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豎子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客稍稍引

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於
是平原君斬所笑美人頭造躄者而謝焉
漢書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勢方病大尰非徒病尰又苦跋
盭（跋音蒲盭古戾字謂反戾也）
又曰方今天下又類辟且病痱（辟足疾痱風疾也痱音）夫辟者一面
痛痱者一方痛
又曰哀帝有痿痺（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齊書曰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
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足病不得同朝列
常乘輿自望賢門入遥光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爲戲已大
被嫌責爲賤去智不乃棄亦悖旨
唐書曰賈直言者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賜酖於路直言僞
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
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
死直言亦自病躄
淮南子曰冠難至躄者告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
故使瘖者語使躄者走大失其所也

偏枯

長沙耆舊傳曰夏叔丁毋憂過禮遂患風濕一脚偏枯皇
甫謐表曰父嬰篤疾半身不仁右脚偏小

尰

毛詩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
微且尰爾勇伊何（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方今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股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之不治必爲錮疾（堅久之疾）後
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淮南子曰岸下氣多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頭痛　心痛　腹痛

咽痛并噎　煩懣　勞悸

眩　瞤

頭痛

毛詩伯兮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官疾醫曰春時有痟首之疾

史記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頭痛歐吐

風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餅置道邊石人頭上旣而忘之人以爲神能治病轉以相語頭痛者磨石人頭腹痛者磨石人腹後餅母爲說乃止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朋淫心疾

北史曰裴詡之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詡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

唐書曰劉敦儒母有心痛疾曰須鞭箠數人乃安子弟僕使不堪其苦唯敦儒侍養不解體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里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中有水蛭雖欲發之恐宰夫得罪當死遂吞之因得心疾甚乃言所由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放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病心　服除後經年病瘳

續搜神記曰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鎭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促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於是許永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腹中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幽明錄曰顔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簪著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蕭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因卯以求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河魚腹疾奈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不解故叔展言視虛廢井而求拯己）

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云雨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雉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餘日鬢眉落佗令破腹視脾果半腐壞刮去惡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事具醫門）

咽痛并噎

易說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多咽痛

漢書曰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嗌痛不肯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華佗令取餅家蒜虀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事具醫門）

山海經曰單張之山有鳥曰鵺食之已嗌（嗌咽也曰噎）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賜以王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終命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胷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胷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蟲怖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淀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冽水之間煩懣謂之漢漫

魏志陳登得胷中煩懣華佗謂訪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即爲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蟲赤頭而動半猶是鱠（事具醫門）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喘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虛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沈約宋書曰何尚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差

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去是牛鬭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疾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玠

張奐與孟季偶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

眩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圖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眩甚有白大司馬亦病如此自强從公而便疾愈於是車駕行數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爲侍中受詔雲臺廣室

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風眩是日發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入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坐拄杖將起跌墜崖而死

華佗別傳曰佗見嚴昕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多飲酒座罷歸昕於道中卒得頭眩墮車與著車上歸家一宿死佗便解衣到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盡視赤

血出乃以鳥麞之蘐被汙出飲以簞歷大血散立愈
異苑曰上虞孫家奴多伎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嘘入便斷

暍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暴有暍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於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尋死感於恩也
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治不能止噤凍之寒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瘡　痱　螫毒
蠱　癰疽　瘻
癬　瘃　疥
惡疾　疣瘤

瘡

周禮春官下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
禮記曲禮上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謝承後漢書曰嬀皓母炙瘡發膿皓祝而愈之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氣益奮及瘡甚遂卒
吳歷曰孫策為許貢客所傷既被瘡策引鏡自照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呼瘡皆分裂其夜卒
江表傳曰周泰為濡須督諸將以泰本出於微賤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瘢匝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
沈約宋書曰劉邕所嗜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以飴邕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取瘡常以給膳
又曰張收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收甚難之醫

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瘡亦即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彥本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恨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虵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虵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即斷痛立止

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使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王知燕之客乃矇其眼使之擊筑漸離置鉛於筑中以為重而擊秦王秦王病瘡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死虛也

嵇康高士傳曰孔休元嘗被人斫之至見王莽以其面有瘡瘢乃碎其玉劔　與治之

華佗別傳曰瑯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已復發佗曰當得稻糠色犬繫馬頭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瘡乃從之須臾有虵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石少患面瘡諸治莫愈乃自匿遠山臥於巖下中宵有物舐其瘡隨舐除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值見傷一虵有一虵銜草着瘡上而傷者差田父收其餘葉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母任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二兒從瘡中出母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碁女風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為出

溫水洗之（事異泉溫）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欒書冢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而入帝大怒

疿

說文曰疿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疿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殺意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棄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國勅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窻皆令致密

螫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吟無賴華佗令溫湯漬手數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搜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蝮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瘳齊會大夫與賓賀焉為大夫並復獻攻毒之方弟子謂曰梁丘子瘳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為良醫治梁丘遇虺害而獲瘳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衆人為見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虵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

秋令過蠱客厭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蠱客有戲奈
者曰諺云過滿百爲蠱所螫斯言信哉

蠱

周禮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曰宣二晉里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枚臨死語妻張曰死後刳腹出病張手破之藏悉縻碎

搜神記曰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便咒焉一雙蜈蚣長丈餘於盤中走出遊飽食歸安然無他

靈鬼志曰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爲蠱以致富子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中一大罌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還婦具說焉舉家驚愕無幾其家疾病死亡略盡

癰疽

廣雅曰痤疽癰也

說文曰癰腫也痤小腫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

左傳襄十九年傳曰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瘡)濟河及著癰病自出

史記曰卒有病癰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漢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爲之願賜骸骨羽許之亞父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又曰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

又曰文帝病癰鄧通常爲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癰太子色難聞通吮之慚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儵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儵至吮嗽

典略曰趙戩病疽疾年六十餘聞魏王薨哭泣哀過瘡發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冑弟亡臨殯口中癰大潰膿滴著含去之

宋書曰劉瑀與何偃俱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甚叫呼於是亦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黖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黖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又曰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之痿損

唐書曰李湑正巳從父兄正巳死湑以徐州歸順封潮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湑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讙呼湑驚疽會於背而卒

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癰達吮嗽而愈

山海經曰帶山有鳥狀如馬五采名鵸鵌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鰧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譙
明之山譙水注焉多阿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瘡
論衡曰儒書言齊桓公負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吾
君有疽瘡不得婦人瘡惡不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叛者

瘻

說文曰瘻頸腫也
山海經曰脫扈之山植楮之草可以已鼠（郭璞注曰鼠瘻也）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雞頭已瘻
洞林曰柳祖休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令兒就吾書之
語之曰當得賊師姓石者治之（[illegible]）

癬

說文曰癬乾瘍也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多豪魚赤喙赤尾食之可已白癬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脩郡之魚其音如鵝食之已癬

瘃

說文曰瘃中寒腫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帝詔充國曰欲至冬擊虜將軍士
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皸坼裂也瘃寒瘡也）

疥

說文曰疥搔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痒疥病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
左傳昭五日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焉
國語吳語曰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子胥

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
而齊魯以為憂事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湖而與
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實食之
已疥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疑疥且痔登徒悅之使有
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黃雚枝如樗葉如麻白華赤實浴之
已疥

惡疾

韓詩外傳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薛君曰芣苢臭惡之菜雖捋之不君子雖有惡疾我猶不能去之也）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
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魏書曰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
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
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之終
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

疫癘

說文曰疫皆民之疾也
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氣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

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
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還兖州刺史征吴到居巢軍中大疫朗躬
親巡視致藥於疾卒焉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疫病危困不肯服藥曰命在天不
在藥
鍾離意別傳曰黄讜爲會稽太守吴大疾疫黄君轉署意
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賜與醫藥其所臨
護口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頴川太守到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夫人
郎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氣
在亥今年太歲在寅於聽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深
同取沙三斛著中以淳酒三升沃其上府君即從之病者

即愈疫疾遂絶
山海經曰復州之山有企踵之鳥如鷄一足彘毛見則其
國中大疫
三輔決録曰井丹舉室疫病梁松自將醫藥治丹
盛弘之荆州記曰始安郡有鳥爲其形似鵲白尾名爲青
鳥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羣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
苦疫氣
魏文帝與吴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灾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
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
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亂　疰　瘧
消渴　歷逆　咳嗽
嘔逆吐　水疾　腫
疝　瘕　痹
痔　痢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于荊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疾

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疰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種寒尸疰此病隨月盛衰人有三百六十餘脉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遂至於死死尸相注或至滅門

瘧

說文曰瘧熱寒並作也痁熱瘧也痎二日一發

易說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瘧白露當降不降民多溫瘧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瘧寒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也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以辭謝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東觀漢記曰鄧訓遷護烏桓校尉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主湯藥咸得平愈

又曰景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病上曰聞壯士不瘧漢大將軍反瘧病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歸洛陽病遂加

抱朴子曰獼猴之鬼令人疾瘧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若華華實如苽味酸甘食之已瘧

玄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瘧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

世說曰中朝有小兒其父患瘧行乞藥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列異傳曰陽㪅字聖卿逃瘧神祠有人呼言杜御杜御聖卿應曰諾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譴劾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嘉興令吳士季瘧經武昌廟遣人辭謝乞斷瘧鬼去廟二十里臥夢見塘上一人乘馬追呼行太急速至季舡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去夢覺瘧即斷

又曰弘父患瘧經年後獨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首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鷁餘者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著窓上明當殺食之比曉失鵲瘧遂斷于時有
瘧者但呼弘公便斷
甄異傳曰吳興張安病瘧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
自力舉被捉之物化成鳥如鵂鶹瘧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含滙縣有翁水下流有聖鼓橫在
川側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瘧疾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李通素有消渴疾（痟渴中之疾也周禮太春有痟疾）自為宰相謝
病不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略曰卞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賜蘭蘭
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於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時人見
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也

晉書裴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當見將養不
違其志不聽及疾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
竟未見識衍深歎其神儁
南史何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
所晝寢夢之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唐書鄧玄挺綜銓選無藻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號為鄧
渴
王子年拾遺錄曰晉武為撫軍時羌人姚馥字世芬姚襄
即其祖也好啜噉濁糟言渴於醇酒群輩常狎之呼為渴
羌為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鄉地有酒池故
使老羌不復呼飲
交州記曰浮石體虛而輕煑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病消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以為故妨之疑）

人不癒

蹷逆

韓詩外傳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造宮門曰吾
子病所謂尸蹷者也
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則蹷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嗽促也用
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盛人病咳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咳
禮記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欬嗽
抱朴子曰[illegible]之界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四鼓中起閱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
之年過六十羸病無稱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耳
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
乃尔耶

嘔吐

左傳哀下曰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
見之君將殼之（殼嘔吐也）
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歐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嫣晧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嘔吐恐
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母死與人棊如故既而飲酒三升舉聲
一號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總角爲從伯敦所知嘗夜飲允之辭醉眠在別牀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以爲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除府加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發病嘔血有物如肝肺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祿勳嘗大會公先少飲酒偶有强者飲一杯便吐時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詔問食麥飯意宗荅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其德行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飱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不出客客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

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鬬不勝召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宋均注云矢當揚光明今黑有死喪之氣腫謂死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病流腫

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張子之背腫謂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齊諧記曰范光祿得病腹脚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通遥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光祿云先不識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荅曰佛使我來治君病發衣見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後針孔中黃膿汁當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脚都差針亦無孔范甚喜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詵也氣詵詵然而上也

後漢書太醫皮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

郎訓直事聞循聲起往問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瘕

龍魚河圖曰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

易說曰白露氣當至不至太陰脉盛人多瘕疝

宋書徐文伯傳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山海經曰麗麂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佩之無瘕疾郭璞曰育沛未聞

列仙傳曰玄俗者常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河間王病瘕玄俗脉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六世餘殃非王所招

也曰王聲放麑麑是麟毋仁心感天故遺俗耳
續搜神記曰太尉郗公鎮丹徒嘗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一莖食之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家仍成心腹疾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燋小經一宿視之成一莖蕨猶昔所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𠦄乃飽人苦勸復啜五𠦄乃大吐向所飲都盡有一物隨吐後出如斗大試以一斛二𠦄複茗洗之此物翕之都盡而正覺小脹又增五𠦄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曰此何病荅曰此病名斛二瘕
又曰昔有一人與奴俱得心瘕病奴既死割剖腹視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無損乃繫鱉於床脚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濺鱉恠遽疾走避溺既繫之不得去乃縮頸藏脚不敢動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須臾消成數𠦄水病者乃頓飲𠦄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瘕病胷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瀋須臾煩悶吐一鴨鶵身喙翅皆以成就唯左脚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云吾氣絶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鎗即消成酒

痺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因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爲平原太守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後魏書臨淮王譚孫孚好酒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國群下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恩不可忘時處羅又疾痺隋義城公主有五石餌之俄而處羅發疽死

痔

釋名曰痔食也蟲食之也
山海經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鵲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翁頸下毛)也名曰櫟食之已痔又虎蛟可以爲痔(郭璞注爲治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爲惠王治痔皆愈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

痢

釋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利也
漢書曰韋玄成父喪既葬當襲爵即陽爲病狂臥便痢妄笑語欲讓爵兄也
北史濟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文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疾終
魏武令曰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痢

陰痿

漢書曰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陰重不泄下濕謂是以得入卧内官者入宮〉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衆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模世子保體肖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素善病痿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内

陽病

左傳襄二曰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國多寵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史記曰廉頗去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爲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曄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容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禁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引見賜食禁陽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羹中出又撐柱乃歸
魏末傳曰李勝爲荊州刺史曹爽令別司馬懿懿使婢進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爽曰太傅非復可濟〈令人愴然爽不復設備〉
曹瞞傳云太祖少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喎口叔父恠問其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愛故見罔尒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復信
晉書曹爽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病爽誅曾乃起視事
又曰鍾會將反於蜀使衛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觀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悈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悈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悈始仕爲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爲洪州總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事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唐書曰安祿山陷西京王維佯中風失音賊猶強授僞官後從寬原罪
又曰王徽傳黄巢入潼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自虛琢僕射于琮至曙方知遂相與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墮於崔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折口瘖蹶曰刃環之初無懼色賊令舆歸第命醫二視之

月餘守視者稍怠微乃雜於負販宜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書

嵇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爲病篤遂不行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僭號徵犍爲任永君許以大位永君故託以清盲妻於面前淫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伏誅永君澡浴引鏡照形曰世適平目即清妻乃自殺馮信季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盲十三年侍婢於面前淫而不問述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工藝部一

敘藝　射上

敘藝

書曰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禮曰是月也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執弓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尚伎而賤車則人與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馬融曰道大藝）乃教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伎藝

華嶠後漢書曰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爲士流第一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彦和遍覽五經涉獵文史博弈書算尤善沈約面試皆妙乃戲之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藝君一時持去可謂不廉也

後漢書曰祖珽字孝徵裴讓之字士禮俱崇文學邢劭省中爲之語曰多伎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皆一時之美也

後趙録曰張材伎烏譚部人也善棊博蹴鞠闘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

射上

中論藝紀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李顒遊藝箴曰：邈矣姬旦，惟藝之淵。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詩曰：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韔，弢也）。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與御者皆士也。商陽）。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又曰：孔子太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也。畫曰正，棲皮曰鵠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房吻切）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飲酒禮將射，以司馬為司射也。子路執弓矢延射，則為司射也。賁讀為僨，僨猶覆敗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耄音）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語，發語之端也。謂輩也，美其畢也。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徐或為俗也。與，猶點也。不可以在此位者，序也。耄期或為旄期）。

又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以為成人也。以為某侯之鵠者，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也。慶，有不得為諸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左傳曰：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必以藝自多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也）。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也，他力切）。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二子，尹公佗、庾公差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也。射不求中也）。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今俗謂之軛心木）。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學於公孫丁，故曰遠也。佗還射公孫丁與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公孫丁射佗）。

臂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門也或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親門【門巢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

卒

又曰昔賈大夫惡【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

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

【調之】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

【樂章王射節也以】騶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

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凡射

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

采蘩為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逸詩】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

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

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鄭司農云三侯虛能御也容者】

【之也待獲者所蔽也君九重容決長杜正也所射也】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者】

【容謂乏也蔽矢也待獲者所蔽也以其容人也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步於今為半步者】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王令人去】

【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 以矢行高下左右告王者也】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也】祭祀以弓矢敺烏

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烏鳶善鈔盜便汙人】射則取矢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則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并夾鍼箭具夾讀為甲故書并夾或為并甲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

【夫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若神也則

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

又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

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

【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君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自射】

又曰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 一日白矢二日參連三日剡注四日襄尺五日井儀也】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

飲【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又曰射不主皮【射有五善焉一日和志體和二日和容有容儀三日主皮能中質四日和頌合雅頌五日興舞與舞同】

【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力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也

三禮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

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內諸侯大射君熊侯九

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豻【五旦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

夫射君曰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

及諸侯之士皆無大射參侯者以豹皮為鵠以麋皮為飾

參之為言雜也豻侯者以胡犬皮為鵠亦以為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侯諸侯射三正侯卿

大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君曰

共射一侯二正士與士賓射豻侯二正士　不得畫雲氣

故以豣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天子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
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鹿豕卿大夫與其臣燕
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畿內諸
侯與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百中有一大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子試代我射之
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發百中而不以
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拘一矢發而不中前功盡弃
矣
又曰更羸與魏王處庶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鴈
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故
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瘡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

下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
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
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之廣
爲人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
擊匈奴中貴人從匈奴三人射之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
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鵰鳥善射者射之也）遂之果然廣爲將
其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
爲將兵數困辱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一中
又曰堂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騫俱使西域每處困之時

射鳥獸供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皆同處焉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
鷙勇使將武騎
魏略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射之
三發三鹿皆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
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
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

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
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
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
上行罵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餘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膂
力射鐵入一寸焉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
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
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曰庾翼鎮武昌謝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
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
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常從帝校獵北邙山下
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
帝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
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貌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
時甚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徑來詣
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
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又曰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
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
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
割便去
齊春秋曰宜都王鏗字宣徹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常取甘
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殆不能加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膽決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
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
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
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
餘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
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曰建威翰奔還本國有勁騎百餘
追之翰遙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弧矢汝
曹知否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
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諸騎解刀
豎之翰發而中鐶追騎乃散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豎汝手
中箭百步我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
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又前秦錄曰苻琳字永璢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
弓五百斤射銅鞮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秀清麗
又前涼錄曰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

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
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逄蒙不能以
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殆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
又趙錄王劉曜親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刀矛
俱發輒害六七遠則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金澤文庫

工藝部二

射中

金澤文庫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
有差
又幸闕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共遊獵留之竟歲
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
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
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又曰尒朱兆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蹻捷過人榮
曾送喜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

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誇使人
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又曰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祖強攻騎射
彎弓五石初為駕部郎顯祖出於方山兩狐起於御前詔
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顯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為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兎起於乘輿前命庫
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兎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曜威城泗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
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遂射侯
正中籌限以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雖
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之曰古人酒以養
病朕今賞卿之能何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
騎從有雙鴟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鴟旋飛
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弓矢
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鴟都尉
又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羣官仰射無能踰者文成
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
銘
又曰孝武即位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於
殿前帝素知齊獻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獻御覽物隻
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兎得五
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
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洛陽人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尋常當世貴武
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如今
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
者以為絕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即
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此耳進侍
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
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
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又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以府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
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
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畋獵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

服美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賚或彼蕃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着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豐樂羡之字也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二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金帛又加常等

又曰高隆之於射堋（音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焉

後周書曰李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文少而修德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盧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以為能贈遺甚厚

又曰賀跋勝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役授行軍揔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晉王大喜賜縑百疋

又曰宇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常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身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羣鳧飛鴈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西河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軍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徇然而走逃

於深榛有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捷也)搏捷矢(捷速也矢雖速而狙能持也)王命相者趨而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

又曰列禦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左手如矩右手如附肘左手拔發而右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箭適又去復沓)放矢復寓(箭放去未至的已復寄水言其敏捷之甚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之至)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不射之射乃盡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謂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乎言不可矣)

列子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如之

又曰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紿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括箭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後鏃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曰爾先學不瞬(瞬音舜)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也)三年之後雖錐末到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紀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覩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　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射紀昌之矢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父子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音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且下而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學射墨子曰不可夫學者必量其力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學又成射哉

周生烈子善射者不盡弓力善治者不盡下情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喜

符子曰晉之相者栢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之患書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弥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弥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

人能遺其善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至
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號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
脩長也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
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射而不知射法也言不
射遠反直抑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矰繳發也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知易
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
又曰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由基調弓猨知直擁柱
擁抱號呼擁柱也熙戲也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中杓部微
微者人心也

又曰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冤故曰不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
射下
射下
御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
固不必可推
又曰荊廷嘗有白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
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猨應矢而下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
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
也熊爲獸猛巧者也非但當服猛巧者示當服天下巧佞
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者也麋之言迷也大
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

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
以布爲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爲
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射
之故畫獸射之射主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
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勝負俱
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
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
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
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
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矣而不穿一
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
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儀識而穿七札弓工立得

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楊本瑯耶人善馴野雞以為媒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茆障自翳用鮭 姑蓮 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鞶障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歡娛楊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 賢 好之以為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叙曰少好弓馬逐禽輙十里射常出百步後獵頻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擭麞鹿九雉兎二十後尚書令荀彧問余曰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曰執事未覩凡埒有常徑的有定所雖矢發輙中非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邀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矢不虛發此乃妙耳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也 言敬畏黄帝威靈故不敢向之而射也
論衡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
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觀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弧之義在焉故曰和容為上主皮為次并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諸乎
王昶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弈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末事不足為也樗蒲彈棊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為也吾見坐圍棊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以投壺喪

宋公好博弈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監駕且為馬行 已駕僕展軨 展軨具視 效駕 白已駕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貳綏副綏也 跪乘 跪未敢立敬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調試之也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車上僕所主也 左右攘辟 謂辟行人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君式則下步行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拘取止之也 謙也 自下同 由前則不受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周禮曰教國子以五馭 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
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大戴禮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
家語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懔焉如與腐索御扞馬（懍懼之貌扞突馳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弢弓衣也）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衛莊公蒯聵為簡子之右也）曰吾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鞅將絶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良也鞅靷也）今日之事我止之次也駕而乘材（材橫木也）兩鞅皆絶
史記曰周穆王乘驊騮騄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莊子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為造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矣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罷疲）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子曰鈆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乘鉤錫在前錯錣（丁括切）在後馬欲進則鉤錫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為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將馬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牧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召顏淵曰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野畢之御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其力盡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尸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馳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者習則不覆良御者馬奔車不敗故）

之見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錣（錣，策端有鐵也）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

又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大丙，太一之御），除轡銜，棄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詘伸，不見朕（[illegible]）垠。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臥也，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馬五尺以下[illegible]），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illegible]之。及至圉人擾之（擾，順也。圉，養馬官），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違矣。故其形之爲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又曰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良，而使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恣，猶放也），而人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手，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不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以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畫地學書，日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黨，善吏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爲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其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蕺（音戢）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荅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常書壁爲方丈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荅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者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則余切）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爲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正麗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虫蛇虯蟉（力幽切）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羸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奴鳥切）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使滿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四歲好學書嘗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爲書之滿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拭窗塵而就塵書帝嘗使

學鳳尾詔一學即工帝大悅以至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
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
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鍾繇）並驅爭先其衆蕭子雲出爲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
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
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
舡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悋自非答餉不
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又曰顏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
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稽
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
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

六一二百四十一下　四　度二

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外醉後輒張眼大罵
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協貞禮表堪有
士君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爲兄渾誄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佐郎王
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誄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
深秘藏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摹搨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狎之書爲世模楷玄伯祖悅與
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
靖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故魏初重崔
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
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

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賫古書詣闕以
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之孫）善學王羲
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詞賦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
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
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
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
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
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
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

六一二百四十二下　五　張都祖

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
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
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
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
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
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
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
惜之
又曰歐陽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
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
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美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類魁梧耶（[illegible]）
言聹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
紿云質汝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悅晝夜精力無倦遂亞
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
曰許圉師常自愛朕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讐甚悉私謂
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少
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
古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
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
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隆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

五　七十四十七　六　楷祖

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
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
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
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
時有人賚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
曰此書當今所重價以黃金何不總取之若思曰若價比
金寶此為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落簡翰人爭
模倣
又曰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
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
又曰王涯既誅涯家書數萬卷侔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

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
為垣𡐵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
寶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邴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
子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今願其書故惻然涕零也
師哀原言而為之泣曰欲書不須貴也遂就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疏莫不藏之以為寶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謂目明）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學尤明天文讖緯河洛之
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
載至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說
方來帝甚惡之使削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

八　太七曰四十七　七　桂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奴着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
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兩邊大
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莪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夜書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傳用心一也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之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
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

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爲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俗說曰桓玄取羊欣爲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呼欣就坐仍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姦白鄧艾有反狀又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有矜伐以疑之

論衡曰夫河出圖雒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蒼頡作文字筆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

又曰書官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韋仲將書魏明帝起殿安牓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敕誡兒孫勿復學書

王外之康舊序曰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屬荊州同處一室冬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爲索居之憂道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開書見其手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工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嗤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廙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之前唯廙爲最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躰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秘書教者也三曰行狎書是者也一法皆世人所善

虞龢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奉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珍錄後後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楊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之海

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褫衣着詣子敬子
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同少年覺王左
右有陵奪之色掣褫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鬭爭分裂
少年纔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迨逸少猶逸少不迨元常
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去
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疎則形慢拘則乏
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一本作）
鈍此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庾元威論書曰余為書十牒屛風書作十體間以采墨當
時衆所驚異自尔絶筆唯留草本旣體者懸針書垂露
書秦望波篆書金錯書王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

波書幡信書仰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科斗書書胡
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一筆隷飛白章草古
文隷橫書楷書小科隷芝英隷花草隷幡信隷鍾鼓
隷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雲篆蟲篆魚篆
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鳳篆龍虎隷鳳魚隷麒麟隷仙人隷
科斗隷雲隷蟲隷魚隷鳥隷龍隷龜隷虎隷鸞隷鼅文書
鼅文書鼠書牛書龍書虎草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尾書
羊書猴書雞書大書豕書已上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
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零書到書及左書等及
九體書所謂繆素書簡奏書牋表書行押書檄書藁書半
草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一
百二十體
袁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
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
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
風軌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不能復排突英
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旋吳興書
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
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書如深山道
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處不發
如經論道人無絶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
有絶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
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為神鍾司書
徒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
忽舉鷙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常書如
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山絶崖人見可畏張
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顯洪芳不
滅羊真孫草蕭竹韋篆各一時妙絶鍾繇書若飛鴻戲海
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
屈強若龍跳淵門虎卧鳳闕蕭綸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
低腰仙人嘯樹
江式論書表曰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亦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隷書也
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温鐵石摸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勑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閣君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

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宴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琅耶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别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爲蕭翼紿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永帝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詁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古者篆籀爲上古鍾張爲中古羲獻爲下古

又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則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爲最真草一槩略無差殊

張懷瓘二王等書録曰承聖末魏師襲荆州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跡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吴越寶劒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敬第四士秀第五文静第六茂猗第七其行書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英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其草書伯英刱立規範得物象之形歸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魚猶其中宜爲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冲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秀第七逸少第八

張懷瓘叙書法曰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韋述書法記曰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illegible]蔡邕劉德昇真書光

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備
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已求其亞者
盡矣則孤裘而有羔袖其行書羲之之亞書則索衛之下
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
又曰晉韋昶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
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牓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
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
以爲如何荅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
又曰妙則筆王子敬得其筆勢爲絶世
又曰晉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
小王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牓以爲
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乃

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逼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
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體兼備而刱造小篆飛白
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故歐
陽詢云飛白鳥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妙絶乃不飛
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崩雲可得而語
其真書初學子敬晚師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
世舉朝效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
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
懷瓘以爲杜度章草並無所師鬱然靈變爲後世楷則此
乃天然第一也及有道變杜君章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
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焉隨永欣寺僧知果會稽人
也煬帝甚善之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
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
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
乎羅綺鉛華綽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
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爲人書十五紙人或
截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
審尋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辯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郎將奇姿偉貌有
三絶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隸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朗法大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書斷曰古文者黄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放象是也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衞覬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筆跡精絶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淳古文尚書以示淳淳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史籀所作大篆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爲尺牘辭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曰竇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始省改之爲小篆著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謂之實草隸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於實者籀籀史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跡謂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其子孫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脅翼勢以凌雲

八分書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爲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幢宮門牓題

書斷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其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壁以雇
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隸書

吳志曰張昭字布善隸書
晉書曰王羲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
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之所器重
晉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
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式亦
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爲隸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欣年十二
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
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
逾子敬又當器雅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姓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常散隸書
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
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三國典略曰周白石縣男趙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
守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少學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
書唯文深及冀儁而已王褒尤善書文深慙恨形於言色
後知好尚難反改習褒書竟無所成轉被譏誚謂之學步
邯鄲焉至於碑牓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樓閣皆其迹
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觀而美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
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
羽毛耳
唐書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
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
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
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
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
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
字難成乃用隸書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
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是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和外隱起爲隸
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
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草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
書尺牘十首焉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廙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爲羲之草書江左中朝莫有及
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
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芝字伯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
筋靖得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舒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太草不可

不解若放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略曰蕭子雲蔣豫章文獻王之子有文學工草書與兄子顯子昭齊名少子特又善書梁武帝稱之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草甚得右軍之法（伯茂始與王也）
唐書曰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三輔決錄曰趙襲字元嗣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

太七百四十九　五

玉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張耆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雒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劇讀以上苟任涉學者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

見䚡（[illegible]切角中骨也）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工拙亦效嚬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王右軍自叙草書勢曰昔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謂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目而叙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意抑體有疎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千形而呈其巧豈可一槩而論哉
書斷曰如淳云作起草爲稾姚察曰草猶麁書爲本曰稾蓋刱文議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
又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書渙之妻謝蘊有才華亦善書甚爲

太七百四十九　六

[illegible]
[illegible]萬川上則[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飛[illegible]蒲曰
究[illegible]思詳[illegible]工書學於草[illegible]得其草[illegible]
雖無奇峯壁立之秀可謂有功於大義[illegible]乱草[illegible]行
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躓是故去之宜疾當將嗟貿以此座右銘
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illegible]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

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
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
見常侍登牀

爲周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
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
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

大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攀車惜別指血染鞅帝不迴因
飛白題二十字留賜宮娥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
留[illegible]色在[illegible]別只今年

[illegible]十八年五月[illegible]太宗[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長孫無忌[illegible]

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
動清風以增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
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微不
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案漢
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
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
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枘
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
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宮殿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
張弘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
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章草書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
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
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
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書斷曰章草書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
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
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幼安善章草出於韋誕峻險過也有若山形中
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後漢徐幹字伯張善章草書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
張書[illegible][illegible]識讀之莫不歎息寔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

有蘇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伯張之所稱歎

又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損元帝真
書故潤色開華精於斷割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致質素
之風俱不遠其師也然名爲今古之獨步

又曰張伯英章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
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
張芝善章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捌爲今草
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縈
迴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
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
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鄉
鸞鳳翔乎大皇之野韋仲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超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

喪風不墜弈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書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絕其跡刱其神妙其唯杜公乎韋誕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鼐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矣

行書

書斷曰後漢潁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尔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又曰劉德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刱亦甚妍風流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肥鍾書瘦亦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晉王脩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書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之曰咄咄逼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畫上

數

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從弄竹言常弄乃不誤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大合天地之數凡五十有五言五十者舉成數）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也）

漢書律曆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筭幸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爲筭工得幸於上

又曰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筭術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數升播（播布）之席上立言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射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云但有名

無實其精微君是達實借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
屈節就學祕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滕師事之累年賫酒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
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
之法父子不相語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
如其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
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
望氣祥不亦難乎無閒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
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
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
錄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絕焉
王隱晉書曰王戎爲司徒好治生公嫗二人常以象牙籌
晝夜筭計家財

太七百五十 二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
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
於門屏閒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
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
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
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真常以筭自
尅其壽七十三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
書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
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校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
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吾筭之元理以食筯十餘
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

八升涂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
鼠大可一升東囷無差元禮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
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爲
之取酒脯數斤元理復筭曰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產五百
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菓蓏[illegible]青蔬悉知其所乃曰如
此貲業之廣何供具之薄廣漢慙曰有倉卒賓無倉卒主人元理
曰俎上蒸㹠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
謝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滔傳
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凡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至
億億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選萬也

太七百五十 三 筭四

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
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也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
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弃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
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
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
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
爲特侯奇隻二爲再兩偶雙三爲參四爲乘
賈誼書曰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
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十毫爲髮十髮爲釐
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

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曰寡人聞子大夫善數也（數筭）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
已融筭渾天不合召玄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謝察微筭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隷首
作術容成造曆顯筭斯興故也
一位筭法曰萬萬穰爲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
爲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
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
道阡陌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畒
又曰按千乘之國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畒
是古之制也

發蒙筭經曰問夫度之起起於何荅曰度之起起於忽忽
是神蠶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
筭經曰量之起起於何荅曰量之起起粟粟是陰陽而生
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抄
筭經曰秤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
子也一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

畫

釋名曰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禮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
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凡畫繢
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
圖於是左右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
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
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讌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
之弘曰未見好德如色者帝撤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和元年置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
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
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
書畫像百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
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圖寫妙安深重之爲有蒼生已來未
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
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物中嘗悅一
隣女挑之弗從迺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

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
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絶於時嘗
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
石巖裏云此子宜著丘壑中欲圖殷仲堪堪有目疾固辭
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
蔽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所
皆其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
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
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怍色

又曰王獻之桓温常使書扇筆悞落因畫作爲烏駮特牛
甚妙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盡
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御覽七百五十　六　宋成八

晉書曰韓支字景先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
支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
遂差

齊書曰榮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當世並
爲第一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至侍中時宗測優遊秀之弥所
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賢俊
使工畫其像亮亦豫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
瑯琊王筠彭城劉治等同見賓禮太子起堂乃使畫工先
圖孝綽

後魏書曰劉子業廟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裕廟指像曰
此渠大英雄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
惡次入駿廟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大齇鼻即
令畫工齇駿像鼻也

北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爲真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
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
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
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
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贊之時人稱爲二絶

唐書曰張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
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
人形像號爲高士圖

御覽七百五十　七

又曰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
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
嘗傳之

又曰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纂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
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絶跡天機非繪者之
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
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謬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於寫真秦府十
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
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

隋波吞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之時閤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其深戒勿習此末伎

又曰裴延齡恃恩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及畫一鵰令君爲噪之遂獻焉

唐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寶臣爲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岏良吏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絶及卒列畫東觀

三齊記略曰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

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帝負約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馬前脚猶立後脚隨陷步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靡淨可憐見之輙去帝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自畫板作兩生鯔魚懸岸於是群獺競赴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卿知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爲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市籍其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人形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王韓房長文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爲日月盈缺之勢不異其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爲雲霧蔽其側靈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昇天

又曰秦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善畫鳳鸞皆軒軒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冶脉从江讃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衞協張黑有畫聖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御雜夷宜炫曜之廼黻飾城墻華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初出入恐懼馬或憚之趍趄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王王以錢百萬請妻敬君惶怖許聽

世說曰戴安道爲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說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點眼精送還扇

主曰點眼精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上所畫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視其言行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
世本曰史皇作圖（史皇黄帝臣也謂畫物像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窻拕尾於户葉公驚走失措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上見蠡謂蠡曰開汝匣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欽
古今名畫録曰晉有史道碩畫田家十月圖爲世所珍
孫暢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爲讃仍令自書之邕文書畫于時獨擅可謂備三美矣
又曰劉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還覺凉
魏陳思王畫讃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善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焉
晉傅咸畫像賦序曰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爲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子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
宋炳山畫叙曰豎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迥
晉王廙之詩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蹤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歷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暎乎瑶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黄軒氏得於温洛中史皇蒼頡狀焉
又曰夫畫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爲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爲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已上四人後漢）曹髦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吳）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晉宋爲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寶先袁蒨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已上四人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之流是也（北周）隋及唐爲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已上六人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慎閻立德之流是也（已上六人唐）
又曰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餘畫迹爲百家（[illegible]）
又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

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
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
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
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
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
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
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攻書然則古之嬪臂纖而胷束
古之馬喙大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
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徧觀衆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
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
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謂畫之道
也

又曰漢張衡字平子昔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神
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
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巴獸潭
又曰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
字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
深旨故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
陸探微亦作一筆畫綿連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
微精利潤媚新奇絕妙名高宋代時無等倫
又曰魏曹植言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
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
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
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畫

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華陽國志云南夷其俗徵巫鬼好
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
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
又畫夷牽牛負酒賫金寶詣之以賜夷甚重之
又曰曹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
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時稱吳八絕張敦吳錄云八絕者孤城鄭嫗
善相劉惇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筭嚴法善碁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赤烏中不
興之清溪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朝陸
探微見畫歎其妙因至清溪復見其龍宋時累月亢旱祈
禱無應乃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月霶霈謝
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秘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
擅名不虛在第一品矣

又曰晉顧愷之字長康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
光耀月餘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
請朝賢鳴刹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
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衆請勾
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
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見請施十萬
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
者塡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常言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
馬臺閣一定器耳差為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
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像筆力
未到空善賦彩謂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
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

子182 019

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汚絹素豈曰繪畫
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冑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
非閭閻鄙賤所能爲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志欲遊
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
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
稱妙絶
又曰南齊謝赫姚最云點刷精研意存切似寫貌人物不
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
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爭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
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頻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
路纖弱不副雅致之懷然中興已後畫人爲冑在沈標下
毛惠遠上

又曰南齊劉瑱字士温彭城人少聰惠多才藝攻畫草婦
墻當代第一謝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力困弱制置單
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遂爲失眞然玩之詳熟甚有姿
態
又曰南齊毛惠遠滎陽陽武人也善畫馬時劉瑱善畫婦
人並當代第一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言惠遠納利者物尚書評價貲二十八萬後家徒壁
立甚悔痛之惠遠弟惠秀永明中待詔秘閣世祖將北伐
命惠秀畫漢武北征圖中書郎王融啓奪其圖成帝稱重
之置琅琊臺上每披覽焉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
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
重之使居禁中天子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人畫時有
王子善碁通神號爲二絶
又曰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
壁間帝見之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州
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嘗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
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
序盖外國來獻之事長子方智字實相尤能寫眞坐上賓
客隨容點染即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
又曰梁蕭賁字文奐蘭陵人也多詞學工書畫嘗於扇上
畫山水咫尺之内見萬里可知姚最云雅性精密後來難
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眞學不爲人自娛而已人間罕見其
跡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讀書

葛洪神仙傳便有隱逸之志居茅山號華陽隱居好著述
明衆藝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
則逝適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又曰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秘書
閣知畫事武帝崇飾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
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
内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内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
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
龍不點眼睛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遂點二龍
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而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
在又畫天竺三胡僧侯景亂散拆爲二後一僧爲唐右常
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拆多時

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劉長卿為記述其事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記

又曰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也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博涉多才藝曾於廳壁上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絶

又曰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僧悰云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山東體制尤屬伊人在閻立本下（契丹之迹非不至當本子此勤展則之精微）云田楊聲侔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絶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鄭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伏

又唐張孝師為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畫因效之為地獄變

又曰唐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極佳也上言山水者稱陁子頭道子脚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因為

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弟子也畫迹似吳生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像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尤善畫鷹鶻雞雉盡其形態觜眼脚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之感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代一家五人並善丹青高宗甚重之書畫稱一時之妙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渺時覩神仙之事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鞍馬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疋韓君畫馬焚之他日見使乘馬來謝其感神若此弟子孔榮為之上足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樹石山水初畢宏擅名當代一見驚歎異之璪唯用禿筆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授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

又曰唐李漸善畫番馬騎射射鵰放牧川源之妙筆迹氣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易之

又曰唐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

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吴宜爲畫
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斷曰唐吴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
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驛遞令往貌之及
迴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嘉
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
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吴道玄一日
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
煙霧吴生常持金剛經自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
之齊名潜畫吴生真於講席衆人之中吴生觀之亦見便
覺請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儀子壻趙縱常令韓幹寫其衆
皆稱善後又請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公常列二畫於座

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公(公子儀也)問云此畫何人對
曰趙郎曰何者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嘉又問何以言之
曰前畫空得趙狀貌後兼移其神氣情性笑言之姿公問
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其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數
百疋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
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
壯之使立本圖其戰馬僕從皆寫其眞無不驚伏其能太
宗幸玄都池閱鸂鶒召立本貌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
實亦輝映前古
又曰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名馬異獸擅名時
稱韋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師子酷似其眞後
師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

玄宗射豬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
乃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黄門
(懷慎也)館之甚厚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楊懇
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令
人潜將數百千至洛中供擬取其家書示楊公感之未知
所報處因從容乃言欲求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
月餘圖一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人莫能覩也
又曰唐陳閎會稽人也以能寫真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
供奉每令寫真御容妙絶當時玄宗射豬鹿兎鴈等并按
舞圖寳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宫肅宗真容匪唯龍鳳之
日角天子之狀而筆力遒潤神彩英逸實天假其能也閻
令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唐張萱京兆人也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幃宫苑子女
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置其亭榭樹花鳥僕隸皆極精
研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名令善潑墨時人爲之王墨
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等性踈野好酒每圖幛與
酣之後以墨潑之脚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
竹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濘風雨蕭蕭不
見污之路也
又曰唐李靈省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强
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王公之尊寒暑之若山水竹樹一
點一抹成於自然或取峯際雲孤或即島嶼極海非常制
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煙波子常釣魚洞庭初顔魯公

在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圖傳爲卷軸隨句
賦象人魚馬獸風雨雲月皆依字成形雅叶其妙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合異類共成一體也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壙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己字言字有強使女者與借於嘗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

又曰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知者創物（謂始開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爍金以爲刃

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如堅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續漢書曰張衡性精微有巧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傾樽其蓋穹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在樽中周密無際如一體焉地動機發龍即吐丸蟾蜍張口受丸聲乃振揚司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從起來也合契若神觀之莫不服其奇麗自古所來未嘗有也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焉（亮集載其法也）

晉書曰嵇康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晋紀曰宋王園纂容超張綱巧絶於人乃使綱大治攻具
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
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故作渾天
儀
又曰衡陽區紙若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
人扣其户婦人開户而出當户再拜還入户内閉户又作
鼠市於中而四方丈餘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
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
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
沈約宋書曰石虎使解飛姚興令狐生造指南車宋武帝
平長安始得此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有南多不審正
迴曲頻衆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甚有巧思常謂
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齊王爲相命冲之造焉其制甚精

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北齊書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
改易不循舊典時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後趙録曰邢輔樂陵人也好學者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
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
馬鈞別傳曰鈞字德衡扶風人巧思絶世不自知其爲巧也
居貧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乃易
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猶自然而成形陰陽之
無窮
葛洪神仙傳曰葛由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
入山遂去得仙未知指實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

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
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爲飾
唯用將軍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
尚方人魏猛變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
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安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
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
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
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
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玄中記曰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述異記曰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東北巖
中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人丁緩者爲恒蒲燈七龍五鳳雜

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
風其法後絶至緩更始爲之環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致之
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爐鏤爲奇禽怪獸諸靈
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丈並相連續
一人運之滿堂皆生風寒焉
又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之狀匠人丁護李菊
所作也其巧爲天下第一
涼州記曰呂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爲王伏家奴發覺應死
射有奇巧王令魯般之儔也故赦之涼風門及大殿歳久
傾敗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子年拾遺記曰嶓𡸣支國去泥離國八萬里其國婦人
善織以五色絲納内口中兩手引之則成文錦以列燈燭
也

又曰始皇起遊雲臺窮極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人皆能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騫霄國獻善畫之工名裂裔刻白玉為兩虎削玉為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織為龍鳳之錦宮中號為機絕孫權常歎巴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宮中號為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為輕幔宮中號為絲絕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絕巧弃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挑土曰埴陶化也埴埶土）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曲鈎也直也蜀匠人樣）（巧善能者木曲直步中鈎繩也）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土木之埴寧之）（道物不求曲直豈業方圓陶者匠人浪為敝舌）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又曰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

又曰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耳物皆自爾故無所稱巧也）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矣）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所要愈重則其心愈惷）

者也

又曰郢人堊（堊白土）塲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之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以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言皆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瞚（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使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也自內則

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王誠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告於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焉

又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韓子云象為楮葉）

又曰考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考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

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終難窮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學夫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為車轄也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楚惠王也郢楚都也南郡江陵北郢是也〕今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罷之乎志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天下以不

贊見七百五十二　六

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剉折銳精無罪之宋敗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巧工人也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設攻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下入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偃止也〕

又曰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

又曰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

又曰規矩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巧在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釆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弗能造此之謂大巧

又曰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

又曰大匠不用斲

又曰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剞木而為舟爍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

尸子曰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

愼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也有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千七百五十二　七

地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水發為設為女樂舞象使木人擊鼓吹簫木跳丸擲自出自入百官行署舂磨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尒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為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屈不能對傅子謂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而短於言巧者天下之微事

抱朴子曰善圍棊者世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

聖之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協張墨是也木聖張
衡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伎巧過人骨勝
肉飛
傅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
自知乃削木爲小麥試衆之　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論衡曰傳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下也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猶
世傳言魯般巧亡其母矣言其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
御者機關備具載母上臺去而不還失其母焉
楊泉物理論曰夫蜘蛛之羅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於
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乎心巧成於手迹非睿敏精
密孰能著勳成形以周器用哉

晉讚曰陳勰以工巧見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工藝部十

圍碁　投壷

金澤文庫

圍碁

左傳曰甯喜許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
弈碁弈者舉碁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弈圍碁也九
世之御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壞謂白黑飾亂粲復爲之碁者不
信以袍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而不起左右曰尓父見報
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蜀志曰費禕與來敏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
已訖而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禕至敵遂退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者射御
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羣
僚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
終無所紀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也人情猶不能無
嬉娛嬉娛之好亦在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可以
爲欣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
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故以諷之
吳録曰嚴武字子卿圍碁莫與爲輩謂之入絶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
爛矣
又曰賈謐嘗與太子弈棊争道成都王頴在坐正色曰皇
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也
又曰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

大都督兒子玄入問訃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巳別有旨旣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及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墅親朋
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
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又曰王導與其子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
爲尔耶
又曰祖納爲軍諮祭酒納好弈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
不聞數碁對曰我以忘憂耳
鄧粲晉紀曰阮籍母死與人圍碁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
留決勝焉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虨俱善弈碁爲中興
第一
又曰陶侃在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者

堯舜以教愚子博者商紂所造諸君並懷國器何以爲此（一本爲牧豬奴戲）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顥延之坐圍碁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弈碁碁品第三太祖
亦好玄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得補宣城太守
又曰徐羡之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當世以
此推之
又曰謝弘微性無慍色末年與人圍碁西南有碁死勢有
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弘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
其莫年
齊書曰能碁人琅耶王抗爲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
赤松第二品赤思速善於鬬碁宋文帝世羊玄保戲因製
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官賭自食時至

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
莊達曉不寐世或以思莊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
不能對也
又曰武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
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
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又曰武陵王曄少年時貧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
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右
北平樂抄少携出與齊焉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碁弃日至乃通
夜不止有蒼頭者常令秉燭或時睡即大加其杖如此非
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

讀書執燭不敢辭非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
而肆加杖罰不亦理乎琛惕然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
習聞見益優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巳下並集陸瓊時
年八歲於客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覆碁弈諸待
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旣用事惡其與巳儕類相
亂故罷之
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碁因
論軍旅
西京雜記曰杜夫子善弈碁爲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

內時常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
福負者終年疹病取絲縷就北辰祈求延命乃免
述異記曰朱道珍常為孱陵令南陽劉廓為荆州參軍每
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
月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
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
想能近領廓讀書畢失信所在（書失其信）寢疾尋亡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
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抱朴子曰葛洪體鈍性駑所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眄
至今不知碁局幾道
又曰善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

名也
淮南子曰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碁進退取與攻劫放捨在
我者也
陳留志曰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
簡方圍碁長嘯吏太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其高率如
此
揚子法言曰圍碁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之
新語曰世言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
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古賣反）
（罫方目也）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
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罫者也

俗說曰羊玄保作吏部郎數被召見從有傳詔來始入門
其兒蠶孫年十許歲見傳詔語其父云見知也正當圍碁
耳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亦以圍碁為手談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
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乃舉碁局下故
識之
又曰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
僚屬圍碁外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不變而心料有故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高豈有喪明之責耶於是
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方言曰圍碁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弈班固弈指曰北
方之人謂碁為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義亦同矣局必方

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體明德也其有黃黑陰陽分也駢
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法則臧
否為仁由己道之正也
夢書曰夢圍碁者欲鬬也
魏繁圍碁賦序曰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碁是也
魏應瑒弈勢曰蓋碁弈之制所由來尚矣駱驛而集魚鱗
鴈峙奮雄闓翼固衛邊鄙寇動北壘備在南尾
晉劉毅圍碁賦序曰司空從事中郎虔仲初性好圍碁終
不達其旨言文則觸類而至對局則冥然而窮何所解如
彼之易所礙如此之難哉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投壺之器也）主
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枉哨不正貌　哨蘇交切）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

嘉肴既受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
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
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
從(以下不得命不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辟受賓再拜矢也)主人阼
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矢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
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
執八筭興(筭中亦實也八筭於中勝委其餘於中而執筭而立以請賓使投)請賓曰順投
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
([illegible])
禮記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
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
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或言去其皮節也)

左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范淑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魏略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
工賜帛千疋
又曰游楚好投壺自娛
晉書曰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王弼別傳曰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崔寔傳曰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
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
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爲驍言如博之竪棊
於輩中爲驍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獻帝春秋曰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
鄴城殺郡守坐中家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顏
容引滿投壺言笑容旨自若
晉陽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
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光)
藝經曰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投壺變曰謂之投壺者取名脩備(由[illegible])藪衛而轉易鑄金代
爲速之于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筒以龍玄蛇([illegible])
([illegible])運之以轆([illegible])箕尾([illegible])
(來去有投而得[illegible])矢十二(投之數也)長二尺八寸([illegible])古

者投壺蹲鼓而節帶劍十二(入謂之帶劍[illegible])二帶倚丈人([illegible])
([illegible])狼壺二十([illegible])劍驕七十([illegible])還三百六十籌
得一馬(言三百六十籌之數[illegible])三馬成都
魏粲碁賦曰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李尤壺矢銘曰投壺筭籌禮揖敘先後通風月數分爲王
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工藝部十一

博　樗蒲

塞蘇則切　藏鈎古侯切

蹴鞠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

史記曰宋湣公與南宫長萬博爭公怒辱之曰吾始敬若（若）今子魯虜也長萬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劇孟好博多少年之戲

又曰蔡澤說范睢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出分功（[illegible]）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漢書曰孝文帝時吳太子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吳太子殺之（[illegible]）

又曰吾丘壽王字子贛少年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也[illegible]）

又曰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債及宣帝即位遂稍遷至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債矣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巳校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弥以下皆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

又曰客星經帝座或問袁廷廷因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渫（音薛）黷有虧尊嚴

魏略曰孔桂性便妍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又曰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共博爭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功曹

晉中興書曰桓玄強與人博弈取其田宅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邴（邴鄭邑也）與井公博三日而決（[illegible]公蓋賢人隱而博者）

梁冀別傳曰冀好格五六博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上有紫雲白玉爲床與數人博戲度世問父所與博者是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秦記曰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纂立戲弄羅什或共棊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其胡奴斫人頭後纘弟越字胡奴果斬纘頭

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西域胡曰諸博戲取人牛馬財物者胡俗皆倍償

述征記曰極西南端門外有石石色青而細修之作博碁以遺江東甚可珍玩

西京雜記曰許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究屈高高玄屈張又曰張道揭畔

方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高屈究張居三輔兒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太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莊子曰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大路設樂飲酒擊博樓上

抱朴子曰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岩之上有數人對博

淮南子曰善博者不欲牟（博以不傷爲牟牟大也進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齊（齊得其齒）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曰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陽胡潘者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昆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

又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

尹文子曰博者盡開塞之宜得用通之路

揚子法言曰或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說苑曰秦始皇時嫪毐驕奢後與帝左右博爭行乃瞋目太呼

又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諫者斬孫息（孫息即荀息也）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爲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氣以棊子置於下而加九鷄子於其上左右懼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于今尚在

典略曰荊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去而逃

晏春秋舊事曰倪寬爲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道犯罪而還

遁甲經曰天一亭遊六行亭亭天一之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皆不可向也

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幾微屢諫諍則知沖謙以致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其道則擒虜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鵲起卒皆超良足以諧暢至娛始協妙賞者也

魏曹植治字等讚曰齊丹彈棊子勇御徇虎門之博忽晏置覺身矜而自伐輕死重分

魏王粲彈棊賦序曰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晉李尤博銘曰夫無用心博弈猶賢方乎趣下有不邪偏

樗蒱

晉書曰桓玄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勒以樗博而賭之玄微聞義軍起憂懼弗能寢食或曰劉裕等狂惑事必無成玄曰裕足爲一世之雄加以果於用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舉大事往無不成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

又曰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

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

又曰武帝胡貴嬪帝嘗與之樗蒱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謝鯤婿殷歆好樗蒱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爲廉耳

又曰陶侃字士衡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蒱博具悉以投于江乃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

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有一參軍樗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弃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伯仁顗之字也）

又曰慕容寶初在長安與韓黄李根等因讌樗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三盧

宋書曰何尚之時頗輕薄少好樗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見稱爲陳郡謝瑆所知與之遊處

齊書曰李安民擊虜尾江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令樗蒱其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果驗

後周書曰王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胡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覽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江總別傳曰總年十一始學樗蒱祖母爲說往事有以樗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身不爲戲

抱朴子曰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常有十

許人衣袍或白或黑或男或女有王伯夷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樗蒱伯夷密以鏡照之乃羣犬也

郭子曰桓公（宣武也）年少至貧嘗樗蒱失數百斛米齒既惡意亦沮自審不復振乃請救於袁彥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無忤便即俱去出門去我不但拔卿要爲卿破之我必作快齒卿但快喚既戲袁形勢呼咀（音加切相呵）慨壯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震懼喪氣俄頃獲數百萬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日作樗蒱焉

俗說曰殷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共樗蒱得何百萬便住何大怒罵殷

世說曰温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賈客樗蒱每輸不競宵一過大輸物盡戲屈無因得反與太尉庾亮友善嶠

於舫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異苑曰潁川陳寂元嘉中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許爲寂
驅使欲與鄰人樗蒱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
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兩
又曰昔有人乘馬出行於岫裏見二老公相對樗蒱遂下
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望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
瞻其馬鞍亦枯朽既還無復親識一慟而絕
庾翼集曰頃聞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閑暇以
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
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梡擢管切子弄棊文
爲樗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

七ヨ五十四　七　徐壬

塞

說文曰塞行棊相塞謂之塞
齊書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也尤善塞用五子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邴稽與井公塞
魏王朗塞勢曰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
爲計數問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以
驚睡焉
邊韶塞賦序曰余離羣索居無講誦之事欲學無友欲農
無耒欲弈無塞欲博無楮問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
也書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

藏鉤 古作彄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
之世人藏鉤法此也[illegible]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
以賜侍兒
荊楚歲時記曰爲藏彄之戲辛氏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
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闡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云
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風土記曰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分二曹
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奇居宜切即使奇人爲遊附
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彄藏在
數十手中曹人當射音亦知所在一藏爲籌五籌爲一賭
異苑曰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彄欻有一手間在衆
臂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
誅舊傳藏彄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晉庾闡藏彄賦曰歎延夜之藏彄賞一時之戲望以道生
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

平七ヨ五四　八　徐壬

盛弟子藏彄賦序曰余以臘後更命中外以行鉤爲戲心
悅其事故賦之云

蹴鞠

風俗通曰九毛謂之鞠
郭璞三倉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
史記蘇秦傳曰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鬭雞走狗六
博蹴鞠
漢書曰東方朔去董君董偃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走馬
蹴鞠咸輻湊於董氏焉
魏略曰孔桂字叔林性便妍好蹴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
右
唐書曰姜皎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侍宴
私以后妃連榻間以擊毬常呼之爲姜七

梁冀別傳曰冀好蹴鞠

西京雜記曰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以服朝覲焉

又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正以生平所好皆屠販少年鬬雞蹴鞠以爲懽今皆無此故不樂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事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

會稽典錄曰唐庠字漢序三國鼎跱年興金革士以弓馬爲務家以蹴鞠爲學於是名儒洪筆絕而不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工藝部十二

彈棊　儒棊　擊壤
角抵　彈　四維
象戲　夾食　揹閭
射數　數子　抃
擲塼

彈棊

東觀漢記曰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

沈約宋書曰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

趙書曰冉閔收石遵遊方與女子彈棊兵至殺之

梁冀別傳曰冀好彈棊

抱朴子曰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在樗蒱彈棊不離綺襦紈袴之側

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㶇（吳人以冷爲㶇也音楚敬切）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王丞相導也）

又曰彈棊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棊妙逾於帝○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功乃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藝經曰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

彈棊經序曰彈棊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
人善蹴鞠者蓋衒其便（婢仟）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羣臣不能
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棊焉
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赤眉凌
亂西京傾覆此藝因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
好諸伎藝此戲乃盛於當時

彈棊經後序曰自後漢沖質已後此藝中絶至獻帝建安
中曹公執政禁闌幽密至於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宮中宮
人因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即取類於彈棊也及魏
文帝受禪宮人所爲更習彈棊焉當時朝臣名士無不爭
能故帝與吳季重（吳質字）書曰彈棊間設者也
又曰彈棊者雅戲也非同乎五白梟盧（梟盧樗蒲采也）之數不游
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固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

蓋道家所爲欲習其偃亞導引之法擊搏騰擲之妙門樂
耳

又曰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逹高越崔同楊同
愿之徒悉爲名手後有竇深崔長孺鄭頵獨孤遠亦爲亞
焉至于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

後漢蔡邕彈棊賦曰夫張局陳棊取法式備因嬉戲以肄
業託懽宴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砥采若錦繢平若停
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魏文帝彈棊賦曰局則荊山妙璞滑如柔荑棊則玄木北
幹素樹西枝象筭列植下據雙螭

王粲彈棊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肌平

晉傅玄彈棊賦序曰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爲蹴鞠勞人
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解之

儒棊

後魏書曰侍中游肇性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焉
肇述儒棊曰儒棊者蓋博弈之流所以遊思於文亦猶投
壺之習武也故聖人因物設教有寶有權情禮稱宜有張
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若夫井公之
對周穆叔卿之接許由此或示存恐非有待然則君子之
處世也豈遂航於所適徒費時日者哉至於几杖盤鑑猶
箴銘戒列乃諧神之器而不加勸也但古之爲玩者莫不
競進其功惡殺與樂殊途異勢並傳於時未有以謙退爲
勝通生爲樂者故因暇隙聊復措意此即儒棊之一名蓋
遊義之所統本諸謙淨銓名撰德略依儒行起捨尊道執
法中庸時然後玩人不厭其遊讓而後勝人逾極其負矜
勇所以知殘沖遜以之彌隆豈唯崇謙止競而已諒亦階

善全德之所因矣積名會理其殆庶幾致泥之戒寧不愧
乎

儒棊曰投二（方二分六彩也）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各法生數將以定數）
（而行於道豈唯名義而已輸數以爲善也）謙（行數之異名圓義伏耳遜遲異唯在梟）棊十（數生亦滅不之）
（是過）白黑斗（各用五分）方五分長寸（分十所以定法）善六敬七德八忠九
順十（各盡數術以記算而兼名義驗異方待玉德陰陽豈合乾盡也）四十其用三十六（盡異）四維之道通數而棊（亦盡也）其謙退
爲尚故高彩者先投（取爲道也）彼此二位謂之淨（淨者謂中義也）左右
二道謂之中（中者謂之道也）其淨中四道彼此左右互有二不
得相干（干則鬬也）行棊之法始附淨起轉乎相順終因淨出（不初）
（出少曲之也爭過相直也）通生爲務不存塞殺（塞去也殺仁也）彩越淨中者休則
立梟梟者不伏（彩不會也）會淨中者梟折爲伏伏者不梟（不行過也）
若彩雖會而干彼擬以過之（有棊不得過則）非干彼者則自居矣

以居擬不同手掖也行伏碁者得異彩依數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
常柔齊也一謙者停兩謙退一等貴重擯也行梟碁者得異彩亦依
數而行兩彩同者盡行其數部勇為也一謙行一道兩謙者停
梟異致也行伏不得行梟行梟不得行伏殊謙類也折梟伏者皆從後定
重行禁也因跌而閱者屈而申之謂初信得也緣行致累者越而通
足皆不限道數進退皆作梟伏兩閱者但行於梟先梟者進之義道尤多趾
故也行碁之體不相凌觸所蹈皆盡唯行務盡焚蠲闕乎孤明自在不以
強弱生禮也絕於蹤巧而順消息審理中也乖遇中道勝負乃分先
梟後伏驗之於淨謙勇之實兵不安方先後賢其見道梟若促不盡二
彩者則全行伏先後用永防其為成也路全進遂之義也自梟伏兩少者行於
梟理不盡無兼也彼既出盡此有不出者即許以為勝者之筭
以後為退也若全未出則為之虛投謂已盡人者附之次局負仍先梟勇
故也得十筭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既尚沖爭豈限於勝多筭但漢並見
國以為勝也

皆見七百五十五　四

擊壤

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也
玄晏皇甫謐號玄晏先生日十七年與從姑子果柳等擊壤于路
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
大哉堯之為君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可尺三四寸其
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為戲分部如摴博也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
又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
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
上

吳盛彥翁子擊壤賦曰論眾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
風託勢罪一殺兩

角抵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相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
懼
漢書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之以為戲樂用相夸示秦更名角抵者也武帝至元封五年復三百里內皆觀
王隱晉書曰潁川襄城二郡班宣相會累欲作樂襄城太
守責功曹劉子篤曰鄉郡人不如潁川人相撲篤曰相撲
下伎不足以別兩國優劣請使二郡更對論經國大理人
物得失
唐書曰裴矩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
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抵於洛邑以誇諸戎秋月而罷

皆見一百五十五　五

西京雜記曰三輔人俗用以赤刀為戲漢朝亦取以為角
抵之戲焉
漢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設角抵戲角者六國所造也秦并
天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
并四夷之樂雜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
也

彈

廣雅曰彈行丸也
左傳曰晉靈公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魏書曰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齊書曰桓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謂左右曰當生取之
乃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無傷養之毛生後飛去其妙如
此

隋書曰長孫晟洛陽人也有鳥群飛上謂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吳越春秋曰陳音百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肉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而輒拾取

莊子曰以隋侯珠彈千仞之雀必笑所用至重所取至輕

又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思鴞炙

世說曰潘岳少時挾彈洛陽道婦人見之無不連手縈之

談藪曰齊蕭遥欣爲童子時見一小兒左右彈飛禽未有不應弦而落者遥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中高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捉時少年士庶競爲此戲欣之一說此戲遂廢之

又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有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答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彈狀如弓以竹爲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諭則不知也王曰善

顏子義訓曰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顏子顏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顏子曰子之所射老貍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

潛夫論曰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足防寇盜內不足禁鼷鼠

四維

晉李秀四維賦序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棊而變動無爲生乎其中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曰時以政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亦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卒其務武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

一曰禮儀以制其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以考其行定而後求求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外選以報言義存選善或黜退以懲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其聽視或以恂齊爲功明其亂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急敬彰於觀道貴尊畏屈片善崇於拱璧一言踰於華袞

夾食

藝經曰夾食者二人黃黑各十七棊擿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棊夾一爲食棊不得食兩不得邊食不由道則不行棊入夾不取食一棊爲籌賭多少隨人所制

悁（於玄）悶

藝經曰悁悶者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豕入苑宦王孫畫卜乃造黃鍾大往

就馬非類相從爭奔蛇穴牛入雞籠

射數

篆文曰䏻億一曰射數

梁冀別傳曰冀好意錢

數子

藝經曰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始十子爭先以落多為不妙

抃

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抃為期門以材力愛幸

又曰哀帝時覽抃射武戲（蘇林曰手搏為抃角力為武戲）

左思吳都賦曰抃射壺搏

擲塼

覽七百五十五　八　劉丙來

續搜神記曰夏侯綜為安西參軍說常見鬼乘車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介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請綜綜云無他汝兒向於道中擲塗壇（音壇）誤中一鬼腳鬼瞋故病汝兒耳但以酒飯貽鬼即差母如言兒即愈

藝經曰以塼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為標各以塼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器物部一

器皿　鼎

器皿

說文曰皿飲食之用器也盛黍稷在器中也齊黍稷之器以祀者盧飯器也錡（巨支切）似鼎而長足鏖（於刀切）温器也

方言曰器破而不殊其音謂之甀（音西 甀也）器破而未離謂之璺（音問）南楚之間謂之㪇（丈正反刀）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涌（音勇 出也）

通俗文曰金銀鏤飾器謂之錯鏤竹器謂之笭箵（笭音郎 箵音桑）竹器邊緣曰匯（音洗管切）

書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

又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宗廟彝器酒樽賜諸侯）

覽七百五十六　一　趙充

禮曰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閎以奄

又曰侍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溉謂濯也）其餘皆寫

又曰作奇巧之器以疑眾殺宗廟之器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以主切）舜作什器於壽丘

又曰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 漢書曰木器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千石此亦千乘之家也

又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然

漢書曰賈誼言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臣之近主乎

又曰蜀寶國以金銀銅錫爲器

續漢書曰桓帝祠老子於濯龍用淳金釦器

魏氏春秋曰武王過故人呂伯奢家聞其動食器之聲疑其圖巳是夜手劔殺八人

後魏書曰獠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晉令曰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淳漆著布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誅之彫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顓頊墟其故有白雞間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韓子曰堯有天下飯於土軌飲於土鉶舜作食器斬山木而材之削鋸脩其迹流漆墨其上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下伏者十三禹作爲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彤人食器彫琢觴酌刻鏤

淮南子曰崐崘旁有九井玉橫（横或作彭器名也）受不死藥

世說曰晉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

凉州異物志曰方外殊珎車渠馬瑙器無常形爲時之寶（隨其大小作玉桃杯盤也）視之目眩希世之巧羅刹所作非人所造（羅刹鬼遠外國巧成器物與人交市非人能辦造）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其狀如望馬煇煇然齊器之見爲牛斐器之見爲馬越器之見爲蝦蟇宋器之見爲白狗秦器之見爲豚燕器之見爲豕

揚雄蜀都賦曰彫鏤釦器百伎千工

魏武內誡令曰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喜銀物令以木作

鼎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蝄蜽莫能逢之

易曰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詩曰鼐鼎及鼒（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周禮曰王一日三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牢鼎九陪鼎三）

禮曰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

彝鼎也

又曰崇鼎貫鼎夫子之器（崇貫皆國名）

左傳曰宋華父督殺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弗聽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又曰魯襄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壽夢吳子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

又曰晉叔向謂晏子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讒鼎鼎名也）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又曰楚薳啟彊曰是以聖王朝聘有珪享覜有璋（覜他弔切）宴有好貨飧有陪鼎（飧饔也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之）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又曰宋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正考父之廟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又曰楚子次於乾谿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聽豈其愛鼎

又曰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也）

又曰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刑書之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又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徙秦氏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

又曰孝文帝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漢書曰項羽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漢得汾陰寶鼎武帝嘉之藏於甘泉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虞丘壽王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周德始乎后稷成於文武上天報應鼎為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見至昔秦始皇欲出鼎於彭城而不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又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案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尓旂鸞黼黻琱戈李奇曰琱鏤也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又曰賀氏以酒削而鼎食

東觀漢記曰盧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為郎中

後漢書曰孝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盧江太守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日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祖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山崩得古鼎重三百斤容可三斛餘郡官畢賀

又曰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烟熅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爲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穀城人劉珪夜見門有光取得玉鼎

沈約宋書曰泰始七年義陽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起鏤

戰國策曰秦興師臨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渾徒旱湖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州是西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器物部二

鑊　釜　鬲
鐺　鎬錆　銚
鑪　甑　箄
甑帶

鑊

周禮曰亨人掌供鼎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於鼎脀音蒸）

儀禮曰雍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史記曰藺相如謂秦王曰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

晉書曰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元帝皆版爲四品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出屯盧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云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而不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

文子曰養魚於沸鑊之中棲鳥於炎鑪之上雖欲其生養理失矣

陸機洛陽記曰宮牆外以大鐵鑊盛水以救火鑊受百斛百步一置（楊龍驤洛陽記云鐵鑊合一百八十枚也）

搜神記曰武帝從南岳著盧江灊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朱崖傳曰朱崖大家有銅鑊多者五三百積以爲貨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蒲常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雷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湘州記曰伍子胥廟中有大銅器元嘉中沙門釋亮啓乞此廟器鑄丈六金像始廟所有大銅鑊可容三百斛許即陷入地中僧亮勞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形

朕斌當山記曰魏興反照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長老云有天子女欲來此山愁思而死三公衛送故於此烹之

羅浮山記曰有名鑊容千餘斛溢爲瀑布

墨子曰守死曰二十五步一竈（竈）竈有鐵鐕容二石以上爲湯

釜

說文曰鍑（音富）如釜而大口釜也一曰鼎大上下若甑曰鬵（音尋）三足釜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鍑亦釜之總名也）

廣雅曰鍊（他典切）鉼（音餅）鬲（音歷）鍑（音富）鏡（音）鏂鍪（二音牟）鍪（音提）錡釜也

埤蒼曰鍋錡小釜也

易說卦曰坤爲釜

詩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釜屬也有足曰錡）

又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鬵釜屬也）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

三禮圖曰釜制度云三斛或曰二斛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釜於術（音遂）十日

史記曰項籍救鉅鹿沉舡破釜甑以示必死
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
戰國策曰蔡澤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
東觀漢記曰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
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又曰鄧遵破匈奴得釜鍑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遭黨錮有時絶糧閭里歌
之曰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胡邵為淮南太守使鈴下閤外炊爨作乳飯閤中不
設釜竈穎川馮暹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後漢書曰王莽紹言將軍嚴尤欲據宛伯外乃陳兵鉦鼓
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甑示以死也
魏略曰鍾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

與繇書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調一味豈若
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今之嘉釜有踰兹
義
晉諸公讃曰尚書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於薪火為省黄門郎
賈舜於世祖前面質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
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
前秦録曰處士張忠隱于太山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外
河圖曰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黄釜驚却反化為一翁責言
曰劉季何不受河圖
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仕
三十鍾不洎親吾心悲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之城中巣處懸
釜而炊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遂遁之山中
負釜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
又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甑踰
梁山而國乎岐
淮南萬畢術曰牛膽鳴釜取牛膽以塗熱釜即自鳴矣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使特置車
中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聞為誰亦不謝後車家繫獄
當死釜不相聞為誰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怒
不肯出釜主懃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
兵書曰初出軍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郭文傳曰文以石為釜
婁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望婁氏之里徑中
庭顧見釜甑尚在於竈曰恐他遠寇取之仍為取洗沈著
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朱崖傳曰朱崖俗多用土釜
南蠻獠民俗曰諸告言伯叔外祖父母
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
用七夕一易
異苑曰長山朱郭夫妻恒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
取之而歸有圃蓋滿中銅器光輝輝目自然作聲郭懼還
著北山埋之而後貴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舡無故自覆失
釜所在

又曰薛願家有虹飲金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滿釜而
願因之豐富
離騷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鬲 音曆

爾雅曰鼎疑足者謂之鬲 郭璞曰曲脚也或曰款足也楚人曰鼎足相去疏闊曰鬲
方言曰鍑或謂之鏤吴揚之間謂之鬲
周禮曰鬲實五觳 胡谷切 厚半寸脣寸
漢書曰空足之間 蘇林曰足中空不實
家語曰魯有儉者瓦鬲煑食祀之自謂甚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欣然有悦如受大牢子路曰瓦甂 音邉 陋器也夫子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夫食美者念其親以其食美者而念其我思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東陰山縣西有鬲口溪昔有大鬲容百斛出於此水故因爲名

鐺 腆鎗

通俗文曰鬴 音輔 有足曰鐺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鐺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曹曰朝庭盛禮莫過三元此一路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悦預曲宴銀器滿席穎曹曰陛下前欲壞酒鐺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唐書曰薛大鼎爲滄州太守政化大行百姓利之賈乾頤爲瀛州刺史鄭德本爲冀州刺史俱有異政時人號曰鐺脚刺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鐺
孝子傳曰陳遺母好食鐺底焦飯
孔氏志怪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鐺一枚容數合許 中有麻 亦云其門
述異記曰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常聞語聲當酣酒還而無温鎗見云卿無温鎗那得飲酒即見一銅鎗從空中來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子命婢取酒須臾持一銀酒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得熨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脚
梁王筠以服散鎗贈殷鈞別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綴七輔良爲切執以代踈麻長貽故人別

鍋鎬 烏育二音

廣雅曰鍋鎬謂之錐鑹
說文曰錐 才禾切 鑹 力禾切 鍑也
纂文曰秦人以鈷鏻爲錐鑹

魏略曰徐晃性儉約使將士不得閑息于時軍中爲之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我趣被汝鍋鎬耶
杜預奏事曰藥杵臼澡槃熨斗銚鍋鎬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江逌表曰昔康皇帝玄宫内金扁台

銚

廣雅曰鍋 血切 鎬謂之銚
說文曰銚温器也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銚器物猶存
衡山記曰有人採藥宿石室中見一銅銚是貴藥處鑿人聞之取銚還用舉村盡病送返乃已
夢書曰夢見得新銚銷取婦好也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銷四

枚五石銅銷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束晳貧家賦曰執偏隤之漏銷

鑪

說文曰鑪方鑪也鏇(似絹反)圜鑪也
周禮曰宮人掌王之六寢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勞事勞褻之事也)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廢墮)于鑪炭爛遂卒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漢成帝顧成廟有二眞金爐
拾遺錄曰周靈王出於宣昭之臺望東方雲氣蓊鬱俄而有二人乘飛遊之輦上帝酣酣其一人能爲霜雪坐者皆禁乃命青金洪鑪青金洪者出青雲淵石色皆如紺中有金鑄爲大鑪
異苑曰龐猗義熙中爲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鑪上焰帶鑠而行持歸以呈猗遂鑪送下荊州至郡界夜忽風雨有叫聲光火燭天徑來趨舡失鑪所在
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自不能爲壺鼎盤盂無其用也
桓譚新論曰元帝求方士漢中送人王仲都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鑪不言熱
論衡曰當風鼓箑向日燃鑪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
又曰推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賈誼鵩鳥賦曰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

萬物爲銅

甑

說文曰窐(户圭切)甑空也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甑
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魚輦切)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力救切)
爾雅曰䰝(與甑同)謂之鬵鬵鉹也(郭璞注曰涼州呼鉹音侈)
周禮曰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穿孔也甗無底甑也)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杜預注曰甗玉甑也滅紀所得)
漢書曰項羽引兵渡河皆沈舡破釜甑燒廬舍示士卒勝去不勝死無迴心
後漢書曰范史雲爲萊蕪長時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袁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棄官常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眘一朝食遲季方跪曰向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荅曰解令說之不誤一言公悅
韓詩外傳曰舜甑無羶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熯(音罕)甑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甑見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金甑歲一熟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知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唯存銅甑蓑笠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客居太原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無益林宗以其分決勸使學爲美士

郭文傳曰文以竹為甑

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林家甑破無可用鬼乃撞盆底穿以充甑

錢塘記曰石甃（如叟補）山有甑大數十圍下有三石支足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

離騷曰珪璋雜於甑室（墨士說孔也）

箄

說文曰箄蔽也所以蔽甑底也

淮南子曰明鏡可鑑形烹食不如竹箄（[illegible]）

箄

夢書曰夢見新箄婦女憙

孔融同歲論曰弊箄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

甑帶

淮南子曰珷玞之玉汗涅土之中雖廉者弗釋（珷玞美石似玉也）弊箄甑瓾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甑瓾甑帶也弊箄甑瓾言醜惡也）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夢書曰夢見甑欲娶婦夢見甑帶媒灼來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器物部三

盆（缶附） 甕 罃

坩 缾 甀

甖 槃

盆

爾雅曰盎謂之缶（盆也）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王肅曰缶瓦器[illegible]）

又曰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盎謂之缶）

周禮曰盆實二鬴厚半寸

禮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盆瓶炊器也）

又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淹也）

史記曰秦趙會澠池藺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缻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

趙御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缻

又曰王惲書云醉後仰天撫缶而歌

又曰司馬遷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續晉陽秋曰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燦然妻酌飲之生玄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自鼓盆甕是也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然知其盆瓴之足羞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瓴之徒也

又曰磨者薑奚章者步行閽人用鈇盆匠人庾狄盧
又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目瞳濁之不用一梳
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乎
又曰日冬至則盆水溢
世說曰阮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以大盆盛酒
王韶之始興記曰林源山有石室室盤石上行羅十甕其
蓋以青盆中悉是餅銀
交州雜記曰夷俗以銅盆甕贖罪
潘岳笙賦曰傾縹盆以酌酃

甕

說文曰甖（烏莖切）缶也甄（…）小口甖也瓨（下江切）以甖
長頸受十升甖也
通俗文曰甕下孔曰甗（…）

方言曰（…）甈（…）甓（…）甀（…）甄（…）甖也靈桂之郊謂之瓬其小
者謂之瓶周魏之間謂之甒（…）秦之舊都謂之甄
江淮之間謂之甖江湖之間謂之甓自關而西晉之舊都
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甄其中者謂之瓿甊自關而東趙
魏之間謂之甕或謂之甖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甓甖其通
語也
爾雅曰甌瓿謂之瓵（…小甖也長沙謂之瓵…）
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禮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又曰儒有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
而還（…）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也不及白隨不盛自盈（…同處）
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家語原憲同）
東觀漢記曰王渙為洛陽令盜賊發不得遠走或藏溝渠
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
王隱晉書曰太孫臧外祖蔣迪與人後迪作酪富釀末
成大瓮自行迪打酪甕破問景養景曰當生太子儲副
又曰畢卓為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郎酒熟卓因醉夜至其
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墨子曰備城百步一井井十甕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
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丈甕
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孔子堂有甕皆有丹書自夫子
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甕得素書為學
華陽國志曰趙玹青州刺史覽置水甕得貴要之書投
於其中
淮南萬畢術曰銅甕雷鳴（取沸湯著銅甕中堅密塞內之井中則鳴聞數十里）
語林曰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為暖（羊琇字稚舒）
世說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投於
江胡公見甕流下聞兒啼取兒養之遂七登三司廣不恃
本親服太於本親以我為死人深譏之

罃（烏莖切與罌同）

說文曰罃備火長頸缾也
方言曰罃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甋（音史）或謂之瓶（音麻）燕之東
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瓺（音暢）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

之儋（所謂家無儋石之儲者也音擔或作甔）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甄或謂之𤭛
甃甃謂之甖（罌音）
史記曰韓信擊魏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
異苑曰月支國有佛鬘盛以琉璃甖
幽明録曰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剋期未至女暴亡提
一金甖受二斗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甖贈裴
甄異傳曰晉隆安中吳縣張君才忽有鬼來令才取一白
甖盛水半以絹覆頭明日視之錢滿甖才家先貧因此遂
富
墨子守備曰用瓦大甖容十斗以上者步而十盛水且用
之（蔡謨與何駰書曰晉墨罌以瓦罌濟國也）
淮南子萬畢術曰馬蹄破甖（取馬蹄燒如炭置甖中有頃破矣）

坩（音龕）
纂文曰大坩爲坊（音壙）
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枚
世說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責侃曰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
裴淵廣州記曰董奉至晉與五里封一白坩置高崖中而
去人欲取不能得今猶在

缾
說文曰缾甕也甖甀也汲缾也瓶形似缾
易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　詩曰缾之罄矣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
而詢之親逐其君尒父爲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又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爲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又曰邾子在門臺臨以缾水沃廷（門臺門中樓）
史記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缾也建音蹇）
漢書曰揚雄作酒賦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
譬之於物曰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
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擊
礙爲瓽所轠（音雷）身投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前涼録曰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缾皆拂菻（力禁）作奇狀並
人高二枚
魯子曰一井五缾泄之可待分流者衆也
呂氏春秋曰見缾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
淮南子曰古者抱缾而汲

唐子曰[illegible]見于虎而覽于鷹故攻如擊雹避如收
霧開之如在缾開之如散星
西域記曰疎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缾二枚銀胡缾二枚
雜五行書曰懸缾井中除邪鬼○焚缾曰缾既登於明堂
（缾缻瓦也）周鼎潛乎深泉○古樂府詞曰淮南王自言尊百
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缾素綆汲寒漿

甒
方言曰甒瓮瓦甖也
禮曰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甒瓦斗）
儀禮曰東方之饌兩瓦甒
三禮圖曰醴甒以瓦爲之受五斗口高二寸徑一尺六寸
中身銳下平有蓋

甈

易洞林曰太子洗馬荀子驥家中以龍銅魁作食欸鳴
東宮舊事曰一外銅魁一漆二外魁三漆注罍五外魁二
李尤羹魁銘曰羊羹不徧駟馬長驅

槃

說文曰槃承槃也槃音盤也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
大戴禮曰隨武子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禮曰湯之槃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傳曰晉文公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蚤音早與早同自貳焉乃饋槃飧寘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槃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王合從從音縱言利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槃血跪進曰當歃血盟而定之
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槃仙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槃承甘露也
後漢書曰左慈有術於銅槃釣鯔魚
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槃槃中有玉龜焉
晉陽秋曰武帝時御府令蕭譚承徐循儀疏作漆畫銀槃詔殺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公蒸雞素木槃中盛以奉帝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醆槃

後魏書曰太武帝作黃金槃十二具鏤以白銀鈿以玫瑰珠玉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槃價直鉅萬賜之
荀卿子曰君者槃也水者民也槃圓則水圓槃方則水方
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荊軻曰好手太子即斷手以玉槃奉之
淮南子曰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杯水則脩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脩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抱朴子曰以丹金爲槃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槃冷炙
脩復山陵故事曰武帝悼后玄宮瘞烏瓦槃一枚
東宮舊事曰長槃五漆尺槃三十漆柈炙柈二柈音與槃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玉槃盛桃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金山上有金銀槃廣五十丈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耳疾醫爲挑治得卵大如繭盛以瓠蘺覆之以槃俄而卵化犬因名槃瓠
王子年拾遺錄曰董偃以玉精爲槃承冰而進則冰玉等色侍者謂冰無柈必融濕席上乃拂之玉盤落於階上冰玉皆碎偃更以爲槃玉精千塗國獻也武帝以此器賜董偃
又曰漢明帝夜讌群臣於華昭園詔太官進櫻桃以赤瑕瑛爲槃賜群臣而去其菜月下視槃與櫻桃共一色衆臣皆笑云是空槃時帝夜坐於庭中欲以承露詔使舉燭復照衆坐乃知槃中不空也皆起拜謝爲樂
風土記曰越俗飲燕即鼓槃爲樂取大素圓槃抱以著腹

上以右手五指彈之以爲節舞者應槃節而作舞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御食遊槃兩重皆金銀参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参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槃則圓轉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雙長生樹又安玉槃受十斛於二樹之間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縹紺水精槃各一枚

述征記曰逍遥宫門裏有銅浴槃面徑丈二尺

魏景初中所鑄姤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姤忌禁婢甌覆槃蓋不得相合

神仙傳曰沈羲爲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槃賜之

俗説曰桓玄寵丁牛期食畢便迴槃與之

毋丘儉承露槃賦曰偉神槃之殊異邈迢遰以秀峙

古樂府曰琉璃琥珀象牙槃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槃

李尤槃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與清觴又盛口食

蔡邕槃銘曰華槃就用以享嘉賓内丹其實外若玄真

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槃在芳林園中上槃徑四尺九寸下槃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劉義恭啓事曰恩旨以犀鏤金剛酒杯槃垂賜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簠簋　瑚璉　敦牟

俎豆（登附）　籩　樏

鉶　鉢　痤

甌　杯　棬　櫑

簠簋

三禮圖曰簠受一斗外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斗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鄭玄曰建星上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上有建星建星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星似叉）納約自牖無咎

詩曰權輿刺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於我乎每食四簋[illegible]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又曰於粲洒掃陳饋八簋

周禮曰旊（音）人爲簋實一㲉崇尺厚半寸脣寸

儀禮曰佐食分簋（士君書言簋者客同鉶之士舉簋周制）

禮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鄭玄曰刻而飾之大夫刻之爲龜紘諸侯飾之以象天子飾之以玉）君子以爲濫矣

又曰周之八簋（黍稷器也）

傳曰衛孔文子之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

孝經曰陳其簠簋（鄭玄注曰方曰簠圓曰簋）而哀戚之

墨子曰堯飯土簋啜土鉶

賈誼書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斗形制未聞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璉受一斗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兌下

禮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瑚音胡璉音連)

論語曰子貢問賜也何如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敦牟(上音堆)

三禮圖曰敦有足其形如今酒罇法牟受一斗如敦形古牟受一斗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盤類也珠玉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也)

禮曰敦牟卮匜(牟音謀)非餕莫敢用(敦牟黍稷器也)

又曰有虞氏之兩敦(黍稷器)

儀禮曰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

俎豆

說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瓦豆謂之登(即膏登也)

三禮圖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亦雲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登以瓦盛湆(音泣)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

詩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

又曰籩豆大房(大房玉飾俎)

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

儀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又曰大羹湆不加實于登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於觴豆為銘焉

禮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嶡(梡音完嶡居衛切)

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音矩)周以房俎(鄭玄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也)夏后氏以楬(苦八切)豆殷玉豆周獻(息列切)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子去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傳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音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史記曰孔子為小兒時常陳俎豆以為戲

國語曰晉侯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奉其犧(息奇切)象出其尊彝陳其俎豆

漢書曰韓延壽為穎川太守令文學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之禮

又曰劉向說上曰有司定法筆削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絕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

東觀漢記曰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有死乎彫俎

之上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步刀)魚而公弗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乎

籩

說文曰籩竹豆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音邊)

書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詩曰儐尔籩豆飲酒之飫

又曰籩豆有楚殽核維旅

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左傳曰楚子入享於鄭加籩豆六品

又曰鄭伯饗趙孟為客具五獻籩豆於幕下

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

韓子曰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手足胼胝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哭公問之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其上有玉樽玉籩

楪(音諜)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蕃詔賜榼樽楪杯盤各有差

東宮舊事曰漆三十五子方楪二沓蓋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使酒之客以杯楪相擲者有矣

世説曰王夷甫嘗屬族人事族人大怒便舉楪擲其面

陶侃表曰盟塞荒儉唯作方九子楪趨以供事謹上五十葉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齎方九子楪七子楪

鉶(音刑)

三禮圖曰鉶以盛羹受一升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

周禮曰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鉶羹器也)

禮曰賓其簋簠籩豆鉶羹

墨子曰堯飯土軌啜(昌劣)土鉶(如淳曰鉶羹器之屬以土為之瓦器也)

鉢

沈約宋書曰廬江王禕以銅鉢二枚餉宋祖珍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與丘令楷江洪[illegible]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成則詩成可以觀覽

北齊書曰元韶親室奇寶多入韶家有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三石偶事曰佛圖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銀鉢送葬後開棺視之唯見杖鉢存焉

佛圖澄別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獻銀鉢一口白水精鉢一口

異苑曰司州褚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長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山經鑄刻

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琁蓋之席降賓玩於革瓠之門

窪（烏瓜）

俗說曰毛泰買一王窪八十八万

甌

方言曰甌甂（音邊）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今河北人呼小盆爲題子杜啼切）自關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盛置之猛火上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諸葛恢集曰詔賜恢白甌二枚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白甌二枚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開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體朽壞止有白骨在昔在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

當嶧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奉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杯

說文曰杯𩫖小杯也（𩫖音貢二音）

通俗文曰𤬪杯曰盞或謂之盌（夫瓦切又）

方言曰盃（音雅）槭（音緘）盞（酒盞也）盌（烏管切）楊（音章）歷（音歷）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盃（蓋謂伯者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槭或曰盞（蓋小杯也）或曰盌其大者謂之閜吳越之間曰䀇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歷杯其通語也杯落（盛杯器籠也）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杯落又謂之豆筥自關而西謂之杯落

禮曰毋沒而杯圈（丘阮）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尒

史記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平所言詐下吏誅

漢書曰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儻烹遺我一杯羹

又曰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曰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丞相詣廷尉詔獄吏和藥進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

續漢書曰鄭玄飲三百餘杯不醉

又禮儀志曰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飲酒豪爲琅邪相桑杯盌瓶

唐書曰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使以杯賜之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玉杯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杯而食

又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杯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文子曰清之爲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智伯身死三國分其首以爲杯

又曰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
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
又曰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樂羊坐幕下而餟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胔瀸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
也一杯酒蠅漬其中疋夫不嘗小也
鹽鐵論曰古者汙樽杯飲蓋無爵樽籩豆及其後庶人器
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黄耳金罍玉鍾中者野王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杯得
銅杯十價錢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疋夫
論衡曰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有仙人將我
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飢欲食飯飲我流霞一杯
王逸子曰顔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髙遠

能絶殊也
晋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段遼等雕戯杯
東宮舊事曰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鄠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欲捕之
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説市人形
貌如先帝
又曰武帝作承露盤仙人象掌玉杯以取雲表之露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
玉之精光明照室夕以杯於庭中仰向天比明水便滿杯
中水甘香異美斯實神靈之器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爲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杯自至人
前若不盡者則杯不去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

杯即斷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著屋棟動揺似飛鳥欲落
不落良久乃墮地
又曰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共語如人語不解其章
又曰劉剛未仙時姮娥降共向留一明月杯去以示世人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覆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
鸚鵡故以爲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長杯頭長數尺金銀鏤之晋廣
州刺史嘗以杯獻簡文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
於外時盧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命筮之安遠曰却
三旬後庭將有告慶者
永嘉郡記曰君郭山衣君廟神降於祝史以神前杯灌地
以大羹杯覆之有頃發杯而菌芝生於杯下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憂燕則思歡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
東晳貧家賦曰持缺耳之破杯
班彪上啓事曰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酒飾
虛欲以求名采譽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有銀畫象牙杯盤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雜物疏有上成帝螺杯一枚

棬（音卷）

方言曰盂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棬
禮曰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圈者屈木所以爲巵匜之屬）
孟子曰告子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棬也
孟子曰能順杞柳之性以爲杯棬乎

欉

吳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丸㯳報吳增封之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

器物部五

盌	盂	蘇鉒
安哉	匕	箸
杌	畢	飯帚
炙函	飯函	淅箕
筐	筬	箄
爵		

盌

方言曰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銳或謂之權杭謂之盌不謂之消抉（消音霄抉音玦）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盌酌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刀自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次酌兵各一銀盌至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荊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遺以玉盌訪投盌於地

又曰武帝時魏府丞蕭譚承徐脩儀疏作漆畫銀帶粉盌詔殺之（禮門十）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段遼等瑠璃盌

義熙起居注曰　林邑王范明達獻金盌一副蓋一副

東宮舊事曰漆盌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百灰以作之交廣閒多

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
水精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車渠石爲酒盌
文士傳曰潘尼（音夷）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客賦之尼
於座立成於手
尋陽記曰龍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水邊洗銅盌忽浪起水
長便失盌此人後見此盌置城裏井邊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
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盌二口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水精盌一枚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廁即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盌
澡豆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瑠璃盌

一枚可以服藥酒
諸葛恢集詔答恢曰今致瑠璃盌一枚表曰天恩賜廣州
白盌
鈕滔母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瑠璃盌

盂

說文曰盂飲器也
方言曰宋楚趙魏之間或謂之𥂴（子忍箋殘二切一曰盌也）河濟之間
謂之盞（音錯）盪（音鍇）亦謂之鈗鋺
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於盂下使射之（盂若盌而大盂與鉢字同）
墨子曰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
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吾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
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黄門以瓦盂盛飯上至尊
韓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人猶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
涼州異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東方朔荅客難曰安於覆盂
蘇鉝（音立呂靜云鉝食器也）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琉璃蘇鉝二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
食彼美珎思此鹿鳴

匕

方言曰匕謂之匙
說文曰柶（音四）匕也所以取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云匕所以載鼎實也）
周禮曰大喪共角柶（角柶角匕也以其夾大記曰楔齒用角柶也）
儀禮曰主人執匕
禮曰杜蕢（苦怪切）謂晉平公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
又曰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匕所以載牲字者此謂淺）（畢也吉祭匕用棘）
三禮圖曰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
丹柄頭䟽匕形如飯橾以棘心爲之
英雄記曰董卓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之會者戰慄亡
失匕箸（匕與箸同）
蜀志曰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先主方
食失匕箸
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人不

知

沈約宋書曰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上以賜沈慶之

抱朴子曰道士李根煎鉛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鐵匕攪之冷即成銀又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嵇使君以玉匕與強後忽語嵇云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東宮舊事曰漆匕五十枚

續齊諧記曰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廨在青溪中橋夜與神女讌寢脫金簪與扶侍亦贈以銀椀及流離匕

箸

方言曰箸筩（盛匕箸者也筩音桶）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筲或謂之籝（音盈）自關而西謂之桶檧（今俗亦通呼小籠爲桶檧檧音蘇孔切）

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攲（音羈）

禮曰飯黍無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音頰）其無菜者不用挾（鄭玄曰挾猶箸也今人謂箸爲挾提也）

史記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以畫或曰前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豈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

謝承後漢書曰莽時有奇士巨毋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吳志曰趙達善治九宮一筭之術嘗過知故知故曰倉卒之間無酒食以叙意達以箸一隻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典略曰曹洪隨大軍破張魯命陳琳作書報太祖曰且夫

墨子之守禁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箸之處

東宮舊事曰漆箸一百雙

荀卿子曰從山埜木若十仞之木如箸而求箸不上折高蔽其長也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爲豹胎爲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論衡曰以箸撞鍾以筭擊鼓鍾鼓不能鳴者用撞之者小也

神仙傳曰葛玄嘗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爲蜂數百集於客身客皆投匕箸驚懼玄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方曰與對食之人當以手捉箸問噎人曰此何等物噎人當荅曰箸即復曰咽下去即愈

語林曰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于地

相書曰人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者貴五指用箸者大富貴也

机

方言曰俎机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杫（音賜）

史記曰項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机上也）

後漢書曰樂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畢

三禮圖曰畢似天畢以載牲體又葉博三寸長八寸柄長二尺四寸丹漆兩頭

詩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箋云畢所以助載鼎實）

儀禮曰宗人執畢（鄭玄曰畢狀如叉也）

禮曰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者刊謂削也）

飯帚

說文曰陳留以飯帚爲籍（籍音渠知反盛箸籠又作筲也）

炙函

東宮舊事曰漆猗炙大函一具

飯函

列異傳曰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嘗作倦枕机臥聞竈下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飯函也

漸箕

廣雅曰漸篡（音籍）匧（音敕）篗（音樓說文曰篗者箕也一曰籔者人謂之漸簝）

方言曰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蘿炊箕謂之縮（盧木箕也）或謂之匧（江東呼淅籤也）

筐

方言曰箄（小弭切）篗（音籍）籅（音剪）䈪（音笤）筐簸也（簸音）江沔之間謂之篗趙代之間謂之䈪淇衛之間謂之牛筐簸其通語也籅小者南楚謂之筐關而西秦晉之郊謂之箄（今江東亦名小籠爲箄）

說文曰筐飯筐也籅飴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籅

三禮圖曰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饋於聘賓

小筐以竹受五外以盛米

又曰筐以盛熟穀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

易曰女承筐無實

書曰厥篚織文（篚筐屬也）

又曰厥篚檿絲厥篚玄纖縞厥篚織貝厥篚玄纁璣組厥篚纖纊

又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摽有梅頃筐塈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筐深筐也）

禮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亡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鵲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文曰母天地后遂復還合後爲皇后常致璽中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帝令燕往遺二卵爭搏之覆以玉筐比飛遂不反吞之生契

簇䈰

方言曰簇（盧飯筥也）南楚謂之筲（今建平人呼筲爲）趙魏之郊謂之去簇（今通語也）

說文曰簇飯筥也受五升秦謂之籍

廣雅曰䉐（音）映簇（音）也

纂文曰暌映大莒也趙代以莒爲䈰
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受二斗
東宮舊事曰漆注綺織簇二十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複簇五十枚

簞

說文曰簞飯器也
禮曰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授命
儀禮曰小祝盥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左傳曰趙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往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問遺也簞小笥也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

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
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又曰商之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士卒迎流而飲之

爵 觶散用飲

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觶觴受四升
詩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周禮曰享先王贊玉爵宗廟獻用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獻玉爵王爵王禮諸侯之酢爵也

又曰梓人爲飲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禮曰執玉爵者弗揮爲其寶而脆也
又曰知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而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以自戒懼也知悼子在堂未葬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又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
又曰魯祀周公於太廟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角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璧角爵以璧飾其口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三禮圖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兊音銳下方足漆赤雲氣
又曰散受五升
左傳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舍爵飲酒器也既

（歡置觶爵賜書觶勞）

又曰虢公請器王賜之爵（玉爵也爵人貴石也）

後趙書曰石虎子韜以琉璃爵螺杯勸客酒

吴志曰諸葛恪行酒至張昭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為不養老也昭為盡爵

古今注曰章帝章和年銅酒爵出河内汾水

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

楚辭九歌曰援北斗兮酌桂漿（斗謂玉爵）

班婕妤賦曰酌羽觴兮銷憂（玉爵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六

觥　觚　卮
匜　觶（斝）　鍾
瓚　罇（彝）　滑（稽）
榼　壺　洗

觥

三禮圖曰觥受七升以兕角為之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兕觥角爵也）

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又曰兕觥其觩（音虬）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兕觥罰爵上下失禮者其罰爵陳觥無敬而已）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賦棠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自知免罰）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兌（兌音銳）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

周禮曰梓人為飲酒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語曰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也）

周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原上築城以觚尊酒而祭有鶉飛止觚上因名鶉觚縣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

卮

說文曰卮圜器也觛小卮也（圜音圓觛音但）

禮曰父母舅姑之事（音擿）奉卮匜非餕莫敢用

史記曰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哉賜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復能飲乎曰死且不辭豈憚巵酒

韓子曰棠谿公見韓昭侯曰今有白玉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棠谿公曰白玉巵至貴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公曰爲人君漏泄群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不足一人飲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得爲之足遂飲酒今子伐齊爲蛇畫足也

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巵

魏文帝荅楊脩書曰重惠流離巵昭厚意

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寶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匜 音移

說文曰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纂文曰匜水器也

儀禮曰媵入室媵御奉匜沃盥

左傳曰晉公子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匜水也匜沃盥器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國語曰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願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適男奉匜盤以隨諸御僕御

觛 音

醆斝 盞賈

說文曰斝玉爵也或說斝受十六升詩曰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禮曰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醆斝先王之爵也

又曰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爵用玉琖仍雕

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賂以瑤甕玉櫝斝耳斝耳玉爵也不克而還

又曰鄭火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鍾

孔叢子曰平原君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日飲百榼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嘗從太祖登鍾山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冢得馬瑙鍾

論衡曰文王飲千鍾孔子百觚若酒用千鍾則肉宜百牛酒用百觚則肴宜用千羊則文王身如防風孔子骭如長狄乃能堪之

瓚 才但

三禮圖曰圭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流前

注。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也）

詩曰釐尔圭瓚秬鬯一卣（酉音）

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周禮曰祼（音灌）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之際謂之瓚也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也）

又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也

禮曰賜圭瓚然後祭

又曰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大圭（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

白虎通曰圭瓚者器之名所以灌鬯之器以圭瓚飾其柄

樽彝

說文曰樽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爲雲象其施不窮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皆酒尊名也）彝卣中尊也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書曰用賚尔秬鬯一卣（卣中尊也）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周禮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蒸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直略切）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彝亦尊也彝法也言爲法之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著尊者著地無足壺者以壺爲尊）

禮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音武）此以小爲貴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也）犧樽疏布冪（音覓）樿（之善切）杓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百）豚汙（音烏）尊而抔（薄侯切）飲（鄭玄注汙樽鑿地爲樽也抔飲以手掬之也）

又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

又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犧尊以沙羽爲畫象骨飾之鬱鬯之器黃目黃彝）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尊也犧象周之尊也（泰用瓦著無足）

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樽（上刻雲雷之象也）直千金戒後代善寶之王任后聞而欲得之王讓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樽予（音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讓直使人開府取樽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也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霸坐

不動

又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黃有古文後漢書曰章帝初元七年槐里岐山得銅樽一枚

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劉宛元會曰彭城計佐虞與發白虎樽而彝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玄不禁免玄令史

沈約宋書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蓋爲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請君幸樽酌晏子命撤樽葉具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不越於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也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吏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又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為犧樽（曰剞劂之屬鏤龍也）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

又曰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秦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咽也）挈石之樽則白汗交流（喆）又況贏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重於樽亦遠矣（重也）

風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說凡宴飲者移轉樽酒令人訟諍

志林曰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自尔乃知其定形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白玉樽受三升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斛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

傅玄朝會賦曰𨈆鳳虎之二樽清酤皆以淵停

蔡邕銘曰漢獲齊侯寶樽于槐里也

孫綽陽燧樽銘曰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為則注受衡則閈（補赭切）吐寫適會未見其竭

滑稽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史記曰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

漢書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榼

說文曰榼酒器也椑（音卑）圓榼也

左傳曰晉欒鍼使行人執榼承飲造子重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為豫州別駕與刺史周敞行部到潁川陽翟傳車有美酒一椑敞勑載酒以行茂取椑擊柱破

之曰使君傳車榼載酒非宜

王隱晉書曰宣帝既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着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飲而死

北齊書曰元韶字世冑魏室奇寶多入韶家有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流離榼

孔叢子曰子路嗑嗑飲百榼（嗑巨門反）

列異傳曰濟北弦超神女來遊車上有壺榼青白流璃五具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淥沉漆榼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碩輒賫元榼

馬融奏事曰楚將吳起或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壺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兊(音銳)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詩曰顯甫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中)九軍事懸壺以序聚欜(懸壺以爲漏也[illegible])

禮曰其以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酒(乘壺四壺也)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㪍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處原

漢書曰東方朔曰壺者所以盛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韓子曰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黄金於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説苑曰五大夫顔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國語曰勾踐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飧(言夫在觥飲不至壺食飧已饜小不能遠圖)今歲晚矣子將奈何曰臣聞追士人也躧而趣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伐吴

神仙傳曰壺公者與藥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跳入壺中

搜神記曰吴王夫差女玉悦童子韓重結氣死形見將重入冢取崑崙玉壺與之

琴操曰伍員奔吴過溧陽瀨溪見一女擊絮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飲飲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

洗

三禮圖曰洗高三尺口徑尺五寸足徑三尺士鐵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黄金飾

儀禮曰設洗于阼階東南

禮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魏武令曰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以絜爲敬未聞擬向不敬之禮吾親受水而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余澤文庫

器物部七

瓢　勺　豐
禁　食架　食厨
酒臺　槽　杵臼
堪（椹字）　碓　磨
碾

瓢

方言曰蠡（瓠勺也音禮）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樹（今江東呼勺爲樹）或謂之瓢

通俗文曰瓠瓢爲蠡

禮曰合卺（音謹）而酳

三禮圖曰卺取四升瓠中破夫婦各一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爾雅曰康瓠謂之甈（郭璞曰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

戰國策曰應侯謂秦昭王曰百人輿瓢而趍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穰侯太后用之秦國必裂矣

東宮舊事曰漆卺爵二銀鏁連長七尺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爲瓢瀵落無所容吾爲其無用掊之

楚辭九歎曰藏瓠蠡於筐麓（[illegible]）

東方朔荅客難曰以管闚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

琴操曰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飲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捐之

勺（與杓字同）

說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爲斗

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酌以大斗（大斗長三尺）以祈黃耇

周禮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音早）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勺鼻流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大璋於大山川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也）

又曰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勺尊升也）

禮曰犧（素何切）尊疏布鼏（音覓）樿（之善切）勺此以素爲貴也（鄭玄曰樿白理木也）

又曰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玄曰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漢書曰翟頭之誅行於柸勺

東宮舊事曰漆注八合鴨頭勺四

論衡曰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語林曰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枚也

東晳貧家賦曰舉短柄之桱勺

豐

三禮圖曰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也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

說文曰豐俎豆貴豐厚也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射以不勝者飲設豐以承其爵豐形蓋似豆卑而大之）

又曰公尊瓦泰兩有豐

崔駰酒箴曰豐侯沉酒荷甖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逆乃象其形爲豐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訖

禁（一名棜乚去切）

三禮圖曰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蔆苕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蔆苕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

儀禮曰尊於戶間兩甒（甒音武）有禁（禁承尊之器名之曰禁因爲酒戒也）

又曰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斯禁禁切地無足也）

禮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廢猶去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之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食架

東宮舊事曰漆食架一

食廚

禮曰大夫七十而有閣（閣以版爲之庋食物也）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達夾室大夫言於閣）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與天子同二五諸侯卑也）

東宮舊事曰漆食廚一具

酒臺

周禮曰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尊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

東宮舊事曰漆酒臺二金塗鏍鈿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

槽

杵臼

易下繫辭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王肅曰雷起上杵之象也艮止於下臼之象也）

書曰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禮曰鄰有喪舂不相（相送杵聲）

又曰暢臼以椈杵以梧（所以擣鬱也椈柏也）

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舂粢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周易類謀曰閭可倚杵（鄭玄曰天地相去其間拄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杵臼於街十日

漢書曰傅咸爲南陽太守有猾吏大姓犯令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者輒加笞箠

又曰江都易王非宮人有過者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

又曰楚王戊即位胥靡申公白公衣赭衣使雅舂於市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後漢書曰梁鴻之妻孟光多力能舉石臼

又曰馮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

王隱晉書曰賈后使小黃門孫虜從太子於坊中不與食乃刼服杏子黑丸其夜藥發或傳太子不肯服藥伺至廁以藥杵椎害之聲聞於外

燕書曰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杵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求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狀詔曰經始崇殿而杵臼出入神允協之應賜陵爵關外侯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於晉陽臼竈生鼃（烏媧切）

又曰衛人迎新婦婦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

河圖曰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

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母夢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
賈誼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子曰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雖用小而所喪大矣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踐碓
而利十倍
又曰復設機關用驢嬴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論衡曰舂者以杵擣臼杵臼鼓動地動地臨池水河水震
蕩夫臼杵木也水與木土三者殊類而相應首相叩動其
勢然也
風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為雨粟廚中杵生肉足不然
也
世本曰雍父曰作舂杵臼（宋衷曰雍父黃帝臣也）

湘州記曰耒陽縣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
臼
荊州記曰長沙醴泉縣有山石空空中有石牀牀頭有臼
容五升父老相傳昔有仙人以此合金丹
衡山記曰桂英巖上鑿石作臼有鐵杵倚置巖畔石臼邊
有兩人腳跡
名山記曰羅浮山有道士齎鐵臼杵欲合丹未成而仙化
世說曰魏武帝讀曹娥碑云外孫虀臼楊修曰虀臼受辛
受辛辤字
幽明錄曰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
鬼在高山巖室上卧仍往逼突群鬼爭走遺置藥杵臼及
所餘藥因將還家松為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臼者無
不効驗

列異傳曰魏郡張舊家巨富復暴衰賣宅與黎陽程應應
入居死病相繼賣荊民何文文日暮持刀上北堂中至二更
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來堂前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
人氣須臾復有一人高冠青衣次又高冠白衣問並如前
將曙文下堂如向法呼細腰問曰黃衣者誰曰金也在堂
西壁下青衣者誰曰錢也在堂前井西五步白衣誰曰銀
也在堂東北柱下汝誰也曰我也在竈下至明文按次掘
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藥杵臼一具

堪（陟負切）

爾雅曰堪謂之榩（郭璞曰斫木質也榩音虔）
廣雅曰抌質堪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　又擣衣杵十杵

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漢水記曰有女郎擣衣砧也
古樂府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藁砧謂夫也）

碓

廣雅曰磑碓也（碓丁對切）
方言曰碓機陳魏宋楚自關而東謂之梃
魏略曰司農王思弘作水碓免歸田里
晉書曰魏舒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
有當世名猶不知之使守水碓
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
又曰劉頌為河內太守有公王水碓三十餘區所在遏塞
輒為侵害頌表上封諸民獲便宜
又曰衛瓘為太子少傅詔賜園田水碓不受

又曰鄧攸去石勒投李矩借水碓舂於城東

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機碓

晉陽秋曰給陳留王碓一區

幽明錄曰弘農徐儉家有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疋中夜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昨路見箭着一碓輞

世說曰王戎旣貴且富區宅水碓洛下莫比

孔融肉刑論曰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王渾表曰洛陽百里內舊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聽臣立碓并換得官地

磨

說文曰䃺（莫卧切）石磑也（磑音五對切）

釋名曰磑磨也

廣雅曰礱磨也

方言曰磑或謂之𥖍（[illegible]）

通俗文曰䃺曰磚（千內切）填（音[illegible]）礤曰硐（徒東切）磨床曰摘（直革切）

魏略曰諸葛亮爲衝車圍郝昭於陳倉昭以繩繫石磨羂（古犬切）其衝車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往同村郭恩家磑上有鳩食相鬬輅曰不祥思明日射鳩悞中隣女

蜀志曰許靖爲許劭排擯以馬磨自給

晉書曰王戎爲司徒好治產業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

鄴中記曰解飛者石虎時工人造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磑右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世本曰公輸般作磑

諸葛亮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禕（音猗）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

異苑曰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幽明錄曰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明旦送着故處

抱朴子曰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之於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逆故不得不隨磨以右廻焉

嵇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爲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跱圓質規旋下靜以坤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

碾

通俗文曰石碣轢穀曰碾（尼展切）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便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八

斧　斧　鋸　椎　鑿

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易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斧所以破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喪得資斧其心不快）

龍魚河圖曰斧神名狂章

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

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音鏘）以伐遠揚

又曰破斧美周公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禮曰大喪及窆執斧以莅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

禮曰禮諸侯賜鈇（音夫）鉞然後誅

又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

傳曰楚子執齊慶封將戮之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元命苞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補也

漢書曰分周爲二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應劭曰周赧王出[illegible]王路[illegible]竊取鈇人）

又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

又曰王莽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軍士所王素狂直入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音資）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者）

東觀漢記曰祭遵嘗略陽道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

又曰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字景成爲郡曹掾太守爲州所奏就見伏考燒斧以着腋下就罵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熟燒

魏志曰太祖延張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典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所韋輒舉目之繡及將帥莫敢仰視

晉書曰魏舒嘗適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宿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爲公

晉咸和起居注曰因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賀公卿上殿虎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拄衣裾上令宜依舊爲儀注詔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輔舊事曰王莽夢大夏殿前五銅人語莽惡之斧斫開銅人腹

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數人彈琴而歌因留跂斧柯而聽之童子以物與之狀如棗核質含之便不復飢也童子曰汝來已久宜去質承聲起斧柯漼然爛盡旣歸去家已數十年

列女傳曰丁仲謀妻氏共夫至交阯夫爲賊所殺妻舩上得一斧舉以破賊

列仙傳曰赤斧手中常有赤斧

録異傳曰陳世母黃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黃言聞家奴福盜之

幽明録曰文翁常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着此處因擲之中所欲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郡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數下斧刃仍折於樹中

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與人俱入山取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挂乃投之斧果上因之長安受經

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傅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爲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脚物故依律牛應弃市監東超議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六韜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繁柔不去將爲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人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子之動作態度無似竊鈇矣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呂氏春秋曰孔甲田于東陽萯（音倍）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産也）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之是子必大殃后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莫動析（音昔）斧破斬其足遂爲太者（以其無足遂使守門）

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日而後破之

又曰古之遣將尹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閫以外者將軍裁之

說苑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以秦楚之強而報於弱薛譬猶蕭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鄰人亡斧及雞意予竊之居三日雞還斧又自得鄰人大愧

志林曰齊斧齋當爲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

抱朴子曰介象燒斧而立其上久不知熱

諸葛亮教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數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鋸

釋名曰鋸倨也其體直所截應倨勾之正也

說文曰鋸槍唐也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

史記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理

後漢書曰獻帝欲復肉刑孔融議曰雖忠如鬻拳信如楚和智如孫臏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吳志曰孫晧愛妾使人至市戝奪百姓財物司市陳聲繩之以法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鑰在侍中處所部司馬多不作有利鋸至期倫乃令三部司馬以鋼鋸截關開門

晉書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常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也

又中興書曰苻健凶淫暴虐常露刀張弓椎鉗鋸鑿殺人
之具備置左右
宋書曰後廢帝名昱初在東宮憎業好嬉師主不能禁及
嗣位漸自放恣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加以虐刑鍼椎
鑿鋸之徒不離左右
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制割猶亢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音斤)鋸制焉繩墨
殺焉椎鑿決焉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尸子曰木非石之鑚繩非木之鋸
列女傳曰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文仲使人遺公書恐
人得之乃謬其詞曰藏我羊食我以銅魚公及大夫莫能
知之乃問臧孫母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木治拙也)臧我羊
大二百六十三　五　正三
者臧善也羊者有母告妻善養母食我以銅魚銅魚其父
錯錯者所以治鋸也鋸者所以治木是以知有木治繫於
獄矣
淮南子曰夏屋猶房公輸王爾無所措剞(居綺)劂(居月)削
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世説曰晉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復言元皇曰燒是賀邵司空流涕曰昔者
先臣遭遇無道臣創巨痛深無以上答明詔元皇慚愧三
日不出
衡山記曰雞頭陂西有石室有人採藥暮宿其中曉見一
鋸懸在壁上示有形無復鐵貫

椎

説文曰椎擊也齊謂之柊(音終)揆(音葵)鎚(丁回切)千椎斤也
纂文曰柊揆方椎
焦贛易林曰壬椎失斧公輸無輔
廣雅曰柊揆敤(埵叶)槾鏄(音博)鎚(埒)椁(音阜)椎也
史記曰張良爲韓報讎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
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信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殺之奪兵以
救趙
戰國策曰始皇遺齊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環君王
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斜逕而
託足焉
又曰淮南王長怨辟陽侯之不救其母也袖金椎椎殺辟
大一百六十三　六　宋正三
陽侯
又曰中山靖王勝來朝聞樂(五角)涕曰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明
堂執虎十夫撓椎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説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
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我鈍椎椎君利錐
皆當摧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
神椎
吳越春秋曰夫差使力士石番以鐵椎椎殺王孫聖
益州記曰市橋筰(借)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七
十尺云初橋引機運此椎以擊橋柱本有三今餘二
管子曰一農必有一椎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曰徐以金椎控其頤無傷口中珠
周生列子曰昔伊尹操商秸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鉞范

蠡奮鼂越椎
世說曰永嘉三年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動
桓譚上事曰孔子問屠牛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解害必中理盤節則引終葵而椎（椎葵）
孫盛優劣論曰子房奮椎爲天下唱義義聲既震則秦王可知矣

鑿

釋名曰鑿有鑿穿鑿也
說文曰鏨小鑿也
通俗文曰石鑿曰鏨（才敢切）鑿充曰銃（昌仲切）小鑿曰鑡（鑡䃜切）曰境（音竟）受境曰鑿（七切）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鑿
尸子曰利錐不如方鑿
管子曰軍必有一鑿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
抱朴子曰魏明帝好聞推鑿之聲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叩門者須臾門裏言有客堂下有人不可進曰從後往須臾還留者問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荅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梁者其末出奴以長木鉤取鑿墮陷腦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器物部九

斤　鏟　鐁
鑱　鍊　鍠
斲　鎛（鉬附）　鋤
錐　鑽　鉗
泥鏝　橙　鑑
筩　籠　篪

斤

釋名曰斤謹也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斵之所以詳謹令滅斧跡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行作所太子太保韋謏諫曰白龍魚服有豫且（子余切）之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戒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哉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簇棟阿衡之材櫨杜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具矣
夢書曰斤斧爲選士取有材夢得斤斧選士來

鏟

釋名曰鏟平削也
廣雅曰鑯（子廉切）謂之鏟也
鮑昭蕪城賦曰鏟利銅山

鐁（音斯）

釋名曰鐁彌也有高下迹以此鐁彌其上而平之

鑢（音慮）

說文曰鑢錯銅鐵也

方言曰錯鑢互名也

韓詩曰如磨如錯

鐮

釋名曰鐮廉也體廉薄其所刈稍稍取之似廉者也

東觀漢記曰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鐮欲自割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爲弘農太守時出按行勑吏卒各持鐮自刈馬草

說苑曰孔子聞哭者聲甚悲進見之吾丘子也（吾丘子一作虞丘子）擁鐮帶索而哭孔子問何哭之悲對曰吾有三失子曰願聞三失曰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素尚高節不事庸君臣節不遂二失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是三失也請從此辭投水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於是歸養親者十有二三

風俗通曰鐮刀自揆積刈芻藁之効

鍠（音横）

異苑曰長山郭悖元嘉十二年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帽布裙在靈床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便去今將二小兒探僕在門可就取也孫求僕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得鍠犁鏵（音呼）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相加鍠鍠作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斨（自羊切）

毛詩豳七月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又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鍤（鍬附）

釋名曰鍤鍤地起土也或曰削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鍤剗也剗地爲坎也

晉書安帝紀曰吳興王淡父爲隣人竇度所殺淡年十歲陰有復讎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鍤刃佯若耕耘經一橋下伺度船行還伏杖於草中淡於橋上以鍤斫之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上請宥之

又曰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淮南子曰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音钁）強脊者使之負土（長脛以蹋鍤入土[illegible]）

又曰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疏河而導之九支鑿山而通

九洛闢五湖而寧東海

鋤

說文曰鋤薅（音蒿）斫也钁大鋤也

釋名曰鋤助也去穢助苗長齊人謂其柄爲櫌（音憂）櫌然正直也

史記曰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曰請爲田歌太后笑曰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漢書曰雖有鎡錤（上音兹下音基）不如逢時（鎡錤[illegible]時乃[illegible]）有田信矣

樊噲夏侯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又曰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質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遂爲職諸持鋤鉤田器者爲良人持杖器者爲賊

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京兆尹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樊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

魏略曰甯林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相敬如賓

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賈子曰商君專任刑法以刻薄爲教秦人父子兄弟無父兄之恩躍踞反目有若禽獸借父耰鋤慮有得色

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於田中值雷雨止桑樹下霹靂擊

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肱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鏡

伏侯古今注曰曾子鋤瓜有三足烏卒其冠

世說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忽見地有片黃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錐

左傳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史記曰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戰國策曰蘇秦行而歸負書擔橐父母不與之秦歎曰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約輒困因謂之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已具椎門中

又曰王濬伐吳吳於江險要害之處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濬乃作大筏先行鐵錐輒著筏去

又曰赫連勃勃性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錐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

管子曰女有一錐然後成爲女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韓子曰堯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三人錐刀之遺

於道者莫之敢舉

鑽

尚書大傳曰古者中刑用鑽鑿

物理論曰趙堯錐鑽之吏能探高祖深心致位丞相

鉗

漢書曰江充捕巫蠱燒鐵鉗灼強服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舉鐵著手行七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燋

泥鏝

爾雅曰鏝謂之杇郭璞注曰泥鏝也

說文曰鏝鐵杇也

左傳曰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垣

人以時塓館宮室〔塓塗〕人

論語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

橙〔都鄧切〕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橙於屏風上窺之旣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世說曰謝中郎在壽陽敗臨奔走猶求玉帖橙也

籃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其取物曾有客須蕈斤鯉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持籃至驛騎街十字路小兒睡覺看籃中已有蕈鯉

簹〔許的切〕

方言曰簹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簹或謂之籮自關而西謂之注箕〔䈪箕注曰籮料數寫籍中江亦呼爲篝籠小而籠也〕

續搜神記曰吳興人章苟者於田中耕乘小舡以歸籮魚鮭置舡中著菰裹有物輒已食盡如此非一後日翳覷於菰蘆中見一大蛇偷苟以鏌叉之中其蛇

籠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而因之置籠中見夢於王曰我爲江使於河伯而網當路豫且得我王有德義故來告愬

又曰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揭空籠而獻之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負籠有頃泉涌出

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晉中興徵祥說曰泰元中公王婦女竸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甚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於貧民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亦服之妖也無幾時烈宗晏駕而天下騷動二十年中兵革不息孫恩之亂刑斬無數桓玄之役死者萬計凡被戮之家多亡頭首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臣公卿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以竹籠盛而稱之

續述征記曰梁鄒西有龍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潛以籠籠蔽之人莫之知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嫉之伺出而搜其室旣無所覩試發此籠而泉遂噴涌流漂居宇所以名曰籠水也

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或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逃矣是故湯以庖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以其所好籠之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來負籠甚可怪也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得一長鳴雞愛而食之恒籠盛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思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巧大進

楚辭曰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傅咸斑鳩賦叙云余樹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時遊之顧

見班鳩音聲可悅於見捕而畜之既已暖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以如有戀聊爲之賦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爲人所愛成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乃未得鳥之性也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鈎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每以竹籠盛而稱之

籯

說文曰籯笭也

漢書曰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大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十

箕帚 畚 斛量附 斗

升 蓑笠 桔槔 槌枷

梯 把扒

箕帚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汜埽曰埽席前曰拚拚運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鬣謂帚也恒掃地不潔清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爲以擖扱物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子之坐而受業

漢書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音皮獘頭會箕斂謂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

又曰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也

又曰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因常早掃參之門

又曰賈誼上書曰秦人借父櫌鉏而有得色母取箕帚立

而許語

晉書曰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掃帚沾泥書大字方丈甚善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其服袞刈荊苕爲箕帚焉召諸子于堂男女以班而謂芳曰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之道故賜汝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齊書曰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勑與王氏杖二十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掃帚日用而不足貴

南越志曰鮑靚爲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灑掃忽見兩鵲飛入小齋吏帚擲之墜於地視乃靚之履也

西域志曰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異苑曰北海徐寔婢蘭義熙中忽患羸黄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竹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李尤箕銘曰神農殖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粃乃陳

畚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陳畚梮具綆缶（畚簣梮轝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林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引猛去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雇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顧視乃是嵩高山也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爲民先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此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子非其世而持其蔬乎鮑焦曰吾聞賢者易進而輕退廉士易愧而輕死乃捐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

斛（量器）

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周禮曰㮚氏（㮚音栗）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二龠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音挑）焉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爲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太司農掌之

後漢書曰第五倫為京兆主簿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之

魏志曰太祖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主者曰可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遂斬之題晁曰用小斛盜軍穀故斬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録曰呂光與龜茲王戰大敗之故大奢侈富於養家有蒲桃酒或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

荀氏別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飢荒來糴者遂妻常叩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為掀斛夫人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雜令曰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籥二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一十斗為斛

楚辭曰世並舉而好朋兮一升斛而相量言今之人皆好朋黨並相薦舉不別其負量之心以量清濁之士衆比周而肩隨賢者遠害而隱藏

㪷

史記曰鴻門之會沛公使張良以㪷一雙予亞父亞父受玉斗撞而破之

又田乞仕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廩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強人思田氏

漢書曰王莽攝政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命有司負之莽出在前入則御旁

説苑曰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

王逸子曰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綱弛絶諸侯力政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於王赧遂喪王斗

升

漢書律暦志曰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左耳為升右耳為合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鍾乃大矣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葛洪神仙傳曰王方平詣蔡經家人曰吾欲賜汝等酒此乃出天廚其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以一斛水攪之以賜經

家家人飲之一升許皆醉良久

蓑笠

廣雅曰草謂之蓑簦音登謂之笠

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禮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乃令三軍求退吳王謀曰大夫種曰譬如蓑笠時雨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而求謀臣無乃後乎

又曰吳夫差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齊人為不道不供承王事夫差不忍被甲帶劒簦笠相望於艾陵簦笠備雨器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夫差豈敢自多

又曰管仲曰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襏音撥襫音釋茅蒲簦也襏襫蓑也）沾體塗足以從事於田野

史記曰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之

又曰虞卿解其相印與魏齊間行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未肯見曰卿何人齊曰虞卿躡蹻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聞君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吴志曰吕蒙汝南人代魯肅爲將定南郡約軍中不得干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斬之

晏子曰景公出遊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吾將戴笠衣褐以行畎畝之中也

風土記曰越人結交約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有風穴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吹之經日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矣

馮敬通與鄧禹牋曰今日衰與蓑孰急見雨則衰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今敢通逢堂蓑之不御也

本草曰敗天公主鬼注精魅（此竹笠之敗也）

曹植九詠曰越江兮刈蘭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靈兮踐雚

王褒僮約曰雨墮如注盆板薛戴子公（薛蓑衣也子公笠也）

桔槔

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槔

禮曰奉席如橋衡（鄭玄曰橋井上桔槔衡上低仰者也）

莊子曰子貢南遊楚反晉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於漢陰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桔槔爲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蔡君仲井桔槔壞在毋年命上憂不敢治而扶老生繞之（扶老藤也生繞桔槔不敢治孝之感也）

椸枷（音移架）

禮曰男女不同椸枷

又曰不敢懸於夫之楎椸（楎音暉椸竿之椸也）

爾雅曰竿謂之箷（郭璞注曰衣架也）

古詩曰閨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

梯

說文曰梯木階也

禮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蜀志曰劉琦問自安之計於諸葛亮亮不答琦遊後園登樓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謂劉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凉録曰寶街洛陽人也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

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

搜神記曰和熹鄧后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青若鍾乳

者后仰漱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子宣與母弟秦公韜迭秉政事宣嫌終有代己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游宴還酣寢作女妓罷宣遣力士鉅鹿楊杯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所殺之

鹽鐵論曰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室內民罪梯也

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牓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勑戒兒孫勿復學書

嵇含雞賦曰余庭有栖雞而一雄寂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宣晨未常有殆

郭璞遊仙詩曰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杷朳

方言曰杷無齒爲朳宋魏之間謂之渠挐[illegible]或謂之渠疏

周生列曰夫忠蹇朝之杷朳正人國之掃彗也秉把執彗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雜物部一

膠　漆　蝎

黃屑　皮　筋角

齒　羽毛　遺除

箭笴　笪

繩

膠

周禮曰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illegible]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illegible]

禮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監工日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史記曰趙奢死藺相如病篤使廉頗攻秦秦敗趙軍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代廉頗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欲兵威者始於折膠[illegible]

以出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與陳重爲交鄉人爲之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中洲記曰鳳麟州以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膠青色如碧玉漢武時西王母使獻靈膠四兩帝不知其妙以付庫帝幸上林苑射虎而弩弦斷使從駕因取一分膠口濡以集弦射虎而帝使武士對挽終不脫

賸米集時
呂氏春秋曰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
得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以韋囊其手也
盛之以鴟夷置之革車
孔融同歲論曰阿膠徑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本草經曰膠一名鹿角膠味甘平治傷中勞絕腰痛瘦補
中益氣婦人無子
曹植樂府歌曰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
君不我棄讒人所爲

漆

書曰兖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枲
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史記曰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吞炭漆身

又曰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上雖無言固將請
之漆城滑蕩蕩寇來不能上欲就之易爲漆耳難爲陰
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漢書殖貨志曰漆千大斗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樊重欲作器先種漆而鄉人笑之積以歲
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取給焉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韓子曰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其迹流漆墨其
上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又曰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山海經曰英鞮之山其上多出漆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爲作
漆以雙十枚盛水覆口從次舍之百日乃發皆成漆也一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勳字君游少失父與母居家貧傭
力供養作壽器用漆五六斛十年乃成
何晏九州論曰平安好棗中山好栗真定好梨共汲好漆
續述征記曰古之漆園在中牟今猶生漆樹也梁王時莊
周爲漆園吏則斯地○南越志曰綏寧白水山多漆樹高
七八丈刻漆常○上樹端雞鳴日出之始便刻之則有所
得過此時陰氣沉陽氣升則無所獲也凡刻漆別有氏族
以爲業聽前緣木處所胝如人胸也

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裹屍以席塗之以蠟埋於
廳中諸葛瑤等日縱酒淫樂

博物志曰荒年暫辟穀法但食蠟半斤輒支十日不飢東
阿王嘗錄甘始同寢處百日不食而容體自若此術術
世說曰石季倫以蠟燭炊

黃屑

南方草物狀曰黃屑在山中藤生蔓延緣着樹木以九月
中刮取根皮乾暴曰南黃屑最黃好歲以獻

皮

書曰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
左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又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孟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
又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殖綽州綽曰東閭
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可以與於此乎然二

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爾雅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尺切含山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屬皮有縟綵
論語曰子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也
漢書曰元狩四年有司言用度不足請收銀錫白金及皮
幣以足用集解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覲以薦璧
又曰荅布皮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為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席羊皮臥
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
文子曰木強即折革強即裂
神異經曰北方有層氷萬里厚百丈有鼠在氷下土中焉食氷
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脯熱也其皮可以蒙
鼓其聞千里有美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輒聚

御覽七百六十六　四　王全

搜神記曰舊說大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疋
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
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後馬見女輒怒而
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
女之皮所以足蹙之曰爾馬而欲為婦自取屠剝何如言
未竟皮蹶然忽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後大樹之間得女及
皮盡化為蠶績於樹上其璽厚大異於常蠶鄰女取食養
之其取亦倍今世或謂蠶為女兒古之遺語也
真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
之皮也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又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已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常皮也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
也

筋角

周禮曰凡相角秋閷音殺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
老牛之角紾而昔紾讀為抮昔讀為交錯之錯疢疾險中牛有久疾則角裏傷瘠
牛之角無澤紾少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角長二尺有五
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牛戴牛角直一牛也
又曰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
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敝之當孰也
禮曰祭天地之牛角璽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左傳曰鼷鼠食郊牛角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駭雞犀角

御覽七百六十七　五　田祖七

晉書曰王凱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駮常瑩其蹄
角
後魏書曰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
容一石
呂氏春秋曰寗戚飯牛扣角而歌
淮南萬畢術曰燒角入山虎豹自遠
東方朔占曰昔武帝亡劔不知取者誰無主名請朔往入
宮見人持兩刺手中復持小牛角朔曰陛下宮中當有親
林名字魚者取之帝曰有之即收孝子魚服出劔帝曰朔
何其工乎且說其占朔對曰入宮時見人持二刺手中復
持小牛角因占之二木林字故知名字魚者取之

齒

書曰楊州厥貢齒革羽毛荊州厥貢毛齒

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周禮曰荊州其利齒革
禮曰季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筋角齒羽無或不良
左傳曰晉韓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子產謂之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悦乃輕幣
元嘉起居注曰彈廣州刺史韋朗象牙三十九枚

羽毛

書曰仲夏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仲秋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仲冬鳥獸氄毛(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又曰揚州荊州皆貢羽毛
周禮曰九斿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左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因謂之羽毛)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又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令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丘巖巖有鳥朱冠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雞毛也
列女傳曰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
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
張載羽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縞羽毛清風擬妙姿於白雪

蘧篨

方言曰簟粗者謂之蘧篨
晉書曰慕容暐見苻堅曰暫出蘧篨奉臣私第堅許之暐出王嘉曰推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三輔故事曰哀帝崩王莽奏發傅大后冢以蘧篨裹尸還定陶
倉庫令曰諸輸米麥二十斛蘧篨一番
皇甫謐篤終論曰死以蘧篨裹尸麻繩約二頭

箣笓(上音但下音毗)

魏略曰裴潛爲尚書令妻子貧乏織箣笓以自供
傅咸劾事曰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箣笓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俊所作請免俊官

笪(丁葛切)

方言曰筕(戶切)篖(音)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筕篖南楚之外謂之篖(郭璞曰筕篖似蘧篨直文而粗江東呼笪音靼)

繩

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女陳切)織繩曰辮大繩曰絙(古恒切)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左傳曰吳伐齊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爲繩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盜賊不寧上問遂曰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臣聞治亂國猶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

東觀漢記曰吴漢等圍朱鮪岑彭說鮪鮪從上下索曰必信可乘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二日鮪將輕騎詣彭

又曰許皇后父廣漢爲官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人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

晋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繩口誦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舉秀才皆不行

後魏書曰楊大眼武都氐王難當之孫少驍捷髙祖征南李沖典選統校大眼往求沖不許大眼曰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繫於髻走繩直如弦馬馳不及沖曰千載已來未有若此遂用爲軍主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不復與諸軍齊列矣武冠六軍淮泗之人以名止小兒啼卒荆州刺史

老子曰善繫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家語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焉如腐索之御扞馬

文子曰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可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

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剛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剛行見虎不敢起適欲往即蹷之夫人往捉虎以面迫地不視夫人以繩縶虎頭曳之以歸

幽明録曰曲河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廣屋中雨止月朗遥見一女子來至屋簷下便有悲歎之音仍解腰中綵帓 迮繩懸屋桷自絞又覺屋簷上如有人牽繩此人密以刀斷卷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與爲妻

異記曰武康徐氏宋太元中病瘧連治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數團飯出道頭呼傷死人姓名云爲我斷瘧今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世病者如言乃呼晋故車騎將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爲何人而敢名官家因傳將去舉家尋覔經日乃於塚側叢棘下得之繩縛在時瘧遂獲痊

傅玄九曲詩曰歲暮景邁時光絶安得長繩繫日月

古詩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雜物部二

板　瓦　甎

塹　蒭茭　堊

竿　鈎　釘

鐮　礪

板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學六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人盛衰之期九州吉凶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甚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黑皆徹入板裏

續搜神記曰聶友稚章新淦古暗人少時貧常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極便臥一梓樹下仰見前箭著樹枝視之乃是昨射箭恠其如此於是還家賷糧命子姪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截為板二枚牽著破塘中板常沉沒然時復浮出輒家有吉慶每欲致賓客輒使此板於中流欲沒客大懼聶君呵之還復浮出仕宦大如意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時外司白云濤入石頭聶然聶君以板破中板來耳視之果然聶君以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至豫章自爾之後板出便反有凶禍家大轗軻

幽明錄曰義熙中江乘聶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恒停在此川溪採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瓦

古史考曰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禮曰尊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

史記曰秦攻韓軍於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禹第卷端人見禹居堂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舉家憂愁未幾被誅

續漢書曰董卓作亂燒南北宮雒陽城無隻瓦尺木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以水精為瓦

晉起居注曰成都王討長沙王使陸機都督三十七萬衆圍洛陽四匝夜鼓譟京師屋瓦皆裂

晉中興書曰泰寧元年五月大廻風吹劉曜太廟瓦埵外數十步其棟梁拱梧無雖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月繕治之

淮南子曰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為瓦而淳漆其外四門並如之

語林曰晉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為小兒擲瓦盈車

葛洪神仙傳曰孫博者河東人也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因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出走卿但諦伺取之於是博以一赤瓦擲之須臾火起張天奴果出走而得之博乃以青瓦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燋然者悉復如故

靈鬼志曰有人姓鄒坐齋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之矣是子舍西土瓦中人耳便往令人將鍤掘之果於瓦器中得桐人長尺餘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而下瓦則慈母笞之故其理動

若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
莊子曰師曠爲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室內
抱朴子曰土柈瓦胾不可救飢

甎

爾雅曰瓴謂之甓 甎也今江東呼甓 甓音蒲歷切
古史考曰烏曹氏作甎
魏略曰扈累獨居道側以瓦甎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
晉書曰吳興吳陸經疫癘死者十三在青唯遠夫妻家貧冬無被擣畫傭賃夜還燒甎伐木恭年中成七墓葬十二喪
宋書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鄭緝之東陽記曰獨公冢在縣東八十里有冢臨溪其甎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在後稍已崩盡
續搜神記曰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迎之既至而壙壟杳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覓之云此墓中一人衣服顏狀如之即開墓棺物皆爛壞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甓得舊物果得一甎銘云順陽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述異記曰豫章胡茲家在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冢墓甎青啟石灰着之磕然擲其毋前其數或五三俱至舉家驚懼然終不中人旬日乃止
語林曰陶太尉既作廣州優遊無事常朝自運甓 甎也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爲爾優遊不復堪事

塹

東觀漢記曰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太守坐事免家貧身築塹以自給食

芻茭

書曰峙迺芻茭亡敢弗多
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
聲類曰茭乾芻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堊 音惡

禮曰在堊室之中不與坐焉
山海經曰葱聾之山其中有大谷是多白墨青堊 謂有雜色之堊
太公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上世謂賢君其治則宮垣室屋不堊也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竿

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籊籊長而殺也
說文曰竿竹梃也
漢書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揭音竭舉也
續漢書曰馬鳳字文通南陽人妻刈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勿然天暴風大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

閭鳳方悟
博物志曰詹何以獨繭之絲為綸芒針為鉤荆篠[illegible]為
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
莊子曰楚王聘莊周於濮水之上莊子持竿不顧

鉤

史記曰桀有功能伸鉤索鐵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前
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
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
而得一金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資財萬倍蜀
賈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
失鉤漸貧死喪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天
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鉤以返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

稱張氏鉤
風俗通曰順帝時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乃封
侯
張衡賦曰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釘

魏略曰晉宣王討王陵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
意太傅給之陵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遂
自殺
盛弘之荆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司馬張詹墓元嘉
初尚儼然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爛然有二朱
漆棺棺前垂竹簿簾以金釘釘之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一頭在城西北九重里耆舊傳說
昔太石虎當襄國石牛夜吼聲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
落牛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今見存
抱朴子曰吳有趙炳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即釘
躍出如弩箭之發

鏃

廣雅曰鏃[illegible]謂之鍭[illegible]
說文曰鏃鏃也

礪

詩曰周道如砥
書曰揚州厥貢礪砥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又曰若金用汝作礪
史記曰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太山如礪 [illegible]
蔡邕勸學曰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鍔
魏志曰殺幽州牧劉虞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己當之乃築京固守

積三萬斛
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色出南昌者最善今武
庫有數枚治御刀
山海經曰高梁之山多砥礪
尸子曰鐵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
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
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礪其劍
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舟部一

敘舟上

釋名曰舡循水而行

又曰舟言周流也舡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

又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馬亦名鷁首

説文曰舡從舟從鉛省聲艘舡揔名也(〓音〓〓)

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

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

又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楊木也汎汎浮貌載沉亦浮載浮亦浮言無所不載)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其一曰水乘舟)

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禮曰季春之月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鄭玄曰舟牧主舟官覆反者備傾側也蔡邕章句曰備〓〓〓〓〓引之具)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又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

又曰楚敗吳師獲其舟餘皇(餘皇舟名)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也

春秋潛潭巴曰澤浮舟天子以亡爲憂之(宋均注曰澤無水今澤浮舟言盛〓耳)之

論語曰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注曰造舟比舡爲橋也維連四舡也方併兩舡也特單舡也泭編木以渡也)

廣雅曰艦大舡也舫艕船也蒙衝艑(步典切)舟舸(古我)艖(音〓)舸艇(音〓)舟也(艦音〓洪〓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

戰國策曰或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不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舡人惡之以膠舡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曰烏江在牛渚)烏江亭長艤船待(應劭曰艤音蟻 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曰附也 孟康曰艤正也)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

又曰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舡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陳平逃楚歸漢渡河舡人疑有金陰欲害之平脫衣

刺船遂免害

漢書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櫂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櫂船能持櫂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

又曰景帝三年吳大船自覆吳地以船爲家國將亡也

又曰武帝汾歌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又曰武帝浮江射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艫船頭刺櫂處也）

又曰武帝時越欲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又曰伍被曰吳王伐江陵木以爲船

又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又曰江都易王子建不道使宮女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宮女溺乍沉乍浮建觀而大笑

後漢書曰馬援平南越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並屬九真）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也此謂廣州日南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人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按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年拜宕渠令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爲從事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預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方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虒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賤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餘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又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又曰趙炳嘗臨海求船人不和之（和許也俗本作和諾訛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魏志曰尚書僕射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文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死杜畿忠之至也

又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迴倒宣疾在後陵波而前羣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郭嘉死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燒船歎曰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嘉字奉孝）

又曰鄧哀王仲字倉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魏略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志曰諸葛恪出征東興有虹見其船

又曰吳人以舟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也

晉書曰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

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疑製裂好帛繩纏縋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常着纊經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制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舡須臾遣傳教覓張孝廉舡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又曰王濬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舡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濬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歩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舡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舡無所礙

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拘得侃有雀舡侃欲投水都督王棱蘇扶侃入小舡得脫

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與祖渙許柳等將萬餘人出橫江連舡東渡時遇西風既濟船江中忽更東風吹舡還西岸峻書善甚甚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

又曰郭誦武昌人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過誦欲強起誦誦曰人性各有所避自可以避逼翼以誦舡狹小欲引就大舡誦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中舡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將以四十七艘舡濟於河

又曰天舡一名天橫以濟大水

又曰殷君爲酒池可遊舡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回嘗濟於觴深之泉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操舟可學也曰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吾問焉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之數能忘水故也彼視泉若陵視舟之覆猶車之却退也覩泉若陵故視舟之覆水淵猶車却退故也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於交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又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有將杖拏而引其舡顧見孔子再拜而起乃刺舡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了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終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不怒向虛而今實也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也食而遨汎若不係之舟也

又曰散木以爲舟則沉是不材之木

鄧析子曰同舟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孔叢子曰順謂韓王曰吴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

尸子曰六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

劉析書曰舟行於水車轉於陸此勢自然者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墨子曰工倕作舟

慎子曰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吴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

又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塗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韓子曰千鈞得舡則浮錙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又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號令者國之舟車安則知廉危則爭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九

舟部二

叙舟中

方言曰舟自關而東謂之舡自關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

又曰舩首謂之閤或謂之鷁首（郭璞注曰今江東貴人舡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東觀漢記曰鄧訓爲護羌校尉縫革爲舡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羌

張璠漢記曰梁冀弟池中舡無故自覆問掾朱穆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遊戲也

漢宮殿疏曰武帝作大池周匝四十里名昆明池作豫章大舡可載萬人舡上起宮室

吴記曰孫皓問中書令張尚詩言汎彼栢舟唯栢中舟乎尚曰詩云檜檝松舟亦中也皓忌其勝已因下獄

晉令曰水戰飛雲舡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四十步金舡相去三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五十步

晉朝雜事曰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舡

晉宮閣記曰天淵池中紫宮舟升進舡曜陽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華淵舟常安舟

崔鴻後趙録曰張彌師衆一萬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運一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以竹絙牛頭轆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至于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本浮于大沼（沼池龍下宜有舟皆以龍鳥爲形制）

令吳之青雀舫遠矣

山海經曰大人之國坐而削舡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又曰廪君名曰務相姓巴氏即與樊氏曋（音審）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爭神以土為舡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舡浮者神以為君他姓舡不能浮獨廪君舡浮因立為君

蜀王本紀曰秦為舶舡萬艘欲攻楚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姁音劬部二音）

又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涉江中流而有蛟夾繞其舡佽飛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荊王聞之位以執圭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劍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卷七百六十九　二　張君[illegible]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又曰管夷吾百里奚覆王之舡騬也絕江者託於舡致遠者託於騬

淮南子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舲（音靈）舟而浮於江湖（舲舟小者也）

又曰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忘於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道於水也（於舡中吹籟與竽以為娛故曰浮吹以虞者也）

衡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鼎易卦也）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子貢朝至如顏回）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舡人曰子居舡檝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長檝之間不如子至於安國家社稷子比我曚曚如未視狗耳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吳其亡乎

潛夫論曰人行之動天地譬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舟雖有覆轂猶在我所之

蔣子萬機論曰吳越爭於五湖用舟檝而相觸怯勇共覆鈍利俱傾

顧譚新言曰蓬蒿生于泰山之上豫章長于窮藪之中良匠造舟與宫建廟必不取泰山之陋質而弃窮藪之美材明矣

卷七百六十九　三　三與

又曰奔事失轄之舟無檝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譙周法訓曰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以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又曰乘舡由折不失其瀆是善乘舟者

袁準正書曰非其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河濟之中其用舟檝固不如江漢之良

杜夷幽求曰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抱朴子曰欲以蹊樂必外騰者何異棄蹇驢而欲尋遺風擢艦舟而欲濟大川

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桑逆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

不蹄馬揮鞭而牽舡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羽皆脫易毛羽聚鵲翅羽為扇鳳羽以飾車蓋扇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側影時東甌獻二美女一名延娟二名造媄使此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乍至冷然自凉昭王淪於江漢二女與乘舟來顧同没漢水故江漢之民到今異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於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杜蘭之葉以包裹之沉於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於波中以言蛟龍水中一畏之不侵食也其祠號曰招祇之祠
又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檝水物為之翔踴滄海為之恬波
又曰周武王東伐夜郎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旅皆蕭賢而歌有大蜂狀如舟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舡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遺類也事出太公六韜
又曰漢成帝嘗與飛燕為沉舟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不沉没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像以夾雲舟而行
又曰比翼鳥多力狀以鵲啣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止其中遇聖人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人之力也
又曰漢武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池汎翔螭舟帝自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凉風激水女伶歌甚遒自賦落葉哀蟬之曲

又曰張丞之母孫氏懷丞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呪曰若禎吉勿毒噬我及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
韻集曰鷁鷁首天子舡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復得王舟之而還
又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郡國志曰鄧州有浮山故老相傳云堯時大雨此浮水上時有人纜舡於巖石間今猶有斷鐵鎖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國伐木為舡長者十二尋廣肘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鑷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隨舡大小立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當上應聲如一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舡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悲喜遇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手排之嶷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碩於是遂退
續搜神記曰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舡漁父以楫撥舡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荷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又曰合肥口有大舶舡云是曹公舶舡常有漁人夜宿傍以舡繫之但聞箏絃節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官舡此人驚覺即移舡去相傳云曹公載數

收舡覆於此今猶存焉
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用黄金僦舡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不至所届欲减金數舡主便作幻誑使舡底砥折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驚怖還請賽舡合如初也
又曰越雀門會撫縣有元馬河有銅舫舡
嵩陽記曰山東北五了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來也
三秦記曰俗云太一山有水神人乘舡今有故漆舡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安定縣有越王銅舡潮退時有見者合浦四十里有潮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舡出水上
南州異物志曰外域人名舡曰舡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太平御覧卷第七百六十九

太平御覧卷第七百七十

舟部三

舟下　艦　艨艟
舸艫　艤　舳　航
舫　舠　艇

舟下

周處風土記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林合五板以爲大船因以五會爲名也晨鳧即青桐大舡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舡也預章栟櫚音兼檉諸木皆以多曲理盤節爲堅勁也浩漂者言舡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於川也
武昌記曰樊口北有敗船灣孫權嘗裝一舡名大舡容敵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舡中流值風起至樊口十里餘便敗故因名其處爲敗舶灣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澠池宜陽三槃三槃男女老劣未嘗見舡旣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
越絶書曰闔閭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今舡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者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
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舡遊王後池
郡國誌曰越州百塗山有石舡一丈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舡側得鐵履一量一云有聖姑從海中乘舟張石帆至此二物廟中有周時樂器名淳于銅作似鐘而有頸

映水用芒刺（音精）則鳴
又曰硤州遠安縣江有很尾灘有陡抗故城南有孤山表
山松爲郡聳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帶舟舡如鳧鴈焉
又曰相州鄴縣景穆寺西有遭官有石竇橋鳴鶴飛集赤
馬飛龍等舟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弋櫂舡各數百艘舡上建樓櫓
戈舡建戈矛四角迷垂幡旄（音細）旍葆麾蓋照灼涯涘
又曰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
說苑曰吳赤市使於知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
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知氏既
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天子濟于
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

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
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
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也
列女傳曰趙簡子至河津津吏醉吏女乃持檝而前爲王
掉舟（音棹 門中下）
江表傳曰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舡名爲長安
又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魯肅等共追送叙別吴
又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
孤燒舡自退横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詣吳未還聞曹公軍下
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舡馳還白備
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舡知之備遣人慰勞
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

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距曹氏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
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舡
夜渡洲上權乃自乘從濡須吳公軍行五六里迴作鼓吹
公見舟舡器仗法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爲劉
景升兒若豚犬耳
又曰孫綝上疏景帝曰少帝於宮內作小舡三百餘艘飾
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
王粲海賦曰乘菌桂之舟晨鳧之舸
庾闡楊都賦曰龍艘華屋晨鳧之舸鷁首鏽於芙蓉盤蛟
蟠於赤馬
晉令曰水戰有飛倉集舡
說苑曰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鷁

楚辭曰舡容與而不進奄迴水以凝滯
又曰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桂櫂兮蘭枻增水兮
積雪
魏文帝泝淮賦曰建安十四年王師東征泛舟萬艘
楊脩出征賦曰汎順風而迴艫徐日轉而月移旆已入乎
河口殿（都練切）尚集於菌池
班固東都賦曰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之交
又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
與海通波（漕水運也前書武帝鑿漕渠通渭 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也）
袁宏東征賦曰驚瀾巇嶮（音險 力勢切）而嶽轉顛波嵔（音猥）嵬（力）
（切）以嶺沒杳余舟之小𦨴衝奔湍以矯杌櫂弱檝之弗旋
投洪流以藏骨
夏侯獮吳都賦曰嚴嚴舡艫汎汎楊舟櫂河高跱風駁雲浮

堅壁金扶有若高樓
劉謐之與公牋曰昔甲申之際遭湯旱流烟令子亥之歲値
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何小人兮頻偷雙舡
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
魏文與孫權書曰知已選擇見舡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
百里石從汚水送付樊口
王粲詩曰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曹植詩曰何以汎舟媿無榜人
嵇康詩曰淵淵緑水淪滑而逝汎汎虛舟載停載滯鼓枻
投竿優遊卒歲
梁王筠詠輕利舡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揺蕩遊
飛雲凌漾浮鷁采映木煥蛟文雷流巳冠絶鳥逝復超群
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泛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泛槎
分蘭檝　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乘新流欲知有高
趣長揚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潮泛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
舡鷁泛青鳧後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舡不
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錢玄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念逢迎還乘金
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洛女度檝動渭橋橫風高雁巳落
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
棹歌行
晉棗據舡賦曰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悼民萌之
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濟迅
波之絶軌越巨川之湍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
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
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共行無轍跡止無
所不疾而速忽若馳奔
晉王叔之舟賛曰塗則聘車水惟用舟弱檝輕棹利涉濟
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後漢李尤舟檝銘曰舟檝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
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艦

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如牢檻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凌波艦掖雷艦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公蓋取艨衝鬭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
悉延燒岸上營曹公軍敗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訪
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音韜）大戰蜀賊以
桔槔打沒侃艦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連
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戰艦等舡

艨衝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
吳志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栟（音并）櫚（音閭）大
紲繫石爲矴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
人人被兩鎧乘舸舡突入艨衝裏身以刀斷兩紲艨衝方
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艨衝鬭艦數十艦（餘艦上　艦門戶）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綺好軍事所乘舡雕刻丹鏤青蓋絳

居艨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

晉總令曰諸私家不得有蒙衝等舡餘具敘舟中門

舸艛

雜字解詁曰舸艛雜舡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艫艑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舸艛以浮大淵皆成於巧手出乎聖意

艑

廣雅曰艑舟也

荊州土地記曰湘洲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萬斛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艑艑中餘具舸艛上門

溫嶠教曰稟者無米受得艑下濕米豈是吾遇兵衆無異之懷乎雖是數合米欲令齊均若有不如教鞭五十也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下有一湖中有敗艑

航

說文曰航方舟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異苑曰晉時錢塘淅江有大樟林桁每有乘者輒潭溢搖揚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陵浪如故唯桁吏覃奥能相制伏及奥死遂長廢

淮南子曰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側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

楊子灋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李軌注曰末無之也乘國者如乘航乎則民斯安矣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航脩鯢吐浪也

舫

說文曰舫併舡

吳書陸孫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爲祖道上賜御舡一舫繒絲舟也

晉書曰王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爲江州刺史前發主者求堅舡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

舠

釋名曰舡三百斛曰舠舠豹也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舠

舸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舡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三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吳志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

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蒙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出還寧寧許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江表傳曰劉備進住鄂縣之樊口聞曹公軍下恐懼俄周瑜船軍至備乃乘單舸往見瑜舸已見

又曰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槿雷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金澤文庫

舟部四

艇　舴艋　筏
艬　艒　槳
櫓　柂　纜
筰　帆　帆檣
五兩　榜　柂
笭箵　牂柯　浒斗

艇

釋名曰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艇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

廣雅曰艆艄艇舟也

淮南子曰越艆蜀艇不能無水而行

陸機思歸賦曰棹河梁之輕艇

舴艋 上音窄下音猛

廣雅曰舴艋舟也

臨海記曰西北有白鵠山高三百丈上有一舟名舴艋前頭有石鼓石樹世云石鼓鳴則土地冠亂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賊此處多山精水祟不可輕陵山下平地便望見舴艋民王志孫山神求到鼓所遂得至捉槌打鼓閭里咸聞如金玉之響下山便病死蓋登山召禍擊鼓自殺也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朝伏誅濟未下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舴艋云勿斷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嘗匠違約加斲凶兆先盡矣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云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普解列先鳳凰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床一乘舴艋一

慶情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功令官詔可其奏

筏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東觀漢記曰吳漢教乘筏從江下巴郡盜賊解散張堪爲

咼義長公孫述遣擊之有同心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習水三百人斬竹爲桿渡水

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舡作竹桿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舡走軻百艘燒桿操乃夜走

吳録曰孫策欲渡江舡少欲住使求策姑王氏分命伐蘆爲桿以佐舡渡人

吳録地理志曰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歲如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得水廣數十步清深不測邊有筏竹遊者伐竹爲筏過水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淮南子曰方車蹠越乘桴入朝欲無寵不可得也樹日楫木擬

越絶書曰木客大冢者勾踐之兄弟冢也初徙之瑯琊使樓舡卒二千八百人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也

檝

說文曰檝舟棹也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

詩曰檜檝松舟

方言曰檝或謂之撓或謂之櫂

吳越春秋曰子胥伐楚因引軍蘡鄭治漁者之子在鄭乃還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娟乃持檝而前走曰妾父聞主君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祝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之誅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檝少一人娟曰妾居河濟之間重手世習舟檝之事願備員持檝簡子遂與渡中流吟河激之歌簡子乃娉以爲夫人娟母遽曰河水趙揚清之不易

淮南子曰七尺之檝動大舡者因水爲資也人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衆爲資也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鈎履縞舃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檝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州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之

揚子法言曰灝灝音浩于海濟樓舡之力也航人無檝如航河李軌注曰訓有民無檣栗治也

抱朴子曰瓊艘瑤檝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斥𥙿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左思吳都賦曰篙音高工檝師選自閩禺篙御長風狎翫靈胥

篙

方言曰所以剌舡謂之篙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復縣瞿唐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剌

史二千石經過皆不鳴鼓角篙旅恐觸石有聲乃以布囊

篙頭

王韶始興記曰合進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篙犯之者皆虐

喻益期與韓豫章牋曰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桨

方言曰所以隱擢謂之桨郭璞注曰搖櫓小楫也江東舍呼胡人也

楊泉五湖曰赤檜外棹檀桨細堅

櫓

釋名曰在旁曰櫓櫓旅也用旅力然後舟行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精兵於舸艫中役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柂

釋名曰舡尾曰柂柂拖也在後見拖曳且弼正舡不使他戾也

方言曰舡後曰舳舳制水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柂爲舳也

孫放別傳曰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爲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荅曰不見舡柂耶在後所以正舡

尋陽記曰盧山西嶺有甘泉曾見一柂從山嶺流下此溪中人號爲柂下溪宣穆所遣人見山湖中有敗艑而後柂流下信其不妄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沉舟而無柂

趙壹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

張華遊仙詩曰遊仙迫西極弱水隔流沙雲榜鼓霧柂飈忽陵飛波

纜

爾雅曰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索也縭綾也郭璞注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纜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筰音鑿

纂文曰竹索謂之筰茅索謂之索

釋名曰引舟者曰筰筰作也起舟使動作也○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舡青絲爲君筰木蘭爲君棹黃金錯其間

帆

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帆汎也者舟疾汎汎然也

韻集曰颿舡張也颿音凡義與帆同也

長沙耆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湽濳爲南征太守遣隆脩書致禮濳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於岸邊拔刀大呼指濳爲賊因此被收濳奇其以權變白通解縛賜以酒食

吳時外國傳曰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

南州異物志曰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爲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永嘉記云郡有石帆又有破石傳云古有神人以破石半爲帆故名石帆

吳郡録海記曰海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高十丈廣十餘丈山昔在海中行侶舉帆從穴中過

陸景典語曰孤特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

世說曰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苦求之然乃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馬融廣成頌曰然後方艅艎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鬼颹風陵迅流發櫂歌從水謳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趨漲絶逈儵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希其蹤渠黄不能及其景

孫綽望海賦曰若乃惟馨藂蘇祈祝不愧言　或適於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倏如繡騁青鶩擊如交集絓軒

帆檣

吴書曰孫弘被黜之長沙過蕪湖有鵲銜薪巢帆檣帆檣官僚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像遂以憂斃

郭璞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也

五兩

淮南子曰若綄胡管切之候風也許慎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

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

郭璞江賦曰覘氛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

榜補孟切

明堂月令曰榜舫人習水者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榜人歌聲流喝烏蓋切

釋名曰舡笭篷簏

桅

釋名曰舡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皃也

笭篷

釋名曰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簀也笭牀也其上板曰篷言所覆衆處也

牂柯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少有志氣吴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柯材兵作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曰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乃播異域雖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

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且子余切蘭音干以伐夜郎王椓牂柯繫舡於且蘭既克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遂留王之號爲莊王以且蘭有椓舡牂柯處因改其名爲牂柯

異物志曰牂柯者繫舡杙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以繫舡杙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望之以

爲一株樹在水中也

尋陽記曰郡西北有一松楊樹枝條繁茂垂陰數畝傳云陶桓公牂柯成此樹

豫章記新淦音紺縣北二十五里曰封溪今有聶友所伐梓繫舡牂柯處昔聶友於此左右夜照射遇一白鹿友遂射之鹿帶箭走友即躡跡追尋不得見向箭著一梓樹友即伐樹數斧便有血出而落之梯隨復故創瘡不可得斷友更多將手刀復伐之葦其梯而焚之樹遂斷斫以二板以還繫著渚下以梓木爲牂柯後友舡行遇風舡皆没唯友舡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舡友大異之後友在京都此板於豫樟來至友許輒有大喜中更異梓板輕變所用樟木爲牂柯者遂生爲樹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到植之今枝條皆向下逝𨻳鄭郵亦

淅斗與淅同

廣雅曰淅斗謂之𣏼加以之

纂文曰杼水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車部一

敘車上

釋名曰古者車聲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

又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說文曰車與輪總名象形也軒曲周𨏥車也輧車輅小車也輕車也輣兵車也𨋉車也輕陷陣車也輂一輪也輿車輪前橫木也輗於文切大車後擭也輦大車駕馬也輓引車轟車聲

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

又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又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王至牧野誓衆

又曰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易其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工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黃白馬秦康公作是時重耳歸晉

又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又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又曰予有車馬弗馳弗驅
又曰役車其休
又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又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
又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鄭箋云擇民之有車馬者以居于向
又曰其車既載乃弃爾輔
又曰既出我車既挾我矦
又曰脩爾車馬謹爾戎兵
又曰閒關之車舝兮 舝轄也
又曰戎車既飭徒御無繹

又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輊者前重 軒者後重也
禮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
又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搢扑北面以誓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曰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旌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又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又曰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又曰客車不入大門
又曰祥車曠左
又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又曰國君不乘奇車
又曰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又曰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也
又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赴車不載櫜韔 赴不載示當報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

又曰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車也
又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乘兵車衣甲之儀 發謂有軍師之發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 粥賣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車金路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又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又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外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而復（私館則卿大夫之家也不私之復爲主人之惡）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禁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音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又曰大夫以布爲輤（音蒨）而行至於家而説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説車舉自阼階外適所殯

又曰國主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

周禮春官下曰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如生如木從地生也如附如附枝之殺）也輈人爲輈（輈車轅也）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軫方象地蓋圜象天輪輻三十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行澤欲短轂短轂則利行山欲長轂長轂則安

又曰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以五綵畫轂約也卿乘夏縵五綵畫無篆也大夫乘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也庶人乘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白孤已下之妻亦各得乘其夫之車也

又曰王后五輅一曰重翟錫面朱總二曰厭翟勒面繢總三曰安車彫面鷖總四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五曰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一曰木車始遭喪乘也二曰素車卒哭所乘三曰藻車既練所乘四曰駹車既祥所乘五曰漆車既禫所乘其卿大夫士初喪三年者乘至齊衰素車大功藻車小功駹車緦麻漆車

又曰王后有安車翟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散車其用無常

又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

傳曰太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鄭伯之車僨于濟

又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又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

又曰秋大閱簡車馬也

又曰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又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薨拉公也）

又曰公懟（公齊襄公也）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又曰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

又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又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又曰車説（音脱）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又曰戎爾車乘敬爾君事
又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又曰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又曰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又曰趙盾爲旄車之族
又曰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又曰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又曰晉人懼二子（趙旃魏錡）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又曰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又曰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又曰御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其車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又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覽七百七十三 六 炎祖

又曰郉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曰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又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
又曰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又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
又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也）
又曰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黜其車（黜減損也）遂弗使獻（所獲不使獻）

又曰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收尸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爲門者（置門守）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
又曰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
又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又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以旆陳爲也建旗旅民衆也）
又曰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既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覽七百七十三 七 劉阿禾

又曰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其里）四耋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遂車葬之車齊舊依上公又有甲兵今皆降殺）
又曰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又曰賦車籍馬（賦車兵甲士車也）
又曰大夫逆於境者（逆迎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
又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慶季慶封之字）
叔孫曰豹聞之肥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又曰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王楚靈王）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稍堅也)
又曰治兵于郝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況其率道其可敵之
公羊傳曰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
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
又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
以乘車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成乘車以會
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又曰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
有餘(亦有餘裝七乘有車右有餘者要)
又曰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蒐衆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會而不用兵伐也)
論語曰外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大戴禮曰王外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
和則敬此仰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勾福草生宗廟中松栢爲常山車者
自然之車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貞曲故言垂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子𤓰僕靈公與夫人小子同車出令宦
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連遊過市孔子恥之
又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峻出天子郊乘乘軒)貴其質也車則有
左右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矣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
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而下車
又曰封禪爲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又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
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
漢書曰田千秋年老上令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目
號車丞相
又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輓車(音晚)
上人擊鼓輓者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音而)
車非僊物也
後漢書曰袁閎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
郡范滂爲友俱(登語)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車到官

以清亮稱及天下亂忠弃官客會稽上虞縣也
又曰江革字次翁齊國臨菑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
亂賊盜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
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有足感動人
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示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難
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
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又曰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令左右進輦丹笑
曰吾聞桀駕人車豈非此邪(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
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蔽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博士張佚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
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傅而以桓榮爲少保

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
賜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馬援平南越封爲新息侯援乃擊牛釃（所爲）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
士生一代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三

車部二

敘車下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爲車正其物以時六材皆良

又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孫吴兵法云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焉

又曰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從賊曹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人從車乘元單導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其送葬白堊已下（駟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

出乘安車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首啣璧乘五彩折羽流蘇前後雲氣畫裳蟲文畫曲轓長轂車等大僕御駕六布者淳白駱馬施色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

又曰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蟲文畫輈龍首鸞衡班輪外龍飛軨皇太子諸侯倚虎伏鹿蟲文畫輈（牀周）轓吉陽筩朱鹿班輪文飛軨茹旗九斿（音留）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筩

漢獻帝傳曰董卓作乘輿青蓋金花爪畫兩轓者乘之時人皆號月軨磨車言近天子也後地動卓問蔡邕邕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遶近以爲非宜太

師之乘白蓋車畫輻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既
入封乞符乃慨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梁冀作平上軿車侍御史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冀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安車皆駕四馬毛詩四者示
有四方之志也是爲五時副車孝景帝六年令二千石朱
兩轓千石六百石朱轓較車耳及出爲藩屏也
又曰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安車在前秋八
月白虎在前
又曰天子法駕所乘白金根車駕六龍有五色立車各一
皆駕四馬
又曰甘泉鹵簿有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在輿前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漢官解詁曰馬有廄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
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皂蓋青裏
晉書曰謝玄敗符堅於淝水獲堅所乘雲母車儀服等
又曰和嶠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
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
乘高抗專車而坐乃後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肜給青蓋車垂九
旒駕四馬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肜乘車入殿依漢田
千秋故事光祿魏舒軺車施黑孚薨葬給排徊黑耳車一
乘諸王及縣王皆給青排徊車花爪蓋孤李降給雲母陽
遂車一乘犢車二十乘鹿車五十乘

沈約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轂兩
轄飛軨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靈文畫轓文獸伏軾龍首
銜軛鸞雀立衡靈文畫輈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
枑轅輅建旂旗十二斿髾也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又
加犛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也其五色
立車五色安車亦皆如之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
根車加青交輅青帷裳雲䨿畫轅黃金塗五末皇太子皆
乘皁朱班輪倚獸伏鹿軾旂旗九斿畫降龍文
又曰沈慶之前廢帝立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
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之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
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
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
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皆固讓

孝經援神契曰上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金
車王者志行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若自
然之器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時盛山車有垂綏
古史考異曰黃帝作車少皥時駕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
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
神仙傳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迴風逐玄
埃塵張天玄怒曰小雅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
穆天子傳曰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遇魏太子從車百乘而送於郊太子再拜
謁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如何則可以驕人乎
子方曰吾聞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由此觀
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援履而適秦楚耳安往
而不得吾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漢武内傳曰內外謐寂以候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
南如白雲起欝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王母或駕龍虎或
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
宇
關令内傳曰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
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
神仙傳曰洗義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一乘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翅鳥雌雄
各一隻以玉爲樊其國使者拳頭尖堆如鼻衣雲霞之布
經百有餘國方到京師越鐵峴泛沸海有蛇洲蜂岑鐵峴
峭礪車輪皆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輞鋭幾盡沸海湧起如
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汎沸海之時以銅薄爲
底蛇龍蛟不得近經蛇洲度則以豹皮爲屋於屋中推車

經峰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塗五年然後至
洛邑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
車五乘
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
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
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
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巳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
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淫
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韓子曰商太宰使庶子行市還云西市門多車太宰謂庶
子曰汝勿言及市吏至問曰市何多牛屎耶吏怪太宰神
智
又曰昔彌子瑕有寵於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
子之母有疾告彌子矯駕君車君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
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也
又曰孫叔敖爲令尹棧車牝馬糲飯菜羹枯魚爲膳面有
飢色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能轉千里所者以其要在三寸轄
又曰見飛蓬轉而知爲車以類取之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
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犯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也然後

國人不爲
又曰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麋裘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子
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
尸子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
不成也
又曰甯戚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甯
戚無忘車下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
孫卿子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百仞之山負車登焉陵
遲故也
蘇子曰房巃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忘巃
告之不借復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恵加於
巳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旂辯其尊卑至于殷瑞山車者金車也故殷人制爲大輅金根之色也周人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路之制其物致巧備於考工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車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案女史圖班婕好辭輦則乘之又復殷之末制後代遂行之耳

陸景典語曰吳朝貴戚或犯道背理雕車麗服横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爲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又曰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

又曰飛車策馬横騰超追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逝也

異語曰仕官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今其上作輦文所以鉞後者月滿則虧也

覽七百七十三　六　東宜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爲體也厚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

通俗文曰車轄曰軋　後重曰軒前重曰輊雌利載喪車謂之輇轄轉轄車聲曰轞胡檻雁車載曰敞

蔡邕獨斷曰永安七年見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箱四輪皆以金鑄正黄兩辟前後刻金作龍虎龜鳥

又曰綠車名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以從

蔡邕車服志曰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旗皆非一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幰軒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道幰朱裏五品以上青道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起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使作車遣歸其國去玉門四萬里

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班重牙貳轂

司馬法曰夏曰予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三代之輦

語林曰潘安仁兒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常滿車中張孟陽至醜每行兒以瓦礫擲之亦滿車

傅暢故事曰尚書令軺車黒耳後户僕射但後户無黒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譙周法訓曰鸞車璜珮求中道心

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說苑曰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

覽七百七十三　七　何貞

乘而不敢久處於此

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乃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又曰趙簡主乘弊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便衣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今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

又曰晉平公　爲馳逐之車掛之以犀錯之以羽車成立於殿下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觀平公作色大怒差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此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令左右去車

世說曰王武子乘車着連乾鄣泥前有水馬不肯渡武子曰此馬惜鄣泥使解之馬乃渡

白虎通曰制車以𢾺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君
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正車也諸侯路車大夫漸子廉切
車士飾車
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為車郭璞曰世
本曰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首稱也
袁子正書曰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軔輪馬不得前子正云光
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軔輪此方頭也
又曰
輜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嘗乘馬亦多乘輿車
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
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輅車而貴輜軿魏
晉賤輜車而貴軺車又有追鋒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
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之有四
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

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其非法駕則紫罽軿車案
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後有轅者謂之輜
賈誼新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音遼以
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日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
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
之陽正位授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
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也
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
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頤自勑匪望其度匪怒其
則越戒敬儉禮以華國
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闕嬰思恭望衡顧轂允塡茲容無
或好失匪娛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
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盆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
相離合之嘆嗟琰嘘踈　通兩軸彰　尊卑從親之用信
義所同
梁元帝載馬車馬篇曰朝集類薰灼晚至如吹雪于雲亦何事
門巷無車轍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三

車部三

輅　輿（同輿附）　輦

輅

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亦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王綴輅金面前皆南嚮）先輅在左塾之前（先輅象以輅木金王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背以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北面凡陳列皆象）

（成王生時）

禮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又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

又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天子居大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天子居總章左个乘白輅駕白駱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

周禮曰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輅

又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帛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論語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說苑曰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佼巧）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世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趣召）召晏子晏子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受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董巴輿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於是秦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爲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也

鹵簿令曰玉輅駕六馬太僕御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青衫大口袴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御乘輦其輅衫服與後行次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以次相隨並駕六馬各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大口袴衫色各從輅色次五副輅駕士各二十人衣服同正輅次耕根車駕六馬士三十二人服同玉輅

又曰皇太子金輅駕四馬僕寺令馭左右率府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並平巾幘緋褲衫大口袴

又曰王公已下象輅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革帶在左一人緋裲襠大口袴執刀在右駕士十二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曰王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

畫苣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正輪耕根）（鑾數皆准此其副則八）二鈴在式龍輈設鄣塵青蓋繡飾黃裏博山鏡子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旒皆畫外龍其長曳地右載闟（許及切）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頭啣結綬及鈴緌駕蒼龍金鍐（子紅切）方釳（許乞切）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錫馬當顱金為之鞶馬大帶纓馬鞅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餘同玉輅駕黃騮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鞔（莫官切）之以革餘同玉輅駕白駱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以漆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黑騮田獵則供之諸蓋旌旗及鞶纓皆從輅色黃裏俱用黃其鏤錫與五輅同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餘同玉輅耕耤田則供之

又曰皇太子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苣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赤騮四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

又曰王公以下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畫龍一升一降）外一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旂旜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纓就數皆准此

張子平東京賦曰天子乃撫玉輅乘時龍

又曰乘鑾輅而駕蒼龍

又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又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

輿

周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又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輿說輻中無尤也

又曰壯于大輿之輹

又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遇剛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

晉書曰王導有羸疾不堪朝會顯宗親幸之置酒作樂又詔自今已後輿載入殿不得施拜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以足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詔太宰安平王孚載輿昇殿

宋書曰陶潛解印後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詣王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

語林曰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

世說曰孟旭未達時家貧在京嘗見王恭乘高輿服鶴氅裘于時微雪旭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後詔使視之有蘭輿一乘白馬一疋帝曰宣之清死乃知之

幽明録曰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恒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莫有解此夢者及溫死後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病安方悟云乘桓輿者代君其位也

十六聖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生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
不起乎少[illegible]而卒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也非輿人仁不貴則不售
也
潘安仁閑居賦曰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國
左太冲蜀都賦曰車輿雜沓冠帶混并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輿巡乎岱岳勸稼穡於原陸
又曰皇輿夙駕𩦅（佳佳）於東階（也𩦅駒）
曹子建七啓去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宋玉高唐賦曰王乃乘玉輿駟倉螭

同輿

魏志曰太祖軍摩陂召夏侯惇常與同輿載諸將無得比者
蜀志曰曹公東征呂布於下邳先主從曹公還表先主爲
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
吳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諸葛恪
顧譚等或同輿而載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爲鎮東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
三郡中正上常幸瞻家同乘輿還府瞻甚見遇鄉郡榮之

輦

傳曰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閎巷門）
又曰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莒以孟獻子家臣步挽
重車以從師
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

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左右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爾雅曰徒御不驚輦名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然常心怨辟陽
侯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
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帝謂爲大兄
又曰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多伎藝上甚愛之坐
則同席行須同輦
又曰班婕妤班況之女孝成帝婕妤也賢才通辯帝遊於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
行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滿

又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人老郎鬢眉皓白上顏名駟江
都人上問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
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
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晉書曰山濤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州郡
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
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
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
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
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
濤言焉
又曰張敞東宮舊事太子有卧輦步輿
王韶晉紀曰義軍起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

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神何爲怒民何爲怨對曰移晉宗廟飄零落薄無所祭之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

又曰梁冀與妻孫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以騁娛樂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平王給雲母輦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

後魏書禮志曰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采與輅同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階雲漢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游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鄴中記曰石虎大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武剛輦數百乘虎皇后出乘嵩路輦丈或玉路輦或朱漆卧輦純以雲母代紗中外四望皆通徹

又曰石虎少游獵體轉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使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坐處轉關床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隨身而轉

王君內傳曰神人乘三雲之輦

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黃金碧玉之輦從朝至暮而窮宇宙之內

潘岳籍田賦曰天子御玉輦蔭華蓋金銀照曜以炯晃龍驤騰驤而沛艾

鄒陽上吳王書曰鬭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枚叔七發曰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

又云輦道斜交陛迤紆曲

曹子建公讌詩云輕輦隨風移

劉公幹公讌詩云輦車飛素質從者盈路傍

丘希範應詔詩云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漢草輦從上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車部四

指南車　軺車　畫輪車
四望車　畫雲車　雲母車
通幰車　象車　騾車
犢車　羊車　鹿車
露車　乘輿雜車　輦
輪　軌

指南車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車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洪範五行傳曰若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中才矣指南得悟失之則惑管仲桓公指南車也

魏書馬鈞曰馬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指南車成也

崔鴻後趙錄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言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

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

又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述征記曰去端門百餘步道南得方尚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東西人恒指南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

軺車

釋名曰軺遥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軺車小車也

謝承漢書曰許嬰字子伯家貧爲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所獲甚衆勒乃退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

傅子曰漢世賤人乘軺則貴人

李尤軺車銘曰輪以伐步乘以蔽容

畫輪車

晉起居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當與帝俱出拜陵先

日尚書　啓太后乘畫輪車以輦爲副詔曰故當乘輦車至建平陵門外易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

四望車

魏漢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青牸牛二頭

晉陽秋曰魏舒子士詔曰惟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以散其哀懷給陽遂車四望

晉諸公讚曰文淑破虜之後名聞天下當爲東夷校尉入辭世祖見而惡之恐居邊不信寄諷監司奏淑作陽遂四望車僭飾過制免官

畫雲車

漢書曰武帝作畫雲車

曹子建洛神賦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雲母車

吳百官名曰劉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晉書曰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宮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奉迎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

傅子曰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賵

通幰車

傅子曰有追鋒車施通幰車（幰許偃切）

象車

晉諸公讚曰平吳後南越獻馴象作大車駕之載黃門鼓吹數十人

晉中朝散太駕鹵簿曰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

騾車

蜀志曰後主劉禪乘騾車降鄧艾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德白服騾車副使攝事

犢車

釋名曰祥車祥善也善飾之車也犢車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潁陽劉詡好賑貧乏陳國張季札弔師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詡逢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季札後知是詡還其車閉門不受

顧譚別傳曰譚時爲太常錄尚書事後徙交阯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君下獄簿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珠金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君財付叔父穆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皂車犢車

又曰太傅王導妻曹氏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以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

晉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襈假髻真珠璫珥文犀瑇瑁越疊以飾路張乘犢車

羊車

釋名曰羊車以羊所駕名車也

晉書曰武帝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又曰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晉太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角發四張又乘羊車請免官罪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所乘者可如所奏

鹿車

後漢書曰更始拜趙熹爲五威偏將軍使諸將於昆陽熹被瘡有戰勞還拜中郎將更始敗熹爲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僅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爲强者所欲弃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或前逢賊熹輒言其病狀以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終不降志辱身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至聱蒿薦草不食其粟諸侯所不能友

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列女傳曰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說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唯命是從宣笑曰然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車馬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瓮出汲脩行婦道禮節恭備鄉邦稱之宣哀帝時為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之子昱嘗從容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車時不曰先姑

有言存不亡安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晉書曰劉伶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剉軒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為勞極然入傳舍偃卧無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

露車

晉陽秋曰平原幹陰雨則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曰露者宜內也

晉中興書曰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史見尼欣然厚供給之尼常歎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詣人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少時澄卒荊土飢荒居求食不能得乃殺車牛煮之遂父子餓死

晉王公百官志曰蜀劉士得賜露車七十乘孫主賜露車三十乘

道元與天公牋曰有露車一乘轅傻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峙右齧(五結切)彊弱相負傍行斫轅

乘輿雜車

鹵簿令曰記里曰白鷺鸞旗等三車並駕四馬正道匠各一人駕士各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曰辟惡車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弩箭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皮軒車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弩服同太卜其令行正道駕馬數駕士服色人數儀並同記里等車

又曰安車四望車並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並青絲布褶紫碧腰

襻青耳屩辦騣

又曰屬車十二乘並駕牛駕士各八人服同記里等車

又曰王鉞車或曰金鉞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執武弁朱衣革帶並駕三馬駕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輈

周禮曰輈輈人為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唯輈直且無橈也

左傳宣下曰軍行右轅左追蓐

又曰改乘轅而北之

又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

又曰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

東觀漢記曰江革毋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毋安車駕騄馬油畫雲毋安兩轅

趙書曰後石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

韓子曰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欲攻之不足以徵卒乃取車轅倚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至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之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能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夢書曰賈人夢車轅折敗者憂亡遺衣物何以言之轅字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言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輈

司馬長卿諫曰獵書曰舉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

潘正叔迎大駕傳云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輪

釋名曰輪綸也周匠之言或曰較言揔入輻中也

易曰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禮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音胡)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杖由人矣市由出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也)

又曰御婦車而揖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音)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

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可以爲轂輻牙也斬之時以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力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摶圜厚也鄭司農云不甐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左傳曰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史記曰古封禪爲蒲輪惡傷土石草木

續漢書曰張綱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俊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車於洛陽都亭不去也或問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京師震悚

莊子曰桓公讀書輪扁斲輪釋椎鑿問曰公所讀者何言曰聖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讀之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在間而不能諭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君之所讀者是古人之糟粕(今古不同變化異時故宜絕學任性之)

張衡思玄賦曰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俳佪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旗

張協洛禊賦曰權戚之家豪侈之族縹綺傳鏡華輪方轂

集乎長州之浦躍乎洛川之曲

曹子建七啓曰飛軒電逝獸隨輪轉

又應制詩云輪不輟運鸞無廢聲

應吉甫華林集曰備言錫命羽蓋朱輪銘曰（失名氏）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羿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椎（直追）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

軌

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卹辭沒切勿者沒卹沒搔摩也）

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輪

莊子曰轍結于千里之外輪不迹於地

張平子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潛于陽濵

張平子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

吳李重與太子牋曰其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令獨不然

曹子建七啓曰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獸逐輪轉

謝靈運祖德詩曰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陸士龍荅兄機詩曰衡軌各殊迹牽牛非服箱

王僧達荅顔延年詩曰君子弊高駕墐軌實為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六

車部五

轍 軸 轂 輻
輞 軏 報 輨
杭 軾 箱
轊 環 釭 轄
鍊 輠 當 蓋
轃 杠 覆笭 枸
較 幰 欿
茵

轍

左傳曰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居衛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漢書曰戶牖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陳平欲得之負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子仲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之女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莊子曰汝不知螳蜋怒臂當車轍不知不勝其任也

又曰莊周貧粟于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周曰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子何為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鮒魚具門中）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朞為須臾日月為戶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謝靈運送孔令詩曰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顏延年贈王太常詩曰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陸韓卿答兄希叔詩曰驂足思長坂柴車畏危轍

傅武仲舞賦曰或躑埃赴轍雷運驟電滅

軸

說文曰軸持輪也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

釋名曰軸複也重複非一之言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齊故以東為請）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切）其軸麻約而歸之（示不可用）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史記曰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漢書曰臨江閔王榮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轂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周禮曰轂也者以為利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音縝）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音耗）轂小而長則柞（側百切）大而短則摯（音致）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左傳曰楚子與若敖戰皋許射汰輈以貫笠轂

太七百七十六　二　王申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扶轂魯衛參乘

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桓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挂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朝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沖蜀都賦曰累轂疊跡叛衍相傾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軒並轂

又曰蹏轂飛軨

又公讌詩曰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沈休文餞呂僧珍詩曰持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

輻

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轂也者以為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掣（音削）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故竑（音宏）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illegible]音）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溓（音廉）也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矢盡斬車輻而持之

輞

釋名曰輞羅也周輪其外

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也牙謂輞也或謂之輮）

太七百七十六　三　王莫七

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凡揉(音柔)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也(廉瘢也挫折也腫瘇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音圓)也萬(音萬)之以眡其匡也

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

輗

續漢書曰文虎伏軾龍首衡輗

齊書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輗下牛李安民奉佛法爲太守到郡不與神牛着殺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輗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輗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

韓子曰鄭縣人得車輗不知其名問人曰此車輗也俄得一人復問對曰此車輗也問者大怒曰曩者車輗今又車輗是何衆也遂與鬭

轐(音僕)

釋名曰轐似人履

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輨(音管)

說文曰輨轂端錔也

枕

釋名曰枕橫在前若卧床之有枕

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周禮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音秘)六尺有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軫之方象地也

軾

周禮曰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釋名曰軾式也式所以敬者

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又曰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叔山冉摶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長狄喬如之首眉見於軾

漢書曰酈生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宋玉九辯云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

箱

方言曰箱謂之輫(音裴)

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通俗文曰車箱曰較(音角)

風俗通曰車一曰兩相與爲體也原其所以參車獨言兩箱轅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

轙(二音 蟻 宜)

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曰車軛上環轡所貫)

轊(音衛)

說文曰轊車軸端也杜林說轂錔也

方言曰車轊齊謂之轆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
撲地歌吹沸天

環

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
常處

爾雅曰輿環謂之捐（余專切郭璞曰著車衆環）

詩曰游環脅驅

釭（音江）

說文曰釭轂之鐵也

方言曰車釭燕齊海岱之間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
西謂之釭（鍋音）

續搜神記曰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
茂云己未應死偶悶絶耳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頂頭
如言乃活

轄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詩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舝與轄同）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侍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能去

蔡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副轄者施轄於外乃服設
轄銘曰載馳非轄不行臨政誤教非賢不明

張平子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軨

潘正叔贈陸機詩云屋陳夙駕載脂載轄

鍊

釋名曰鍊簡也鍊釭軸之間使不相忘

輠（胡果切）

釋名曰輠裹也裹軹也軹指見於轂頭

禮曰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以是有爵
而后（轉輠之如前後）杖也（事餘注其輪中）

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學其諫説慕晏嬰之爲人
然而承意觀色爲務故齊人謂之炙輠輠者之盛膏者炙
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之智不盡如炙輠

當

通俗文曰車當謂箄（步佳切）

郭林宗別傳曰宿仲玫爲部從事嘗柴車駕牛編荆爲當

蓋

周禮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上欲尊而宇
欲卑（上近部平者也下近宇者也）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者爲雨霤）
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蓋之圜也以象
天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方言曰蓋在上如屋舍之覆蓋

蔡邕獨斷曰乘輿車皆黃蓋者並以黃爲裏也

董卓別傳曰卓譏朝廷使光祿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
諸侯上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
青蓋畫而輪時人號爲竿摩車

轑（音老）

釋名曰轑以弓曲也

說文曰轑蓋弓也淮陽名車穹

周禮曰弓鑿廣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鑿也）鑿深二寸有

半下庛軹五尺謂庛輪四尺謂之庛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以爲尊之蓋之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杠

周禮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音楹蓋杠也)倍其桯圍以爲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也)

覆笭(音苓)

釋名曰笭横在車前在織竹作之空笭笭也

廣雅曰覆笭謂之𨍏

枸心

廣雅曰從下枸軸也

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枸

較

周禮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釋名曰其較重卿所乘也

幰(獻切)

通俗文曰張布曰幰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青偏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

幰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四望車青油通幰青油纁並朱絲絡網后及皇太子車幰並准此

風土記曰周禮以拂拭車一義謂施𢅤帷幰

潘岳籍田賦曰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乎朱輪

潘尼書曰朝從長塗暮栖所集歸雲乘幰浮慢風尋帷入

緧

釋名曰緧道也在後道曰使不得却縮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尚書有人題曰閣中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踏蹴不敢休

茵

釋名曰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

詩曰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音注)

漢書曰邴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廢也)常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爾遂不去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又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凡使爲旌節

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又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也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使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爲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者因而固之)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又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晉侯及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賓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臣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之而獻於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不二行信不兩命也)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實(貫猶)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解楊)

又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至成公三年衛孫桓子臧宣叔亦乞師以伐齊晉侯許之

又曰齊叔老爲季武子介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
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爲政愼以禮不然鄭國必敗敗謂伯有也
又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
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
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
失禮導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
雖汰侈若我何
又曰費無極譖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
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

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
他日如舊史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史記曰吳季札之爲使北過徐君徐君初好札劍口雖弗
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徐君已死乃解其
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與乎曰不
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
劒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
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
賜佗印爲南越王佗魋結箕倨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欲
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迺蹶然起
坐謝賈曰生長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與蕭何
曹參韓信孰賢賈曰王似賢之復問曰我與皇帝孰賢賈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
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
何乃比於漢佗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迺大說至孝文帝元年詔丞相陳平舉可使南越
者平言陸賈先帝時嘗使南越乃召爲太中大夫往使因

讓佗自立爲帝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於是乃下令國
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已後去帝制黃屋左纛賈還報文帝大悅
又曰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
罪上賢而釋之
又曰司馬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
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
而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還報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持四

乘之傳因巴蜀弊物以賂西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而獻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壻也者女之夫比於子餘剩故曰贅壻）長不滿七尺滑稽（音骨音雞亂也者同也）多辨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賚金百斤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呪曰甌窶滿篝（篝籠也甌窶高地也音樓）汙邪滿車（行邪下地田也中有薪菜可滿車也下地田）五穀蕃熟穰穰（家穰自滿）見所持者狹而欲者大奢笑於是齊王乃益賚黃金千鎰白璧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漢書曰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太宰作內主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搆可殺楚使（驅而無使）疾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又曰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支氏擒其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支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滅胡聞之乃募使者騫應募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往匈奴不聽去乃留騫十餘歲與胡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嚮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後單于死國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騫爲人寬信蠻夷愛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一名天竺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人乘象以戰臣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遠矣於是漢復事西南夷騫從大將軍擊匈奴嘗諳知水草處軍須不乏封博望侯

又曰張騫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至王都數千里（至王都）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衆使還即發使來隨欲觀漢廣大以大鳥卵犂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國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又曰傅介子昭帝使通西域樓蘭嘗遮殺漢使之後使介

子往而還衣旋謂將軍霍光曰彼王反覆不誅無以懲其惡臣嘗過之近人易就耳願往刺之以示諸國光曰可矣遂奏介子行具卒并齎重幣揚言賜外國而志在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者謂王曰漢使持重寶行賜諸國王不來我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者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爲王漢兵方至無得輒動動則滅國矣遂持王首而還詣闕朝廷嘉之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又曰蘇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爲郎中武帝遣爲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友

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致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是昆邪王姊子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没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善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爵賞張勝許之事敗單于怒欲殺漢使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乃引佩刀自刺衛律大驚召醫磨單于乃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氣絶半日復息惠勝等號哭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會單于逾欲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絶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令

牧羊不得食掘野鼠去草實食之杖漢節旗盡落積五六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匈奴給言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具言武在北海大澤中牧羊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大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召武相隨官屬等九人歸漢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拜典屬國常惠等皆為郎

又曰鄭吉會稽人累遷衛司馬神爵中日逐王孔匈奴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於是漢使吉迎之日逐王并口萬二二千隨吉至河曲逐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王威震西城遂護車師以西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又曰陳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謀策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常登望以觀形勢常患位卑權輕不受皆臆之謀時西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損諸國朝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王遇害乃遣湯與甘延壽使于西域陽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雖然藝夷無金城湯池之固堅弩之器恩義不行彼可取也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　抵城下彼亡無所保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請奏湯曰不可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延壽疾臥湯因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而發也已行延壽聞而驚起止之湯按劍叱之曰大衆已集豎子胡敢沮衆耶乃上跡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葱領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惶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來湯曰見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城遲明拔之斬郅支單于以歸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議大夫寬饒為衛司馬有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旨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轢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數刺有不用者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之清平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弃繻而去軍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弃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漢書曰伏湛子隆字伯文少有節操立名當時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招降張步等五校尉皆降其冬拜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步皆招懷綏輯多來附隆帝嘉其功以比之酈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與未决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不從乃執隆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也臣隆得生歸闕庭受誅於有司此其大

願也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以其子瑗爲中郎

又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爲班超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蒲類國中海名在燉煌北）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迎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其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而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

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報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又曰鄭衆字伯師拜越騎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屈單于大怒不與水火欲脅伏衆衆拔劍自誓單于乃止

又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選八使徇行風俗皆耆舊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資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弟河南尹不疑皆蒙外戚之任居阿衡之職不能敷揚五教專務蛇豕而已帝雖知綱言公直然不忍行用也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部衆乃用綱爲廣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撫納離叛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十萬

續漢書曰大使車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伍百璅弩十二人小使車蘭輿赤轂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又曰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張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於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為清公朝廷稱之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西人舉清節為州所服舉孝廉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使滂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伏衆議

覽七百七十八　三　吳寶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

又曰隗囂甚重馬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而述方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以援封侯食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閒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又曰郭丹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三公舉丹賢能徵諫議大夫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也

何賢之有伊曰以地言尉佗不在弊邑馮弘聞而大悅還封都亭侯

覽七百七十八　四　張僎

後魏書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常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兼并也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使若飛主人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粮輕重樵爨自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自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

又曰朱長生代人孝文時為散騎常侍使高車其王阿伏至羅國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責至羅王既稱臣內附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乃呼出帳令衆中拜至羅慚其臣下大

怒乃以兵脅之曰不降則殺長生厲声曰我寧作魏鬼不
爲汝臣留三歲乃放還孝文比之蘇武也
又曰李彪使蕭頤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詩云但願長
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言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
荅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頤惘然
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
隋書曰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家有書萬卷皆悉
遍渉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
而不獲反命留縶賓館陳亡素服號泣於西階下藉草三
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真盡夜哀哭北面立垂涕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勝左右曰我平
陳唯獲此人既懷其舊君則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
省賜物千段

唐書曰大歷初以授歸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
紫充吊祭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漏衆咸
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凢數百我
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
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規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
又曰歸侑爲童兒力學不怠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
五經登第通歷代沿革擢爲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爲
入回紇副使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
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
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
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荊州先德傳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吳與蜀和遣使張
温字惠恕來脩好温辨好論議無能抑之諸葛亮以禕有
俊才宜遣報温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時稱尊號意猶豫
未決禕爲陳存亡之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眥稽首知
名皆在會並使發異端之難禕應機酬荅坐席稱之由是
愛敬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奉使部三

奉使下

全濟文庫

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處北海之濵夹亂汝徙其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汝本牧還我中國地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誓然後來還

華陽李郃別傳曰郃字孟君漢中人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循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當到益州投公舍宿時夏月露坐爲出酒與談公仰視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二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而曰不聞問公何以知之公指星有二使星向益部二人知其深明遂共歎其

嘉其異焉

風俗通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車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事藏秘室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吳吳稱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曰臣受命弊邑使於吳王臣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存吳王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王曰橘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臣故不敢剖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也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三萬戶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以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不肖是故使王耳

又曰晏子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也晏子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爲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來楚而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漢雜事曰吳楚七國反齊孝王城守膠西濟南三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此至三國圍齊已數重矣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韓詩外傳曰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使者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越曰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

之列封也不得處中國則處江海之陂與䲭鱣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乃得見不冠不得如此則大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見乎荊王披衣出謝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矣未有所使倉唐對曰爲之使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何所好與所嗜曰君嗜晨鳧好北犬遂求晨鳧北犬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鳧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晨鳧也即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三問而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侯國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君無恙乎倉

唐曰今者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君長短若何矣倉
唐曰聞諸侯比諸侯不朝則側者皆人臣也臣無所比之
然則所賜之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
離詩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
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此以忘我者也於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
母欲知其君視其使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遂廢
太子訢而召中山君以為嗣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鄢陵君君不受使唐且謝秦
王忿然作色謂且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曰臣未嘗見也

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
衣韋帶之士怒乎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則解冠徒跣以
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之怒耳布衣之士怒
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持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
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
又曰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誡之曰必如吾言
注事具闕門
又曰齊使淳于髡聘楚髡為人形皃短小楚王薄賤之曰
謂之齊無人耶而使子來乎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要
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
酒
又曰晉楚之君為好會九丘之上宋使人臣晉楚大夫曰
趣以天子禮見吾我將見子使者曰冠雖弊義居上履雖
新義居下周室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雖敗未城臣猶不
更臣之服也遂以諸侯禮見之
又曰楚使者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江海之魚吞舟國之樹巨公使者王曰昔燕攻齊遵雒路
渡濟橋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頭乎杜山公孫
差格死于龍門飲馬乎淄澠宣獲乎瑯琊王與太后奔乎
莒逃城陽之山此時梧之大小何如矣力渤對曰使者問
梧之年即昔荊州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兄子
胥被髮食於吳闔廬以為相三年將兵復讎于楚戰勝舉
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師入郢胥行郢都親射宮
臨子王冢笞其墓若此則梧可為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斷城東西數

萬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得始大蒜蒲萄苜蓿等
語林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
珪代當坐自捉刀床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如使答曰
魏王信曰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
馳遣殺此使
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中正也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食者二人而已
子卿手持漢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陽絕太水況復風
生磧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皋蘭走霰豈不酸鼻痛心憶
雒陽之宮陛眉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為臣之道義
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阿經長樂
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但眺雲中雖在
已之自隆而於時之報未重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胡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届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攘擬衛律所治而毳幕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反王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還故棧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蓋覆蝦杯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自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東夷

叙東夷　朝鮮　獩貊

三韓（弁辰辰韓附）

叙東夷

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又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又蔡仲之命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徐奄之政令）。又費誓曰魯侯命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僖下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傳言其夷也）。又成公上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又襄公六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又定公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

毛詩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又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江

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論語子罕曰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後漢書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
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又曰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切）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
及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
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代代相
承有數萬家人歲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
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來往
竹書紀年曰后芳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
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又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又曰仲丁即位于藍夷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言無禮儀
史系曰天監五年丹陽南山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
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瓷具十數時人莫識沈約云此
東夷罍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昇小則隨當時矣東
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
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
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
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荆為藩鄣土地饒沃
旣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卧息共一大牀交會
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
以為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鬬耳磨礪

青石以作矢鏃刃斧鐶貫珠璫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
大器中以滷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為上餚呼民人為彌
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餘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
舂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飲食皆踞相
對鑿牀作器如稀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
之以粟為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
嘷以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駁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
之以作鬚眉髮編具齒以作口自臨戰鬬時用之如假面
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着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
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
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
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

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殺犬祭之作
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
土中作塚槨也男女悉無履今安陽羅江縣民是其子孫
也皆好猴頭羹以菜和中以醒酒雜五肉臛不及之其俗
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臛

朝鮮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子也）釋箕子之囚
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鮮（朝鮮今樂浪郡）武王聞之因以朝鮮
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史記曰朝鮮張晏注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合為洌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
又曰朝鮮王滿燕人也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
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

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王險地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侵盜邊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切）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長裨王名也）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自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

發兵距險天子為兩將軍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欲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師古曰相路人一人也韓陶二人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唊音頰）相與謀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如淳曰有其四其四不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相犯禁寖多致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

有以也

濊貊

魏志曰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餘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畧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東入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慾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其俗同

姓不婚多忌諱每疾病死亡輒損弃舊宅更作新居布麻蚕綿飲食亦有俎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嫁娶喪葬之法有似句麗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儛名爲儛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之名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寇盗作矛長三丈至戰時數人共持之能步闘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鄧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人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風俗通曰貊者謹案春秋傳大貊小貊貊者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𣪍輕薄也

三韓 辰韓弁辰附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地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亦與倭接凡七十二國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蚕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户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纓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善

用弓楯矛櫓雖有闘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竟祭鬼神晝夜酒食群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踏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者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馬韓漢桓靈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人興兵伐韓濊舊人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户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與樂浪

又曰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市貨韓中矣

辰韓

後漢書曰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切）

魏志曰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其俗男女有別

以犬馬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其國作屋橫累木爲
之有似牢獄

弁韓

後漢書曰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諟音是）帝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亂苦多流亡入韓者

魏志曰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於竈皆在戶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東夷二

百濟　夫餘　新羅

百濟

北史曰百濟之國者其先盖馬韓之屬也出自夫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又曰百濟國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鞬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皁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分其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箱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樗蒲弄珠握槊等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

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菓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內地維無駝騾羊鵝鴨

又曰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眞氏木氏苩氏其俗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又曰隋開皇初百濟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陳平文帝善之入許復使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奉表請爲軍導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其王餘璋使國智牟來請軍期帝遣尚書起居郎席律詣彼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讎每相戰爭十年後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南史曰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元嘉二年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二十七年上表求易林雜占腰弩文帝並與之梁天監中進號征東大將軍尋爲高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上表陳累破高麗今始與百濟通好史爲強國五年隆死詔以其子明爲百濟王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唐書曰百濟國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內官曰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人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乃終身禁錮凡諸賦稅及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羅冠金花爲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爲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其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其上出黃漆樹似小榎而樹大六月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黃金其光奪目

又曰武德四年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果下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嘉其誠款遣使就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此歲遣朝貢高祖勞撫甚厚因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來通中國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與新羅世爲讎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璽書令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雖外稱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錦袍等

又曰貞觀十六年百濟王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党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道新羅遣使告急請救太宗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貳乘虛襲破新羅七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絕高宗嗣位始遣使朝貢六年新羅王金春秋上表稱百濟與高麗靺

轄侵其地界已沒三十餘城顯慶五年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國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僞將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宥之其國舊分爲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爲都督刺史及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揔兵以鎮之

又曰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東海曾閔及至京數日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特許其舊臣赴哭送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

夫餘

後漢書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

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欄馬亦如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音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強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預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報荅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人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時亦朝貢獻帝時求屬遼東云

魏志曰夫餘本屬玄菟其俗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氷有槨無棺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類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東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驪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王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晉書曰夫餘國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遣督郵賈沈以送之亦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新羅

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又曰苻堅時新羅國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

南史曰新羅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邑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北史曰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新羅則（辰韓本辰韓種也辰韓一地也）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又曰新羅王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

平七百八十一　六　宋刻

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頭以新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

大業以來歲遣朝貢

唐書曰新羅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師子隊文武官九有十七等武德四年其王金真平遣使朝貢高祖遣使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自此朝貢不絕其食器用柳箱亦以銅及瓦國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

又曰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鬒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請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思戀親戚宜付使者聽其還家

又曰新羅王金真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貞觀九年遣使冊命善德爲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遣使王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陪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後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又曰新羅王善德卒立其妹真德爲王貞觀二十二年其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

又曰永徽元年新羅王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子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

太七百八十一　七　宋刻

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征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帝任忠與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家大唐帝嘉之拜法敏為太府卿

又曰永徽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率兵侵新羅北界其王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來獻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又曰龍朔三年詔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都督府授其王金法敏為雞林都督法敏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遣使來朝因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新羅王興光卒玄宗遣左贊善大夫邢璹往弔祭并冊其子承慶為新羅王璹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謂璹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淳學善於講論故選充此使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弈棊亦令善棊人率府兵曹楊季膺為之副璹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棊者皆在季膺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

又曰大曆七年新羅王金乾運遣使金標石來賀正八年又遣使獻金銀牛黃魚牙紬朝霞紬等

又曰元和三年新羅王金重興遣使金力奇來朝力奇上言貞元十六年奉詔冊臣故主金俊邕為新羅王母氏為大妃妻叔氏為王妃冊使韋丹至中路而知俊邕薨其冊却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勅金陵邕等冊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奉歸國仍賜其叔彥昇門戟令本國准例給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東夷三

倭　日本　紵嶼人　蝦夷國

倭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倭王居邪馬臺國（今倭名耶靡堆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温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鷄）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切）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宇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者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爲卜用決吉凶行來渡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舊國百餘小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其三十國從帶方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從乍南乍東至其北岸狗耶韓國七千餘里至對馬國戶千餘里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絶島方四百餘里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一千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置官與對馬同地方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亦有田地耕田不足食方行市糴又度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戶四千濵山海居人善捕魚水無深淺皆能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帶方使往來常止住又東南至奴國百里置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戶千餘置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於投馬國戶五萬置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耶馬臺國戶七萬女王之所都其置官曰伊支馬次曰彌馬叔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其屬小國有二十一皆統之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曰狗古智卑狗者不屬女王也自帶方至女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噫如然諾矣

又曰倭國本以男子爲王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無定乃立一女子爲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衆自謂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其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守衛嚴峻景初三年公孫淵死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言帶方郡求詣天子朝見太守劉夏送詣京師難升米致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詔書賜以雜錦采七種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鈆丹之屬付使還又封下倭王印綬女王死大作冢殉葬者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伏更相殺數千人於是復更立卑弥呼宗女臺與年十
三為王國中遂定其倭國之東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
也又有朱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倭國四千餘里
又有躶國墨齒國其南船行可一年至
南史曰倭國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綉雜采
為帽似中國胡公頭晉安帝時有倭王賛遣使朝貢宋武
帝永初二年詔曰倭王讃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
年讃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讃死弟珎立遣使貢獻自稱使
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國王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珎又求除正倭洧等十
三人平西征虜輙号詔並聽之自此朝貢不絶至順帝昇
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
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

御覽七百八十二　三

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
歳道遥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
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甲
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
節詔除武使持節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國王至齊建元中及梁武帝時並來朝貢
北史曰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何每字多利思比孤號河
輩雞弥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
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
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弥後宮
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弥多弗利
又曰倭國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
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

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
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又曰倭國男子服飾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
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
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時王始制冠以錦
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
有襈纖竹聚以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雜文皮
又曰倭國兵有弓矢矟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
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
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
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置小石於
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
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

御覽七百八十二　四

琴笛男女多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
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
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
戲氣候温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
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性質
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女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
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
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
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
又曰倭國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
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新羅百
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珎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
又曰隋大業三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

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唐書曰倭國土風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勑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

唐書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云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

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皆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山外即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為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南海經曰南倭北倭屬（倭國在帶方東大海中以女為王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

紵嶼人

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紵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僮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東夷四

高句驪

范曄後漢書曰高句驪國節於飲食而好治宮室其俗淫皆絜淨自喜夜輒男女群聚爲倡樂

魏略曰高句驪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王都於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戸三萬多山林無源澤其國貧儉土著爲宮室宗廟祠靈星社稷其俗吉凶喜冠抄其國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尊卑各有等本捐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大家不田作下戸給賦稅如奴客好歌舞其人自喜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十月會祭天名曰東盟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加着幘如幘無後其小加着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者即會加評議便

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盜一責十二婚姻之法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爲壻屋壻暮至女家戸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女家聽之至生子乃將婦歸其俗淫多相奔誘其死葬有槨無棺停喪百日好厚葬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兄死亦報嫂俗有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習戰又有小水貊俗出好弓其馬小便登山夫餘不能臣也沃沮東穢皆屬之其國都依大水而居王莽時發句驪以伐胡不欲行士出塞爲寇害莽更名爲下句驪

後魏書曰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母河伯母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弃之與豕豕不食弃之於路牛馬避之又弃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國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其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射給以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以告朱蒙朱蒙與烏違二人弃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得度朱蒙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衣着麻一人着納衣一人着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焉

北史曰朱蒙在夫餘時其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

朱蒙死王孫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漢時賜之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驪城名也

又曰公孫度之雄海東也高句驪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伊夷模立伊夷模數寇遼東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大破其國焚燒邑落伊夷模更作新國於九都山下

又曰高句驪伊夷模死其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破殘及位宮生亦能視人高驪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正始中位宮寇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赬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子

遼寬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伏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絶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刋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又曰後魏太武帝時高麗王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事云去遼東一千餘里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户三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黄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

又曰後魏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勑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會獻文崩乃止

又曰後魏太和十五年璉死其孫雲立復賜以衣冠服物車旗之飾自此歲常貢獻至大統十年其王成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之禪又朝于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高麗王如故

又曰北齊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勑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又曰高句驪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着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脩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其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城内唯積倉儲器備寇至方入固守王别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内城及漢城亦别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爲其置官有大對盧已下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復有内評五部褥薩人皆頭着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黄革履婦人裙襦加襈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税布五疋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税十人共細布一疋其刑法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横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浿水上王乘腰轝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踈父子同川浴共室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豆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遊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爲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娉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内須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翫好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

又曰隋開皇中高麗王元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渡遼水止營於遼東又勑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

兵入城陷賊輒言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每先馳奏比報
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
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
又曰隋大業九年煬帝復親征高麗勑諸軍以便宜從事
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
軍並還十年發天下兵會賊盜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
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
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
南史曰高麗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慎奴部雚奴部
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
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
麗奉表獻赭白馬宋元嘉十五年馮弘為魏所攻敗奔高
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

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
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仇等二人十六年文帝欲
侵魏詔璉獻馬八百疋大明二年又獻肅慎矢及楛矢石
砮歷齊梁並授爵位遣使奉表獻方物不絶
唐書曰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
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其官大者號大對
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
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為之其王但閉宮自
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對盧以下官總十二
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傉薩一人比都督諸城置
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食唯王五
綵以白羅為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飾官之貴者
則青羅為冠次以緋羅插二鳥羽及金銀為飾衫筒袖袴
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國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巾幗好圍
碁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罇俎罍洗頗有箕
子之遺風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廟
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然
火煴以取煖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城東有大穴名隧神皆
以十月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厮養之家各於街
衢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
又曰武德二年高麗王建武遣使來朝四年又遣使朝貢
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五年賜建書云在此所有高
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
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
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七年遣使往冊建武為
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彼為之講

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貞觀二年破突厥頡
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賀并上封域圖五年詔遣廣州都督
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士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
又曰貞觀十六年高麗西部大人蓋蘇文有罪其王建武
議欲誅之蘇文乃召部兵於城南云將校閱諸大臣皆來
臨視蘇文勒兵盡殺之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其弟大陽
子藏為王自立為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之
職也自是專國政蘇文姓泉氏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身佩
五刀左右莫敢仰視領其屬官俯伏於地踐之上馬下亦
如之出必先布隊仗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
投坑谷太宗聞之遂出師弔伐十九年命刑部尚書張亮
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領將常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
萬戰舩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英國公李勣為

遼東道行軍大摠管江夏王道宗爲副率步騎六萬趨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夏四月李勣軍渡遼進攻蓋牟城拔之以其城置蓋州五月渡遼水詔撤橋梁以堅士卒志帝既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塡塹者帝分其尤重者於馬上載之從官悚動爭負以送城下高麗聞我有拋車飛三百斤石於一里之外者甚懼之乃於城上積木爲戰樓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撞其樓閣無不傾倒拔其城爲遼州初帝自定州命每　十里置一烽屬于遼城與太子約剋遼東當舉烽是日帝命舉烽師次白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城主孫代音遂乞降以其城置巖州授代音爲刺史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請隨軍

自効太宗謂曰詎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取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放還車駕進次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眞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救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至時果敗二帥之衆太宗因按轡觀城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名所幸山爲駐蹕山令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八月移營安市城東李勣等攻之不拔乃詔班師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集沒爲將分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

又曰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又曰乾封元年高麗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　建　不睦爲其所逐走據國內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哀十一月命英國公李勣率郭待封等以征之二年二月勣至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鎭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未易可下遂引兵於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窘急數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將首領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請使入朝勣以禮延接男建猶閉門固守十一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至京師獻俘于含元宮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仍遣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摠兵鎭之自是高氏君長遂絕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三

東夷五

豆莫婁　沃沮　肅慎
勿吉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流求

豆莫婁

後魏書曰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舊北夫餘也

沃沮

范曄後漢書曰東沃沮人性質直強勇便持矛步戰

魏志曰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無大君王世世有邑長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元封二年伐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還屬樂浪今諸邑落渠帥稱三老臣句驪置其中大人爲使又置丈家以統之稅其貂布食物美女婢妾其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人性質直少牛馬便持刀矛其國俗制度大較似句驪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許男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責錢畢乃後還男其葬送之法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皆假埋之須肌肉盡聚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又爲瓦鑑置米其中編懸之於槨戶邊

後漢書曰北沃沮人言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

魏志曰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喜乘船寇抄沃沮畏之夏日恒在山上長深穴中爲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其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其上有人言語不可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得一布衣其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舡在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相曉不食而死

肅慎

書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服而畢之故肅慎相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使榮伯爲命書以榮賄賜肅慎之）

後漢書曰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是）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圜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舡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魏志所載同）

山海經曰不咸山在肅慎國有樹名雄常先人代帝於此取依（其俗無衣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皮可衣）

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以隼如孔子之館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愼國記曰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其畜有馬猪牛羊不知乘馬以爲財產而已猪放山谷中食其肉坐其皮績猪毛以爲布無井竈人作瓦鬲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地無鹽燒木作灰灌取汁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賤老寡居終身不嫁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物無多少盡誅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死者即日便葬於野交木作小槨殺猪積槨上富室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者之糧以土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酹纔繩腐而止無時祭祀也其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石砮皮骨甲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

太七百八十四　三

勿吉

後魏書曰勿吉國在高句驪北舊肅愼國也去洛五千里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　其地下濕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之能醉婦人則布裙男子猪皮裘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食其肉多得之國南有從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熊狼不害人其傍有大莫盧覆鍾國莫多迴國庫婁國素和國具伏弗國匹犁小國拔大何國都羽陵國庫伏眞國魯婁國羽眞侯國前陵各遣朝獻

北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也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懷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其部類凡有七種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愼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母官咄國南有從太山者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地卑濕

太七百八十四　四

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妻有外淫者人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敢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

又曰延興中勿吉國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疋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勑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

隋書曰開皇初勿吉國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

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帝因厚勞之令宴飮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得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師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扶桑國

南史曰扶桑國者齊永平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飮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屛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對盧第二者小對盧第三爲納咄沙國主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景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

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常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始佛法經教焉

女國

南史曰沙門慧深云女國在扶桑東千餘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味鹹

文身

南史曰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南史曰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戰代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流求

隋書曰流求國居海島之間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隋川之稱也）土多出銅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世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門彫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師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

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
紵纏髮從頭盤繞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織鬪鏤皮并雜
色紵及雜花以為衣製裁不一織藤為笠飾以毛羽兵有
刀矟弓箭劍鈹之屬編紵為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
令人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
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
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
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無賦斂事則均
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為年歲人深
目長鼻頗類於胡人雖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
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槽曝海
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
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者酒亦呼王名銜盃

同飲頗同突厥歌呼蹹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韻哀怨其死
者氣將絕舉至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
殯上不起墳為子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
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
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種樹木同江表氣候
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
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
風靜東向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
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
流求國言語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甲而還時倭國使來
朝貢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
朝請大夫張鎮同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
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

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
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五

四夷部六

南蠻一

敘南蠻　越裳國　黃支國　盤瓠

廩君　板楯蠻　俚

敘南蠻

禮記曰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阯足相鄉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傳曰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庸今上庸縣麇楚之小國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又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又曰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荊蠻

未有攸底

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蠻方蠻之外也此戒南中國脩戒備附庸之國以治蠻賊)

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尚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也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也)

又禹貢曰三百里蠻(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避季歷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

漢書曰賈誼上書云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世說曰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就溫席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越裳國

尚書大傳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贄也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黃支國

漢書曰黃支國去合浦日南三萬里俗與朱崖略同武帝時來貢具多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圍及二寸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得止

槃瓠

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首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髻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皆未詳或穿鑿也)經三年生

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姎烏郎切說文曰自自稱姎我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又曰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暨于周代黨衆弥盛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敖不設備故敗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也）楚師既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

又曰漢興改秦黔中郡為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賨南蠻賦也音牛冬切）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與靈溪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通功也武溪在靈溪郡盧溪縣）尚輕敵深入蠻為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郡武陵縣即漢臨沅縣也）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以司之群蠻遂平

又曰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漊水出今澧陽郡漊音婁）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散

又曰延熹中長沙零陵蠻反叛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旌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蠒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郡夷槃瓠之後雜處五服之內憑山阻險每常為猿雜魚肉而歸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子孫

唐書曰黃國公冊安昌者槃瓠之苗裔也世世為巴東蠻帥與田李向鄧各分槃瓠一體世傳其皮盛以金函四時致祭

黃閔武陵記曰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坐石窟大如三間屋遇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荊州記曰阮陵縣君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郡在武陵溪之北

廩君

後漢書曰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瞫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在今郡是夷陵山縣）其山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又曰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代尚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又曰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江夏郡今竟陵郡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蘄春郡地皆是也）

又曰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蠻之巫縣今安郡巫山縣也）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荊州諸郡兵討破之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為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漢廬江即今郡也）○世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望青縷而射之鹽神死天乃大開○說文曰賨南郡蠻夷布也（賨音）

荊州圖曰夷陵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

盛弘之荊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縣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

水經曰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

板楯蠻

後漢書曰板楯蠻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國中有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租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illegible]贖罪貨也倓音[illegible]）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又曰漢高帝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今介中秦川）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illegible]音盧[illegible]切）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又曰靈帝光和中巴郡板楯蠻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苞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

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闘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叛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北史曰自劉石亂後諸蠻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道武既定中山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求留質子以表忠款拜安侍子鄧爲安遠將軍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内屬孝文嘉之拜誕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誕字天生桓玄子也既内屬居朗陵王師南伐請爲前驅討義陽不果而死太和十七年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户内屬襄陽蠻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千餘户内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廪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宣武景明初太陽蠻首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户内附詔置四郡十八縣魯陽蠻魯北燕等聚衆萬餘攻逼頓陽遣右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南北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正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户萬九千内附永平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户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後二荊兩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最盛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後唐州蠻田魯嘉叛自号豫州伯王雄等討平之尋而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天和初開封陸騰討斬之以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睹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去矣

俚

後漢書曰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爲歸漢里君○沈懷遠南越志曰晉康郡夫阮縣人夷曰徶（丗尺切）其俗栖居實惟俚之城落

南州異物志曰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欝林合浦寧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長帥無君王恃在山險不用王自古及今弥歷年紀民俗惷愚唯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土俗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犢若見賈人有財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若隣里有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其子弟中愚者謂其兄曰我爲汝取錢汝但當善殯葬我耳其處多野葛爲鉤挽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汝負我錢不肯還我今當自殺因食野葛而死債家門下其家便稱冤宗族人衆往債家如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惶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罷去不以爲恨

裴淵廣州記曰俚獠貴銅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方以爲奇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叉執以叩鼓竟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風俗好殺多構讎怨欲相攻擊鳴此鼓集衆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爲豪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五

南蠻二

哀牢　烏滸　林邑　扶南

真臘　參半國　白頭國

哀牢

後漢書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其子曰九隆沙壹將九隆居龍山下後九隆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音婢）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音多）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人賢栗復遣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又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邈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

又曰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

九州記曰哀牢人皆儋耳穿鼻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綵文繡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有濮竹節相去二丈地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豹獸

唐書曰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若古哀牢之舊國也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荒肝腦塗地漢得以利既多而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懟者作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之酷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

烏滸

後漢書曰交阯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

人是也
南州異物志曰交廣之界民曰烏滸（烏滸地名）東界在廣州之
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間伺候二州行旅有單迥輩者輒出
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棘（竹厚）十餘寸破以
作弓長四尺餘名狐弩削竹為矢以銅為鏃長八寸以射
急疾不凢用也地有毒藥以傅矢金入則撻皮視未見瘡
顧盼之間肌肉便皆壞爛須臾而死尋問此藥云取虫諸
有毒螫者合着管中曝之既爛因取其汁日煎之如射肉
在其內地則裂外則不復裂也烏滸人便以肉為殽俎又
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輩出射之
若人無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
食力不能擔去者便斷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蹠
為珎異以飴長老出得人歸家合聚鄰里懸死人中當四

面向坐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奉月方田尤好出
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也
異物志曰烏滸取翠羽採珠為產又能織斑布可以為帷
幔族類同姓有為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非遇
人便殺以為肉食也裴淵廣州記曰晉興有烏滸人以鼻
飲水口中進啖如故

林邑國

南史曰林邑國大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
軍馬援開南境北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餘城去海百二
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地北水步）道二
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界處也
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
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
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
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
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
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
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
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
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
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兵車
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大
於鄰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又曰林邑王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
平亂自立為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
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

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
邁為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
處為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為紙男子皆以橫
幅古貝繞腰已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
着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着法服
加纓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
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
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
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為成禮
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
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陽邁侵暴日南九德
諸郡交州刺史杜弘之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
又曰宋帝元嘉二十二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

宗愨伐林邑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欲略日南戶其大臣毒𦒍僧達諫止之乃遣太師范扶龍戍其北界區栗城攻城尅之乘勝即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

又曰齊永明中林邑王范文贊遣使貢獻梁天監中文贊子天凱奉表獻白猴自此貢獻不絕

北史曰林邑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皆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曰弗羅次曰可倫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餘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矟以竹為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書樹葉紙施椰葉為席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外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罌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

隋書曰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眾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千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陳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眾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唐書曰貞觀中林邑王梵頭利死率國人共立頭利女王諸葛地頭利之姑子女王獨任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為王妻之以女主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正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見云得之於羅剎國今之環王國主即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陸行二十餘日方至

扶南國

蕭子顯齊書曰扶南國男子截錦為橫幅女為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為鐶鏁指環貴銀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環若雞子沸湯中令探之燒鐵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即沉不直者不沉

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大海西灣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

江水西海入海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塡夢神賜弓二張故乘船入海塡晨起於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柳葉見船率衆欲禦之混塡舉弓遥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塡娶以為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

南史曰扶南王混盤死國人共舉大將范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蔓死後大將范尋殺其子長而代立更繕國内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為禮國無牢獄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魚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又曰扶南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中三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炉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髮除鬚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恡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隋書曰扶南國王遣使貢獻其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崑崙之訛

抱朴子曰扶南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槌之不傷鐵反自損以殺羊角扣之灌然冰泮

外國傳曰扶南人若户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詣神廟乞神見盜者以米着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嚼之盜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盜者入口即敗從日南至徼外悉尔

又曰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黒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用不知盡

又曰扶南國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鏤好布施多畜獸王好獵皆乘象一去月餘日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餘里自立為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為崑崙

真臘

隋書曰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其王三日一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炉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屩有五大

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騎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還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陁桓林邑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洗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攜而食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

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那娑樹無花葉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如䱡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熱氣流行即以白猪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穀不登六畜多死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千人守衛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每年殺人以夜祀禱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其後亦絕

唐書曰眞臘國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俱來朝獻太宗嘉其歷遠疲勞錫賚甚厚南方人謂眞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以後眞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眞臘半以北多山阜處謂之陸眞臘亦謂之文單國高宗則天玄宗朝並遣使朝貢水眞臘國其境東西南北約皆八百里東至奔陁浪州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即陸眞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來朝貢

叅半國

唐書曰武德中叅半國遣使朝貢其國在眞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風俗物產並與林邑國同

白頭國

唐書曰貞觀中扶南來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云其國在扶南之西　男女　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與叅半國相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七　四夷部八

南蠻三

赤土國　蒲羅中國　優鈸國　横跌國
北攎國　馬五洲　薄歎洲　躭蘭洲
巨延洲　濱郍專國　烏文國　期調國
林陽國　牟奴七國　蒲林國　師子國
毗加梨國　干陁利國　狼牙脩國　婆利國
訶羅陁國　呵羅單國　蒲黄國　婆皇國
婆達國　闍婆達國　槃槃國　斤陁利國

赤土國

隋書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赤因以為号東婆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巨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隣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仙　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杖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宫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　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陁迦邏一人陁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郍耶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

又曰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疋時服一襲遣賫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祠神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郍耶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宫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人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後請駿等入宴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

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郍邪迦隨駿貢方物𧗠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蕭浪北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絕去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逢于交阯至六年春與郍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物及官賞各有差

蒲羅中國

吳時康泰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細刺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優鈸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優鈸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珎玩謠俗與竺同

橫跌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橫跌國在優鈸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鈸也

北櫨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南有北櫨洲出錫轉賣與外徼

馬五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有五洲出雞舌香樹木多華少實

薄歎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採金為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粮米雜物

耽蘭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耽蘭之洲出鐵

巨延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轉薄之東北有巨迹洲人民無田種芋浮舩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濱郍専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濱郍専國出驤婦田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

烏文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

斯調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斯調洲灣中有自然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南州異物志曰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國城市街巷土地饒美

萬震南方異物志曰斯調國又有中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為布

林陽國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蜜暮中但作貨香花

南州異志曰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十餘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

牟奴國　模盧國　末利國　早離國

滿都國　繩余國　沙樓國

晉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國大小口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

蒲林國

晉起居注曰興寧元年閏月蒲林王國新開通前所奉表
詣先帝今遣到其國慰諭

師子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曰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悉為寫送之聞彼鄰多有師子此所未覩可悉致之

法顯記曰師子國本无人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來共市易鬼神自現身但出寶物顯其時直商人則依價直取物諸國人文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毗加梨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五年天竺毗加梨國王月　遣使上表并奉金剛指環一枚剛印摩勒金環一枚銑鋌一具白旃檀六段白赤鸚鵡各一頭細疊兩張

干陁利國

南史曰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特精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竟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信我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貌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陁死子毗針耶跋摩立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狼牙脩國

南史曰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絡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已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鏁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

南史曰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𤥭貝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為都縵乃用斑絲者以瓔絡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座以金鐙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導從吹螺擊鼓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色香藥數十種

隋書曰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　西四月行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耶伽名護濫那婆

官曰獨訶邪拏咨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
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
同俗類眞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鏁
其足朞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殽浮之流水每十
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
年遣使入貢後遂絕

訶羅陁國

南史曰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重
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夫　年六月闍婆洲呵羅單國王毗沙
跋摩遣使獻奉
又曰十一年呵羅單國王尸梨毗邏耶獻銀滌杵等
南史曰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鸚鵡鳥天竺國白疊　等物十年呵羅
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
安穩三達六通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
其後與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
羅單國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
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弥
獻方物

蒲黃國

宋元嘉起居注曰二十六年蒲黃國獻牛黃等物又獻鬱
金香等物

婆皇國

南史曰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

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
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
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
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
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

南史曰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
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
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

南史曰闍婆達國元嘉中國王師利婆達呵陁羅跋摩
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敎化一切種智安
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
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槃槃國王遣長史竺
伽藍婆奉獻金銀琉璃諸香藥等物
南史曰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
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獻沉檀等香
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
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梁書曰槃槃國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
四十日至其國王曰楊栗翨（音翅）栗翨父曰楊德武連以上
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
龍床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跪又其國多有婆羅
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

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勃和（音盱胡）次曰毘崙勃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郍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飲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爲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唐書曰槃槃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四日乃至其國與狼牙脩國為隣人皆學婆羅門甚敬佛法貞觀九年遣使來貢方物

亣陁利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八月二日亣陁利國王釋婆羅降陁遣長史竹留陁及多奉表獻方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七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八　四夷部九

南蠻四

頓遜國　毗騫國　丹丹國
東謝　西趙蠻　南平蠻
羅刹國　投和國　附國
邊斗四國　殊柰國　甘棠國
金利毗迦國　陁和羅國　陁洹國
隨婆登國　多蔑國　多摩國
哥羅舍分國　杜薄國　烏篤國
薄剌國

頓遜國

南史曰頓遜國在海崎上（崎音 嶠音斷）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珎物寶貨無所不有

唐書曰頓遜國出霍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傳身焉

南州異物志曰典遜在扶南三千餘里本為別國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竺芝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國主名崑崙國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天竺婆羅門千餘人頓遜敬奉其道嫁女與之故多不去唯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疾困便發願鳥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鳥啄食餘骨作灰甖盛沉海鳥若不食乃藍盛火葬者投火餘灰函盛埋之祭祠無年限又酒樹有似安石榴取花與汁停甕中數日乃成酒美而醉人

金澤文庫

毗騫國

南史曰毗騫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內不受賈客有往者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

竺芝扶南史紀曰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國王身長三丈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亦有子孫子孫生死如常人唯此王不死耳号曰長頸王食器皆純金如此閒之石無央限也不聽妄取有偷者知則殺食之長頸王亦能作天竺書自道宿命所經與佛語相似作書可三千言皆道是事其國法有罪者共在王前食之平常不噉人也

丹丹國

梁書曰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献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隋書曰丹丹國在多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朱崖）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挂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駕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切）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東謝

唐書曰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南接守宮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土宜五穀不以牛耕但為畬田每歲一易俗無文字刻木為契散在山洞閒依樹為層巢而居汲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罰大事殺之盜物倍還其贓婚姻之禮以牛酒為娉女歸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慙逃避經旬乃出讌聚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為樂好帶刀劍未常捨離丈夫衣服有衫襖大口袴以綿紬幅為之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殼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為外飾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緋向後垂下其首領謝元深既世為酋長其部落皆尊畏之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姓高不可下嫁故也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今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從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深為刺史隷黔州都督府

又曰南謝首領謝強與西謝隣共元深俱來朝見為南壽州刺史後改為莊州貞觀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長牂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宋鼎邦州刺史謝汕（音訕）蠻州巴江縣令宋万傳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黔中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史三年一度朝今年雖許稱州接牂牁同被聲教獨此牂獠稱自慙恥謹遣隨牂牁刺史授官其牂牁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強大隣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三年一度朝賀仍依牂牁輪環差定并以才幹位望為衆

推者元勑從之

西趙蠻

唐書曰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洱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産與東謝同首領趙氏世爲酋長有户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即以首領趙磨爲刺史

南平蠻

唐書曰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户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横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通裙其人美鬓爲髻鬟垂於後以竹筒如筆長三四寸斜貫其耳貴者亦有珠璫土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資女多者爲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号爲劍荔王貞觀中遣使内附以其地隸渝州

羅刹國

隋書曰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煬帝大業三年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致羅刹國

投和國

隋書曰投和國在南海大洲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遥理所城覆屋以瓦並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内皆王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耳挂金環頸挂金涎衣連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惣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爲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賊盗多死者輕者穿耳及頰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疋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甕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訃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枚靡王所坐塔圓以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

唐書曰貞觀中投和國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榼音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附國

隋書曰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而居以避其患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其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内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盗國有二萬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群母及其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日而大葬必集親賓殺

馬動至數十疋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
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皮裘爲靴頂䌍鐵鎖手貫鐵
釧王與酋師金爲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
凉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銀鐵多白雉水有嘉魚
長四尺而鮮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
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
險不通請開山道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
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

邊斗國

隋書曰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作都軍拘利國一作九離比嵩國並
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國其農作與金隣同
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硫黄其藿香樹生千
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貞芬香獨
存取爲香

殊柰國

唐書曰貞觀二年殊柰國遣使貢方物殊柰者崑崙人也
在林邑南去交阯海行三月餘日俗習文字與婆羅門同
路絶遠古未常朝中國至是始通

甘棠國

唐書曰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貞觀十年與末俱
婆國同日朝貢太宗謂侍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
何也房玄齡對曰當中國人安帝德遠被也太宗曰誠如
公言向使中國不安何緣至朕何德以堪之

金利毗逝國

唐書曰金利毗逝國在京西南四萬餘里東去致物國二
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柳衢
國三千里其國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疊每食先泥上鋪
席而後座國王名本多楊牙前有隊仗甲螯貝多樹皮𣂵
風俗物産與真臘同

墮和羅國

唐書曰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國北與迦邏舍佛東與真臘
接西鄰大海去高州五月日行貞觀十三年其王遣使貢
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獻象牙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陁洹國

唐書曰陁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
交阯三月餘行賓服於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那上
無䌽娫桑以白疊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爲千欄貞觀十
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
上有紅毛數十莖與翅齊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並
給之

墮婆登國

唐書曰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述
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
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
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貞觀中遣使
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堅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㮰櫚
皮所坐床悉以象牙爲之亦以象牙爲席食以手攫之音古
逷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海湧而出鹽國人
取食其國人有毒與常人同止宿即令身生瘡與之交會
便死若從彼遊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臭不爛

多蔑國

唐書曰多蔑國貞觀時通焉在南海外國界周迴可一月

行南限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利刺國東真陁桓國户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為歲其物産有金銀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為貨百姓二十而税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多摩國

唐書曰多摩國長居國長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日行其王子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為妻其王尸羅勿儞伊説即其後也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栅為城以板為屋坐師子座東向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别其食器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駱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紀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等菓多甘蔗從其國經薛盧都思訶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國

唐書曰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杜薄國

唐書曰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其人色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為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口不入服雞舌其為水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烏篤國

唐書曰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仗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譎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獻龍腦香等

薄剌洲

唐書曰薄剌洲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並無衣服一名勃焚洲

抱朴子云勃焚洲在薰燒木膝所出檳榔炙所以不可多得者正患猪猩獸咬人猩音詣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皐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燒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八

南蠻五

南詔蠻　驃國　梟蠻等部落
勿鄧　大賧　南瀘
量水川　弥諾國　弥臣國
崑崙國　小婆羅門國　夜半國
女王國　獨錦國　弄棟國
清蛉蠻　長褌國　施蠻
磨些蠻　撲子蠻　尋傳蠻
裸形蠻　苴望子蠻　望蠻
黑齒諸蠻　繡面蠻　穿鼻蠻
長鬃棟鋒　茫蠻　堂麽兜蠻

南詔蠻

唐書曰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爲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將諸葛亮所征者臣服之

又曰南詔蠻國初時有蒙舍龍生迦獨迦獨生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其妻方娠邏盛次姚州聞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盛邏皮邏盛至京師賜錦袍金帶歸國開元初邏盛死盛邏皮立盛邏皮死子皮邏閣立

又曰南詔蠻皮邏閣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洱音而）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漸強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劒南節度王昱受歸義賂奏六詔合爲一詔歸義既并五詔服群蠻破吐蕃之衆兵曰以驕大遂徙居大和城天寶四載歸義遣孫鳳迦異來朝授鴻臚卿歸國恩賜甚厚

又曰閤羅鳳襲封王無何鮮于仲通爲劒南節度使張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多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圍虔陀殺之後遣使謝罪仍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大和城爲南詔所敗自是閤羅鳳北臣吐蕃

又曰閤羅鳳死其孫異牟尋（[illegible]）才智善撫其衆吐蕃役賦南蠻重數又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徵兵以助鎮防牟尋益厭苦之有鄭回者本相州人天寶擧巂州西瀘縣令巂州陷爲所虜閤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甚愛重之命教鳳迦異及異牟尋立以回爲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嘗言於牟尋曰自昔南詔嘗款附中國中國尚禮義以惠養爲務無所求取今弃蕃歸唐無遠戍之勞利莫大焉牟尋善其言謀內附者十餘年矣會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諸蠻苴烏星虜望等歸化聞牟尋之意因諸蠻寄書於牟尋且招懷之牟尋乃斬吐蕃使去其所立帝號以歸我仍請復南詔舊名初吐蕃因爭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欲因以襲之及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五千人成吐蕃乃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乗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帝乃命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册南詔王仍賜金印曰貞元册南詔印

又曰十九年南詔王遣使蒙溠羅棟來獻鐸鞘浪人劍

驃國

唐書曰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其國境東隣真臘西接東天竺南盡溟海北通南詔此一樂城界東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來通聘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思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妃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塼甃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塼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東之復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為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為其傷生故也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里拙古未嘗通中國貞元中其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以悉利移為試太僕卿

南夷志曰驃國在永昌南七十五日程閤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甎為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所堂當國王所居門前有大象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壯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牢獄又多推步天文若有訴訟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或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為高髻以金銀真珠為飾着青娑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執與波斯及婆羅門接界西去舍利城六十日程疑此是東天竺也

暴蠻　等部落

南夷志曰竹子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又有生蠻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鄧

南夷志曰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千　里功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烏蠻婦人以白黑繒為衣白蠻婦人以繒為衣下不過膝

大賧

南夷志曰大賧周迴百餘里悉是野蠻無君長地有瘴毒河賧人至中瘴者十死八九閤羅鳳嘗遣使築城於彼管制野蠻不逾歲死者過半歲遂罷弃其土肥沃種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充粮三面皆是雪山其高造天

南瀘

南夷志曰瀘水蜀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處大如黔川中氣候常熱雖方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

量水川

南夷志曰量水川在眞池南兩日行漢舊黎州地川中有天地其水東南流出一石竇中水流甚廣石竇其狹

蠻去此寶又忽寧去一則百姓憂渴

彌諾國　彌臣國

南夷志曰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面赤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爲居海際水中以石師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柔甬香木王出即乘象百姓皆樓居披婆羅籠男少女多俗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即擊鼓男女攜手樓中踏舞[illegible]在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

崑崙國

南夷志曰崑崙國王北去西洱河八十一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檳榔琉璃水精犀牙等物蠻賊曾攻之爲其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萬餘不死者去其右腕後放廻

小婆羅門國

南夷志曰小婆羅門國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貝齒白蠟越諾共大耳國來往蠻夷善之信通其國

夜半國

南夷志曰夜半國在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川原其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之蠻夷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

女王國

南夷志曰女王國去驩州十月程往往與驩州人交易蠻嘗伐之中其藥箭百不存

獨錦蠻

南夷志曰獨錦蠻者烏蠻之苗裔也在秦臧川去安寧兩日程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即獨錦蠻女也有李負監貞元中爲大將軍在勃弄棟川爲城使等

弄棟蠻

南夷志曰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爲褒州嘗有首領誤殺司戶懼罪率衆北奔在磨些江側貞元中異牟尋破吐蕃城邑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地

清蛉蠻

南夷志曰清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清蛉縣部落天寶中嶲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子相率南奔河睒閤羅鳳厚待之貞元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皆其人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

長褌蠻

南夷志曰長褌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俗皆衣長褌曳地更無衣服唯被牛羊皮

施蠻

南夷志曰施蠻本烏蠻族也在鐵橋西北大施睒小施睒劍睒皆其所居之地男以繒布爲縵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額及頂後各爲髻男女終身跣足披牛羊皮

磨些蠻

南夷志曰磨些蠻烏蠻種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

撲子蠻

南夷志曰撲子蠻勇悍趫捷以青娑羅段爲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之酋在

上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

尋傳蠻

南夷志曰尋傳蠻俗無絲綿布帛披波羅籠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豬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頂傍爲飾又條其皮以繫腰每戰鬪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

裸形蠻

南夷志曰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巢穴謂之野蠻閤羅鳳既定尋傳而野蠻散居山谷集戰即召之亦無君長女多男少無田農衣服唯有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養一丈夫晝日持弓不樓攔有外來侵害者則射之

苴望子蠻

南夷志曰苴望子蠻在蘭蒼江以西其人勇捷善於馬上用槍所乘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纔蔽胷腹而已

望蠻

南夷志曰望蠻外喻部落在永昌北其人長大負排持槊前無強敵又能用木弓短箭傳毒藥中人立斃婦人跣足以青布爲衣聯珂貝巴齒真珠斜絡其身有夫堅分髮爲兩髻無夫者頂後爲一髻垂之地宜沙牛角長四尺以來婦人嗜乳酪

黑齒金齒銀齒繡脚

南夷志曰黑齒金齒銀齒繡脚四蠻並在永昌關南雜種類也黑齒以漆漆其齒金齒以金鏤片裹其齒以銀齒以銀有事見人則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皆當頂上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繡脚蠻則於踝上腓下周匝刻爲文彩衣以緋布

繡面蠻

南夷志曰繡面蠻生一月則以針刺面青黛塗之如繡狀

穿鼻蠻

南夷志曰穿鼻蠻在柘東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頤君長即以絲繩繫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下

長鬃棟鋒

南夷志曰長鬃棟鋒二蠻部落鬃黑而長當額前爲一長鬃鬃下過臍每行即以物撑起君長使兩女在前各持一物撑之今爲南詔所揔

茫蠻

南夷志曰茫蠻部落並開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亦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次鳳藍苴次茫天連次茫吐薅又有大賧茫昌盛恐他茫鮓茫施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衣青布衫藤篾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如水牛俗養以耕田

棠魔蠻

南夷志曰棠魔蠻去安南林西原十二程俗養牛馬長與漢人博易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掠鹽一斗博牛或馬一疋因茲隔絕不來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

四夷部十一

南蠻六

結胷國　羽民國　讙兜國
厭火國　三苗國　臷國（臷帙）
交脛國　不死國　支舌國
三首國　焦僥國　長臂國
三身國　一臂國　奇肱國
丈夫國　巫咸國　女子國
軒轅國　白民國　長目國
無啓國　一目國　和利國
深目國　無腸國　聶耳國
跂踵國　大人國　君子國
青丘國　黑齒國　玄服國
毛民國　勞民國　氐人國
姑射國　蜮國　沃國
反風國　林郍國　無論國
句稚國　歌營國　加陳國
師漢國　邑利國　姑奴國
察牢國　瀨人　雕題國
狼𤞑國（𤞑音）　兗人　黃頭人
儋耳國　穿胷國　西屠國
金隣國　波遼國　屋都乾國
波延洲　究原國　奴後國
炎人國　黃稀　落頭民
𩢟人　松外諸蠻

結胷國

山海經曰結胷國其人結匈（郭璞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

羽民國

山海經曰羽民國其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其人長頰

外國圖曰羽民羽飛不能遠其人卵產去九疑四萬里

讙兜國

山海經曰讙兜國其人人面有翼鳥喙（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也）一曰讙朱國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人人手鳥足杖翼而行但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鵒為經行數也）一名讙兜爲人佷惡姦疎不畏風雨不忌禽獸有所觸犯死乃休耳

厭火國

山海經曰厭火國其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似獮猴黑色也）

三苗國

書曰竄三苗于三危○山海經曰三苗國在赤水東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人焉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爲人饕餮淫逸無禮

外國圖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爲三苗民去九疑三萬三千里

臷國

山海經曰臷國其人操弓射蛇（大荒經曰此國散績有五穀衣服）一曰盛國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德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使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臣懼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匈民去會稽萬五千里

交脛國

山海經曰交脛國在貫匈東其人交脛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

外國圖曰交脛民長四尺

不死國

山海經曰不死國在交脛東其人黑色壽考有員丘山不死樹食之不死有赤泉飲之不老

支舌國

山海經曰支舌國在不死東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

三首國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

僬僥國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

列子曰中洲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也一曰僬僥國在三首東

家語曰吳之客問孔子曰人之長極幾何對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長者十短者三皆數之極也

外國圖曰僬僥民善沒游善捕鷙鳥其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又曰從炎水南曰僬僥其人長尺六寸一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長臂國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長一尺五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云其人手垂至地魏東有人嘗在海中得布褶衣如中國衣而兩袖長三丈即此長臂民衣

三身國

山海經曰三身國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

山海經曰一臂國在三身北一臂一目一鼻孔

奇肱國

山海經曰奇肱國其人一臂

丈夫國

括地圖曰殷帝大戊使王孟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背間出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巫咸國

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外國圖曰昔殷帝大戊使巫咸禱於山河巫咸居於此是爲巫咸民去南海萬千里

女子國

山海經曰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外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姙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遶也

軒轅國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南女子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

白民國

山海經曰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其人體洞白也

又曰白民之國室後帝鴻生白民

博物志曰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體皛白裸袒無衣

長股國

山海經曰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長臂人身如人臂長三丈以類推之則此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脚入海中捕魚）

無啓（音啓）國

山海經曰海水自東北陬至無啓國在長股東為人無啓（啓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二十歲乃復更生也）

一目國

山海經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也

和利國

山海經曰和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足反膝曲足居上（又卷曲也）一曰留利之國人手反折

深目國

山海經曰深目國為舉一手

七百九十 五 崇昌

無腸國

山海經曰無腸之國在深目東為人長而無腸

聶耳國

山海經曰聶耳國在無腸國東為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縣居海水中（縣居邑也）

跂踵國

山海經曰跂踵國在拘纓東其人兩足皆大（其人行不着地也）跦一曰踵國

大人國

山海經曰大人國為人獸身人面犬耳珥兩青蛇（以蛇貫耳也）

君子國

山海經曰君子國人冠衣帶劍（其人好不爭也）

青丘國

山海經曰青丘國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九尾

黑齒國

山海經曰黑齒國（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東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也）

玄服國

山海經曰玄服之國（髀皆似盡青黑）其人衣魚（以魚皮為衣）食鷗鷗水鴞也

毛民國

山海經曰毛民國為人身生毛（今臨海郡東二千餘里毛人在大海中州島上為人短小面體有毛如猪熊穴居亦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路死其有一人在上賜婦生人女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是此毛民）

神異經曰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人形身鷗頭上皆毛毛如獼猴毛長尺人則臭（若鵝切）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匈臨海水

八百九十 六 趙昌

土物志曰毛人之洲乃在澀嶼身無衣服鑿地穴處雖云象人不知言語齊長五尺毛如熊豕衆輩相隨逐捕鳥鼠（足五穀唯熊鳥鼠魚肉以為粮耳）

勞民國

山海經曰勞民國為人黑（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也）手足盡黑

氐人國

山海經曰氐人國（者觸抵之觝）在建木西人面而魚身無足（自胸以上人以下魚也）

姑射國

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

蜮國

山海經曰域有山者域有民之國食桑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則病死則山出之也）

沃國

山海經曰有沃之國（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鳳凰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故其欲其味皆存也

反風國

道書曰反風之國香逆風聞千里也

林邠國

竹芝扶南記曰林邠國𤇾其延國東多曰黎與毗騫同大洲放二萬里法俗是同

無論國

南州異物志曰無論有大道左右種桃枇杷及諸花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欲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

句稚國

南州異物志曰句稚去典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

歌營國

南州異物志曰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康泰扶南土俗曰[illegible]）

加陳國

南州異物志曰加陳在歌營西南

師漢國

南州異物志曰師漢國在句稚西從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亦稱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殺生

土地平博民有萬餘家

扈利國

南州異物志曰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

姑奴國

南州異物志曰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民人萬餘戶皆乘四轅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皆鳴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國

察牢國

南州異物志曰察牢在安息中間大國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舉國人皆稱王種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有德者立為王三歲一更舉土地所與天竺同慕其土地不出國遠行

類人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獸（此人扶南之東[illegible]）身黑若漆齒白如素（扶南以外民人身皆漆黑齒正白而[illegible]）隨時流移居無常處水（此民不知安立屋宅乃[illegible]）食唯魚肉不識禾稼冥無衣服以沙自覆（此人無衣服[illegible]）時或（登山射麋鹿也[illegible]）屯聚豬犬雞粽（[illegible]）雖禀人形無踰六畜

雕題國

異物志曰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

狼腏國

異物志曰狼腏國男無衣服女橫布惟出與漢人交易不以晝市暮夜會俱以鼻齅金則知好惡

兌人

異物志曰兌人齒及目甚鮮白面體異黑若漆皆光澤為奴婢強勤力

黃頭人

異物志曰黃頭人羣相隨行無常居處其類與禽獸同或依大樹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陰其下髮正黃如掃箒見漢人散入草絲不可得近

儋耳國

異物志曰儋耳夷生則鏤其頭皮尾相連并鏤其耳匡為數行與頰相連狀如雞腸下垂肩上食諸蛸諸紡績為業

穿胸國

異物志曰穿胸人其衣則縫布二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胸身不突穿

西屠國

異物志曰西屠國在海水以草漆齒用白作黑一染則歷年不復變一号黑齒

交州以南外國傳曰有銅柱表為漢之南極界左右十餘小國悉屬西屠有夷民所在二千餘家

金隣國

異物志曰金隣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

外國傳曰從扶南西去金陳二千餘里到金陳

波遼國

外國傳曰從西圖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

屈都乾國

外國傳曰從波遼國南去乘舩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國土地有人民可二千餘家皆曰朱吾縣民叛居其中

波延洲

外國傳曰從屈都乾國東去舩行可千餘里到波延洲有民人二百餘家専採金賣與屈都乾國

究原國民

外國傳曰究原有豨民出錫鐵雞舌香及赤白五色鸚鵡鳥究原逵求昌一歲

奴後國

外國傳曰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可二萬餘戶與求昌接界

炎人國

博物志曰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肉死弃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

黃孫

博物志曰黃孫夭毒君之孫也名貴孫而好自欲汝父母笑之愧而去居此貴孫國去九嶷二萬一千里

落頭民

博物志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号曰蟲落故因取名焉以其頭飛因服便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吴時往往得之

鮫人

博物志曰南海水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松外諸蠻

唐書曰松外諸蠻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

百户小者二三百户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擅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誕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獲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為歲首菜則葱韭蒜菁菓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絕納絲布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馬牛猪羊雞犬飯用竹筲摶之而取羹用象杯若鷄彝有船無車男女氈皮為帔女子絕布為裙衫仍披氈皮之帔頭髻一盤而成形如髽（側瓜反）男女皆跣至於死喪哭泣棺槨殯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為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之外出而葬之蠡封蚌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三二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內不廢婚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為擊鼓警眾共會其下強盜者眾共殺之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一　四夷部十二

南蠻七

西南夷　夜郎　滇　邛
作　巂　冉駹　白馬
白狼夷　襌國　牂牁　濮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著濮
赤口濮　黑僰濮　朱提　昆彌
西爨　東女國

西南夷

梁祚魏國統曰西夷土有異獸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十步或時解脫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為簪礼消除凶逆

又曰西南夷有大湖名曰禁水水中有毒氣中有物嘖嘖作聲射中木石則破裂中人則死其俗名曰鬼彈聞聲已至不可得見故也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禁水氣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此五月盛冬如此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內唯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中土之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夜郎

漢書曰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漢武帝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枸音矩）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

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
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
多同侯名其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
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
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
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後數歲道不通
士罷餓餧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
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上許
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令自保守
躡騷越夷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
入朝上以為夜郎王

又曰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
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皆為牂柯屬縣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
兵擊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
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
王禹漏臥侯俞禹周侯邑名後俞為漏屬牂柯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
發兵誅興等議者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
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
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不耎之音也
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
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因其謀
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狂犯越
必殺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
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

罪惡未成疑漢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
調穀積要害處謂發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釣切選任職太守往
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
人聖王不以勞中國謂不毛即不生草木也宜罷郡放弃其民絕
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
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
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至牂柯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何召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
兵降釋群也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立又擊平
之

後漢曰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
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子歸而養之及長有
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平南夷夜郎侯迎降
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
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滇

漢書曰南夷君長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地最大皆椎
髻耕田有邑聚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巴
黔中以西莊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略通五
尺道漢元狩中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師古曰
嘗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曰漢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可寄事招來之令其親附也）天子注意焉及南粵已滅乃使王然于以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有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杖謂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肯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後漢書曰滇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代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卒徒十萬擊之連年不克而還以廣漢文齊爲太守群夷始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祠之

又曰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卒擊之尚軍渡瀘水入益州界群夷皆奔壘奔走尚進軍連戰皆破之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斬獲甚衆諸夷悉平

又章帝元和中蜀郡王阜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中

蜀志曰後主建興二年諸葛亮率衆南征所戰皆捷孟獲者爲夷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虚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之使更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邛

漢書曰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邑聚

後漢書曰邛都夷者武帝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其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平之以爲越巂郡其郡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枚根太守名也）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攻殺根自立爲邛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巂太守印綬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

又曰安帝時永昌益州蜀郡夷（越巂今郡也）皆叛衆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破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又曰永平中邛都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祁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後夷人反亂天子以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皆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得以安

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
二丈頭持大逆視如戴鐵釜狀
李膺益州記曰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
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
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令姥責出蛇母云在床
下令即掘地愈大而無所見令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
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風四十
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
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
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
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畟音）今水淺時土人没水取得
舊木堅貞光黒如漆好事者以為枕相贈焉

作

漢書曰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
後漢書曰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被髮左
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
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
為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也

巂

漢書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髮隨畜遷徙
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傳曰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邛都縣自
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八千餘里郡特好
桑蠶宜黍稷麻稻粱

冉駹

漢書曰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著土
或移徙
後漢書曰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駹令
郡西北通此郡地也）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
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
侯頗知文書而法俗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
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未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
至十餘丈為邛籠（今彼土夷人呼為雕）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
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肉重千斤
毛可為毦（毦音貳）出名馬有羱羊（羱音）可療毒又有食
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
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羖之屬
（青頓毞毲二字未詳）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麢羊牛馬
食之皆肥（）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
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後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

白馬

漢書曰蜀之西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
類也
後漢書曰白馬氐者武帝元鼎中分開廣漢西部合以為武
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絶數為邊寇
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昭
帝元鳳中氐人復叛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等將三輔太
常徒討破之建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
背公孫述降漢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
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

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

白狼夷

後漢書曰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所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山大寒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之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至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內屬

撣國 音擅

後漢書曰和帝永元九年撣國王雍由調遣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

牂柯

後漢書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又曰公孫述時牂柯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江南海郡今）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永昌郡傳曰牂柯郡在建寧東北千二百里處所險峻率皆高山而少平地

唐書曰牂柯蠻首領亦姓謝氏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壁散為部落而居土氣鬱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產略與東謝同其首領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

又曰武德三年牂柯蠻首領謝龍羽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貞觀四年復朝貢開元十年大酋長謝元齊死詔立其嫡孫嘉藝襲其官封二十五年大酋長趙君道來朝獻方物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已後委黔南觀察使差本道軍將充押領 牂柯昆明等使四年正月遣使來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領其使并齎國信物降璽書賜其王焉自後朝貢不絕

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生牂柯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鋤利如鐵中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麪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

濮

周書會曰卜人丹沙云西南之蠻丹沙所出按卜人蓋今之濮人也

又曰陽令伊尹為四方獻令伊尹曰臣請正南甌鄧(五來切)桂國損子陸童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

永昌郡傳曰雲南郡在建寧南四十五里治雲南縣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千五百人女大小蹲踞道側皆持數種器杖時寇鈔為郡邑之害

尾濮

永昌郡傳曰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有尾濮尾若龜形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尾便死男女長各隨宜野會無有嫁娶猶知識母不復別父俗云貧老相食則此濮也古人所說非目見也

扶南土俗傳曰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梁祚魏國統曰西南有夷名曰尾濮其地出瑇瑁犀象珠璣金銀葛越桂木人皆蠻夷重譯乃通也

木綿濮

郭義恭廣志曰木綿濮土有木綿樹多葉又房甚繁房中綿如蚕所作其大如捲(音拳)

文面濮

廣志曰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畫之(劖音讒)

折腊濮

廣志曰折腊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腊

赤口濮

廣志曰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脣使赤又露身無衣服

墨棘濮

廣志曰墨棘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武魄金銅華布

朱提

永昌郡傳曰朱提郡在犍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縱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頃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與獠道接時多獠郡取鳴嚕於行人徑次聲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間食肉衣皮雖有人形禽獸其心言語服飾不與華同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又曰建寧郡朱提之東南六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月熱不鬱沈猛冬之時寒滌慄

又曰不韋郡在雲南西七百里郡東北八十里星瀘倉津此津有鄣氣往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悶亂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枝則折中人則令奄然青爛也

又曰興古郡在建寧南八百里郡領九縣縱經千里皆有瘴氣菸殺雞豚魚酒不可食皆食啖病害人郡北三百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瘴九縣之人皆號曰旭氏言語皆從不與人同號民咸以三尺布角割作兩襜不復加緘縷之功也廣頸者前披頭覆後不蓋其形與裸身無異

昆彌國

唐書曰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為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略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

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戶力九千三百

西爨

唐書曰西爨方南寧之渠帥也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也七世祖仕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國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荊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延袤二千餘里俗多華氏饒駿馬明珠犀象瓚死有二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文帝遣韋世沖將兵鎮之析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復叛後遣史萬歲擊之所至皆破踰西洱河臨滇池而還翫懼而來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官奴不收其地因與中國絕高祖受禪拜翫子弘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鄉益州長史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其部落悉來歸款自是朝貢不絕

東女國

唐書曰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 四萬衆勝兵万餘人散在山谷女王号爲賓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令王若死國中多斂金錢動至數万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王其次爲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無有篡奪其所居皆起重層屋王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領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紋錦爲小鬟髻飾之以金耳垂璫足履索鞾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爲正

又曰東女國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呪呼鳥俄而有鳥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其居喪服飾不改爲父母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剝其皮而藏之內骨於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湯滂氏始遣使貢方物高祖厚資遣之

又曰垂拱二年東女國王斂臂遣大臣湯劍石來朝仍請官号則天冊拜斂臂爲左王鈐衛將軍仍以瑞錦製蕃服以賜之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兒來朝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趙曳夫遣子獻方物命有司宴于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爲歸昌王賜其子帛放還復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七月其王湯立悉與哥隣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弄宰吉知南水國薛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其哥隣等國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慕義天寶中國家所賜官告共三十九通以進西川節度使韋皋處其衆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粮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召見於麟德殿授官賞各有差

卷終

西戎一

惣序西戎　婼羌(婼而庶切)　鄯善

于闐　大秦　龜茲(龜音丘茲音慈)

天竺

惣序西戎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西羌也)

書曰西戎即叙(羌爲功也)

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也)

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爾雅曰西至於邠國(西極之國)

又曰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大蒙之人信

禮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漢書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者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限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領

漢史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音兒遮切)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言去胡來附漢也)

又曰漢武帝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於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也(輪臺渠犂地名今交河北庭界)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賦三十口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

後漢書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又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又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遊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又曰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西戎之國莫不賓服

又曰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

又曰平王之末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

有狄豲豲音桓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
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頴川以西有蠻
氏之戎
又曰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扶王室秦穆公
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又曰陸渾之戎叛晉晉令荀吳滅之楚執蠻氏而盡囚其
民
又曰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代
戎即地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
逃奔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
後漢書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
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校尉屯田於車
師[illegible]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

國
又曰建武中西羌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世祖以天下
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
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
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
護二年復罷屯田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治龜
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十人治車師
又曰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
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又曰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

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
勒皆來歸服○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羌從音子用反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
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天下豐富財力有餘士馬
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
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
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言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
鐵鑄白金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竭因之加
以凶年群盜並起自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
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
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

致其貢物也
魏徵西戎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
好事之臣張騫騫去乾反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重寶或
攝之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
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
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
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
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
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
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
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
其毒也
說文曰羌西婼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

漢書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西接且末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有弓矛服刀劒甲（師古曰服刀拍髀也拍音□髀音陛又音俾）

鄯善

漢書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輔國侯却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又曰鄯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也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佗（師古曰佗古他字也）

又曰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万擊姑師虜樓蘭王破如師於是漢列亭鄣至玉門矣

又曰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

又曰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嘗歸王名也）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宫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橫音光）祖而遣之○北史曰鄯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後魏孝文太和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

于闐

漢書曰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東水流注澤河源出焉多玉石（玉石玉之璞也）

後漢書曰于闐去洛陽万一千七百里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

北史曰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所都城方八九里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也

又曰于闐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西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又曰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黄河也

又曰後魏文獻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救帝詔以遐阻不行

又曰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遣朝貢其王姓王字卑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

梁書曰武帝天監十三年王遣使獻婆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甖

唐書曰其國出美玉王姓尉遲名屋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答之

大秦

後漢書曰大秦國一名犂鞬在海西地方數千里以石爲

城郭列置郵亭堊塈之
又曰民俗力田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
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又曰王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又曰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國多金
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瑯玕織
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
又曰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
金錢一
又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
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
又曰其國無盜賊而道多猛獸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
齎兵器輒爲所食又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

魏略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
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多神龜朱
髦馬玄熊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通典曰國之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
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工没先
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菌生茅中歷歲許
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條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
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
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去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
失時不舉便蠹敗

龜茲（龜音丘茲音慈）

北史曰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王姓
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
坐金師子床
又曰出細氈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
香等
又曰其國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
如醍醐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
唐書曰龜茲有城郭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
以錦蒙頂著錦袍金寶帶坐金師子床有良馬封牛饒蒲
萄酒○又曰貞觀四年遣使來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
厚自此朝貢不絕
又曰貞觀二十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尔安西
都護郭孝恪率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兵以伐龜茲禽其
王及大將羯獵顛等并破其大城五所虜男女數萬口勒
石紀功而旋俘其王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獵顛等獻於

社廟尋以訶黎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那利以下授
官各有差
又曰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
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
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弃龜茲等四鎮移安西依舊西
州
又曰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
蕃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
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則天時有田楊名中宗時有郭元
振開元初則張孝嵩杜暹等爲安西都護皆有政績爲夷
人所伏

天竺

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卑濕暑

繫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出
象犀瑇瑁金銀諸香石蜜黑鹽等
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
問佛道法遂行於中國圖畫形象焉
南史曰梁天監初王來貢獻王有螺髻於頂餘剪之穿耳
垂璫俗多徒跣衣重白色有文字或書天文筭曆之術其
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葉樹之
北史曰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
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
白真檀赤檀石蜜
唐書曰中天竺其都城周回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
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為夫婦宮臺
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
此後有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
見有迹焉
又曰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
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
以臣之威勢遠振政刑甚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
摩伽陁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
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振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
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
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
迎傾都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勑
書復遣使獻大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又曰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往使天竺其四天竺王
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弟阿
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戰不敵乃挺身
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餘
騎以從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
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
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兵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
馬三萬餘頭疋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
年至京師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因謂群臣曰夫人耳
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
劫掠我使人豈為俘虜邪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
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
那羅邇娑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
禮待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
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藥成竟服不效後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
異物志曰天竺大國也方三萬里佛道所在其國王治城
郭宮殿皆彫文刻鏤鍾鼓音樂跳丸躍劒
通典曰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
子豻（豻胡貝切）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
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攻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二

西戎二

罽賓　條支　安息　大月氏
大宛　疎勒　康國　副貨
安國　烏長　烏那曷　渴槃陁
鉢和　大夏　米國　鄧至
安息　乙弗敵　伏盧尼　石國
宕昌　鍐汙　色知顯　伽色尼
白蘭　乾陁　史國　師子
穆國　奄蔡　何國　嚈噠

罽賓

漢書曰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花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陶有金銀銅錫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師古曰幕錢背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珀璧琉璃自武帝始通

唐書曰貞觀十六年罽賓國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即愈

條支

漢書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宜稻有大鳥卵如甕

後漢書曰條支國城在山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出師子犀牛

安息

漢書曰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風氣物類與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小大數百城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師古曰今西方胡國書皆橫行不直下也）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至王都數千里行比過數十城民人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悅

後漢書曰章帝章和元年安息王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也

北史曰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大月氏

漢書曰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物類民俗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控弦十餘萬故強輕匈奴（師古曰恃其眾而輕易之也）盡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以其王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北史曰大月氏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屬之後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殿容百人光色映徹自此中國瑠璃遂賤

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稱天子

大宛

漢書曰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持金馬以請宛王不肯

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連四年死人斬
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又曰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漢使采蒲陶首蓿
種歸天子以天馬多益種蒲陶目蓿離宮館旁極望焉
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
鼓節相應
西域圖記曰其烏馬騮馬多白耳白馬騣馬多赤耳黃馬
赤馬多黑耳

疏勒

漢書曰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引衆入疏勒城城中乏水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飛泉湧出賊遂退之
後魏書曰疏勒國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佛袈裟長二

丈餘廣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
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後每使朝
貢
隋書曰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其王字阿你厥手足皆
六指産子非六指者不育王戴金師子多稻粟麻麥銅鐵
銀雌黃
唐書曰疏勒國王姓裴俗事祆（呼烟切）神有胡書文字貞觀
九年遣使獻名馬
又曰開元六年玄宗遣使冊立其王裴安定 爲疏勒王

康國

隋書曰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
以來相承不絶其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
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
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亦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
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
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
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剪髮錦袍
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
又曰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
者死賊盜截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
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
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
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駞驢騾封牛
黃金硇砂甘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
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唐書曰康居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

中以膠置掌内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粘物
又曰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以定吉
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
又曰貞觀九年遣使貢師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
世南爲之賦自此朝貢至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
之於苑囿
又曰萬歲通天年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娑鉢提爲康國
王仍拜左驍衛將軍
又曰開元六年遣使貢獻鏁子甲水精盃馬腦缾駝鳥卵
之類

副貨

北史曰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
没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

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
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
尺其王遣使朝貢

安國

隋書曰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
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里環流
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
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子姊妹及母
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
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
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
遂絶焉

烏萇

北史曰烏國在賒弥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
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
多林菓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寺極華麗人有
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
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
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烏那曷

隋書曰烏那曷國都烏許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
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
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
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渴槃陁

北史曰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
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通典曰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謂渴羅陁國理
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西逕護密國北至疏勒國其王本疏
勒人累代相承居此國有户二千餘有懸度山在國南四
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
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葱嶺邐迤相
屬鄯善所絶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明宋
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
宋膺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渠搜之東疏勒之西
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至死唯冬可行尚嘔吐
山有毒藥氣之所爲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鉢和

北史曰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
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
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長亦爲嚈噠所爲

大夏

史記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
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及大月氏西徙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
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東南有身毒國張騫曰臣在
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
市之身毒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米國

隋書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
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

北去康居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鄧至

通典曰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者代為酋水酋帥因地名為號稱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風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為王 西魏恭帝初其主檐衍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安息

北史曰安息國在葱嶺之西都蔚搜城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乙弗敵

通典曰乙弗敵後魏時聞焉在吐谷渾國有屈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狀若中國苟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伏盧尼

北史曰伏盧尼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石國

隋書曰石國居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菓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厭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匐職攝其國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宕昌

通典曰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嗣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別自立師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及羖羊毛覆之無法令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蒸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千里席水以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忽如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為宕昌王七葉孫彌泰皆投南北兩朝封爵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後企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中詔大將軍田恒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

鏺汗 鏺嗐音

隋書曰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淶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疎勒千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色知顯

北史曰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菓

伽色尼

北史曰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 南去代一萬二千五百里土出鹽多五菓

白蘭

通典曰白蘭羌之別種後周時與爲東北接吐谷渾風俗物産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乾陁

北史曰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史國

隋書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師子

通典曰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事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絜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功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

又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梨耶亦使貢獻

穆國

北史曰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奄蔡

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役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盡近北海至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

何國

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嚈噠

北史曰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寶風俗與突厥略同兄弟共一妻無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万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其王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一二里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輿多駞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

皆役屬之居號爲大國
又曰後魏明帝熙平中遣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四夷部十五

西戎三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氏　車師
高昌　吐谷渾　波斯

羌無弋

後漢書曰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影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劒教之田畜遂見尊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爰劒嘗爲奴隸故

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也
又曰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娶妻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又曰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張掖武威敦煌）通道玉門隔
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
又曰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
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民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
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
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
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
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世祖
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
又曰燒何豪有婦人鋼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
信向皆從取計策焉

又曰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
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
三輔尚臨行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
三州屯兵二十餘萬民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
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
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今虜皆馬
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
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
數千二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万騎之衆
逐數千之衆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
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
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種羌反殺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
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
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
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
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龜茲城也）水草豐美土
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
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
世祖築朔方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建元　無妄之災
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
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
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也單外謂無守衛也）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從所長書奏
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

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
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
又曰順帝永和四年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
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
俗今二君性素疾惡欲分白明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
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雜種
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大寇三輔殺
害長吏機秉並坐徵
又曰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
首已西及在蜀漢徼北唯參狼在武都其五十二種衰少
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

九種唯燒當種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
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

湟中月氏胡

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
泉地月氏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
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
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氏錯居
雖依附縣官而首鼠兩端其後漢兵戰鬭隨勢強弱被服
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

莊子曰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風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
以爲號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不能相一種別群分彊者
凌弱轉相抄盜男子戰死以爲吉病終者謂之凶

范曄西域論曰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根是養病於心腹也（根漢書作本）

又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蠻貊殊性難以道御
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羈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
其本矣

氐夫

齊書曰氐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氐居仇池地号百
頃建安中有百頃氐王是也

又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
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
源氐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倉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
所治處名洛谷

又曰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克仇
池

通典曰氐者西戎之別種則在廣漢西君長數十而白馬
最大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稱蚺氐（蚺音而）此盖中國人即
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椒蠟等勇戇抵
冒貪貨死利居於河地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
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
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
豕馬牛婚姻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之語言與中國之姓
其服尚青

又曰漢武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元
鳳初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討破之

又曰魏武之初諸氐戎叛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

之種於秦川以御蜀虜

風俗通曰氐言抵冒貪饕至死好利樂在山谿本西南夷
之別種号曰白馬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等發兵征之辟
地以爲武都郡

晉華陰令江統西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
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
嘔險阻之地與中國壤之表崎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
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又曰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
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攻夷狄也

車師

北史曰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後魏太武真君
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

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
甚厚及臣継立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
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庶飢荒無
以存活賊今攻臣急甚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
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
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高昌

北史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
里四面多大山以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
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
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
又曰其國有八城地多碛石氣候温暖厥土良沃穀麥一
歲再熟宜蠶多五菓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佳出赤

鹽其味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
又曰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高昌人立麴嘉爲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遣使獻珠象白黒貂裘名馬鹽枕等[illegible]誠
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又曰後魏孝明熙平初遣使朝貢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
接荒漠頻請朝援從國内遷雖來誠可嘉於理未愜何者
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
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
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
又曰後魏孝明正光元年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
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爲博士明帝許之
又曰其國至隋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之像
又曰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文字亦同華
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
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布
又曰隋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
朝（伯雅高昌王名）因從擊高麗還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
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
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
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
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
宇宙伯雅踰沙重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裙變夷從夏可賜
衣冠仍頒製造之式
唐書曰高昌有草名白疊其實類璽國人採之織以爲布

又曰武德七年其王文泰又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
餘性甚惠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又曰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
宇文氏復貢玉盤也
又曰貞觀四年冬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姓李氏封長樂
公主書慰諭之
又曰貞觀十三年文泰稱疾不朝太宗命侯君集爲交河
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
騎數万衆以擊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文泰惶懼
病死子智盛嗣立出城降君集先是其國童謡云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文泰
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
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内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

徵諫以為不便太宗不從遂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
護府留兵鎮之

吐谷渾

後魏書曰吐谷渾慕容氏者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有二
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涉歸
之存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渾與洛廆二部馬鬬相傷洛
廆怒謂渾曰何不分部令相遠渾曰馬是畜耳而何怒及
求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廆悔謝留之渾曰先公之
世卜筮當有二子亨福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
以馬致隔天所啓也試驅馬令東若還我當相隨即命擁
馬皆悲鳴西走遂西渡隴止于甘松之南廆追悔之作吐
谷渾阿干歌徙何以兄為阿干也遂水草廬帳而居以肉
酪為粮渾死其後以吐谷渾為氏

又曰豺立自号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
草木因号沙州

梁書曰武帝天監十三年其王休運籌遣使獻金裝馬腦
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
獻赤舞龍駒及方物

隋書曰其王以皂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
同其王公貴人多戴冪䍦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
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
厥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
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
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

又曰開皇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王伏允上表欲
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唐書曰隋煬帝時其王伏允來犯塞煬帝親總六軍以討
之伏允以數千騎潛於泥嶺而遁其仙頭王率男女十餘
萬口來降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送之本國

又曰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為西海道大總管時伏允太
子順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詔曰吐谷渾擅相君長竊
據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權門昔渠狎貳種落怨憤長惡不
悛野心弥熾莫顧藩臣之禮曾無事上之節草竊疆場虔
劉兆燧積惡既稔天亡有徵朕君臨四海含育万類一物失
所責深在予所以爰命六軍申茲九伐義存活國情非黷
武其子大寧王慕容順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華
慕華風爰見時機深識逆順以其慢諫違衆獨陷迷塗遂
誅邪臣存茲大計翻然改轍代父歸罪忠孝之美深有可
嘉子能立功足以補過既往之譽特宜原免然其建國西

鄙已歷年代既從廢絕情所未忍雖其宗祀尤歸令嗣可
封順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呂烏甘豆可汗

又曰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國於群羌之
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

波斯

北史曰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
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万河經其城中
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
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
毼㲪毹毾㲮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
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
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
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

里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亦有巾帔緣以織或錦婦女服之飾以金銀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内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宫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号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又曰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則准地輸銀錢

又曰其俗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

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

又曰後魏孝明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禮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唐書曰波斯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活褥地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又曰龍朔元年詔遣隴州南田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其王卑路斯為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還為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為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來入朝拜為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猶存自開元七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并獻馬腦床九載四月獻大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金澤文庫

四夷部十六
西戎西
烏孫 悅般 迷蜜 党項
焉耆 小月氏 佛林 吐火羅
泥婆羅 大食
金澤文庫

烏孫

史記曰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

漢書曰烏孫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民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

北史曰烏孫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水草後魏太延中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來朝貢

通典曰烏孫漢時國號大昆弥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青眼赤鬚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弥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內地五千里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樠音武元切其心似松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又曰烏孫昆莫昆弥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賜昆莫於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天子聞而矜憐之

又曰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弥小昆弥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爲烏孫兵圍驛上書願發城郭燉煌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刃札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而猶三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兵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孫瓦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

悅般

北史曰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

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後魏太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東死漂士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

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
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儛之節
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迷蜜

北史曰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萬二千一百
里後魏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黒橐駞其國東有山名都
怒滿山出金玉多鐵

党項

隋書曰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
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
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
羖攊羊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氊以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
令各為生業有戰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

猪以為供食不知稼穡無文字但推草木以記年歲時三
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已上死者以為令終
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
缶為節

唐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
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
後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
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延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別為部
落一姓之中復為小部落大者萬騎小者千騎不相統一
有細封氏費聽氏頗超氏野辭氏米擒氏拓拔氏最為強族
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毛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
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產業
好為盜竊相陵劫尤重復讐若讐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
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氊養
驢羊以供其食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
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
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蒸褻諸夷中最為甚自周及隋
或叛或朝常為邊患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遣使
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太宗降璽書慰撫之步
賴因即來朝宴賜甚厚列其地為軌州拜步賴為刺史仍
請率所部討吐谷渾其後諸姓酋長相次率部落皆來內
屬請同編戶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為崌奉巖遠四州
各拜其首領為刺史

又曰有黒党項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
伏允奔于黒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黒
党項酋長号敦善王因貢方物又有雪山之下及白狗舂

桑白蘭等諸羌

焉耆

北史曰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
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
張軌所討龍熙之嗣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
人貧無綱紀法令

又曰其丈夫剪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
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
釋教齋戒行道焉

又曰其國養蚕不以為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
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又曰後魏太武怒之詔成周公万度歸討之鳩尸卑那以
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

畢衆大潰進屠其城西鄙諸戎皆來降服獲其珎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万度歸以五千騎經五千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珎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去西戎即存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書上稱美

隋書曰焉耆國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唐書曰焉耆在京師西七千三百里其地良沃貞觀六年其王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離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又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結焉耆王大喜請為聲援乃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耆人先為高昌所虜者悉歸之由是遣使謝恩并貢方物

小月氏

北史曰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頗與羗同其俗以金錢為貨

又曰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後魏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佛菻

唐書曰佛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精瑠璃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理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床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為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一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照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搵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

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凉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衿錦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繡乘輜輧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馬腦孔翠珊瑚虎魄凡西域諸珎異多出其國

又曰貞觀十七年佛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頗黎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

又曰開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羅大首領獻師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吐火羅

北史曰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隋大業中遣使朝貢

通典曰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翼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謂之駝鳥

又曰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其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泥婆羅

唐書曰泥婆羅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匙筯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皆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漱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頗黎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服突坐師子床其堂内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柱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

又曰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沴池周迴二十餘步水常沸涌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

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大食

唐書曰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異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糺合亡命渡常肩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王姓大食氏名瞰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巳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晳亦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鬬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等肉國西隣於大海其王移穴中異石實之於國

又曰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粮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又曰龍朔中滅波斯拂菻其國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呑併諸胡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及進馬并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糺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遠來慕義不可寘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唯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

杜還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号慕門都其士女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必擁面無問貴賤

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
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
又曰其菓有偏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
蒲桃大者如鷄卵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六

四夷部十七

西戎五

莎車　波知　栗弋　悉居半
越底延　波路　三童　蒲山
劫國　捺　丁令　且弥
陁羅伊羅　賒弥　澤散　女國
呼得　曹國　灃國　何國
短人　小人　軒渠　温宿
朱俱波　尉頭　滑國　姑默
疊伏羅　阿鈎羌　葱茈羌

莎車

漢書曰莎車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鐵山出青玉
又曰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万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万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公孫心即上書請万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万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万年并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
又曰馮奉世至宛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如龍帝甚悅下議封奉世開内侯少府蕭望之以奉世矯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代法若即封奉世則爲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投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

波知

北史曰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揔攝有大池傳曰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粟弋

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大國一名粟特一名拘夢出名馬牛羊蒱萄蒲陶酒其土地水美故也有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悉居半

北史曰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後魏大延初遣使來獻自後不絕

二

越底延

通典曰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西北去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婆羅門種類戶數萬餘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王及庶人剪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白疊婦人爲髻衣帬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牛鍮石訶梨勒[illegible]皮

波路

北史曰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

三童

通典曰三童國在罽賓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犀象作金幣

率勃國王之面亦勃王台之面若大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者王死則更鑄

蒲山

北史曰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劫國

通典曰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南西與俱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名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於山谷

又曰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梨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小有差

獠

魏書曰獠之初也出自梁益之間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依樹積水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亡兒女哭止便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也

三

北史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所生男女無名字唯以長幼次第呼

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
稱謂也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
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
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蜀人東流山險之
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
不爲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
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
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其
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
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又周
文平梁益令在所撫慰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
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
永昌郡傳曰獠民喜食人以爲至珍美不自食其種類也

怨仇乃相害貪耳能水中潛行行數十里能水底持刀刺
捕取魚其人以口嚼食並以鼻飲水死人有棺其葬豎棺
埋之

丁令 令訂諳鱗

後魏書曰丁令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依處土出
貂鼠皮貂子皮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
又曰丁令北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
人也膝巳下生毛馬脛馬蹄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且弥

北史曰且弥國都天山東臨於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
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阤羅伊羅

通典曰阤羅伊羅國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
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除弥

北史曰除弥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
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
熙平中宋雲等使終不能達

澤散

通典曰澤散國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寅與安
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不知里數

女國

北史曰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
位二十年女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
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
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

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中或數度變
改之皆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
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猶多鹽恒將鹽向天竺
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
斂金錢求死者族之中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
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
內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
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

呼得

通典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名馬多貂鼠

曹國

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

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
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波羅
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百[illegible]
祭之南去康國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

北史曰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
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
峻俗重淫祠葱嶺山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為屋以銀
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出入
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鳥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
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黑鹽阿魏東去
刼國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隋書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
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
床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安國三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短人

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
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
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其國去康
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去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
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
其傍無它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
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即魏略之短人國也

小人

通典曰小人在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
(大秦之南)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貨以酬報

軒渠

通典曰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
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
繡鸞恒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
三童國

溫宿

北史曰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墨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
十里

朱俱波

通典曰朱俱國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
今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
里其西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
至疎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疎勒國人後魏
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言音與于闐相似其
閒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德以後頻遣使
朝貢

尉頭

北史曰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
里

滑國

通典曰滑國車師之別種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
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

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物等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傍國波斯渇槃陁罽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人皆善騎射着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以氊屋為居東向開户其王金床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用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出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椰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㕘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

依隨水草其國無車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事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城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号為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明中遣使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至隋時又謂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璠梁典滑國姓㕘噠後裔以姓為國号轉訛又謂之悒怛焉

姑默

北史曰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

疊伏羅

通典曰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羌城城北有壇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獻方物

阿鈎羌

通典曰阿鈎羌後魏時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山有五穀諸菓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葱茈羌 茈音此

通典曰燉煌西西城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葱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並鄰狩闊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七

四夷部十八

西戎六

蒲類　小宛　精絶　渠勒
依耐　無雷　難兜　孤胡
山國　烏貪　卑陸　郁立師
刧國　烏弋山離　拘弥　德若
高附　東離　移支　者舌
拔豆　烏利　者至拔　朱居
權烏摩　伽色尼　薄知　牟知
阿弗太汗　呼似密　諾色波羅　早伽至
伽不單　伽倍　折薛莫孫　鉗敦
弗敵沙　臨兒　貲虜　盤越
鹽長　奇恒　石尖　扶伏
可薩　鵲國　無不達　無継民
録民　無首民　納民　拘夷
波羅柰斯　鼠王　摩訶頻　波羅越
雞城　和訶條　播黎曰　含衛
維耶離　迦維羅越　那訶維　碓國
拘那含　波羅柰　拘宋婆　罽密
拘私郁竭　摩竭提

蒲類

漢書曰蒲類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餘里

後漢書曰蒲類國王居天山西疏榆谷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名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時蒲類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國人民六千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号曰阿惡國初徙居時甚貧羸不能者逃亡在山谷間故得留為蒲類國云

小宛

漢書曰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東與婼羌接

精絶

漢書曰精絶國王治精絶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地阨狹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渠勒

漢書曰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與戎盧接

依耐

漢書曰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少穀寄田莎車疏勒

無雷

漢書曰無雷國王治無雷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衣服類烏孫

難兜

漢書曰難兜國王治難兜城去長安萬五千一百五十里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有金銀銅鐵作兵

孤胡

漢書曰孤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餘里

山國

漢書曰山國王治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

烏貪

漢書曰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卑陸

漢書曰卑陸國王治天山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郁立師

漢書曰郁立師國王治内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卻國

漢書曰卻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烏弋山離

漢書曰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烏弋地暑熱其草木畜産五穀菓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與罽賓同有桃拔（桃拔似鹿或名天祿）師子犀牛俗重妄殺錢文為人頭幕為騎馬

子三百九十七　三　李頁

拘弥

後漢書曰拘弥王治寧弥城去洛陽萬二千八十里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寧弥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寧弥侍子定興為王

德若

後漢書曰德若國王東去洛陽一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高附

後漢書曰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内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

東離

後漢書曰東離國王治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暑熱風氣物類與天竺同有城十數其人民男女皆長大可八尺乘象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移支

後漢書曰移支國王居蒲類地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者舌

後魏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大武延平三年遣使朝貢

拔豆

後漢書曰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菓土宜五穀

烏利

後魏書曰烏利國去代二萬五百里國中出金玉良馬白疊土宜五穀

子三百九十七　四　李頁

者至拔

後魏書曰者至拔國都城在疎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師子等

朱居

後魏書曰朱居國在于闐西其民山居有麦多林果咸事佛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権烏摩

後魏略曰権烏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治烏秅城西接遝居半國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伽色尼

後魏書曰伽色尼國治伽色城在万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菓

薄知

後魏書曰薄知國治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

牟知

後漢書曰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

後漢書曰阿弗太汗國治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菓

呼似密

後魏書曰呼似密國治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七百里土平出金鍮石有師子多五菓

諾色波羅

後魏書曰諾色波羅國治諾色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菓

早伽至

後魏書曰早伽至國治早伽至城東接忸密國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菓

伽不單

後魏書曰伽不單國治伽不單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宜稻麥有五菓

伽倍

後魏書曰伽倍國故休密翎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車西去代萬三千里民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

後魏書曰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所治雙靡城也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

後魏書曰鉗敦國古之貴霜翎侯所治護澡城也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之間

弗敵沙

後魏書曰弗敵沙國古肸頓翎侯所治薄茅城也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里居山谷間

臨兒

魏略曰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屠身服黃色髮青乳有青毛冬青始莫耶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墮地能行七步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廬從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其所載與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教胡爲浮屠也

貲虜

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 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東西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並本亡奴婢也

盤越

魏書曰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大與中國人同

鹽長

山海經曰西海中有鹽長國其人鳥首亦名鳥民

奇肱

括地圖曰奇肱民善爲機巧設百禽爲車飛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多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十年西風倒乃令復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里

石尖

玄中記曰玉門之西南羌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户無他事役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石尖數千枚輸于廟中名霹靂尖以給霹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

扶伏

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黄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可蘭

沙州記曰大白蘭西北千二百里有可蘭虜風俗卑陋從開闢後口不知穀味目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四夷中不藏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群畜而巳户落萬餘然其人頑勇不鬬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

鵠國

神異經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其人歲壽三百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無不達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爲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鳥獸言語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仙一名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知

無繼民

外國圖曰無繼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門四萬六千里

録民

外國圖曰録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肺不朽百二十年復生去玉門萬二千里

無首民

外國圖曰無首民乃與帝爭神帝斬其首刎之芒野以乳爲目臍爲口去玉門三萬里

納民

外國圖曰納民陛居食土無夫婦死埋之其肝不朽八年復生去玉門五萬里

拘夷

釋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國北去城數百里山上有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銅鐵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唯瓢盛不漏服之令人身臭毛皮盡脱得仙其國稱婆羅門守視

波羅柰斯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柰斯國佛轉法輪處調達入地獄土陷處皆在其國

鼠王

釋道安西域志曰于闐道中有鼠王國大者如狗小者如兔着金縷衣沙門過不禮白衣不禮輒害人

摩訶頼

釋道安西域志曰摩訶賴國又南得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耨達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佛六年若行

貝多樹去城五十里　波麗越
釋道安西域志曰羅衛國東西四百里至波麗越國波麗
越國即佛外祖國也
鷄城
釋道安西域志曰胡國共有鷄城共有人皆冠象鷄也
和訶條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中地方二萬里大山
名三漫屈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數種井邊石上有
四佛足迹每月六齋日弥勒菩薩常以諸天神禮佛迹畢
便飛去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以供奉佛
播黎曰
支僧載外國事曰播黎曰國者昔是小國耳今是外國之

大七百九十七　九

大都流沙之外悉稱臣妾
舍衛
支僧載外國事曰舍衛國今無復王盡屬播黎曰國王遣
小兒往國人不奉佛法
維耶離
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舍衛五十由旬者晉言三十
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國人不復奉佛悉事水火餘外道也
迦維羅越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國人亦屬
播黎曰國今尚精進昔太子生時有二龍一吐水一吐火
一冷一暖今有二池尚一冷一暖
鄰訶維
支僧載外國事曰鄰訶維國土豐樂多民物在迦維越南

相去三十里
碓國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葉佛生碓國今無復此國故處在舍
衛國西相去三十里
拘那舍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那舍國牟尼佛所生也亦名拘那舍
在迦維羅越西相去復三十里
波羅奈國
支僧載外國事曰弥勒佛當生波羅奈國是屈陁羅經所
說在迦羅越南
拘宋婆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宋婆國今見過去佛四所住處四屋
迦葉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釋迦文佛住五年一佛不說

大七百九十七上　十

罽賓
支僧載外國事曰罽賓小國耳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
奉佛土地寒羅漢道人及沙門到冬月日未中前飲少酒
過中後不復飲酒食果國屬大秦
拘私那竭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在拘私那竭國佛欲入涅槃時自然
有寶床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
佛應說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槨櫃車送佛衆積薪不燒
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
乃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少許還國各立浮屠
摩竭提
支僧載外國事曰摩竭提國在迦維羅城之南相去三十里
由旬有貝多樹佛在此樹下坐六年　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四夷部十九

西戎七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且末　烏秏　西夜

吐蕃

唐書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為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黄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為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窣勃野以秃髮為國号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其國人号其王為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剜眼劓刖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繹其腸而屠裂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姦反覆神明鑒之同於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壇墠之中陳設肴饌殺人馬牛驢以為牲呪曰尔等咸須同心勠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祇共知尔志有負此盟使尔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穬麥豌豆小麥蕎麥多犛牛豬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為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号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捻麨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為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為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出皆少者前老者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為甲門臨陣敗死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翫及常所乘馬弓劍之類悉埋之

又曰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並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賫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

又曰弄讚率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等擊破之弄讚大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子壻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國者

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㑹當為公主築一城以誇
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
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身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
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
表疏

又曰太宗伐遼東還弄讚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
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
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還夷狄纔
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
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
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又曰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
千段弄讚因致書與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
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
種高宗嘉之進封為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
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

又曰高宗聞劉審禮等敗召侍臣問以綏禦之策中書舍
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
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
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抄使國用豐足
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
亮等皆言嚴守之便

又曰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克復
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
發兵以鎮守之

又曰聖曆三年蕃將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弟莽布

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
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優賜甚厚

又曰神龍元年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董熱來獻方物
為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
與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
吐等來逆女中宗宴之于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
與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以觀之四年正月下制曰聖
人布化用百姓為心王者乘仁以八荒無外故能光宅遐
邇財成品物由是隆周理曆柔遠之圖強漢乘時建和
親之義斯蓋御寓長策經邦茂軌朕受命上靈克纂洪業
庶幾前烈求致和平睠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
朝貢太宗文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
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
變革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頗聞凋弊頃者贊普
及祖母可敦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託舊親請崇
親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為人父母志恤黎元
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役休息遂割慈愛為
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
發朕親自送于郊外命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
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側引王公宰臣賦詩餞別
改始平縣為金城縣改其地為鳳池鄉

又曰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餘
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玄宗令
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擊之仍下
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
于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濱力戰死之晙等乘之而進

大破吐蕃之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則賊餘黨奔
北相枕藉而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停親征命紫微舍人
倪若水往按軍實仍弔祭王海賓而還
又曰開元十七年玄宗遣皇甫惟明等使吐蕃惟明等旣
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已
來前後勅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入朝
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爲
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爲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
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
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
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構鬬亂令舅致怪
伏乞垂察追留死將万足承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
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若將狀專

二六八　五　劉阿戒

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
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
獵所具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
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從舊好長令百姓快
樂如蒙聖恩千年万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進金
胡瓶一金盤一椀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鵝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
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
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材辯及是
上引入內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
綵銀盤胡瓶等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物而
却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
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竪分界之

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
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諫曰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
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爲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
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
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
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
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迴若
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
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智深
於史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也臣
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屬奔命一以守典存
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出嫁從人遠適異國

千七九十八　六　劉阿戒

合慕夷禮返求良書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
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恩信必不得已
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
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
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
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
臣忝叨列位職刊祕籍實痛經典弃在戎夷昧死上聞惟
陛下深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
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
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
又曰開元二十八年春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

都丙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丙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遂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須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淪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羣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

大羊同

通典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其人辮髮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吐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切）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

悉立

通典曰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餘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蒸報為俗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菓死葬於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羈罪

吐蕃

章求拔

通典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且末（子斜切）

漢書曰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有蒲桃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北史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所之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後魏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烏秅（上一加切下直加切）

漢書曰烏秅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手也）出小步馬（師古曰小步馬謂便捷也）

西夜

漢書曰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巨言切）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師古曰言不著土地）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地出玉石

後漢書曰西夜國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傅箭鏃所中輒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北狄一

揔叙北狄上

說文曰狄犬種字從犬狄之言淫僻也

白虎通曰狄者易也言僻易無別

風俗通曰胡者謹按漢書山戎之別種也佰者略也云無禮法又胡者丐也其被髮左衽言語贄幣事殊丐也

晉中興書曰胡者北狄之揔名也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生也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可以行矣重言采薇丁寧行期也）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歸使沒無室家夫婦之道不遑啟居者有玁狁之難故也）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

又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又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戒警敕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駟馬貌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於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

又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出征至春凍始釋而來反）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記六月正月也若日月為夏）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又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吉甫也時大將也憲法也吉甫有文武之德）燕喜既多受祉（吉甫燕而歸天子以祉福也飲酒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

又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

又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

又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至用兵不息何草不黃）

禮曰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之四方所服國數也九七八五六之閩）。又曰司隷掌五隷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隷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衣服兵器之屬）夷隷掌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東夷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夷隷掌與鳥言）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又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以敗狄于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
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從走也）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衆狄
又曰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之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又曰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遂伐魯魯使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
之門
又曰赤狄侵齊又侵晉取向陰之禾晉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
又曰成下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
有三儁才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

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
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
又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
也
又曰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及其鎛磬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微
子無以待戎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
金石之樂禮也
又曰魯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來也）
又曰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太原晉陽縣也）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不克（更增）
（十人車之以用）乃毀車以為行（乘車為陣）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
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陣名）以誘之
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此傳言荀吳善用卒）
又曰晉梁丙率陰戎伐潁（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
也（言民人之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
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戎狄猶無所可責）
又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鮮虞白狄別種）
（晉陽肥國）滅肥以肥子緜皋歸（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
又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日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也）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主求彝器籍談曰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蒐也（密須姞姓國也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處參虛撫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又曰晉侯訓兵於稷以略狄土

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爾雅曰北至于祝栗左陸遠之國

又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四方昏荒之國

又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八狄在北

又曰北戴斗極爲空桐戴值也空桐之人武地氣使然也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又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國語曰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狄國隗姓也富辰諫曰不可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也豺狼之德也王不忍小忿而弃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梯也狄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狄后惠王子帶故也狄人來誅殺譚伯狄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

又曰晉侯使隨會聘于周王饗之餚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毁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王王召士季范子也士季字曰親戚宴饗則有餚烝烝俎之餚也外外也折惟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儳進退也沒入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菹醢之屬以示容合好胡有孰戎狄也

又曰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皐落東山狄也苛擾也君盍使申生伐狄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警公說使申生伐東山至稷桑稷桑皐落狄地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果戰敗狄於稷桑

又曰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狄隗姓北狄

又曰襄王避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汜子犯曰君盍納王公乃行賂于草中之戎驪土之狄以啓東道二戎狄在晉之東也

尚書大傳曰狄人將攻太王亶父亶父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每與而狄人之至不止太王問耆老曰狄人又何欲耆老曰又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周氏之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詩含神霧曰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横行食則合和伏則交脚鼓則細腰知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者貂蟬胡床胡飯

春秋考異記曰北狄之氣生幽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北狄二

總叙北狄下

史記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又曰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豐鎬放逐戎狄涇洛之北時入貢命曰荒服

又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在朔方）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漢書曰山戎伐燕告急于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又曰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伯狄白狄）

又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

又曰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

又曰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讀曰謫謫有罪者令戍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又曰昴曰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胡貉月支旃裘引弓之民昴之主

又曰揚雄上書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又曰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也）

又曰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又曰外國天性忿鷙（鷙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之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又曰狄眞中國之堅敵也

又曰王莽征匈奴嚴尤諫曰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齎步兮反齎裝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勢不可用一難也邊既空虛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胡也沙鹵多乏水草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糒飲水師有疾疫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幸而逢虜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聽

又曰東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有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

捺引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摠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也

又曰文帝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日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安本其上內內時言之也）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和親無益之明効也

又曰董仲舒以匈奴可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又曰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

又曰孝宣之世單于臣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又曰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

又曰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又曰夷狄之人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又曰晁錯上書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與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又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作騶字發矢次射甚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

又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肥肉毳細毛也）其性耐寒

又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如飛鳥走獸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不可離南畝

又曰匈奴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兵）

後漢書曰耿秉上言曰今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又曰間匈奴傳論曰并兵窮討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破龍祠焚罽幕銘功封石倡呼而旋

又曰王莽時盧芳詐稱武帝之後奔匈奴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得芳之衆昱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涓反）

晉書曰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後漢末群臣競言胡入猥多宜先為其所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中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於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

又曰晉武帝踐祚後匈奴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

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新興上黨樂平靡不有焉

又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置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恒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又曰太康七年有萎莎胡率部落來降

又曰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鮮支種有烏譚種有赤勒種有捍蛭種有萎莎種有赤莎種有鬱鞞種有委童種有大樓種不相雜錯

又曰其國號左賢王右賢王左奇蠡王右奇蠡王左於六王右於六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鹿王右顯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受舞三苗而南蠻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信陛下也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於慈母也若此則受諭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也愛人之狀好人之役愛有實以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匈奴好之來者家長以上必衣繡家少者乃衣文錦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緑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一國聞之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可以得此將以懷其目一餌也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盛美胾炙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此懷其口一

餌也降者若使者至也必使人有所召客焉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傅白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爲其胡戲使樂府吹簫鼓鞀令使降者時得此而樂一國聞之者見之者人人唯恐其後至也以此懷其耳一餌也凡降者陛下必有所富令有高堂邃宇善廚大囷廄有編馬庫有陣車時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令其居處樂皆過其處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其時將以此懷其腹一餌也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於胡嬰兒貴人子好可愛有數十人爲繡衣出則從出入則從入則更侍胡嬰兒得近侍胡貴人將佐酒上前使付酒錢出繡衣具帶服時以賜之今數人得此而居之一國聞者見者人人唯恐後至也以此懷其心一餌也

晉中興書曰北狄其地南接燕趙北沙漠東漸九夷西界六戎世世自相君長不稟中國正朔

西域記曰諸胡俗婚姻相然許者先送同心指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李陵報蘇武書曰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

又曰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

又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班固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匈奴兮截海外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古胡無人行曰望胡地何嶮巇斷胡頭脯胡臆

陸機樂府詩曰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借問燕山候勁虜在燕然

古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

陳琳樂府詩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蔡琰詩曰邊亭與華異胡風春夏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北狄三

託跋氏　稽胡　慕容氏

宇文莫槐　高車　烏洛侯

庫莫奚　軻比能

託跋氏

宋書曰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後也陵降匈奴單于妻之以女字託跋其後因氏焉世豪強分建種落也

又曰索頭虜姓託跋氏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虜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宜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愍帝進盧爲代王盧孫十翼鞬據陰山衆數十萬鞬死子開字涉圭即魏道武帝

又曰虜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御寒也

後魏書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賴其勲帝舜嘉之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七十世裔孫毛即成皇帝諱毛也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至力微

立(郎臧文鄴帥也)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也

又曰禄官立(始祖子也)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叅合陂北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

稽胡

後周書曰稽胡一百步部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孝昌中有劉蠡外者居雲陽谷分遣部衆抄掠居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還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外之子蠡外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為之禮緩以婚期蠡外既恃和親不為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

又曰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勲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以遏其路

又曰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弃甲仗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

慕容氏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通典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初其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至孫涉歸號封為鮮卑單于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隴之間次曰廆有命代才謨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也)

又曰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初率諸部大人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摇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

又曰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廆

又曰慕容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

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敎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刑政修明流亡者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廆卒(皝嗣立皝數多)權略日強盛遂自稱燕王後遷都於柳城雋時即其子孫

宇文莫槐

後漢書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莫槐之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飾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

北史曰莫廆(乎罪切)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莫廆遺莫慨之遺跋)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鈕自言

為天所相每自誇大莫廆之孫曰乞得龜為慕容廆破之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乞得龜敗也

高車

北史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嘷本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麁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其俗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

又曰高車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集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理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如中國祓除而群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枝因曲豎之以乳酪灌焉

又曰高車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士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

又曰高車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為敵後魏道武帝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

又曰道武帝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駈至平城即以高車眾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

又曰高車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乞袁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又曰高車昧利不顧後患

又曰高車斛律部帥倍侯利為蠕蠕掩襲遂奔魏賜爵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利其眾服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

又曰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遣使至京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賊臣當為天子討除孝文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

又曰高車部眾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

又曰高車遣使貢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疋駝十頭

又曰高車與蠕蠕戰於蒲類海北割蠕蠕之髮送於羽林監孟威

又曰高車遣使獻龍馬五疋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疋雜綵六十疋

又曰高車王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勒一副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

烏洛侯

北史曰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國人尚勇不為奸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施九弦太武真君四

年來朝耕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廬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唐書曰烏羅渾國盖後魏之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其君長遣使獻貂皮

庫莫奚

後魏書曰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貞所破邑落竄匿於松漠之間

後周書曰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先為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為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

北史曰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

又曰武成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亘地于抄掠詔書切責之

輒比能

魏志曰輒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於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鼓節為進退

又曰建安中烏桓反輒比能助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

又曰延康初輒比能遣使貢馬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

又曰黄初二年輒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黄初三年輒比能率部落與代郡烏丸等三十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烏桓校尉田豫和之使不得相侵五年輒比能復擊鮮卑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進討破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卑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烏丸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嶋丸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引軍退步度根數數抄盗又殺我弟而誣我以抄盗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輒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每抄掠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能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憚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珍寶部一

寶

珠上

寶

尚書湯誓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俘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孔安國曰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又盤庚曰無總于貨寶（孔安國注曰無總貨寶以求位也）

又旅獒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孔安國注云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親之道）弗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其來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也）

又顧命曰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

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皆歷代所傳之寶）

毛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illegible]）

詩含神霧曰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宋均曰聖人謂高祖世受天命而王必順斗衡去故張宜劍兵勝之圖令以授漢寶也）

禮記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常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君也）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以忠信爲寶

左傳莊公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又莊公曰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又文下曰宋昭公盡以寶行

又襄公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也

又昭六曰吳太子諸樊入郢（諸樊吳王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定公曰盜竊寶玉大弓盜者何陽虎也

史記曰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登常山而臨代代可取也

又曰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伐齊陳于鞍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

又曰魯昭公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往焉賜昭公寶器已悔復詐取之

又曰衛叔名封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又曰秦逐客李斯書曰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又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又曰梁惠王與齊威王會田於梁閒齊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也言燕趙之畏其侵伐故祭以求福）人徙而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
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慙或作愧字
漢書曰沛公西入武關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
者賈竪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
連和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鄒令縣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
衢道求主還之
後漢書曰世祖遣衛尉銚期持珎寶繒帛賜陰貴人期至鄭
被盜
張璠漢記曰朱儁爲郡吏太守尹端有罪應死儁爲買珎
寶路主章吏端得免死
范曄後漢書曰帝常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
令能不蜀郡計椽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
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珎寶山積捲握之物足
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
息。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曰曹操父嵩乞丐攜養
因贓假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
魏志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市奴
婢泰皆掛於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
吳志曰士燮爲交阯太守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輙以
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珎奇物異果蕉耶
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晉中興書曰挑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
等後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索好馬欲於父前試之唯
略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晉安帝記曰桓玄尤愛珎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晉書殷仲文傳曰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寶
玩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晉書呂纂載記曰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
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
鍾水陸奇珎不可勝紀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
槨銅器十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珎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
蠶形者數萬計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
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屏風玉匣之屬皆
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
不得犯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
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
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曜平陳安長驅至于西河張
茂懼遣使稱藩獻諸珎寶珠玉不可勝紀
後魏書曰元乂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
牣其中
北史曰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彭城王孫韶魏室奇寶
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三斗
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北齊書曰高德正甞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
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掩見大怒曰我府藏
無此物詰其得由皆諸元賂之帝乃斬德正并妻子伯堅
隋書曰開皇十一年突厥遣使獻七寶垸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

置寶物價直於洲上寶依價貿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
為國名
又曰天寶中師子國遣婆羅門僧灌頂三藏來獻金寶瓔
珞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脩之則為存國
之寶孫卿子文井里之厥又玉人琢之為天下寶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
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曲之弓不琢
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之
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
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汙澤和氏之
璧夜光之珠三棘六里此諸侯所謂良寶也淮南子故山云周之簡珪在於石大象神龜出路溝壺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明月之珠不能
無纇夜光之珠白微月光微日明月若絲之有結纇也然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
不及妨大美
傅子曰夫獨不貲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比之秦
猶泰山之安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
寶者王之所美也已為天下名器
國語曰晉定公享楚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

有夢曰雲金木竹箭之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
玩何寶焉參學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乃至於崑崙之丘觀春山之寶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逾多而民逾貧失其所
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鹽鐵論曰汝漢之金纖誘外國鈎羌胡之寶也
說文曰琛寶也美寶琛又會人曰
說苑曰經侯過魏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
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
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經左解玉具右解佩委之
而起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
新序曰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
與共此憂樂乎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
產崑崙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床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
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又曰高祖入咸陽宮行庫藏見有琴長六尺十三絃二十
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
漢武故事曰上雜錯天下珍寶為帳其次甲乙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
貨六種二十八品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
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蛇見比韓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寶志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又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蔡氏化清論曰經玄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

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明皇雜録曰楊國忠驕奢僭侈之態復紛然未滿持盈公主王業冠魏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其直

珠上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淮夷二水出蠙珠也）

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玄曰敦盤類珠玉以為飾）

左傳哀公曰衛太叔疾出奔宋臣向魋（宋司馬）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又哀下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illegible]襄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也）

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鄭玄注曰藏祕也珠寶物俞道也赤漢有用天之祕道）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編珠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於野澤之中誰能不含取以為獻也）

禮斗威儀曰王者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又戴禮曰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奄其耀也

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蠙鏡（宋均[illegible]）德至淵則海出名珠

史記曰樂毅遺燕王書曰齊王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盡收入於燕

又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事具寶門）

又曰漢王賜張良金百溢白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

又曰鄒陽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案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漢書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吏發民若取黃金者坐贓為盜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為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養之得幸

又地理志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國圍二寸已下

又曰霍光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召王伏前聽詔

又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曰還章妻

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又曰董卓擅朝政呂布斬之長安中民悉賣珠玉市酒肉相慶填滿街肆
又曰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及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璣
又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恡梁冀誣奮母為其守臧婢去盜白珠十斛也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礱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礱不推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求媚令封珠

却還
又曰顯宗時鍾離意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其資物頒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又曰和熹后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閱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少時還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及瑠璃相連以問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昔亡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婦竊之因去婦敬送珠付前相惠乃還去婦
又曰豫章黃向辰步路中得珠琪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欲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也
魏書曰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瑲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又曰公孫淵以遼東叛遣田豫以本官督青州刺史程喜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銀甚多放散不

皆簿管由是功不見列
又曰文帝作終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
典略曰臨淄侯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魏略曰大秦國出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東夷俗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懸頸垂耳至於袂不以金銀錦罽為珍
又曰倭國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獻真白珠五十孔青大勾珠二枚也
蜀志曰秦宓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割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復何歎哉
又曰宗預復東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吴録地理志曰朱崖珠官縣出明月珠
又曰袁儁守君遊為淮陵長其女得壞牆中瑠珠百餘儁
封上之詔以賜儁
吴志曰魏文帝遣使以馬求易明珠翡翠權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可得馬何若而不聽其交易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内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
公也
晉書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埆無有田農百
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吴時珠禁甚嚴
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
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
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璫珥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安二十八
宿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黄三色珠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
居黄道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
母也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建元十年正月匙珠彙於正
殿○後魏書曰尔朱世隆將敗洛中先謡曰三月末四月
初陽灰簸土覓真珠至是並驗
又曰畢衆敬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
珠璫四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珎寶部三

珠下

唐書曰高祖朝曷婆那可汗獻大珠上曰珠信為寶朕所
寶者赤心耳何用珠為竟不受
又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殁之後其家
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
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
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且
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
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
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
蒙賞賚居官終殁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
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

不篤且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横議伏惟再
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又曰婆利東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
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
精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管子曰桓公問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復名徵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
市朝同流黄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
以狹為廣
又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
如神故天下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以珠玉為幣○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珠

令有所用之也故蚌在山泉而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寧豈而不知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黄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如泳之旣出果得珠

孫卿子曰在物莫明於珠玉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

又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又曰黄帝遊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罔象索之乃得

又曰河上有貧窶待織蕭緯而食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悟子尚奚有哉

又曰脩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則韜乎其事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川

又曰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爲

鄒子曰珠生於南海王出於須彌毋足而至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韓侯曰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

又曰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

又曰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楚王猿捷在林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

宋王亡珠而池中魚爲之殫

又曰珠玉尊則天下爭禮樂飾則純朴散

又曰禹填鴻水以爲山堙崑崙以爲土中立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長五丈大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並在曾城（少臺瑤珠瓔玕）玉璜在西北隅

任子曰丹淵之珠沉於黄泥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逐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蕙

穆天子傳曰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故名也）珠澤之藪方四十里

山海經曰開明山北有珠樹

又曰三珠樹生赤水山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一曰其狀若彗（如彗星狀）

又曰鳥鼠同穴之山濫水出焉西注于漢水多如魚鮏之魚是生珠玉（鮏亦珠類）

又曰數歷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戰國策曰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國境境吏得丑丑曰燕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失已久矣如燕不信今子但欲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之刳子之腹矣吾要且死子之腹亦

且寸絶境吏恐而放之
又曰蘇秦說李兌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
貂之裘
又曰有人操隨侯之珠露野無弓弩之衛必危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得禍焉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
所要輕
又曰精氣之集也阜於珠玉與爲精朗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瑇瑁爲押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
丈光照千里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萬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氂曰今㐫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
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不得粟不得
珠得粟子將何擇滑氂曰粟可取也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子西而問焉曰
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召昭奚恤
而問焉昭奚恤對曰吾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
非寶之重者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論衡曰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
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也珠
樹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又曰隨侯以藥作珠精曜如真
又曰人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俟之不須勞形求索也
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
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珪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曜三
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章和元年
鬱林大珠圍三寸和帝永元十五年鬱林降民得大珠圍
五寸徑寸七分
郭子橫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
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
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
之使照服於天下
又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
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内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又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屑沈水香如塵末布
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
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尒非細骨輕軀那得百
琲真珠琲蒲罪切貫珠之名也
又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
如雲名曰憑霄鳥時來蒼梧之野銜者沙珠積成壟阜名
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
者身輕

又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餘飾仙裳輕而耀於日月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為飾雜厠五色琉璃為匣劒在室光影猶照於水也

又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文龜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珂珮之聲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仲獻四寸珠送闕下既去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去不知所之

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弃其係臂珠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母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子初曰初當坐

之繼母請吏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妻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安知孰是乃弃珠而遣之

神仙傳曰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弟婦弟婦新產十數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墮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列仙傳曰鄭交甫將往楚道至漢皐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既行返顧二女不見佩亦失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五劍泰客薛燭善相劍示之燭曰雖傾城量珠玉猶未可與也

又曰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曰上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

邴原別傳曰原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

博物志曰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又曰五月五日取青蛉頭正中埋皆成青珠

王朗雜事曰焦生乞恩辭生未有婦從烏桓贖李娥為妻與耳中金璫一雙珠四枚璫二雙珠三十雙合中真珠一外

盧綝四王起事曰張方刼帝西遷國家有寶物詔石將軍

載之於是放軍人八千餘人三日輦之尚有缺角真珠百餘斛

又曰惠帝遷長安時洛陽御府有大珠璫百餘斛

衛玠別傳曰驃騎王武子君之舅也常與君同語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冏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王悅之結氣死葬于閶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徑寸明珠以送重

又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隋珠焉

又曰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報參焉

又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人能泣珠
幽明録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
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晩所
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初捋得一
珠後得始令其啖之即得療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
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
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蕭峴

又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
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樂老公頭命洞穴之寶一
人受命下没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絶世上問東方
朔朔曰河底有穴沉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韓翺
又曰王躬召王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舡人進舡至大黿
見猛行水中從東北還逆舡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與
波浪賊害行旅誓約勒以真珠一握爲信
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爲日月殿懸明月珠晝夜
光明
三輔決録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絶而
去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
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
魚之報耶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
爲八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
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磥砢珠磥砢珠之次
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税珠税珠之次爲葱符珠
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
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黄生東夷又有明珠稱光大徑寸或
圓二寸以上出黄支有至貢珠置平地終日不停今上
方名以甲乙爲次第石珠鑄石爲珠
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又曰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珠瑰出北海
梁四公記曰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旁行五
十餘里至龍宫杰公謂是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
小龍千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耆燒鷰使
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於是羅
子春兄弟三人應募帝勑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
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求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
膠調之成二函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繕之杰公曰以蠟塗
子春等身及衣佩石乃燒鷰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宫守門

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鷰百事賂之令其通以
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又上王函青玉具陳帝
旨洞中有龍五千餘歳能變化出入人間善譯時俗之言
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
春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去而子春薦珠帝
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公曰三珠
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
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蚍鶴等
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寮朝廷咸謂杰公虚誕莫不
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
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癘驪珠
九色夜光百步中者十歩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蚍虺虫
豸之毒虫珠七色多赤六足二目目當其處有曰如鐵蠔

皐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其腹與月盈虧蚍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蚍鶴之辯對曰使其自識帝命杰公試蚍鶴二珠汁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黄蚍玄鶴各十數賷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蚍銜其珠盤屈宛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校光之遠近七亢之數皆如杰公之言

盛弘之荆州記曰石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闞駰十三州志曰僧彊壘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千餘所其地有神珠非王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尺五寸其色正碧

草方草木狀曰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王白人民以薑韲食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亢出光珠珠有黄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爲第一璫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負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蜯得好珠呑之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林邑記曰黄彼州上户口殷富多明珠雜寶○語林曰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眞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耳還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又曰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觸目皆琳琅珠玉

又曰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宋王風賦曰垂珠步摇來排臣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

珍寶部三

玉上

尚書堯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之器可轉運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審己當天心與否）

又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又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璆玉名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又顧命曰成王被冕服憑玉几

又曰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

尚書中候曰湯沉璧於洛黑鳥隨魚止化為黑玉赤勒文

尚書說曰有人能起載玉英（鄭玄注曰玉英寶召載角骨衣也）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

周禮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儀禮聘禮曰凡執玉無藉者襲（鄭玄注云襲言備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破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破勝水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曲禮上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執玉爵者弗揮○又曰執玉不趨（志重玉也）

又檀弓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莫蟲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齋絜則得吉兆也）五人者則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又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讀薺之薺）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中規（反行也宜圜）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

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縝緻也栗堅貌）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聲上則無止越陽也詘絕止也起者）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精氣也如天氣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喻其中間美）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左詩桓公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

誅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賈害乃獻之
又莊公曰虢公晉侯朝王享醴命之宥（命之以幣物有助也）皆王五
瑴非禮也
又僖上曰天王使邵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事具錫命門）
又僖下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己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
又僖下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
許之乃釋衛侯
又文公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陳興本
又曰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
又成上曰晉及齊戰于鞌齊師敗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又襄十五年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治玉工）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
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富而
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又曰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
（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戮伐會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

（名以諱告稱臣者明上有天子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
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以偃不信自誓亟言故）唯
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又昭七年曰燕暨齊平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
櫝斝耳不克而還（玉櫝匱也斝玉爵）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曰公疾徧賜大夫（從者）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輕細好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
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又昭十六年曰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環玉環）
（同工共朴）宣子謁諸鄭伯（謁請）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

李瑾
（求少）於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若屬有讒
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
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
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
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成國）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
（銳細小也）韓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爲藉手以拜謝子產）
又昭十七年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

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能救也爲明年宋衛陳災傳
又定上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又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有若漢水受禍明如大川
又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又曰陽虎脫甲如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橤兮余無所繫之
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論經有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以受黃玉葬魯城北
毛詩國風曰將翱將翔佩玉鏘鏘將將鳴玉而後行
又竹竿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又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又大雅曰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周易鼎卦曰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鄭玄注曰鼎盖象玉似剛而柔廉而不劌易曰鉉爲金爲玉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玉有瑛華宋均曰尊卑不失其服王者英華也
論語子罕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言有自衒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
又季氏曰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又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瑴五瑴爲區成治瑑也瑴爲
音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璠瑾瑜美玉也璑舞三采玉也玲瑲琤瑣瑝徨玉聲也璬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史記曰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竟滅吳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載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行終不反
漢書曰陳平求見漢王拜平爲都尉絳灌等或讒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以望氣見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果有獻玉杯者
又郊祀志曰宣帝祀河東之明年鳳凰集祋祤於所集處得寶玉乃起萬壽宮
又曰王莽就國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玉具寶劒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莽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也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汴渠成故行幸滎陽廵行河渠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

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鈎長七寸三分玦五寸四分身中皆彫鏤

又曰三老五更杖玉杖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爲三老賜玉杖

范曄後漢書曰梁冀金玉珠璣異方珍怪積藏室

魏志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釆玉五色玉夫餘國出赤玉

晉書曰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顧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王可用白琁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沈約宋書曰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光見深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鎮南長史悅壽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又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三龍一門金友玉昆

又曰初呂光之稱王也遣市六璽於于闐六月玉至也

燕書曰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鼎

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四寸高二分龍鈕文曰有新保之

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舡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乃表送都

又曰李預字元凱歷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羡古人飡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箧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前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棺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又曰高祐爲中書侍郎時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守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

又曰穆弼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代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慙屈高祖曰朕欲厲冑子故屈卿先白玉投泥豈能相汚弼曰旣遇明時恥沉於泥滓

又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祖瑩與李琰之令辯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泰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中晉公護獲玉斗以獻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

又曰隋文時王邵上表云稽覽圖史又云政道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慈變為芷亦是謹案自六年已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

何只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珍寶部四

玉下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禪太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正坐玉冊金匱二以藏配坐玉冊各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為五道當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為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為金泥以泥之為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匱

又天寶中詔曰禮神以玉者蓋取其精潔表以溫潤合德為器有象正辭乃信以達馨香其在壇頃來禮神六器及宗廟奠玉自馮紹正奏後有司並皆用珉禮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是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壇嚴敬宗廟耆祗新之祚庇太平之人則人力普存備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惜費事神況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闕典必備無文咸秩豈於天地宗廟奠玉有虧自今已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又曰憲宗時隰州刺史吳暈獻玉杯一顆珍奇云先使吐蕃所得

又曰憲宗時莊宅使許遂振得玉類斑以進上怳命賜絹三百疋

又曰貞元六年盧羣又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
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子孫相告
訐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
爭奪欲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
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上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又曰大和中文王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李載義亦
殊恩也
又曰開成中王起議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常用守
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
蒼璧等九器祭訖其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常制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
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
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
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周人懷
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之乃鼠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列子曰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葉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
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田父雖疑猶錄置於
廡下其夜玉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而弃之於野鄰人盜
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王再拜却立曰敢
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常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

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
夫祿也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又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鄭子
曰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
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獻厲王使玉人相之曰
石也王以和爲慢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
也次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
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
璧
又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

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
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仲玉版者愛之也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
又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
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
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堂谿公每見而出
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存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
又曰崑崙山曾城九重有珠樹玉樹
又曰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
之精
又曰玉璞不猒厚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故梧桐斷馬角截梨
玉（言柔能制剛）
又曰玉待𥂕諸而成器（𥂕諸琢玉之名也言物有待賤而貴）
隨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
身以此爲福而禍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家兵人共舉死人以倚壁有一
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人懷中頹出墮地玉可以爲珠酒
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燒以爲粉服一年以上入水不
沾入火不灼
又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
如水精以無心草末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玉
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闐白玉

赤松子以玄虫而漬玉爲水服之故得乘烟霞上下也
又曰中山諺曰稱人字者金玉也知其物則不爲害
賈子曰德有天理曰道性神明命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獨
玉也
符子曰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之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
器玉果（石以美玉蜀文果者）璿珠（璿玉類音旋）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群玉之山先王所謂
策府天子於是取玉枝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也
又曰赤烏氏美人之地寶玉之所在也
山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珏音角）瑠琉夷鸞係耳玉也稷契之
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
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
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
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弱水出焉其中多美
玉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
遺玉
帝王世紀曰有鸞飛而遺卵簡翟與妹競取覆以玉筐
又曰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
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又曰紂敗績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於火而死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
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有聲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去昌城玉女夜山火玉
又曰長州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美所不有

漢書儀曰祭天用玉几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
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又曰琅琳瑯琊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類也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抵烏鵲
桓譚新論曰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擿衛謁者史子伯素好
玉器見而奇之使子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
事長者傳之已雇十萬非三萬錢玉也余驚駭去我若於
路旦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
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亦云也）
橋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者唯離婁能察之
白虎通曰玉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是以人君寶

之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玉龜
郭子横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鷰直外天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鷰釵言其吉祥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金玉珎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含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爛盈室焉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繫輝
五經通義曰王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如禮
瑞應圖曰玉瓮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雒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踰祭服則玉英出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以琉璃爲　蓋畫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以問君君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士之氣此抑是也
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少有才辯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楨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珎璞之不加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列山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
神仙傳曰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公以金案玉盤賜羲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爲黄玉長二尺上有文
又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在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爲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一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曰玉田
續搜神記曰樂安高衛其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柱杖光耀照人也白頭公白玉也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女悅之結氣死葬于閶門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去取崑崙玉盂以送重。燉煌高納之郡府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取之千桀二女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石虎鄴中記曰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又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用玉案文書

涼州記曰盜發張駿陵得玉樽玉簫玉笛
法顯記曰師子國有玉像
齊諧記曰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姓沈名路入山得一玉肫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夫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使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為吉瑞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
又曰弘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聲掘得玉肫
錄異傳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遥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碣石之音巖往未及數十步輒去女處唯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巖乃擊破石遂從石中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後不復見女
又曰邴浪者安樂人行到松滋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鳥仍入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夕置杯於庭中皆明旦而水汁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又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博物志曰得好玉用合玉漿
廣志曰白玉美可照而出交州青玉出燉煌碧玉出夫餘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使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光生下垂者下有美玉
又曰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潤而浸旁有水其居地氣青而浮其氣白而圓光轉其地中常潤

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柔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所亡則入石石中有玉
世說曰長沙王徙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
又曰溫嶠取姑女下玉鏡臺一枚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征劉聰所得
語林曰平子從荊州王勃勃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不得發勃後矯平子醉撤其玉枕持下床去遂殺平子
本草經曰玉泉一名玉醴臨死服五斤色不變
吳氏本草曰白玉體如白頭公
明皇雜錄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即位每京師憋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澍逼而視之若奮鱗鬐開元中三輔大旱上復祈禱而涉旬無雨上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涕曰此吾昔時所實玉龍子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為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中聞櫃中有聲開視亡其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珍寶部五

圭　璧

圭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又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歸有過者留其三年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雙植謂之桓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鎮天下也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穀圭五寸蒲圭柔滑）

又春官上宗伯曰以青圭禮東方

又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聘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四圭相連皆外嚮共邸長尺二寸旅陳）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五寸）璪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祼灌也圭尺二寸肆陳牲器以祭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土中故謂土圭也）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守邦國都鄙者）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七寸）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九寸琬猶圜也）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也

儀禮聘禮曰上介受圭屈受賈人

禮記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又禮器曰禮有以素爲貴者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雜記曰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藻爲王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

三禮射侯圖曰信圭七寸謂圭上琢爲人頭身之形侯所執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琢爲四體之形伯所執也

左傳昭六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圭于河津人得諸河上

又襄三十年曰鄭伯有之難游吉晉還聞難不入（權偈并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

又昭十二年楚公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鍼秘斧柄也王以斧爲物）敢請命（請制度之命）

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王玉者制圭也

毛詩生民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又抑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又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又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論語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又雍也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墨子曰赤鳥銜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墨子申徒狄曰周之靈圭出於土石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圭之位（司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圭也）

山海經曰羭山之神祠以皇圭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也
瑞應圖曰四海會同則玄圭出
白虎通曰諸侯薨使臣歸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
又曰東方爲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犂鋒
太玄經曰破璧毀圭逢不幸
楚辭曰三璋圭雜於甑窐兮璋圭玉石也窐首甎也
楚辭曰三圭重侯三圭謂公侯伯

璧

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瑗大孔璧也璜半璧也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尚書金縢曰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曰尒不
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又顧命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也
毛詩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又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禮記曲禮下曰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又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左傳桓公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又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
又僖上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
又曰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
又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
我知汝專利而無猒我死汝必速行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
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
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又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飧寘璧焉
公子受飧反璧
又文下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又成公上曰丑父寢於轏車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韓厥所及欲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
馬前縶馬絆也執之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
又襄三曰諸侯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
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六曰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

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又襄二十八曰齊人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
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葬以及十人雖不能令十人門少有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拱璧
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又昭四年曰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
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
僖公如是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讚言遷賴於鄢鄢楚邑
又曰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
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入再拜皆厭紐

又哀下曰衛人出莊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視之璧曰活
我吾與汝璧己氏曰殺汝璧將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賜
以夜光之璧
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於道衆莫不按劒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
以十五城請易璧遂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見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今大王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王無意趙王城邑臣復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
謝固請相如使從他道以璧還趙
又曰張儀已學而游諸侯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
下意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
又曰虞卿躡蹻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溢
又曰始皇三十年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
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
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漢書曰迺以白鹿皮為幣王侯朝對必以皮幣薦璧
又天文志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鴻門沛公如厠閒道走軍服虔
口晉勑使張良謝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己
脫身去閒至軍矣故使獻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復佗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又曰王夫人者趙人幸武帝生子閎夫子死而帝痛之使
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
王太后
又曰王莽篡位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言元后當為宣室
文母
後漢書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朱暉有義行辟為掾正
月旦蒼將朝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少府卿
貴驕傲吏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
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就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
璧而未嘗見試借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使奉之奉之於蒼
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取璧奉蒼既朝罷暉
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晉書載記曰慕容儁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王慕容儁以為岳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
太牢祀之
又石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
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致祭沈璧于河俄而
所沈璧浮于渚上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魯連子曰楚成章華之臺而諸侯酒魯君先至王悅之與
不琢之璧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雽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
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名假國也林回棄千金之璧

貧赤子而趍彼以利合者迫窮相弃也天屬者迫窮相收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荊山而獻之遂名和氏之璧
又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黄金其質
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文子曰聖人不貴赤璧而貴寸陰不布施以求得不高下
以相假此古人之德也
淮南子曰禹之趍時冠掛不顧故曰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又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以合歡夜以投人則
爲怨時與不時
又曰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適
又曰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治玉石
抱朴子曰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始皇賜之金璧可直
數千萬

又曰虞舜之承禪也捐璧於谷中
又曰景帝時戍將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有雲母厚尺
許白璧三十枚以藉身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璧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圭璧以見之
帝王世紀曰堯刻璧爲書東沈於洛言當傳舜之意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
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弊邑寳璧二雙文馬二
駟請致之髡入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今伐之名醜而實
危齊王乃不伐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謂髡曰先生
有之乎曰有之伐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
魏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寳於
王何傷
又曰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封爲武安
君受白璧百雙黄金萬溢
河圖天靈曰趙王政以白璧沉河有一黑公從河出謂
政曰祖龍來天寳開中有二玉牘也
呂氏春秋曰后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
樂而不樂乃送以璧后成子曰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
樂告我憂也送我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行三十
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后成子使人迎其妻子
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反其璧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
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其價不相如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

金
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上藥有赤河絳璧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
爲相莊子固辭
白虎通曰方中員外璧内方象天地
列異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
終不敢動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剗
草指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開賁中
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
稽鍾離意璧有七張取一意召伯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
叩頭出之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不斷自成光若
月明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懸大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
范亨燕書曰昭文帝時左部民得紫璧以獻
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王智先停柏谷遣騎送道人
惠義說曰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次于崤東金璧玉脩
壇拜受之
又云冀州傳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弟子普嚴曰嵩高
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
四十二璧金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
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卅金獻馬嶺嶺
琴操曰楚昭王得和氏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半中
甫知趙無反遺乃譏之於王明光常背楚同趙今使奉璧
何能述楚功德及明光還王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
命使者周近將玄玉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
尉董祀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珍寶部六

璋　琮　璜　瓚　珥　珊瑚　瑇瑁　貝

璋

說文曰璋半圭也。尚書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注曰王已祭太保又報祭曰酢也）。毛詩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又板曰天之誘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赤璋禮南方。又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革（若今之銅虎符）。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順有璋也。公羊傳定公八年曰陽虎竊寶玉而走。寶者何制璋也。爾雅曰大璋八寸謂之琡（璋半圭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璋

呂氏春秋曰成功用璋

琮

說文曰琮瑞玉也八寸似車釭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黃琮禮地

又秋官下小行人職曰合六幣琮以錦

又冬官下玉人曰璧琮八寸以頫聘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白虎通曰圓中方外曰琮琮起土功位西方

呂氏春秋曰大喪用琮

璜

說文曰璜半璧也

尚書中候曰文王由磻谿之水呂尚釣其涯王下拜曰乃

今見光景于斯尚曰坐釣得玉璜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玄璜禮北方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璜以黼
左傳文公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
又哀下曰宋向魋出奔衛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
與之他玉而奔齊
白虎通曰璜以徵召位在北方
又曰何謂五玉玉謂圭璧琮璜璋
又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魯之北
文子夏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
又曰精神可寶非直夏后之璜

太八ヨ七　二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璜石玉）
傅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贈之玉佩珠璜

瓚

說文曰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
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尚書文侯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毛詩文王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圭瓚
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毛詩大雅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釐賜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祼事也祭祀
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將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又冬官下玉人曰祼圭有瓚以祀廟
禮記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資取也鬯秬酒也）
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
大圭
又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
左傳昭四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以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
瓚勺也）子產不與
漢書曰王莽加九命秬鬯圭瓚
魏志曰天子命魏文踐祚錫命孫權秬鬯圭瓚
北史曰于謹受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白虎通曰圭瓚鬯宗廟之盛禮也

瑁

尚書顧命曰乃受同瑁（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

太八ヨ七　三

周禮冬官下玉人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天子以瑁冒之）
白虎通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冒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
下有所冒也

珊瑚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廣雅曰珊瑚珠也
晉書曰石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
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
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珊瑚有三四尺者六
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矣

又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地周迴百餘里屋宇以珊瑚爲梲而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也

宋書曰劉勔爲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

宋紀曰大明六年鬱林郡獻珊瑚連理樹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珀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珎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柯上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國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爲枝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亡徵也

海中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珊瑚皆摧折在網中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珎玩弄則出

廣志曰珊瑚其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碧林珊瑚叢生

班固兩都賦曰珊瑚之樹上栖碧雞

傅玄紫華賦曰燭榮差以照燿兮何光麗之難形葩豔挺於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仁石榴賦曰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瑇瑁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瑇瑁爲獻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瑇瑁背宋均曰背文也

春秋考異郵曰承石取鐵瑇瑁吸褚類相致也褚音者

史記曰趙使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劍室悉飾以瑇瑁

又曰江南出丹沙犀象瑇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覩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𦵔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蚕瑇瑁釵

范曄後漢書曰賈琮傳云交趾土多珎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者司舉琮爲交趾刺史

又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瑇瑁雕鏤之物皆絕

又曰天竺國出象犀玳瑁也

吳錄曰嶺南廣賓縣漲海中玳瑁似龜而大

吳錄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

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得馬若何而不聽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著到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瑇瑁牀上卧

齊書曰廬陵王子卿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僧祇女二人瑇瑁樝生犀物等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玳瑁爲牀

南方異物志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加籧篨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鱗因見其文欲以作器則煑之刀截任意所爲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木條葉瑩之乃有光輝

廣志曰玳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司馬相如紫虛賦曰綱瑇瑁釣紫貝

張衡東京賦曰翡翠不裂玳瑁不蔟

孫德施南榴枕賦曰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

劉楨清慮賦曰後布玳瑁之席前設觜蠵之筵

左思吳都賦曰蟕蠵玳瑁金質黑章

繁欽奇情詩曰何以表别離取後玳瑁釵

班固與竇憲牋書曰明將軍賜固駮玳瑁簪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玳瑁梳一枚

貝

説文曰貝海介蟲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孔安國注曰大貝如車渠商周傳寶之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又義疏曰貝龜之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而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爾雅曰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音積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賭出南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蚳黄白文黄質白文也餘泉白黄文以白爲質黄爲文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也蚆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蜠大而險險者謂汙薄蟦小而橢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説貝之形容也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得江吐大貝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姜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則至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他書及衣他因使者獻貝五百

又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百五十分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貨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

山海經曰陰山濁浴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邦山蒙水多黄貝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姜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物以免君罪九江得大貝百冐詩作百朋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紫石世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楚辭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河伯以魚鱗蓋畫龍文紫貝作闕者丹其宮之義也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為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大貝文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質紫飾文若羅朱不磨不瑩彩煇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班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十小者圍之得五十在於海邊捕魚人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簿巨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色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瑩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仲學先於琴高而得其法獻珠於漢武去不知所以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去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清氣郭霞伏蛆蟲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宜玉宜金南貝如珠璣或曰駁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曠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纖內殼赤絡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貞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珍寶部七

琥　琥珀　馬腦

琉璃　車渠　頗黎

水精　雲母　瑟瑟

玕琪

琥

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爲琥文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白琥禮西方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琥以繡也

左傳昭七曰魯昭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受琥一環一璧受之大夫皆受其賜（事[illegible]室門）

呂氏春秋曰戰鬬用琥

虎魄

廣雅曰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

典略曰大秦國多琥魄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光珠琥魄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慈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虎珀枕甚光麗時將北征以虎珀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常以虎珀笥盛之

異物志曰虎珀之本成松膠也或以作杯瓶

華陽國志曰珠穴出光珠虎珀能吸芥

西域諸（國志）罽賓盧水邊沙中有短腰蜂窠燒治以爲虎珀

玄中記曰楓脂輪入地中千秋爲虎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

虎珀一名紅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虎珀益州永昌出虎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拾遺記曰昔漢武寶鼎元年西方貢珎怪青虎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

又曰吳主閭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又曰江引悅鄧夫人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其頰令太

醫合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之遂差

神農本草經曰取雞卵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亂眞矣（此世所常用作無不成）

左思蜀都賦曰虎珀丹青珠江瑕英

潘尼詩曰駕言遊西岳寓目二華山金樓虎珀階象榻瑇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幾何年

馬腦

廣雅曰馬腦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馬腦

涼州記曰呂纂咸和二年盜發張駿陵得馬腦鍾樽

北齊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

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

北史曰梁主蕭察曾獻馬腦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蒲頭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薛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馬腦石爲馬勒

拾遺記曰帝顓頊時有丹丘國獻馬腦甕以盛甘露充於廚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於中國用者一云馬腦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黃帝時有馬腦甕至堯時猶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女中記曰馬腦出月氏

魏文帝曰馬腦勒賦曰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陳琳馬腦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珠波

陸機靈龜賦曰若車渠繞理馬腦縟文龜甲錯鼊龍鱗

王粲馬腦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兮信莫臧於馬腦

琉璃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琉璃鏡

廣雅曰琉璃珠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書地理志曰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火精琉璃

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

又曰漢成帝爲趙飛鷰造服湯殿綠琉璃爲戶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

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石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吳曆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

晉書曰王濟豪侈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帝甚美

又曰汝南王亮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執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琉璃器盛之獻武帝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琉璃屏風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晉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吳牛水牛也南土多暑而水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illegible]胡謂寵之[illegible]也

廣志曰琉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杜篤論都賦曰榷蜂蛤碎琉璃

諸葛恢集曰詔荅恢今致琉璃枕一

傅咸污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人有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左思吳都賦曰致遠琉璃珂珬
孫公達琵琶賦曰回風臨樂刻琉璃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爲酒杯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古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多纖理縟文出於西國其俗寶
之小以繫頸大以爲器
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黃以爲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
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陳思王車渠盌賦曰唯盌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光如激
電景若浮星河神恠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王處道車渠觶賦曰溫若騰螭之外天曜似遊鴻之遠
臻

頗黎

梁四公子記曰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
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
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筭之傾府
庫當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
雨衆寶如山納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
類寶一鳥銜出而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
唐書曰高宗上元二年十二月拔汗那王獻碧頗黎及地
黄龜茲白王素稽獻金頗黎
天竺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唯頗黎
寶貞生高峯難得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頗黎宮名七寶堂是也

水精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續漢書曰哀牢夷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鞬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山海經曰堂庭山多水玉（注曰水玉今水精也）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
又曰彭夷國於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戶牖以水精爲璪
爲階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精磊砢）
劉楨魯都賦曰水精潛光於雲穴也
劉公幹清慮賦曰入錦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蠖之山
蹈琳瑉之塗

雲母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雲母
漢書曰王莽侍中侍詔有說莽鴟目虎吻豺狼聲者莽誅
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弟五倫爲司空初倫爲會稽
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聞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

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
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
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敬德遂飛練金石閑居服雲母粉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跋棘
取大雲母金下蒸之不能鍛反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雲母石下致水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
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
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
夏服之晶晶純白者名磷石可四時長服
又曰吳景帝戍將於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雲母厚尺
許
西京雜記曰晉幽公冢甚高美門闕皆是石坐棧除深入
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尸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
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卧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又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
殿
晉公卿禮秩曰賜太宰安平王冶雲母輦
晉宮闕名曰含元池中有雲母舡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等觀皆雲母置窻重沓日照之
煒煒有光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爲名安期先
生常所遊餌

東園祕記曰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帝濟貴人素國色
亡已十餘年冢爲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姧通之
後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
石虎鄴中記曰虎作雲母五明金薄扇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出照之晃曜
地理志曰瑯琊定山出雲母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名其色青黑五色亂文者名曰
雲母白而微青名曰雲英如冰露黃白名曰雲沙青赤雜
者名曰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
文班如錢名雲膽傷人不可服第一磷石第二雲母第三
雲珠第四雲英第五雲光服磷石壽五千年服雲母壽三
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同保

瑟瑟

明皇雜録曰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間屋又爲銀鏤漆
舡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
以狀瀛洲方丈
又曰虢國夫人奪韋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
萬賞其直而復以金盃二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
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承以
木瓦其傳作精至皆此類也

玕琪

說文曰玕石之似玉者也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醫無閭之珣玕琪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玕琪樹玕琪玉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

珎寶部八

琅玕　火齊　碧
瑤　瑊　珉
木難　碝石　瑠璃
玟瑰　武夫　金上

琅玕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則琅玕景（宋均注曰事神明得理則琅玕有光）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則崑崙之璆琳琅玕焉
說文曰琅玕石之似玉者
魏略曰大秦國出琅玕
山海經曰開明東有琅玕樹瑰火山多琅玕
管子曰崑崙墟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替珥而千金琳

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可令而朝也
淮南子曰崑崙侵城九重琅玕樹在其東
拾遺記曰崑崙山傍有瑤臺上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
本草經曰青琅玕一名珠圭
張衡南都賦曰珎羞琅玕充溢貟方（注曰飾樂金銀及琅玕）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騈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盧諶朝霞賦曰想神芝於瀛洲若琅玕於曾城

火齊

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綴以火齊
異録曰南西倦縣有火齊如雲母重沓可開色黃似金
南州異物志曰火齊出天竺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離別之
即如蟬翼積之如紗縠重沓
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碧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碧出
廣雅曰碧有縹碧綠有碧出越嶲雲南
說文曰碧石之美者
漢書曰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之
於是遣王襃持節求焉（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紀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鄗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基及戶悉以碧石
魏略曰大秦國出碧
晉太康地記曰雲南青蛉縣出碧

異苑曰越嶲會元縣元馬河畔有祠河中有碧珠若萘
祀取之不祥
莊子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司馬彪曰萇弘忠而被放其血）（不斷而化也）
矯世論曰碧似玉唯椅頓別之
張衡羽獵賦曰乘瑤碧之雕軒建輝天之華旗
左思吳都賦曰紫貝流黃縹碧素玉也
又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𦡼丹粟
劉琨與兄子書曰箄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撿送之

瑤

尚書禹貢曰揚州厥貢瑤琨（孔安國曰皆美石也）
毛詩衛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周禮天官下曰内宰以婦職教九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
瑤爵亦如之
左傳昭二曰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
說文曰瑤石之美者
山海經曰章義之山是多瑤瑤玉屬
劉公幹清慮賦曰憑文瑤之几對金精之盤
馬融廣成賦曰鎮以瑤臺純以金提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

瑊

廣雅曰瑊石次玉也
山海經曰葛山之下多瑊石郭璞注曰瑊玏石似玉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瑊玏玄厲玏音勒

珉

禮記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
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
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說文曰珉石之次玉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玉則琳珉昆吾

木難

玄中記曰木難出大秦
廣志曰木難珠其色黃生東夷
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
珎之
曹植樂府詩曰珊瑚間木難

瓀石瓀音儒

禮記玉藻曰士珮瓀玟而緼組綬

廣雅曰鴈門出石白也郭璞曰今鴈門出碝石白也如冰亦有赤者也
山海經曰北諸之山其上多碝石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碝石武夫

璿瑰

山海經曰沃民之國爰有璿瑰瑤碧

玫瑰

廣雅曰神蠶滋液百寶用則玫瑰出
魏略曰大秦國出玫瑰
班彪上事曰吏民埜埋有馬被毛騎角蹄玫瑰目背以法
禁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其石則赤玉玫瑰

武夫

廣雅曰武夫石次玉也

戰國策曰西門豹為鄴令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白
骨疑象武夫類玉
漢書曰董仲舒曰五伯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砆石郭璞注曰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蘢葱不分也
廣志曰武夫有白黑以為枋碁
杜萬年相風賦曰太僕傅侯命余賦之誠知武夫非荊寶
之倫長庚啓明非曜靈之疋

金上

說文曰金五色金也黃金為之長久埋不生衣百溺不輕
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也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
形
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孔安國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刑也
又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也
又洪範曰五行四曰金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可以改更
周禮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
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鄭玄注曰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
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
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鄭玄曰鑒燧也金多錫則
白明
毛詩魯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周易噬嗑卦曰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覽八百十　五

又鼎卦曰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又說卦曰乾為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鈑絕澤謂
之銑美金最有光澤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史記秦本紀曰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
作鄜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又曰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為左庶子長卒定變法令乃立三
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又曰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文號呂氏春秋布咸陽
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曰項羽以陳平為信武君擊殷而還拜平為都尉賜金
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迺封
其金與印使歸閒行杖劍亡渡河
又曰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不問其出入
也
又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
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鎰封
三千户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
黃金尚三十餘萬斤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又曰董偃見寵館陶長公主安陵爰叔謂偃曰顧成廟遠

覽八百十

無宿宮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白主主獻之上
大悅更名為長門宮主大喜董君以黃金百斤為爰叔
壽
又曰武帝即位欒大曰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又曰衛青北伐將十餘萬衆擊破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
三十餘萬斤
又曰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更生言黃金可成上
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又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主
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而告歸者來歸金亡者大慙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以為滿籯言甚多
耳非器名謂陳留之俗附吾陳留人也不聞有此器

又曰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又曰疏廣徙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斤漢金爲貨夏殷無聞周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貨寶於金武帝時衛青擊匈奴斬捕首虜賜黃金二十餘斤

又曰王莽敗省中黃金萬斤者一匱尚六十匱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慳梁冀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紫金千斤

又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茂才王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不知密愧而出

又曰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遺金鐻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

珍寶部九

金中

東觀漢記曰郭況遷爲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其富貴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張戴字仲宗爲廣陵太守舉孝子吳奉爲孝廉奉齎金爲禮戴閉門不受奉以囊盛投戴園中而逝戴追不及齎金至廣陵還奉

又曰雷義字仲公常濟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黑投金於承塵上後葺治屋得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

張璠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

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又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胡客懷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又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也

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金數百斤

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又曰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上釜銅生金中百陶不消可以切玉

又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
如豆小者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晉後略曰載賈后以鹿車詣金墉城飲金屑而死
晉書曰清河王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
麻粟者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毁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
行大興之祥覃爲皇孫是其瑞也毁而賣之象覃見廢不
終之驗也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
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齒
宋書曰褚彦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
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
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敘
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南史曰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
母夢生兒有人以金蓆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
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
陽邁爲林邑王
宋書曰齊武帝嘗至劉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灌受四
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
池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
又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穎胄以荆州應焉時長沙寺
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
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既東下黃金一斤爲一餅百餅爲
篋至百篋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稱是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

終不賞賜
又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庫内閲珎物見金鋌
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揔乞汝
南史曰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
又曰甄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
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
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
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
彬堅然不受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
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
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
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

由此名德益彰
陳書曰歐陽頠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
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䓁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
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
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
二年八月穀價湧貴金一斤直米二升
又前燕録曰氾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忘在理枉申
滯人有於夜中報昭黃金者昭責而遣之
後魏書曰趙柔字元順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百
縑柔呼主還之
又曰孫軌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
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

手親採金賜之謂之曰御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又曰段揮自慕容璝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去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斬之於市

又曰李安世爲主客令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寶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時齊劉纘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又曰副貨國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馳七頭高三尺

又曰拔豆國出金銀河鈎羌國出金珠

北史齊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所求請故嘗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輙擲之地後爲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歴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収繋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

北史隋獻皇后山陵後帝賜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隋書曰上賜王公已下射楊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寶贖還父母

又曰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羅獲屯蕃人賫金以遺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劒順帝封還大珠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兹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採勵官不得占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趙莫羅眉由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韋皐各賫生金丹砂爲贄三分前皐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歳中三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爲藩臣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

又曰韋執誼時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懐中出金以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頼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壊擺袖而去執誼大慙

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比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賄耶終無所納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實相去各七千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以歴山之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葛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劒鎧雍狐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爲戟矛有汝漢之黄金

晏子曰景公爲履黄金之綦僅能舉足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
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爲先生壽
笑曰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
爲不祥之金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昏（所要重則心矜）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金玉小信之質耳至信則捐）
又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韓子曰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又曰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
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中山其御

曰交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
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
罪之
又曰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之其疾
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君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法
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
無正
又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
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
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壷丘矣平公
曰何以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荊惡也必不敢禁
我城壷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
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卒惡也不敢禁我城壷丘矣曰
善乃城壷丘謂秦公曰爲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
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之
墨子曰昔夏使飛廉折金於山鑄昆吾鼎成而方不炊
自烹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以祭昆吾之墟其兆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使成遷三國夏失殷受殷失
周受
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遺孟子兼金好金也
列子曰夏革殷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壷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
萊其上高觀皆金闕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
黃龍（玦石也中央黃故五五百歲北陂音湖澒反澒皆金水銀也）一秦以一鎰爲一金而
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又曰舜藏金千斤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
又曰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常纆
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
子爭者分不定矣
抱朴子曰合金液用古秤黃金一斤都合用四十萬而成
一劑可令八人仙也其次餌黃金一斤可得地仙
又內篇曰山中亥日稱人字者金玉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一大冢棺中人面如生兩
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一

珍寶部十

金下

國語曰范蠡乗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穆天子傳曰觀天子寶黄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液也）

春秋後語曰尉繚來説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其君臣俱怨若或合從翕而出不意（翕謂誓盟習之義也）此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大善之

又曰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也

又曰邯鄲之北有蘇人侯蘇秦往説之蘇人侯送以黄金百溢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説可得聞耶蘇人侯曰客天下辯士立談之間再棄我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其百金

韓詩外傳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以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子其去曰子慚愧走出自歸於王還金請退就獄王赦田子罪以金賜其母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固辭

又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周易參同契曰黄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與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

漢武内傳曰帝受西王母眞形經盛以黄金之几

又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漢東園祕記曰亡人以黄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

陸賈新語曰舜藏金於嶄巖之山損珠玉於五湖之淵杜婬邪絶覬媚之情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圓五十丈

又曰西方白宮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蜀王本紀曰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爲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説苑曰申鳴者孝聞於楚王授之相辭不受其父曰使汝有禄於國立義於庭吾無憂矣申鳴從父命爲楚相及白公亂申鳴曰今不得爲孝子矣遂援鼓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賜金百斤申鳴曰何面目見天下遂自殺

新序曰齊桓公見麥丘邑人問之曰年幾何對曰八十矣曰以子之壽祝寡人乎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

又曰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

方之　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
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饗閒有書
又曰郭隗語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已
死買首五百金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
論衡曰廬江民小男曰陳爵陳挺相與浴於湖崖有酒樽
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涉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
樽更爲沉盤動入深淵中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
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歸示其家乃黃金也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宜
故云鑠金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此衆人咸共詆訿言其
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又曰漢書說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食祿
雖爲潔白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推之乃傳俗語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
禁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
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
望丸所落而拾之
樂説稽燿嘉曰君臣之義生於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賣何文文備
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
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荅曰無文問曰高冠者誰荅曰金
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又曰漢文微服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柱金杖出應門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虵
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又曰方丈山有池泥色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丹矣百
鍊可爲金矣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照面不得藏形也
異苑曰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二斤
即以還南曰君至德感寶爲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
令河南張標表上尚書
又曰新野黃舒義熙中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
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又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
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求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
於浣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適忽所得

撞破石內正有二鳥處
又曰卽墨有古冢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動犯之則大响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穴狀
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
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爲鷄石昔有人耕此山
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
彈丸正着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隙不復容
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通身黃
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
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下崖直
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食器視之
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又曰先儒說禹時天下雨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雨金使

金賤如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化爲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又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南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尒慎莫賣宅後到五年春當有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至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生平不踐此廐何緣尒也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婦兒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在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異物志曰狼䏲民與漢人交關嘗夜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魁壯以金鏁絆也

又曰巴丘縣百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出聲貌奔壯釣人波駭牛因奮躍還潭

又云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平與令黃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爲暴所殺埋金在吾上見鎮迮甚若君復築室無復　入金　明旦即鑿壁下入五尺果得

金

又曰譙縣城東因城爲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冢也魏武帝即築以爲臺東面墻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築復之

又曰海中有金臺臺内有金几玄記紀金之精爲牛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床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

世說曰劉曄譖陳矯明帝以金五餅投矯曰君明朕心顧君妻子未知也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曹操別傳曰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忳曰背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骸骨未問姓名因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背下

魯國先賢志曰叔孫通草創朝儀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悉以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廬江先賢傳曰陳翼字子初到豐覽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鄉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還之

邴原別傳曰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往遼東時同郡

劉舉亦在遼 太守公孫度度捲捕其家而舉得免竄
遁歸原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原以舉付之舉臨去
以其手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
平日與舉無郄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舉以去
若以拘閉其家毒螫必滋甚矣度即出舉家原以金還之
茅君內傳曰漢帝及王莽獻金鍾之屬今埋在小茅山上
又曰取鈆十斤着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
銖於鈆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九斤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國作金床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金如此間之石露出
山邊無有限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上欲報白殺婦人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姥哭而來白
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蜀李書曰武帝諸將進金銀或以得官者楊襄諫曰陛下
爲天下主何有以官買金耶帝謝之
列女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
遺金一餅以與妻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去
之
又曰廣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餘
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
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白固
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
郡國誌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
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秦州記曰金城郡應劭云初築城得 金城

臨海記曰白石山去縣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淵相傳
去金鵝之所集
鄭緝之東陽記曰金牝山之東縣南三里故老傳云有人
得金牝於此故名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人乳長數尺入山聚盜遂
攻郡常着金擒提屐
又曰金有華出珠崖謂金華釆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曾
於山中得金塊如斗迷失道還置本處乃得出
錢塘記曰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
羅浮山記曰州南十里有牛潭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義熙
中縣民張安躡得金鏁大如指逐數十尋尋尋不已俄有
物從水引之掘不能禁以刀斷得數尺安遂致富其後義
興周雲甫捡此牛掣斷其鏁得二丈遂以財雄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
城照耀似天光澗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細者似蒼
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耀熠光如螢火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如鏡盤
白澤圖曰黃金之精石名唐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闕
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
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鍤入地有黃金一釜上有
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
揚雄集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公卿虛費府帑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天子召還匈奴使

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斤
孔叢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陵始其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雄始
常與師於南流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嶺表異錄曰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江溪間皆產金側近
居人以木箕淘金爲業自旦多暮有不獲一星者（部記傳海者詩太執）
（沙辛苦見傳懷肉由分毫堇亦乘力盡半年深水裏辨金爲一毫鳳凰釵）藏中澄州者最爲良
金余頃年使于上国親友（不盈書其姓字）附澄州金二十兩與當
時權臣余訝其單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明有異於常
金耳遂留宿驗之信然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二

珍寶部十一

銀　黃銀　水銀
鈆　錫

銀

周禮夏官下曰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鐐音遼也）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有銀甕不汲自滿
史記封禪書曰泰得金德銀山溢（服虔曰銀溢出）
又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
又大宛傳曰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
放王面焉
又曰舜爲父母淘井將銀錢安鑵中與父母
漢書曰王莽時珠提銀重八兩一流直千五百八十（張晏曰）
（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
又西域傳曰無雷國出銀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以金銀爲錢十銀錢當一金錢
魏志曰郭脩字孝先蜀大將軍費禕追加褒寵諡曰威侯子
龍加爵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中宮貴人公主皇子純銀漆帶鏡
一枚西貴人純銀參帶五皇子銀匣壹皇子雜用物十六
種純金參帶方嚴四具
又曰御物及貴人公主皇子有純銀香爐也
魏志曰穢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爲飾
蜀志曰先主平蜀賜諸葛亮等銀千斤
吳志曰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刻上有年月

於是改年爲天策
又曰婁圭爲劉表所圍圭飲食徒見數百人人賜銀一斤
使擊表
晉故事曰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衆官銀撿金
部見銀一萬五千兩充給
宋起居注曰廣州刺史韋朗鏤銀銘二枚
齊書曰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
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
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
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愧
南史曰梁　季直丹陽和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
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
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

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陳書曰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大庾嶺遇卜者卜之曰君北
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
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於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
勝之得銀二千兩旦遂却入嶺南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聰引帝入讌語帝曰卿爲豫
章王時朕楛弓銀研卿頗憶不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
日不得早識龍顏
又後趙錄曰大武殿室皆銀楹金柱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
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宣武帝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又曰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又曰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鏤以白
銀鈿以玫瑰
唐書曰武德中方術人師市奴合金銀並成上異之以示侍
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黃白不
成金銀爲食器可得不死
又曰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
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百萬貫上謂曰朕貴
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須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
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
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言稅鬻銀坑
以利多爲美昔堯抵璧於山投珠於谷由是崇名美号見
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又曰太宗引杜淹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常侍
宴賦詩時有八人同作淹爲稱首賜以銀鍾
又曰貞觀中鴻臚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黄門侍郎褚遂
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
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若受其貢何所致伐太
宗納焉
又曰元和十四年涇原節度使王潛進銀三千兩執線綾
三千疋涇州密迩戎境其土無百姓其軍皆仰給度支舊
矣至若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取諸人以千媚不免
於譏責今則盜削軍實以充貢獻而求恩澤蓋以時急於
財勢使然也
又曰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播銀胡瓶二百枚王
及通犀帶刀劒器杖等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列子曰周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宫搆以金銀絡以珠玉
淮南子曰夫淇衛箘簬飾以銀錫有薄縞之幨不能獨穿也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服可地仙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戯黄金之鹿銀䴥（今有地中）（得玉膝金鉤之屬皆古者賂夷狄之奇貨）
又曰披圖視觀天子之寶器有燭銀（銀有精光如燭）
山海經曰杻陽之山其陽多白銀（郭璞曰即銀也）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銀之精者）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銀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宫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宫南方有閶明山有宫焉有銀牓題曰天地中女之宫
桓譚新語曰期門郎程偉好黄白事娶婦得怪女偉無衣爲婦致兩疋縑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中藥以投之立成銀偉就求道不受發狂而死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外封太山何報告之義或曰封金銀繩或曰石塗金銀繩封之以印璽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見出
阮諶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錯以白銀
幽明録曰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使解臂上銀鈴贈之

列異記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斂其銀以枕之素書着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山得五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異物志曰金鄰國去扶南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異苑曰弘農楊子闐土中作聲掘得玉後三年有虵去梁上落糞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滅
地鏡圖曰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
又曰銀精變白雄雞
酈元注水經曰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銀沙自出
外國事曰私呵調國王供養道人食日銀三兩
任預益州記曰陶保至益州人飢米二合直銀一兩
王韶之始興記曰泠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顛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星辰焉居人往觀皆是銀鏁鑄得銀也
又曰秋水源山盤石上羅列十甕皆蓋以青盆其中悉是銀餅人有遇之者但得開觀之不可取取輒迷悶晉太元初林駝家僕竊三餅有大虵傷而死其夜林駝夢神語曰君奴不良盜銀三餅已受顯戮願以銀相備駝覺奴死銀在其傍有徐道者自謂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書擊鼓吹入山須臾雷震雨石倒樹折木道遂懼走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易米遂成縣任山又有　有銀

砂

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黃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隋書曰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𠩄就公義禱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唐書曰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如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親送于靈所也

水銀

史記曰秦始皇葬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轉相輸終而復始

皇覽曰關東賊發始皇墓中有水銀

廣雅曰水銀謂之澒

吳越春秋曰闔閭葬墓中澒池廣六丈

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騎青牛號青牛道士

鈆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史記曰高漸離秦始皇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鈆置筑中舉筑朴秦始皇帝

漢書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以鈆杵舂不中程輒掠廣川王去數召姬榮愛與飲后昭信譖之銷鈆灌其口中

漢書曰或盜摩錢質而取鈆（如淳曰或曰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鈆以更鑄作錢）

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枕鈆

范子計然曰黑鈆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淮南子曰鈆不可爲刀

又曰鈆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

抱朴子曰愚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鈆所作

桓子新論曰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爲金銀又云字金與公鈆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茅君内傳曰取鈆十斤安鐵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之華一銖於鈆中攪之立成黃金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葬而貧窮汲汲公度過省之孝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

鈆得否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小屋下於爐火中銷鈆以其所帶管中藥如棗大投沸鈆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念卿貧困故以相與愼勿多言

述異記曰河間有雨鈆城漢世天雨鈆

地境圖曰草青莖赤秀下有鈆

玄中記曰鈆錫之精爲老婢

錫

周禮夏官中職方曰揚州其利金錫（鄭玄曰錫鑞也）

爾雅曰錫謂之鈏

周官考工記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史記曰江南出柟梓薑桂錫連（徐廣曰連音蓮鈆之未錬者也）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抗之以玄錫摩之以氈則鬚眉見

山海經曰龍山之下多赤錫灌山多白錫

博物志曰積草三年燒之津液下流成錫

越絶書曰赤堇山破而出錫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不能鑄鉛錫爲干將

神仙傳曰尹軌字公度嘗見一人本官族子弟仕郡遇公事簿書不了當備官錢百萬賣田宅車牛不售而繫公度語所寫人曰子可以百萬錢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倍當相還富人喜啟之即以百萬錢與公度公度以與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錫不遇事者即具之公度於鑪中銷錫復以其腰間管中藥一方寸匕投沸錫中攪之皆成金即秤賣與人得錢百萬以還富人近光熙元年聞公度到南陽太和山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三

珍寶部十二

銅 鐵 金鋼

鍮石

銅

左傳僖中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史記曰秦使徐福入海還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又曰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爲銅鑄金人十二各千石置庭中

又曰張孟談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室之堂皆以練銅爲柱

又曰趙襄子使廚人以銅斗擊代王殺之而取其地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徼鑄錢盡没入一簪不得著身寄死人家

又曰龍門碣石多銅鐵

漢書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又曰黄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荊山之下

又曰王莽夢長樂宫銅人五枚並起立莽惡之使尚方鑴滅銅人膺之

又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人民亡命者盜鑄錢

金澤文庫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色銅為之

又曰無雷國有銅

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

又曰脩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其音中黃鍾）及天祿蝦蟇又鑄四出文錢（[illegible]）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又曰馬援征南海鑄銅柱於林邑國以極漢南界

又曰崔烈納錢為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又曰薊子訓適去不知所止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魏略曰明帝徒長安諸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可致住霸城又鑄作銅人列坐於司馬門外

吳志朱異口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晉書曰南陽王模督秦雍時關中飢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

北史曰後魏明帝初爾朱榮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像成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罇又陰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

又曰開元十三年宋州獻古銅鼎十九及鍾磬甑釜罇杓盤瓶各數四時宋城尉晉日休因拔棄獲而獻之

又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擬其形容首冠瓔珞及[illegible]與尊佛之像間列於殿堂號為真容及山東[illegible]率被鎔毀而恒州獨存

又曰文宗問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宰臣楊嗣復曰此事

已久但且禁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即必擾人李珏曰今請加鑪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銅為器當今以銅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敕一下曾不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視之為常今自淮而南至於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為肆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錐刀之利以緡範為他器鑄之售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嚴切斯其要也

又曰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其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

淮南子曰銅英青

又曰銅不可以為弩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中有銅為人數十頭皆長五尺

又曰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子日中時鑄五石下其銅五石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溶之內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冶之取牡銅以爲雄劒取牝銅爲雌劒帶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以其在火中尚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銅也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銅之精也

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金色赤如火以切玉如泥周穆王時西戎爲兵獻及冢中得銅金劒一枚長三尺五寸微通以爆帶爲兵器

帝王世紀曰紂作銅柱令男女裸形緣之落則廻已笑

國語管仲曰美金以鑄戟劒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惡麤美平也所以斫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櫡所也

廣雅曰白銅謂之鋈赤銅謂之錫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臺以銅爲柱黃金塗之

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丹楊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爲劒也

賈誼書曰下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見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皆有所執皆綴花綵儼然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內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皆作聲音與眞樂不異

虞喜志林曰建武中南郡男子獻銅鼓皆有銘及吳時江水中鍾上有百餘字人莫有識者

地鏡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士緯曰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鍾則大

南中八郡志曰雲南舊有銀窟數十劉禪時歲常納貢亡破以來時往採取銀化爲銅不復中用

世語曰元康八年陵雲臺上生銅

賈誼鵩鳥賦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張瑩漢南記曰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二身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洮此天將亡秦之證而始皇謂善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亦其人胷上有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爲牛銅屋行宮

荊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碧（歷）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轉變綠魚爲之死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中有銅杖長七尺

越絕書曰赤菫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因爲純鉤之劒

玄中記曰銅之精爲童奴

嶺表異錄曰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已來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年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蓋螺之白者非琢玉爲螺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緣掘土得一銅鼓牽模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于延慶禪院用代木魚

鐵

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鐵

尚書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孔安國曰鐵須礪以成利器）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
皮革無或不良
左傳昭七年曰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刑書焉（出功力共鼓石鐵一鼓而足之）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鐵飛
春秋繁露曰蒸石取鐵非人意也禍福所從生亦非人意
乎
廣雅曰鐵朴謂之礦
史記曰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也
又曰卓氏宛氏以鐵冶致富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消皆飛去
時劉屈氂為太守後死象

漢書曰高祖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藏之宗廟
又曰張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始皇至博浪沙中良與客俱擊秦皇帝
又曰張敞弟武拜為梁相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彈治之
耳（臣瓚曰柱後以鐵為柱本法官冠也）
又曰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又曰李尋說王根曰政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
者（天文志曰懸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冬陽至炭仰而鐵低夏陰至炭低而鐵
仰）
又曰姑羌國有鐵自化作兵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降徐宣等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
歸慈母世祖曰卿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耳
又曰公孫瓚從鎮易京廣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

魏略曰弁辰國出鐵韓濊皆從市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
國用錢也
王隱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初為縣吏買鐵鄴市市長沛國
趙元儒見苞異之便與結交　晉陽秋曰肅慎土無鹽鐵
晉書曰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曰南西卷縣夷帥
范稚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鱧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
對大石障而呪之曰鱧魚變化冶成雙刀石障破者是有
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
晉書載記曰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宗族子孫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齊書曰高祖素儉約後宮物器欄檻以銅為飾者並改以
鐵
梁書曰康絢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沒復決潰衆患之或

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
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
後漢書曰崔挺為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
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莊子曰金鐵蒙以大縰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淮南子曰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蜃以耨
又曰鐵不可以為舟
又曰豐水之深十仞不受塵埃投金鐵焉則形見於水
山海經曰克光之山龍首之山其陰多鐵
神異經曰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
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鋼名曰嚙鐵（俗云嚙鐵玄黃）
（經曰南方當鐵貘利如鋼食鐵飲水腹中不傷也）
河圖曰赤帝有文譎鐵飛之異

新序曰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

論衡曰紂力能索鐵申鉤

盧綝四王起事曰張方請帝還都五千騎皆鐵纆矟

魏武故事曰領長史王雋吾與披荆棘時吏忠而勤事心如鐵石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爲弟婚弟少愚若人嘲弄玄度爲解而獲兔負長笑曰許玄度爲弟張千重鐵步障

異苑曰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十洲記曰流沙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爲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切泥土

廣州記曰鄧平縣有鐵石

南方草物狀曰鐵出䑛蘭州稗夷竝舡載鐵至扶南賣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賣不行

金鋼

晉起居注曰咸寧三年燉煌上送金鋼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

玄中記曰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環中以刻玉

南州異物志曰金鋼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疋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南越志曰波羅基國出鋼珠印照幽夜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金鋼指鐶

抱朴子曰扶南有金鋼可以刻玉體似紫石英外國人名爲千延其至於百丈底著盤以鐵槌打之不能傷以羖羊角扣之則漼然冰泮

服虔通俗文曰亂金謂之鋌

鍮石

廣志曰鍮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

鍾會芻蕘論曰夫莠生似禾鍮石像金

齊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得戴（音泰）貧道何爲不得執鍮

唐書曰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鍮石帶八胯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爲四時浴臺皆用鍮石珷玞爲堤岸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三

布帛部一

絲　素　繒
纈　綵　染

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周禮天官下：典絲曰：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皆以物受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又冬官考工記曰：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玄謂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晝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

又內則曰：子能言，教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也）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又曰少儀曰：國家靡敝，則君子不履絲屨。（靡敝，賦稅亟也）

左傳隱公曰：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毛詩鵲巢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又鵲巢何彼穠矣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又邶柏舟綠衣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又鄘柏舟干旄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又淇澳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又絲衣曰：絲衣其紑，（紑，芳浮反）載弁俅俅。（絲衣，祭服也。俅音求）

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目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袁宏漢記曰：鄧太后賞學子，鄧照求入其房，供給洒掃。太后曰：當精義講書，何求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為牛靷，詔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呂光竊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宋書曰：諸葛闡上言：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靡無用之工，玄黃侵衣章之費。飾絲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棄。郡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琡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君為幽州乎？未朞而受。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異字

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淮南子曰蚕珥絲則商弦絶（商金音春蚕吐絲金死故絶也）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蚕類也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爲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爲木不能治木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脩身反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論衡曰蚕含絲而商弦絶桜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旣登故體者自壞耳
桓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叙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色續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皎皎練絲爲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
士緯曰絲倶生於蚕爲縉則賤爲錦則貴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内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驗吏至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襚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躡倍躡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記倍記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脩而不爲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時因祇國致女工一人善織新輕素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皃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蚕焉至蚕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蚕亦以香草食之蚕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倶去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絲灰汁所黃之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
楚辭曰茅絲兮同綜冠履兮共處
宋玉釣賦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

荀卿蚕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嵇康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蚕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何用識夫壻白馬紫騮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蔡邕廣連珠曰參絲之絞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絶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
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去齊紫敗素而貫十部（賤素染以濫紫也）
東觀漢記曰鄭據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詔

書下官府賜搏素六十疋
漢書儀曰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都布囊白素裹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表白素裹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孟子曰陳相道許行之言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也
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班固與弟書云今齎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
宋玉美人賦曰腰如束素
徐幹團扇賦曰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
古詩曰新人能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特比素新人不如故
班婕妤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楊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方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七念反三十七歲於今矣

繒

史記曰烏氏倮以繒遺戎王戎王十倍報之
帝王世紀曰末喜好聞裂繒之聲桀為發繒裂之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
又曰廣川王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丐諸宮人
獻帝紀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服胡為復作耶詔賣廐馬百餘疋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疋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距也傕終不從
又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
晉書曰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
宋書曰朱百年居山陰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綵三五事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後周書曰梁主蕭詧朝於京師高祖與之宴大悅賜雜繒万段良馬數千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纈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上加細布裳且為戎狄性著紫纈襦袴以外國色錦為褑褶
後魏書曰封回為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安州與生何事使回曰卿荷國寵恩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綵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篚玄纖縞荊州厥篚玄纁玄黑繒縞白繒纁絳也
在中明物皆帛細
禮記玉藻曰無君者不貳綵非列綵不入公門列綵正服

史記曰通邑大都采千疋比千乘家
漢書曰孝文六年遺單于赤綈綠繒各四十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拜朱和建義大將軍賜絳八百疋
又曰光武初起義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絳去婦重取重不申曲直買絳還之去郎還得絳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拜竟復從劉仲卿居仲卿爲盆子制絳單衣
張璠漢記曰朱儁少孤母以販繒綵爲事同郡周起負官債百萬縣催責之儁竊母帛爲起解債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倩絳五十疋紺青五十疋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上賜遜繒綵丹漆
梁書曰張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輙對帕哽噎不能自已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平幷州悉復故地上悅置酒合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惡紫臭公曰諾三日境内莫有衣紫
風俗通曰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游光厲鬼知其名無溫疾五采辟五兵也按取新斷織繫戶亦此類也
世語曰王經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絳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納書弃官歸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染綵也
摯虞決疑曰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唯朝廷五服用綵

裴玄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爲辟兵
李陵與蘇武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地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託之雙綵繒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蔡邕女誡曰禮女始行服纁纁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細綵不以爲上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紉也
毋丘儉報弟書曰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

染

周禮天官下曰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官獻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又冬官考工記曰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熾炊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輿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禮記月令曰季夏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質正也良善也所染者當得其真正善者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音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黝
漢書王莽傳曰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赤絮膠人規土知蟻穴墾發以木枝

攝其中則蟻緣而生。（祈）染以朱絮，其色正赤。

宋書曰：喬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呂氏春秋曰：素染於青，染於黃，五入而五色竟。舜、三王染於賢聖而治，桀紂幽厲染於凶佞而亡。

博物志曰：撫蘓子染法，蕪蘓子一外，可染一疋，直以水浸之耳。

釋名曰：緗，桑葉初生色也。

廣志曰：烏丸與匈奴同俗，丈夫婦人為木幘，朱染之，綷盆以杏頭。

神仙傳曰：昌容者，商王女也，脩道於常山，食蓬虆根，百餘年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與貧病者。

環濟要略曰：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謂紺紅縹紫流黃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四

布帛部二

錦　繡

錦

說文曰：錦，襄邑織成也。

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奢也。貴成器，善也。）

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童子未冠之飾也。錦緣，錦紐，錦束髮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錦帶。（居士，道藝處士也。）

又中庸曰：詩云衣錦褧衣，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也。孔子以其深遠之也，君子以其文章闇然，小人以其文章的然，似美而小人也。）

左傳閔公曰：衛遷于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又襄三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五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又襄六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愛之，夫往而學焉，亦愈知治。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人重多於美錦也)

又昭四曰晉合諸侯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放也欲使衛患之而致貨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也)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言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也)叔向受羹反錦(受羹不逆其意且非貨也)

又昭四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也)懷錦奉壺飲冰以匍匐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匍匐竊往飲季孫也冰箭筩蓋可以取飲者也)

又昭六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也)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縳一如瑱(瑱充耳縳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庚(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六斗九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

又哀十二曰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餼生物也)以相辭也(辭讓以禮)今吾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言吳)

毛詩淇澳碩人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蝃蝀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彼譖人者亦以太甚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

爾雅曰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

漢書曰項羽在關中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宜禁之

又曰賈人毋得衣錦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被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疋紺地勾文錦三疋倭獻異文雜錦二十疋

魏文帝詔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吳志曰蔣欽字公弈爲右護軍孫權常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侈

環氏吳紀曰蜀遣使獻重錦千端

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疋

王隱晉書曰袁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爲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蛸不以雜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

王隱晉書曰竇滔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以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詞甚悽切

晉書曰石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

南史曰宋元凶劭將作亂賜袁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蕭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尺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趙書曰前石死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獻錦一疋

北史曰啓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摴蒱取之

唐書曰王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恭其會爲朝恩出錦三十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大曆中代宗勑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欵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小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師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杲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救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古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二十疋
范子計然曰錦大丈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少商丘開入火往還而身不燒
尸子曰夫繭捨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工女繰之以為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鑚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紫也雖美而不尊（孔子家語）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管雖不及聖賢文錦也子產先覺 發去知繰帛罪品不世為方廟醜）

抱朴子曰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藪未若堅完之草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珎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珪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純匹端也組綬屬音祖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喪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
漢武内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不王母出以示之此五岳之眞形圖也文秘禁豈汝穢質所宜佩王母即命女宋靈賓更取一圖以與武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
郭子横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
王子年拾遺記曰貞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煖柔滑

又曰周成王時因祇國致工女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便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如雲霞有樓堞有雜珠錦文似貫佩珠也有篆隸錦文似大篆字有列明錦文羅列燈燭七幅皆廣二尺
又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群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又曰吳趙逵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為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即得薑還并獲使報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為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

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乎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小明光錦
又曰織錦署在中尚方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
丹陽記曰鬬場錦署平關右遷其百工也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於蜀而吳亦資西道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
左思蜀都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躧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毋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卧之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張温表曰劉禪送臣温孰錦五端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繡

尚書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得衣繡
毛詩終南曰君子至止黼衣繡裳
又揚之水曰素衣朱繡從子于鵠（鵠曲沃邑也鵠音浩）
又九罭曰九罭美周公也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周禮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琮以錦琥以繡
又冬官上畫繢曰五采備謂之繡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繡有恒必修其故
左傳閔公曰狄伐衛公與石祁子玦寗莊子矢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必動絶無嗣
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史記曰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繡以示

敦朴
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
漢書曰廣川王去右昭信譖姬榮愛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王刺方領繡（晉灼曰今婦人直領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也）去取燒之
又曰齊織作繡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帛繡綺八千疋
又曰武帝詞太一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繡衣御史使督三輔
又曰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
又曰蜀賨刺文繡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霍光薨賜絮繡被百領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武帝所制

東觀漢記曰更始遂共謀誅百外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外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又曰李忠獨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無望乎取大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魏志曰張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陵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爲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

管子曰桀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也

八百一十五　十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衣服衣皮帶茭今則厚斂百姓以錦繡文彩靡曼衣

范子計然曰能繡細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也

孫卿子曰天子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綵雜間色重文繡

莊子曰楚聘莊子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譏

國語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帝王世紀曰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游於九重之臺

賈誼曰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屋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今[illegible]繂頍也）

鹽鐵論曰古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綿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婦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幃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舞冠利劍一

八百一十五　二

歲典職則田宅并集

又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反其加五采之功施針縷之飾則文章燦爛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色之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樂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

崔贛易林蜀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玉堂乃無咎殃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蒲龍繡連煙繡

王子年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

又曰吳主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

可爲父寶妻能刺繡作列國圖於方帛上寫五岳河海城
邑行陣之形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絶
吳越春秋曰吳王死辭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壁連
組以冪吾目恐其不蔽即復重羅繡三幪以爲奄明生不
昭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論曰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擬以
衣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
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
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
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又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
錦繡衣擬袜管弦樂土梗非其趣也
世說曰曹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戒經六會變曰寅爲衣裳文繡
夢書曰錦繡爲憂事有文章夢得錦繡憂縣官也
班固詩曰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
衣衾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韠一量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六

布帛部三

羅　綺　織成
綾　縠　紗
綃　縳　罽
紬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縰簁也麤麤可以簁物也
魏文帝詔曰江東爲葛寧比羅紈綺縠
魏志曰自公侯已下大夫以上皆服綾錦羅綺金縷之物
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也
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
賭而焚之遂絶

晉令曰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絳眞文羅一幅帔一絳杯文繡羅
一幅帔一絳眞衣羅袴一
王孫子曰隨珠曜日羅衣從風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願聽
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
淮南子曰齊俗有紫繡羅紈
漢武內傳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床於殿
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
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
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黄庭經曰黄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

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
羅四十尺
徐延年別傳曰道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黃羅衣衣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氏王五年因祗國獻女工一人善於
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織羅縠累月而成裁
之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
異苑曰張仲舒為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
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內廣七八分長
五六寸皆以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張惡而焚
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疾而死
世說曰武帝常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
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韈躡蹀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
古歌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
高堂
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
雙璜

綺

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跂也其文欹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
似杯也有長命其綵色相間皆橫也脩言長之者服之使
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班伯侍講金華殿在織綺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又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又曰孝文六年遺匈奴書使者言單于服繡袷綺衣
東觀東記曰馬后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為綺后曰
此繒染色好故直用之
漢書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干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
綵之稱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
綵綺○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絳石
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司馬相如長文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颯纚綺組繽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蟬
冕襲綺紈之士此焉遊處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為合歡
被
又曰緗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
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暮不
成文

織成

廣雅曰天竺出細織成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
織成虎文
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
吳時魏國傳曰大秦國天竺國皆出金縷織成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諸官府大劫掠御寶織成流蘇皆
分割爲馬棧矣
晉令曰織成衣爲禁物
搜神記曰陳節謁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収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
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位常以
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
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
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
躍之志内有織成下裙
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南郡張碩與碩織成袴衫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流蘇斗帳懸金薄織成䩞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妓二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綸巾熟
錦袴脚著五文織成鞾
又曰石虎獵著金縷織成合歡袴
高柔婦與柔書曰今奉織成袜一量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氷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
以爲胡綾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
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苑𨺅所貢物多絳綾是其
所亦可籌量增賜
晉安帝紀曰桓玄幼時會于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縷
金以爲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所服着白綾帽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雜色綾千端
後魏書曰李瑒字叔宗舉茂才爲雍州別駕初瑒父在下
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
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瑒與敬武瑒久
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
世稱廉信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
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又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

令織定羅紗袍段及　盤條繚綾一千疋況立鵝天馬
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
在臣愚誠亦所未論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
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繚綾一千疋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袍
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
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一疋直錢一
萬又與緑綾七百端直錢百萬
將沖荅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羅大紋綾各五疋

縠

三禮圖曰五綵方山冠以綵縠爲之
說文曰縠細縳也
釋名曰縠粟也其形戚戚如粟也

戰國策曰　討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
諫討曰王之憂國愛民不如王之愛一尺之縠王使人爲
冠不使左右便僻而使工者以爲能也今治齊國非左右
便僻無使也故王之愛民不如一尺之縠事具冠門
漢書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
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物徙送冰紈方空縠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鶡紗縠單衣
魏志曰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粱肉
楊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蠧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剥綺縠以成榆葉水波文
抱朴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翳承日之華更被丹縠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言細如霧垂以爲衣也
劉楨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絳綺縠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縠三端

紗

東觀漢記曰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融好侈飾常
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晉書曰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
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事具貧門
後魏書曰游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
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
冠被褥錦袍等物
北齊書曰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督
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上中
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
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
北史齊盧道虔婢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
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
唐書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　服黃紗單衣迎
謁路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　詔董仲
君曰朕思李氏其可得乎仲君曰可遙見而不可同帷幄
有潛英石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
人像不異真人使此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　海經
年而還得此石命工衣李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

若生時帝大悅
又曰江漢之民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　之祠或結五
色紗囊盛食沉於波中以言蛟龍水虫畏之不侵食也
蔡克別傳曰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媟嫚高平劉整儁
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
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
齊諧記曰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蹤與父同入山至夜二
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綾袍云是闘山王闘山在餘杭縣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周官音義乃就
宋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綃

毛詩義疏曰楊之水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綃綺

蜀也染之於玄以紃青裹相宜也

廣雅曰綃謂之綳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

昭王處以單綃華幄

又曰吳主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綈

說文曰綈赤黃色也

釋名曰綈似蛦虫之色綠而澤也

史記曰范雎改名爲張祿相秦秦伐魏魏使須賈於秦雎爲微行弊衣徒步入邸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今叔何事雎曰爲人賃賈意哀之留坐飲食曰叔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後雎見須賈須賈頓首言死罪雎曰公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書曰文帝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

漢書儀曰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綈褠蔽膝

漢書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　白表裏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諸侯皆以竹木爲之不得加綈錦之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又造飛行殿所幸之宮咸以遲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

竹林七賢論曰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錦綈阮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爾

鄴中記曰石虎　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范子計然曰綈出河東

鹽鐵論曰雕琢不益錦綈之寶是以王者不珎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罽

韋燿光毛詩問曰七月之時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罽亦用爲之

爾雅曰氂罽也郭璞注曰毛氂亦以爲罽也犍爲舍人注曰氂毛也蜀郡人織犛毛作衣

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

吳曆曰魏文帝賜吳王太子罽二張

吳志曰孫堅爲董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今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

干寶晉紀曰孫皓遣使詔書賜班罽五十張絳罽二十張紫青罽各十五張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沮渠蒙遜尚書郎王杼送戎罽千疋銀三百斤

鄴中記曰石虎御府罽有已頭文罽麗子罽花罽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五色罽

鹽鐵論曰今富者黃金馬腦勒罽繡馬掩汗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病蒙郭被絳罽襜乘騂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鬬乃問而去此安靜自存也

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謂王曰諸梁時西域胡來獻罽悔不

取也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

紬

說文曰紬大絲繒也
釋名曰紬抽也抽引絲端細緒也又謂之絓絓挂也挂於杖端振舉之也
北史曰裴聿脩爲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劭爲刺史别後送白紬爲别信聿脩不受與劭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劭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布帛部四

絹

廣雅曰繁纏鮮支縠絹也
說文曰絹似霜
釋名曰絹絙也其絲絙厚而疏也
東觀漢記曰南陽太守杜詡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持喪郡國邸賻絹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涅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瘁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密招白波帥李樂等率衆來共擊傕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夜潛過曰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宮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云
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見呼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善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皃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臾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　及洪犯法自分必死後遂得原
魏志曰趙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招誘豫州諸郡多受其命唯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緜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軍

相持甚急左右郡縣皆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旣聽者必謂我願望有所須待也彧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為楊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在者無幾禮躬勤與之戰於芍陂禮犯陷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褒勞賜絹七百疋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多以牛馬遺田豫豫轉送官胡以為所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辟左右我物有所遺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後悉皆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諸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涕流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絹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士王白絹五十疋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吳志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輙止之衡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疋絹亦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以問母曰此當是種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常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吾答人患無德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殷足

吳録曰表博為太守黄君舉為孝廉為業令以俸禄市縑絹餉黄君家黄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輙應云待業令家餉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輙略公為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曰劉寶為伐蜀人作爭功得千疋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青黄絹單衣來與節言

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万疋其餘莫得比此

干寶晉紀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還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楊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綿絹武帝不許

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之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

又曰桓温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決無憂虞至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
晉中興書曰翟楊字道淵尋陽人太守于寳遺船餉之勑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楊無人送致乃更賫易絹物因寄還寳
宋書曰沈慶之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歲果卒
又曰李安人行南徐州事　叅軍王迴素爲安人所親盗絹二疋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万疋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緜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緜絹薄有所減
又曰阮佃夫使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蕭赤斧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衣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摴無褌寒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於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裘衫迎之
又曰費昶善爲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勑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十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康之廝隷也世以販絹爲業
又曰傅昭爲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寘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邃爲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邃從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
後魏書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賄敗肆聚歛上令王公巳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復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元順數諫諍惜其諒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馬爲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尸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帝勑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疋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賫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驅而至被刼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

衣乘其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
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具
獲自是闔境畏服
又曰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
競相勸勵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
人從柔買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
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
又曰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
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

乞留馥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
以加之賜絹五百疋
又曰李元忠去任歸李魚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
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
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
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
又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
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清貧如是
又曰陽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
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
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
千疋乎
又曰　穆羆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
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高允卒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
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助喪用也
又曰王靈字羅漢爲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
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坐取兵絹
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
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
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
爲丈暹言之乃依舊焉
又曰孝昭常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

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
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
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
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疋絹纔得
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
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
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樂
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大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案典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
物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
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固

入其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文宗大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錄參軍彥芳絹二百疋衣笏一副并還先奏高祖太宗書詔及官告衣物等
後唐史曰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什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嗟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
四王起事曰張方移惠帝於長安兵人入殿取物并調御絹二尺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疋三日取之尚不缺角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驅羊二百餘口者便勒將至洛得以為糧至洛盧志啓以右藏絹倍還羊主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剪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緜可練無異故體也
又曰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啓見一鬼著絹巾似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懷招賢約女為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雨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抽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為君作禪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豁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心痛夜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此女舊織餘兩疋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為送終衣轉盻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
先賢行狀曰范郃字孝悌少時會省外家逢掠者驅其牛取衣物去郃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疋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乃還所取而辭謝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恡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
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曰祖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數丈五綵幢蓋大會羣臣於太武殿上祖日探三探乃有得絹百疋者有得數十疋者有得土者虎輒大笑以為樂
孔晉元在窮記曰太安二年六月賊遂來入門時家見有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

魏武帝令曰今清將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又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橫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敕從所執駐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佐懽未敢自寧乞還藏府以為軍儲
世語曰王經字彥律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褌也范笑而受之
孝子傳曰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貸錢一萬既葬就後

逢一女子求與永爲妻云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
旬三百疋債足女辭去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
共償耳因忽不見事具孝感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布帛部五

縑　帛

縑

說文曰縑幷絲繒也

釋名曰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縑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

續漢書曰張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絶而不受

東觀漢記曰王丹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

又曰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又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來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又曰馬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

又曰蔡彤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後漢書曰趙熹避赤眉難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炭謂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詔賜降胡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

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笞帝意乃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躬爲櫟陽令功曹萬良爲父報讎自械詣獄躬解械放良後良賫縑五百餉躬閉門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孝獻伏后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等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疋董承使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號曰赤眉圍莒數月或說樊崇曰莒有父母之國而攻之乎莒中人出縑數千疋以自贖乃引去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五年幸偃師詔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

又曰戴封常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又曰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偉當從出無衣甚愁妻即爲致兩縑得以爲衣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魏志曰漢桓帝末董卓爲軍司馬從中郎張奐征并涼州有功賜縑九千疋卓悉以分與吏士

南史曰孫謙齊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受

梁書曰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改服青縑袴褶

後魏書曰劉芳初入魏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

又曰楊津除侍御中尉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稱而賜縑百疋遷符璽郎

又曰李元忠嘗貢齊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

又曰高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驛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

又曰薛琡字曇珍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都亭理究滯洛陽獄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北齊書曰賈思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休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隋書曰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并

賜縑一百疋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

又曰文帝幸幷州留高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疋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縑到市賣之逐遇雨因共
披戴後有人求庇廕一頭之地雨霽因共爭之各云我縑
丞相薛宣叱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紛呼騎吏中斷縑各
與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縑主稱怨不已宣考乃歎服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帢

何晏九州論曰清河縑　房　綿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細縑十疋

帛

尚書堯典曰舜脩五禮五玉三帛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太宗伯佐助立
大祀用玉帛牲牷

又春官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幷州其利布帛

又冬官考工記曰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

又曰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炭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盝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樓之屋明日沃而盝之朝更沃至夕盝之又更沃至旦盝之亦七日如漚絲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
名士禮賢者

又檀弓上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
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得成禮於伯高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又曰七十非帛不暖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
寢門外保受乃負之宰禮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婦人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

又坊記曰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凡禮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又言之先幣而後言帛

左傳襄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哀上曰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

毛詩鹿鳴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

周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
之也

又曰帛千鈞比千乘家

又曰陳勝乃多書帛言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
得書怪之

漢書曰武帝使東方朔射中上曰善賜帛十疋郭舍人曰朔齊人多變更致他物射之中則臣榜百不中賜臣帛朔又中乃榜舍人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疋乃白之

又曰婁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

又曰長安語云城中好廣袖四方用疋帛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賜越帛三千端雜帛二千疋

又曰永平六年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廟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不乘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舍歎曰雖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帳帷什器

後漢書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爲尚書郎賜帛十疋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於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 常宿 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結以自覆金帛桂綿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每就上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

齊書曰劉顯將之尋陽 顯懸帛十疋約曰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竟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綠絲布袴繡 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素木按食不過一肉有妓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又曰尋琊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琊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闞畯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時蒙賜帛

又曰張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弃其妻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勳人而又惠國計不足劉義節

進討曰今義師數十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
街衢及苑中之樹爲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立可致也又
藏內繒絹疋皆有餘軸之使申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
餘萬疋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
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勑資送倍於長
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
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
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
又曰王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刦爲業亡命聚徒以逆旅
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倣爲楚州刺史倣故相俛之
弟將赴任延英候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努力未衰即
須一來京國朕今賜手詔及賜帛三百疋以備山谷所之
戰國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
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
王之國若是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
郎中以爲冠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乃使之
今社稷爲丘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也
帛
河圖王板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郯之間傾蓋而語
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疋以贈先生
又曰孔子顏淵登魯東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疋練前有
生藍子曰白馬蘆蒭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覆地如紫
肝朔曰必秦獄處也夫愁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
消靡賜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
人不足於夜此謂惡政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爲帛與馬相疋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淸風戒寒趣絹縑帛
荀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采成章邯鄲淳上受
命述詔曰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賜
帛四十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十九

布帛部六

綿　絮　牽離
紈　組　納
綸　縞　綈絟

綿

說文曰纊絮縕也

禮記玉藻曰纊為繭縕為袍（衣也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又喪大記曰屬纊以俟絶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帨箴管線纊施縏帙

左傳曰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置水中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牢以釘密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殯夕下橫屍露床幅巾而已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高陽許瑶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歲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　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被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亦吐之

英雄記曰呂布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即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語林曰謝万就人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陸氏異林曰鍾繇常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慇懃呼之乃入繇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綿拭血

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漢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

絮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此時不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也帝乃出之

又貨殖傳曰絮千乘家

漢書曰帝以公主為老上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其得漢之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也

漢舊儀曰皇后親蚕還獻繭凡蚕絲絮織室作祭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縰衣皇后聞以作巾絮而已

魏志曰曹公定荊臨祠袁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廪食之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父云孫權作布衣一襲皆擘絮績之強令悌釋服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政見素簏數枚中有故絮也

晉書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宋書曰顏竣丁父憂起為丹陽尹還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又曰阮長之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齊書曰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

又曰卞彬蚤虱賦序曰余之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

淮南子曰潰茧類絮而不可以為絮（潰茧蠶莠也楚人謂潰又音[illegible]）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蚕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着石收得万餘石民人以為絲絮五年長安兩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管寧別傳曰管寧性至孝恒布裳貉裘唯祠着單衣絮巾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為帽絮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蚕採木綿為絮

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微心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見拭目黃絮有垢黑目淚所沾汚

孝子傳曰閔子騫幼時為後母所苦冬月以盧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世說曰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公曰法師今日以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牽離

說文曰絓𦈡滓絓頭也一曰牽離

釋名曰煑繭曰莫莫幕也貧者着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者煑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

紈

釋名曰紈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

漢書曰齊俗作冰紈（密如冰也）

又曰齊韓延壽衣黃紈方領

又曰白縠衣表薄紈之裏天子之服也

東觀漢記曰楚王英奉送黃縑三十五疋白紈五疋入蜀楚相以聞詔書還贖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赤丹紈裏

范子計然曰白紈素出齊魯

王子年拾遺錄曰瀛洲有金巒之觀中有瑤几覆以雲紈之素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三條裠

組

說文曰組綬屬其小者以為纓也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冠也

又曰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綬

又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縢附纓為沂縢也組縢以）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史記曰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沛公軹道旁

漢書曰錦繡纂組害女工

穆天子傳曰天子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

又曰盛姬之喪叔㛗贈用茵組（茵褥也㛗穆王妹）

墨子曰昔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果善吳起曰非戒也使之衣而歸妻兄請之起曰起家無虛言

呂氏春秋曰邾之為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凡甲所以為固者以蒲竅也今竅蒲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蒲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悅於是乎止官無以組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組從風紛絃

應璩報燕中尉樊彥皇書曰登輿出踐燕路方當化銀龜以為黃纍青組以為紫

又報平陸長貴瑋伯書曰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緺組哉

納

魏武令曰吾衣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耳

魏志曰太祖幃帳壞即補納

沒太子妻李氏與夫書曰并織納一端

宋書曰徐逵之尚會稽長公主初武帝微時貧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主

子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劉湛之得罪事連主子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南史曰齊張欣泰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作此舉止

又曰沙門寶誌在建康[illegible]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

陳書曰大軍侵魏造陝城魏兵大合輕騎挑戰侯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披靡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當其鋒者莫不應刃而倒

綸

釋名曰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糾青絲綬也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後漢書仲長統書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切三辰龍章之服

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吹綸絮

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冬月皆著紫綸巾

齊書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勅

世說曰謝万詣簡文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而前既見共談移日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illegible]細也

毛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縞衣綦巾聊樂我云[illegible]

禮記王制曰殷人冔况甫反而祭縞衣而養老

又玉藻曰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史記曰新城三老董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故漢王爲發喪[illegible]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illegible]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illegible]

荀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illegible]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淮南子曰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之絑則履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被阿錫揄紵縞[illegible]

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我軍入漢中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

絺綌

說文曰綌粗葛也絺細葛也綿絺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地官下曰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又曲禮上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之）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
又曲禮下曰縝絺綌不入公門（縝單也必表而出為其褻也）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也
又檀弓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吉也（非時尚輕涼慢禮）
毛詩關雎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又綠衣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淒寒風也絺綌所以當暑也以待寒失所）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君子偕老曰蒙被縐絺是紲袢（父蕃反）也（絺之美者為縐是當暑紲袢之國也）

論語鄉黨曰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之（縝單也暑月單衣為其形褻也必有以表之君令單衣也）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遺建荃葛（師古注曰荃細葛也）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縑襜絺
巾迎上於費上大悅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
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葛絺賜嚴
又曰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一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為魏王青綈皁黃白各二疋葛
越一端往欽哉
吳曆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布越香葛時多盜賊歆渡
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君臣以為非禮欲不
與孫權勑付使
梁書曰任昉卒後子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裠道逢平原劉
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
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
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隋書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
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荅
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場之駁
馬十六絺紵三十篋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於二宮設饗禮迭為賓主南面而問

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以築宮室封之於虞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
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
以觀其辭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絺綌
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濱婦人對曰行客之行嗟然永久分
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取之子不早去竊有狂
夫守之者矣
說苑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
得枯死於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毦翅
嵇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冪以纖絺
夏侯孝若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左思吳都賦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練十端竹練三端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諸葛恢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顔測集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冰紈風綌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一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布帛部七

布 火浣布 紵

白疊

布

説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纑布縷也絟細布也繐蜀布也

釋名曰布布列諸縷練慧也齊人謂涼爲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周禮地官下載師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夏官下職方氏曰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毋暴布（鄭玄注曰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

禮記玉藻曰年不順盛君衣布（爲五穀不熟也）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襄二曰諸侯圍偪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懸布者）以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布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也）

又襄二十八年齊子尾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正德謂人之利皆以爲幅）使無黜嫚（黜放嫚欺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周易説卦曰坤爲布

論語鄉黨曰齊必有明衣布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

金澤文庫

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
環置之明即掘取
漢書曰太山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
又曰高帝曰吾奮布衣而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死時民謡曰一斗粟尚可舂一
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而卧布被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
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顙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
而出教吏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麤二尺賈直五百由
此得不死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

没幾死太守張穆持筩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
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琁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滑賊相
聚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
驚奔突賊陣
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
燒之先從足起
又曰吳郡本不獻越布陸閎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
好之因勑郡獻越布由此始也
華嶠後漢書曰哀牢夷知染綵紬布織成文章如綾綺有
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
然後服之（華陽國志出）
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董卓有人書回字於布上
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范曄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
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
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疋外三戶共一疋賜博士
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之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鄰子不與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布織成　言用
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布發陸火浣布阿羅得布
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
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世代郡黄布爲細樂浪
練爲精江東太末布爲白故不如白疊故鮮皮也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裙孪縮如羊腸
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晉書曰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
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翕
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謝尚書江夏相府以布四十疋爲尚造烏布帳尚以
爲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爲殷仲堪荆州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

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風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宋書曰王玄謨侵魏為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蕭悗為郢州刺史境内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悗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欵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曰林邑國出古貝古貝者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

又曰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為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

燕書曰宋該字宣孔為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致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後魏書曰楊大眼為荆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楊椿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着布衣韋帶嘗自約勑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為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惡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治天下以黄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於波黄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門麤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煖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林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又曰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宜由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此權權何以為莽莽權權由養治莽莽長貌也之

説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完堅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遣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爲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溢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人皆慕之州閭成風

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見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爲節非家織布不衣○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筩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

越絕書曰葛山者句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

玄中記曰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葛布

南越志曰桂州豐水縣有古終藤俚人以爲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班布以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細過絲緜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在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　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麤者名曰烏驎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緜爲絮皮員當竹剥古緣藤績以爲布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溫使蜀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

俗說曰桓豹奴善解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即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與諸葛並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馬頭去埒

布三尺許諸葛一步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寬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

夏侯開國吳郡賦曰金玉星傾明當霞聚纖絺細越青箋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光乎三輔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揚雄蜀都賦曰細絺弱折緜繭成衽筩中黃潤一端數金

魏武遺令曰銅雀臺上安六尺牀施繐帳月旦十五日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陸機弔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火浣布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異錄曰日南比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簿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劒火浣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其布浣之必投火中布則火色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

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蕭洲洲上純生一種木正暑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焦黑人或得爲薪者火之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其木皮亦剥以灰煑治以爲布但麤不及華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此洲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

傳子曰長老說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織以爲布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有文無實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曰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爲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爲於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其國人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也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石火之中雖滯汙湽涅如新浣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或云龍常鬭此處膏血如水流着物如淳漆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王坐通雲之堂以火浣布爲纏用龍膏爲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二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公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

爇之末皮改常試之果驗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

紵

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厥貢漆枲絺紵

毛詩宛丘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左傳襄六曰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宋書曰戴法興會稽之山人家貧父子以販紵爲業

華陽國志曰獠人貫言紵爲蘭

朱崖傳曰朱崖出入著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其中內頭如領巾象

說苑曰吳赤巾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大夫懸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古樂府曰白紵歌盛稱舞好宜及芳時作樂其辭曰質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本吳舞也

白疊

漢書曰其帛絮細布千鈞紋綵千疋荅布（白疊也）皮革千石比千乘之家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

吳時外國傳曰諸簿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吳籙越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氍毹白疊

廣志曰白疊毛織出諸薄洲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資產部一

田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厥田惟中中（孔安國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兗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上（第一）

周禮春官下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歌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又地官司徒之職曰均土地以稽其人衆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又曰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者若今邑若居之田宅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也蓏音力果反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者家所授之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餘地皆然）

禮記月令季夏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耕萊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今萬萬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數）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數以授民也）

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古者謂殷時）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曰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臨濟水爲界）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又宣公十五年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又襄公六曰子產治鄭使田有封洫（封界洫溝）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及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闢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發三問)
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
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斬)度於禮施
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田賦爲)
又哀公上曰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
穀梁傳宣公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古者什一而
藉(言借民力治公田十一而稅也)初稅非正也

毛詩小雅白華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豐鎬之間水北流浸稻田使之生)
又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
又大雅崧高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治其井牧定其賦)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
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
史記曰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悝音苦回反)以爲地方百
里提封九萬頃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必雜五種以備
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恐風雨之災也)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韓魏趙三卿今河東道)

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
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
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
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乃使
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
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用注
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音於割切)
又曰王翦將行請善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
戰國策曰魏叔座爲將攻韓趙勝之魏王賞田百万座曰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鼓之不

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有功
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以
座不揜士之迹又與田二十萬
漢書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一歲屯戍萬計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
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貴故曰秦民受其田)或耕豪民
之田稅十五(言知其五)故貧民常衣馬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人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人占田以贍不足塞兼并
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於是以式終
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

以謳百姓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十畝以供車馬
又曰楊惲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張禹爲人謙愿内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
又曰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乃貰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産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溝洫志曰太始三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田名曰白渠民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後漢書曰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户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姧狀
又曰樊重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貳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
又曰馬援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援乃辭況）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援辭況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並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小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爲司徒視事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張璠漢記曰鄭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華嶠後漢書曰范遷爲司徒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兄子
又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魏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於許下得穀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粮之患遂得以兼滅羣逆克平天下
又曰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

項巳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巳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
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今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
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乗吴無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三
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馬朗爲丞相主簿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
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

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
又曰鄭渾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
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
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
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
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曰劉靖都督河北諸軍事又脩廣戾渠陵大遏水溉灌
薊南北三百里使種稻邊民利之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
晉要事曰安帝義熙九年右丞張須元議瑯琊及湖孰界
有皇右脂澤田四十餘頃參詳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王惠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
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

齊書曰王騫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産業有舊田在
鍾山八十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
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梁書曰夏侯夔爲豫州刺史率軍人於蒼陵立堨溉田千
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
又曰鄧元起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
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後魏書曰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引見因問允萬機何者爲
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
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
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
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
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

授百姓
又曰裴延儁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
陽漁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毁多時水旱不
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
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曰帝賜穆提婆晉陽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
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提婆怨光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盧羣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
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悉以本地
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又曰起居郎崔觀隱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給奴婢令遞
日供飲食之費觀與妻家事一不以問但水石自娛而已

又曰溫造爲河陽節度觀察使復懷州古秦渠三縣并地悉爲良田後造左遷出爲朗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情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直錢百金一直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弃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

皆得志史起對曰羣臣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田也漳水存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過也明日召史起問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對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臣雖死願王使他人遂之王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避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號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春秋後語曰趙烈侯謂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愛可以貴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列侯乃命以田萬畝賜善歌者二人公仲建許諾而不與居一月烈侯之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爲閑田

蕭廣濟孝子傳曰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侵其墳墓乃貨家資貫此田三農之月輙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

氾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四十石

越絕書曰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疁者吳王田也

又曰富中大塘者勾踐治以爲義田也肥饒謂之富中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溫液所周正可數畝過此水氣輙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多良田極膏腴者一畝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徹於器中

續搜神記曰陽人姓何忘其名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一丈黃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常見韶舞不足舞也便去何尋逐遙向一山山有一穴纔容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隨之初入甚急前輙開廣便失人見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崔寔政論曰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

王朗上求賑貸民表曰昔在西京有鄭杜膏腴之饒池陽谷口之利涇渭二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雲雨年成糞與灌並畝貨一金號爲陸海

應璩書曰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故求遂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

曹植表曰乞城内田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又籍田論曰營壽萬畝厤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并柳夾路名菓被園宰農寔掌是謂公田

唐明皇雜録曰上命宇文融為招田使融方恣睢猜不已附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致田園有地數百頃上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二

資產部二

農

農

耕

周禮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禮記月令孟春曰乃命有司布農事命東郊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又仲春曰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大事兵役之屬

又孟夏曰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為妨蠶農之事是月也命有司巡行田原勸農勉人無或失時勸農人以及時

又孟秋曰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又季秋曰乃命有司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又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又仲冬曰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

又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又昭元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擁本曰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推種生

故稷好農（神農始行從道，道必有跡，而善厚覆之，蓄感遂生；后稷斷扶桑之所出之野，長而推演種生之法，而好農知爲倉神，亦命明也）

尚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

罔有黍稷

又洪範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一曰食（勤農業）

又梓材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論語子路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

漢書曰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亦云）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有田一壥宅一區世世以農桑

爲業

後漢書曰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

輙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漢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厲與勵同，嬾音力旦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輙曉其父

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輙待丹

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又曰崔恢字行遊遷鄢陵令每至春農身到廬陌觀民耕

桑農無廢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南史曰梁張興世爲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

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

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

爲農也

又曰北澤燒火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

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力歸于上

又曰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

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者

地廣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故農者月不足而歲

有餘也

又曰先王者善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歸之所謂興利者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又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

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者也

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爲農師賈精於市不以爲市師

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國語管仲曰昔者先王處農就田野令農夫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各有宜）權節其用耒耜耞芟（權，平也；節其器用大小之宜）

（耞，拂也，所以擊草；芟，大鎌，所以芟草）及寒擊槁除田（寒，季冬大寒也；槁，枯草也）以時

耕（時耕，春分之後也）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耰，摩也；時雨，雨疾至速，當種時）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鎌也；耨，茲其也；鎛，鋤也）以旦暮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衣也）

（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沾體塗足（沾，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

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者農夫得
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
氾勝之書曰農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
又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
可謂忠國愛民之至
風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籍田
孫盛作南昌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
梁州記曰黑水村有魚池池上立美基下四周有水左右
官良田數十頃故以美農爲名

耕

周禮天官上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
共齍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

禮記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天子三推公五推諸侯九推鄭玄注曰帝籍爲天神借人力所治之田也蔡邕章句曰禮成於三故天子三推卑者勞故三公五推也
又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又少儀曰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左傳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
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就耕而卜郊宜
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又襄公十三年曰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
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昭公五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王僚吳公子
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國戮也反覆也員曰
彼將有他志光欲殺僚不欲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時未得用故進勇士以入然光退居邊鄙乃見專諸焉專諸勇士而耕於
鄙
穀梁傳成公曰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以欲
利其戎車
論語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

也祿在其中矣
又微子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論語比考讖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
食穿井而飲堯何力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
耕
又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刈草農
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扣馬曰耕事方急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故太子建之孤子
勝耕於野

又曰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壠上曰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子爲人傭耕何富貴耶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高后立諸呂爲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讌飲曰請爲太后歌田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疎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

戰國策曰主父欲代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舉士即民務名不好本朝上賢即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漢昭紀曰上耕于鈎盾弄田（應劭曰時帝九年未能親耕帝籍鈎盾宦田近署故往試耕爲戲也）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

六

又曰夏侯勝每授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後漢書曰王莽末盜賊起人皆憂惑移徙逃竄莫事農桑淳于恭遂獨耕鄉人止之曰世方散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正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柰何不耕

東觀漢記曰梁鴻乃將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又曰承宮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吳錄曰徵崇字子和遭亂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任延爲九眞太守迺教其耕犂使之冠履

晉書曰朱沖字巨容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

又曰趙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宋書曰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自耕耳

二

齊書曰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

梁書曰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趙書曰東耕儀直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璽授御史跪受黃門侍中侍中釋劍擎跪以穎授尊太常讀曰皇帝親耕籍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跪取耒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璽

管子曰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

又曰行其游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

又曰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
晏子春秋曰有納書景公者云吾不知晏子之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悅晏子退而窮處東耕于海濱
墨子曰魯南鄙人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齊過故人曰今天下莫爲不若已墨子曰今小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何以樂曰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織之事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而耕禹往見之則在野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身不見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耕而王所以觀耕
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爲螟螣蚼蝡多蠋之蚍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於治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囂囂然弗顧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患無孝名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復得兎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嵒石之下名振京師
傅子曰耕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猪車畋獵乘之
山海經曰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六韜曰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
國語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監之監督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之
又曰管仲對齊桓公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數百人皆不耕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
又曰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書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
說苑曰曾子衣弊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終不受
太元經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趙過教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一日種一頃也
拾遺錄曰㓨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納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耕十頃之地
董正則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操傳物多通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壟畝之上於是釋耒下袂相就而言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

畝種之人以語琅琅曰我自以借之耶耕者聞之慙謝還也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覩其顏者肅如也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春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茌平界與師欣家傭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資産部三

耒耜　犂　耦　種殖

耘　耔　耨　钁　耰

銍　銚　鎛

耒

釋名曰耒耜也

古史考曰神農作耒耜

世本曰咎繇作耒耜

周禮冬官考工下曰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耒下岐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前曲接耜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爲其宜也材不中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與直六尺

禮記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冰腹入而令有司告人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興修田器之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昔姜維有斷隴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梁書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

唐書曰永徽三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

耜

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

周禮地官下山虞曰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忍也牝服車之材

又秋官下曰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禮記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

毛詩國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又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

又周頌曰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畟畟猶測測也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王隱晉書曰徐苗少孤家貧好學晝執耒耜夜不廢誦

後魏書曰趙琰遣人買耜刃得剩利六百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唐書曰高宗行籍田之禮躬執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於千畝耳初將籍田先止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及乃命徹之

國語曰周制有人曰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奧深也皆墾辟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誘注曰六尺爲畝三尺爲甽

犂

釋名曰犂利也利則發土絶草根也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作耬犂用功甚費隆乃教作耬犂省力過半

又曰弘農太守劉類多市犂鑄載所部貿絲

管子曰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内丈夫二犂童子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令農始作服于公田

鹽鐵論曰庶人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犂下種輓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耕一人種二人輓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則種二十五畝其懸絶如此

陳留耆舊傳曰蕭令陳龕字叔明躬自握犂種五種穀有黄雀隨犂翔集上

崔寔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

唐書曰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石中得古鐵犂鏵有平陸縣字因改河北縣名爲平陸縣

後唐史明宗上顧謂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觀稼見百姓父子三人同曳犂耒者力農如是深軫于懷可賜耕牛二頭

耦

說文曰耦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

周禮地官下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

又冬官曰匠人爲溝洫（周主通利田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毛詩周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

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于上帝（先王闔廬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言子胥佐先王若農之有耦以殺其事）

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

種植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首種不入（舊說云首種謂稷）

又仲秋曰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

又禮運曰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

尚書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土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

尚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鳥朱鳥）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火大火也）

孝經援神契曰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汙泉宜稻

說文曰禾之秀實曰稼莖節爲禾從禾家聲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

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漢書曰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曰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月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闕本）

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爲黃門郎令主之

東觀漢記曰茨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縕著衣民惰窳以箸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利其利衣履溫煖

吳會分地記曰下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箠句踐遣使者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馬箠獻於吳

陳書曰陳靈洗爲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樹林者灌以粱水疇以肥壤（疇壅也粱或作滲也）一人養之十人拔之林必無餘栟

又曰昏弧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弧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粟麥虛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蠃蚌之肉多疾毒傷之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墝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米

呂氏春秋曰冰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論衡曰后稷爲兒種蓺爲戲

氾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時擣取炊之不減粢米又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斗大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蚕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虫又取馬骨莝之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漬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撓如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晬勿令濕至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不蝗虫無馬骨汁亦可用雪雪者五穀之精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地中治種如此則收萬倍

又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虫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彊者斬束立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傷於太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以棘柴曳之以壅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

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未生心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戛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出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載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屈於土中而死

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

又曰種麻預𣪊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秋

又曰種枲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乙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自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穰則害瓠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瓠四月可收冬瓠子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之後可種冬葵八九月可種乾葵

物理論曰稼穡種也古今之言云余夫稼農之本也

耘

說文曰耘除田間穢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蔉壅苗也

毛詩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周頌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宋書曰柳元景顯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畢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衛裒從之

管子曰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鳬鴈必以秕吏請以粟公曰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養人也何以其養鳥也

耔

說文曰耔壅禾本也

晉書曰陶潛歸去來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耨

釋名曰耨似鋤以耨禾也

左傳僖公下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爾雅曰斪斸謂之定(郭璞曰鋤屬也從爲合人曰拘欘名定爾雅曰定耨纂文曰薅苗之道鋤)

(鎒如鉏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封地除草也)

魏書曰公孫崇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逾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

淮南子曰耨者刈耜而耕摩蜃(蜃大蚌也摩令利用耨除草也)

又曰芟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荑釋)

又曰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

鐲

釋名曰鐲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說文曰鐲斫也齊謂茲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鉏類欘钁屬也)

又曰匠人有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

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鎡基田器)

耰

說文曰耰摩田器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賈誼書曰秦民借父耰鉏猶有德色

銍

廣雅曰銍謂之刈(纂文曰江湖以銍爲刈也)

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也）
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釋名曰銍穫禾鐵也銍銍斷禾穗聲也
銚
說文曰銚鈂也古田器也
世本曰倕作銚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然後成農
鎛
釋名曰鎛亦鋤類迫也迫地去草也
毛詩周頌良耜曰其鎛伊秦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又周頌臣工曰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庤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四
穫 穡 耜 架 園 圃
穫
說文曰穫刈禾也
毛詩小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又周頌良耜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又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穫）
爾雅曰挃挃穫也（郭璞注曰挃挃刈禾也）
南史曰齊文惠太子常幸東田觀穫稻范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虞喜志林說晏子曰景公爲長府有風穡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穡
說文曰穡穀可收嗇也愛澁也
尚書大誥曰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旅播之夫除草養苗栽長定天亡殷惡亦主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畝乎）
又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

（乃教誨不恭已甚詆父母不敬 經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物理論曰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亦稼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苦穡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梠

毛詩大田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東觀漢記曰桓榮遭倉卒與族人元卿俱捃拾投閒輙講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復有施用時乎後榮爲太常諸子謂元卿曰平生笑吾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家安能豫知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失大穗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結草以爲裳裳被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年飢捃者猶穀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閒既捃而爲從者以爲徒捃也捃無傍櫛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蠣以資養

宋書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惡後每事輙云勿令居士知

庾異行別傳曰君妻樂氏生子澤初君與妻捃而產於澤遂以命之

枷

釋名曰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穀也或曰羅枷三丈而用之或曰以杖轉於頭故名之也

廣雅曰柫謂之枷

說文曰柫枷也柫擊禾連枷也

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耞芟（耞拂也所以擊草）

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攝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柫（僉今連枷所以打穀也）

王褒僮約曰刻木爲枷屈竹作杷（杷所以擊禾也）

園

說文曰園所樹菓也

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毛詩車鄰駟驖曰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爲諸侯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

又國風將仲子兮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

又小雅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illegible]）

周禮天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

史記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

漢書梁孝王傳曰王有罪入朝乘布車從兩騎入匿長公主園（[illegible]）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後漢書曰竇憲（[illegible]）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也）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illegible]）後發覺帝大怒召

憲切責曰深思前過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鑑
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
察以陰鄧皆外戚欲其喻身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
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切切猶勤勤今貴主尚見枉
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鳥子生哺者曰雛也憲大
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
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續漢書百官志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謝承後漢書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戴宏父爲縣丞宏年
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候之亦與
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
仕身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春秋曰呂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
布曰昔在洛會凌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
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顏斐爲京兆太守起菜園使民役閑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也毛皇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
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見帝后曰昨遊宴北
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魏略曰青龍十二年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
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
其中
又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
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晉書曰華廙免官後栖遲家巷武帝登陵雲臺望見廙
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終於平北將軍送故
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帷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錄貲財盡
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上
又曰王戎爲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又曰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江逌諫以強賊未滅宜遊
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
又曰氾騰字無忌應孝廉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歎
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
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南史曰臧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
宋書曰茹法亮於宅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
竹林花藥之美公家園苑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有人竊園中菜道虔自外
還見之即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齊書曰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搆山泉殆窮真趣
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
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
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王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
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梁書曰徐勉爲書戒其子崧曰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
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
除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又曰劉慧斐隱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
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燕書曰慜帝時有異爵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園樹樓翔
二旬而去夏以異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爵園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
又曰高聰爲中尉所彈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
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
又曰元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
又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
北史曰齊盧景裕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

北齊書曰河南獻王孝瑜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
眈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
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
貴賤慕斅處處營造
後周書曰後周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
中者卽以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
耳
唐書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
致賓客煬帝時嘗犯法懼罪遂亡入司竹園鳩集亡命衆
至數萬及義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應義師
莊子曰漢陰丈人爲園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一日浸
百畦子貢教以爲桔槔
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
韓子曰昔彌子瑕寵於衛君與遊於東園食桃而甘以其
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爲之不採
諺之人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告左右曰敢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
者欲諫不敢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
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高居悲
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黃雀方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
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
哉乃罷兵

風俗通曰園援也從口袁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
玄晏春秋曰又好桑農種藏之事且養雞鶩園圃之事數
不舍力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此桃霜下結
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園此園皆植寒
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猛獸皆畜此園也
世說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
人徑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宴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
好惡傍若無人
又曰簡文帝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自來親人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不釋鋤與瓦石

不異華投而擲之

向秀別傳曰向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贊曰蘇躭常闇夜有衆賓來躭告母曰人招躭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園中有三水碓

三秦記曰漢武帝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又曰漢武帝菓園有大栗十五枚一升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過行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屐徐步歸

幽明録曰武宣程羈偏生未被舉家常使種茹後連理樹生於園圃

殷仲堪遊園賦曰尒乃杖策晨遊以詠以吟落葉擁蹊桑下成林

曹植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劉謐之天公賦曰昔中酉之際遭湯旱流烟兮子歲値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

謝玄與姊書曰比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佳家湖形模也姊想矚此亦小有所散

圃

說文曰種菜曰圃

毛詩雞鳴曰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又七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周禮地官下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瓞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禮記射義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左傳莊公曰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囿苑也）故蔿國奉子頹以代王

又僖公下曰秦師襲鄭鄭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又哀公下曰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也）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莊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謂是采眞之遊

韓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辭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也（場師治場圃者梧桐檟梓皆木之美者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疏圃之地蒲之演水三周

山海經曰淮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風俗通曰圃補也從口甫聲

拾遺録曰崑崙山第二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萬頃群仙種耨焉

曹植籍田賦曰夫凡人之爲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五

蠶　繰　維車　籰

絡車　栝　機杼　梭

蠶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又夏官馬質曰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乃修蠶器（蠶器謂曲植籧筐之屬）后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祀皇后享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帥先天下也）

又孟夏曰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也以桑爲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如一者各自以桑爲多少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

又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言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月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又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音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蚕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春秋文耀鉤曰商紘絕蠶合絲（紘將絕蠶含絲以待用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大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爾雅曰蛾羅（蠶蛾）螺蛹（音龜蠶蛹）螅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也）雠由樗繭（食樗葉）棘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蚢蕭繭（食蕭葉者皆蠶類）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

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簪珥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往來觀視以爲娛樂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充爲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絺紵之屬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年徐州蠶蛾喫人死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時高肇專政聚歛不息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又曰文德太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親蠶

又曰開元中上命宮中食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又曰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緊厚白淨與常蠶不殊

又曰大曆中太原府清河縣人韓景暉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

韓子曰鱓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

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
又曰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食暑而不飲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商音清也金蠶也春蠶絲出金死故絕）賁星墜而渤海
決（賁星流星也渤海水之勢也）
又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殘桑
淮南方畢術曰白芳七給浴蠶
又曰僵蠶使馬不食（取蠶之口鼻則食矣馬言蠶人亦以僵蠶屑拭齒則不食也）
抱朴子曰甘始以藥粉桑長蠶得十月不老
金樓子曰楊泉蠶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
乃爲蠶賦是何言與楚蘭陵荀況有蠶賦楊泉亦不見之
有文不如無述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誕
欲極其言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來迎我後方
士晝臥朔遽口呼若極有若吾從天上還方士遂以聞上
以爲面欺下朔獄朔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
衣朔曰衣蠶蠶何若曰喙呥呥（呥汝鹽切）類馬色班班類虎天
公大怒以臣爲誕欺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
今陛下以臣爲詐願使使上問之上曰齊人多詐欲以喻
我我止方士也罷方士
東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列仙傳曰園客濟陰人姿兒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
客終不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五色蛾
止其香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蠶時有女夜至自

三

稱客妻客與俱蠶得繭大如盆
郭子橫洞冥記曰寅青之國其國人皆以鳥爲衣其地多
霜雪陸野忽見日從南方出則百獸皆鳴國俗以爲祥異
有蠶色青長一丈亦曰青蠶績其絲大如指一絲可羈絆
牛馬國人常以十丈充黃門之廄以拘馬也巨象師子帝
令以此一絲繫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收
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徽蔟者徽便以與之自棄其
蠶
搜神記曰舊說太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
匹女思父戲馬曰尓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
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
奮擊父怪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
至皮所足蹙之曰尓馬而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
竟皮蹷然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枝得女及皮乃
盡化爲蠶績於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
收二倍今世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拾遺録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
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
水而不濡投火則經宿不燎海人獻堯以爲黼黻○顏氏家訓
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
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石舟舡皆實驗也
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能見祭
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半作糕糜像此也（一云吳郡張成）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

四

女尚書跪白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蠶母以桑適釡室也
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三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祠先蠶也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三輔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蚕二十箔
玄中記曰大月支有牛名為日反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大小如指名為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
又曰化民食桑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七年而死去琅耶四萬里
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蚢珍蠶三月績 柘蠶四月初績 蚢蠶四月初績 愛珍五月績 愛蠶六月末績 寒珍七月末績 四出蠶九月初績 寒蠶十月績 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少養之愛蠶者故蚢蠶種也蚢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月八月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為蚢蠶欲作愛者取蚢珍之卵藏内甖器中隨器大小亦可十紙百紙蓋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為愛珍亦愛子績成繭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
顧微廣州記曰吳黃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illegible]務得金蠶曰珠各數斛
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
崔寔易林兌之坎曰飢蠶作室緒多亂經端不可得
又震之說曰秋蠶不成冬種不生
龍魚河圖曰蠶沙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納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
物理論曰使人主養民如蠶母之養蠶然則其用豈徒絲蠶而已哉
雜五行書曰舍南種桑九株縣官宜蠶桑
又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
呂氏本草曰石蠶一名沙蝨神農雷公鹹無毒生漢中治五淋破隨內解結氣利水道除熱
孫衶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
閔鴻蠶賦曰體龍頭而驥喙邁緻素於羔羊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古艷歌曰日出東方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
陸機詩曰老蠶晚績縮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鼠蠶飛蛾蝙蝠
蔡邕書曰家祖君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蚕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烏無腸胃蛤無五藏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腸而育也

繰

禮記祭義曰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若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

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說文曰繅繹繭爲絲也

尸子曰夫繭合而弗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

列仙傳曰園客蠶得繭大如瓮繅一繭數十日繅訖俱去莫知所如濟陽今有華蠶祠（已備於蠶此故小略）

維車

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維（音唯）受緯曰莩（音孚）

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

孫德施維車賦曰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羌氏之一轂兮雁天運以迴行秉轉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袞冕龍旂用康上帝勲存王室惠流皂隸觀其微風興於輪端霰雨散于轂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危朝日以投身兮准暈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雄兮似蜘蛛之結網亦乃才藝妻妾工巧是嘉或織綿組或匹綾羅舒皓腕於輕輪兮煥擬景乎鏡華絲成妙於指端號拒兮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戶兮頻寒蟬之吟家

籆

方言曰籆接也䈥兗豫河濟之間謂之轅（郭璞注曰所以絡絲）

說文曰籆收絲者也或作䈥從角間聲

絡車

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格（郭璞注曰所以轉籆絡車也）

柅

易姤卦曰繫于金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

通俗文曰張絲曰柅也

說文曰檷絡絲檷從木爾聲讀若柅

機杼

毛詩谷風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字林曰㮴（女涉切）機下所躡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出家婦燔其機也

列女傳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後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反求負薪古人知其害本羊子懃而棄之學一年復歸貞義引刀趣機曰此織生於蠶繭系治於絲繭加之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丈尺今若斷之損棄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無中而發歸何異斷機哉羊子大懃復出七年不歸

列子曰紀昌者學射於飛衛曰尓先學不瞚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音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到眥而不瞚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王逸機賦曰舟車搆寓庶工也杼曰碓磑直巧也纍杼繰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庚巢是創佩系聖恵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勝復迴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

三轉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妙
窮奇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跡高樓雙峙
以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趍纖繳俱垂宛若
星圖屈膝推移尒乃垂輕杼攬床帷動摇多容俯仰生姿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
又曰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緯之莪蘇禾
鄧粲晉書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
兩齒
異苑曰陶侃甞捕魚得一梭還挿著壁有頃雷雨梭變成
赤龍從屋而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資產部六

織 紡績 漂 浣

織

說文曰織作帛揔名也絍織從絲也緯織横也綜機
縷也縷繢織餘也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
女事
左傳文公上曰仲尼曰臧文仲妾織蒲三不仁
毛詩國風大東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昔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
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墻
魏略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
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
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
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
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户外
復云得無尚可耶遂不應太祖曰眞決矣遂與絶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敕
妃妾紡績紝織習爲家人之事
吴志曰陸凱上疏云自昔先帝時後宫列女及諸織絡數
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
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又曰華覈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

一二通令力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
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
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此救乏之上
務富國之本業也
南史曰齊宣孝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
之后終不改
唐書曰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
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令人就織而輸勿顧限也
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旣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績織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織請其母曰文相莒三年
有馬千駟今猶自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母曰婦人

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心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
效之其組異善起曰非語也使衣而歸其父請徃之起曰
家無虛言
又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也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
可得乎
國語曰勾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於國
焦贛易林蒙之無妄曰織帛未成緯盡無名長子逐兎麋
起失路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何所

至矣子曰自若也(言未能博)母以刀斷其織子懼而問其故母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
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則是不免於廝役而
無以離於禍患何以異於織績而中道廢而不爲豈能衣
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
又曰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耳
(經者繰以成文兼有經國治民之象)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
可以爲將(幅強乃能正曲枉也強乃能除亂以幅喻將也)畫者所以均不服也
故畫可以爲正(畫以喻正官長也畫以諭徒與得長而後齊)物者所以治蕪
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物謂一丈墨也不知丈尺多少使意世廣蕪而莫莫)
(也都大夫王治民理衆也)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以爲大行人
(梱使交好衆國不斷也不失理也以大行人主使命者)人推而往引而來者
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綜推引以合人衆使令往來有節關內之師)

(主均之數內史)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內史掌多少之數當一)
(治內民史也之)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爲相(相大任當)
(聖不人能已困有若不輓而)舒而無窮者摘也可以爲三公(摘揥謂三公世而)
(不窮備無窮三公道德)文伯載拜受教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旣葬
即詣主人將償其直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爲永妻永不
得已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
爾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妻爲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
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
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爲卿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
仇池記曰仇池縣庫下悉安織婢綾羅絹布數十張機
崔元始正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至積
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

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古艷歌曰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爲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古歌辭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大人且徐徐調絃遽未央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被徒元書曰宜脩田農作園圃織紝紡績爲生作之本利常令供養之物有兼副

紡績

左傳昭公五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以爲嫠婦（寡婦爲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亂）及師至則投諸外（投放纑於外隨之而出）

毛詩國風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婆娑績麻婦人之事也）枌粉

又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績畢而麻事）

綻

漢書曰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又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婦女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三補綴同史）

晉書曰鄭袤妻曹氏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

南史曰宋袁粲幼孤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延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又曰齊劉瑎爲交州與垣曇深同行曇深未至交州而卒曇深妻鄭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瑎到鎮晝夜紡織居一年私裝了乃告瑎求還

又曰梁武丁貴嬪以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將娉之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又曰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癎疾親戚相弃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

陳書曰陳靈洗爲公侯數妾無游手皆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不儉恡

隋書曰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畜財十年而葬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又曰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既寡之後恒自紡績每夜分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尔先人之用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君先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唐書曰永泰二年夏賜安南節度使裴氏兩丁侍養金氏本賊帥陶齊亮之母以忠義訓齊亮齊亮不受遂與齊亮絕自績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稱之仍詔本道使每季給銀二兩充衣服以終其身

國語曰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文伯名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忓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歜又爲大宗）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子謂歜不達也言居官而未聞道也）

春秋後語曰甘茂奔齊路逢蘇代將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逃逾至此（逾過也）無所容跡（容跡容足也）吾聞貧人女與富人會績貧人女曰我無錢以買燭而子燭幸有光子可以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斯此也言女子得一便）也今臣困而子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秦願君以餘光振之（振救也餘光之救）蘇代許諾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隣婦李吾之屬合燭相從夜績徐吾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我爲斯便不亦可乎

異苑曰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鍰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攜去戶外即有應言是奇避雨寶不偷鍰自執覔姥驚懼竄以無所見鍰亦尋獲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父業經爲鄭鄉亭長母陳氏隨業舍於亭傍靈芸年十七生居貧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

漂

說文曰漂水中擊絮也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中子胥曰豈可得飡乎女曰諾即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毋令之露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中（吳越春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澣

禮記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陿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潔也）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

毛詩葛覃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澣濯之耳）

又栢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衣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漢書曰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長子建爲郎中令以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師古曰親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晉書曰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唯嵇紹以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鄭袤妻曹氏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

宋書曰左僕射謝景仁性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坐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無一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

梁書曰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揖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

又曰昭明太子統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南史曰陳王逵之衣裳不澣几案塵黑

唐書曰肅宗性儉約衣服無澣濯嘗出衣袖示韓擇木曰朕已三浣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澣衣

仲長子昌言曰攻玉以石澣布以灰

龍魚河圖曰婦人無以夫衣合集澣之使之不利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澣者孔子抽觴以受子貢曰以觀其辭子貢曰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欲乞一飲婦人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濁流而趣海欲飲則飲何問婢子

風俗通東海王景與議曰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麁裘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天官下内宰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建國者后所立國者步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度丈尺之屬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市雖王后所立主其者國君言其多也）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又曰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囂讙也遊遊蕩者聚衆飲食于司寇也）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踣僵尸也肆陳也大司寇已罪尸也）

周禮冬官匠人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宫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宫當中經之涂也）

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貫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

又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

王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不中用非時之伐）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不中用非時之殺）

又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又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共之衆棄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古明德慎罰）

左傳文公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宣公上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蒲胥之市秋楚圍宋也

又昭公三年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於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又曰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毛詩國風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又曰定之方中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論語比考讖曰從善繹繹緇負如歸市（曾不失德故取無道主徙歸茂德之君歸）

（得祖肆及之）古史考曰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

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又曰齊桓公宮中九市管仲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也

漢書曰曹參相齊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子諫不聽乃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又曰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之為市門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辱捕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衆為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縱横恣意大治宮室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永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不私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市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晉灼曰翦張禁酒趙）

（謂此二人作亂首之家）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
又曰人君不理則畜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部將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犯營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
東觀漢記曰樊君重治家產業起治廬舍高樓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雜果檀漆桑麻閉門成市
又曰江革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其母下邳知其孝市賈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貫與之
又曰光武以祭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為斷也安邑令出刺市令遂買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署督鑄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其後小民爭訟輒云第五掾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
又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群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猶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然而去
又曰竇融請孔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天下擾亂唯西河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胡羌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日輒致豐積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經

又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典略曰荊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狗屠及高漸離為友軻嗜酒日與狗屠飲於燕市漸離擊筑荊軻和之而歌相泣
魏略曰趙岐逃難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耶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者當有怨者乃載岐歸家
魏志曰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
又曰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典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又曰袁紹以董昭領魏郡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以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之
又曰顏斐為京兆太守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將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又曰梁習為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交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勑郡縣自將治中已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而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

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譯呼延廷到
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胡驚駭耶
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聚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
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訴皓皓大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卒而州人正市聞祜卒皆號慟罷
市
宋書曰申坦坐法當弃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
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
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
肴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

潘氏決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百利得
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百五十餘里
又曰桀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
懼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孟子曰市壥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悦願藏於市（壥市宅也）
又曰軻少貧母將在冢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
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識書禮之義

孫卿子曰賈精於市不可以爲市師
韓子曰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
不得履
又曰衛嗣公使人爲客過市關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
金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客過而予女金女因
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又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
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
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戒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
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
之疾也乃悚懼
又曰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

市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其由也盡去也）市者以爲令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不告以命故不敢爲姦也）
又曰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王曰不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
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
災乎其一人對曰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同書）（世紀同）
春秋後語曰初廉頗之免於長平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
去及復用客乃復至頗謝遣之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天
下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

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後語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杜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

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

又曰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蘇秦）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為相國時諸侯多辯士知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重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致定一字者與千金莫能有定者

桓譚新論曰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所處其民會日相與為夜市如不為則有咎

風俗通曰市井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

又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訶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嗤笑之還相問乃真兄弟也

列仙傳曰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中厭苦以糞灑長吏試之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欲殺之乃去灑者家室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家之咎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宿處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隴西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伷議以鮮卑隣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師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至于茲數犯障塞吏民剏楚不與交關唯至朝市反成扉服非畏威懷德殯中國珎異之故耳

三輔黄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又為方市闠門周環列肆商賈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漢宮殿疏曰交門市（在渭橋北頭也）孝里市（在雍門東）交道亭市（在便橋東）細柳倉市（在細柳倉）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俊陽愚嘗絳衣絳帽牽豬過市乞人與語偽不聞常騎牛周遊

陸機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陽市在城南

衛玠傳曰以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豐國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鬬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資產部八

屠　酤　盧　肆店附　賣買　賒貸

屠

周禮地官下曰凡屠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當作器物也）

史記曰魏公子毋忌請朱亥奪晉鄙軍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乃臣効命之秋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為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不肯為斷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已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女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為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𦯀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太官每日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

周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衆多畏憚太祖氣凌之嘗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坦其腹謂太祖曰尔豪則剌我太祖即剸其腹市人駭觀執之隸吏李繼韜惜而逸之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陳義甚高子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豈可貪爵祿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又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技成而無所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斂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斂皮屠者遽收其皮○燕丹子曰荊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命屠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為刀十九年刃如新硎（砥石剔也宋人）何則遊乎衆虛之門

賈誼書曰屠牛坦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剝割皆中理

鹽鐵論曰騏驥輓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脫之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觀文飾與吳書云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傳咸集曰屠牛酤酒斷錢作錫皆有損害

酤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

漢書曰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

後漢書曰琅琊海曲呂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又曰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又曰崔寔初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剽猶削也音匹妙反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吳志曰潘璋字文珪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當相還

宋書曰吏部尚書庾仲文尚書中令奴酤酤酒利其百十

後魏書曰鄭羲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

又曰和元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榷酒錢舊皆隨兩稅徵眾戶自貞元已來有土者競為進奉故上言百姓困弊納輸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瀦其私為害之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一州之請推為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酸不售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也曰狗猛也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狗猛欲有道之士懷其術而往欲以明萬乘之主臣為狗猛迎而齕之如此則主所以蔽賢士所以不用也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視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謳歌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萬錢有過主人逐之主人酒更酸敗遂至貧窮

又曰女几者陳留酤酒婦也作酒甚美遇仙人過飲以素書五卷為質久開書乃養性交接之術閑房與諸少年飲酒與宿止行文書法顏色更好如二十時仙人後過之笑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追仙人去

曹植樂府歌曰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壚

漢書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弟且也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郭漢曰壚酒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

又曰霍光秉政趙廣漢事光及薨後廣漢爲京兆尹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弟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

又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爲一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盧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

世說曰阮公邑家婦有美色當盧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又曰王濬沖爲尚書令着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盧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盧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齊謝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盧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肆

周禮天官內宰之職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又地官下曰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倍以惡當善則害民是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左傳襄三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咸曰言其肆則事成君子學以致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與人列肆販賣使偷盜爭鬬上視以爲樂

謝承後漢書曰郭泰技申屠子龍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漢書曰世祖伯姊子賞其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疾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

晉中興徵祥記曰烈宗世會稽王輔政於府內園中穿池築山山池之間處處有肆使婢酤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幸乘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酒肉狀如市鄽以爲笑樂

梁書曰呂僧珍爲南兖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邵名知人歷客舍見知虞永賢人幘肆則拔樊子昭

晉令曰坐盧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殷氏世傳曰蓋寬字元祚河南鄭廉始出寒賤未知名君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衆皆驚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楚辭曰連蕙若以爲佩過鮑肆而失香

張衡西京賦曰彼肆人之男女麗靡奢乎許史

繁欽嘲應德璉文曰應溫德云昔與季叔才俱到富波飲於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卑偶悅之夜與共蓏通便生足下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楊子法言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李軌注曰賣書市也）書不經非書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號曰王開山郁生此兒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

店

世說曰阮脩字宣子常步行以一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酣暢

崔豹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賣買

周禮地官下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又曰司市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定賈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價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之也

又曰賈師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禮記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左傳昭七曰公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

史記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五百金買其首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朞年千里馬至者三

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人無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罪請買賞官名曰武功爵級七十萬

又曰桑弘羊置平准於京師當天下委輸工官治車諸器比市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牟取

又曰禹貢尚書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者

又曰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公千萬卿五百萬

東觀漢記曰光武嘗與朱祜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即賜祜白蜜一石問今憶與朕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郭丹從師長買繻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鹽豉千斛遣諸生迎取上河令糶之鹽賤諸生不糶弘怒便遣及其賤悉糶賣不與民爭利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數游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為客主身為商賈

謝承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家貧無以為業嘗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

王隱晉書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以貧苦糠飯繩索作牛

衣賣手繩口誦
齊書曰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
爲儒林不就
又曰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
冢葬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
以贖之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
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飢三女相率於西湖
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
北史曰齊常景雅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
求訪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晏子春秋曰靈公好婦人丈夫飾者國盡服之公使禁之曰
女子以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不止公問

晏子晏子曰公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
馬肉於市公曰善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服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
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矣未
可謂善鬻珠
又曰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因佯失
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得千溢焉
又曰諺所謂傭自賣裒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又曰田稱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曰自恃
無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母者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
善食之而無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也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
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豬
賣豬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嚄嚄但聞
豚聲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
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
或論議槐下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歡喜抃舞皆賣家中珠
環衣服牀褥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杖一枚杖是西胡王所獻帝甚愛
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有人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
左右侍人識之以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一人於巷賣之
責三十疋即雇交直實不識賣主姓名

皇甫謐高士傳曰毛公薛公皆趙人也遭戰國之亂二人
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爲博徒薛公隱於賣漿
又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
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與女子怒
曰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
知有何用藥爲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逢鬼鬼問爲誰定伯欺
云我亦鬼遂共爲侶赴宛行極困相擔問鬼曰畏何物曰
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使擔鬼著肩上徑詣宛市鬼化爲
羊恐其變並唾之賣得錢千五百
晉後記曰成都王園京邑城中魚肉無出營巷賣死驢馬
肉雜死人肉賣之
車頻秦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拒猛而恒賣水與軍人衆

思爲亂猛因得敗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有康皇廟廟有銅馬一枚道士丁玄眞取擲置澗中經宿復還丁乃賣與遠村人買者盡病即送還悉愈
列仙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糴毅明癡騃不足也凡靳不敏惠者曰夜糴
傅子曰靈帝牓門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
語林曰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分廢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至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應璩新詩曰太官有餘厨大小無不賣豈徒脯與糗醢鹽及鹽豉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廐猥牛中牛色有任用者臣有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買此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

駔儈

說文曰駔馬儈也
漢書曰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駔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音子郎切儈音工外切）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爲業
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以明道深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同塵不爲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儈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雒陽人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家焉
晉令曰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許慎注曰駔市儈也）而爲文侯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資產部九

商賈　負販　傭賃

擔　舂

商賈

左傳僖公下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牛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

又宣公下曰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

又成公下曰荀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左傳昭元曰魯晉卑曰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

又昭公曰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子干弃疾同好惡故言如市賈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又昭公六曰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又昭公十六年曰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次比相從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又定公下曰衛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史記曰呂不韋傳曰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又曰白圭周人也與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英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也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漢書曰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騎馬

又曰陳豨反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與之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爲趨利喜爲商賈富人則商賈爲利

又曰通財鬻貨曰商

又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魏志曰王烈字彥考於時名聞在而原管寧之右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未至卒也

齊書曰范雲爲始興內史入境撫以恩德罷去亭候商賈露宿

梁書曰陸驗少而貧若落拓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

北史曰和士開毋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周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魯連子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舞多資善賈此言多資易爲工也

又曰秦韓攻魏昭卯西說罷之齊荊攻魏卯東說罷之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食以五乘使爲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力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羸利也謂賈也贏利倍勝今以羿賈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蹻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非一賈多端

國語曰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韋蔽前也木楗木楗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朝服過於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也言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用爲其木楗上爲藩是能行諸侯賄言其財賄足以交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

又曰齊管仲曰昔聖王之處商就市井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者謂四時所用之貨而監其鄉之資監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何揭服牛軺馬以周四方周偏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買也鬻賣也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相陳以知賈其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

又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賈者夏則資皮冬則資絺綌絺細葛綌麤葛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賈之爲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異苑曰晉陵曲阿揚晄資財數千萬三吳人名取直爲商估治生輒得倍宜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捉晄錢多獲免濟晄死後先所埋金悉移去隣人陳家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揚晄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

負販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

兄富貴乎（負販者九經微志 宜若無憾然）
尚書大傳曰舜販於頓丘
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不以我爲怯知我欲有所明也
魏志曰弘農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不改
後魏書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高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傭賃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請
（雕賤）
史記曰倪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又曰范睢微時弊衣間步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叔今何事范睢曰臣爲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欒布梁人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賣傭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行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後漢書曰鄭均好黃老書兄仲爲縣遊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以爲諸生明於五經家貧母老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廷持符往數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飯食訖脫衣與之餉餞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道驅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子曰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

士之宜豈爲鄙哉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初梁鴻於大家皋伯通家傭舂爲事歸其妻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爲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家貧無資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周
齊書曰張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

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又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
南史曰吳逵經飢荒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
漢皇德頌曰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讀書

擔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東觀漢記曰馬成爲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
魏志曰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携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略曰吳棲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貧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棲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遁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姚大辟山中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

又曰譙秀字元彥在蜀遇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乃避難宕渠鄉里宗族旅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知白者國家之象頤謂謝阮季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梁書曰司馬申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擔土菜食終身
後魏書曰高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方言曰羸旅荷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羸燕之外郊越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羸自關而西隴冀以往謂之荷凡以驢馬馳載物者謂之負他㨟亦謂之荷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擔兩頭有物爲㨟任子盍反㨟起之擔者用背力因以名之
先賢行狀曰平原王烈字彥考國中有盜牛主得而放之盜者曰子既放我幸無使王烈聞之問年國中行路老父負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至家而去問姓名不語須之老父失劒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乃代擔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劒子誠賢

人可語吾姓名以告王烈使人問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使國人表其廬而異焉

舂

說文曰舂擣粟也
周禮地官下曰舂人掌供米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舂不相（鄭玄曰相謂以音聲相勸）
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
薪白粲
漢書曰呂后囚戚夫人永巷令舂
又曰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乃大姓
犯法論輸府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或繫居樹上

或脫鉗以鈆杵舂不中程輒掠之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之不聽乃胥靡之使
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illegible]）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每
中程若有助者
後魏書曰高祐為西兖州刺史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
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
淮南子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傅子曰夫吾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嫁者入於舂
隷也
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牛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illegible]）夫人必自舂其盛

（臼語曰雝上言菜下諸雝牙其文也）○世本曰雍父作舂（宋衷注曰雍父黃帝臣也）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舂
桓子新論曰宓犧之制杵臼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巧因延
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
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崔贛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挫舂稷君不得食頭養病根無
益於病
嚴欣朔交州記曰獐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
此積糠所成
石虎鄴中記曰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
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記曰王慶孫為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
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看驅遍

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共碓下
舂
王褒僮約曰事訖休息當舂一石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舂堂以渾木刳為槽一槽兩邊約十
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糧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
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

資產部十

尺寸　量　秤　剪刀　衣軸

管　針（附鍼針）　錯　鎞

尺寸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也（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漢書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度音大各反）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秬即黑黍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引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名）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魏略曰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蹹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

晉書荀勗別傳曰魏杜夔制律乖錯勗知漢魏尺漸長於古四分夔依爲律故不諧乃令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古尺新律呂以諧音韻後得古玉律鍾磬與新律相合詔賜

古尺一具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

管子曰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則弗爲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詐偽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又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若宜可爲（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也）

尸子云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者也

韓子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

孔叢子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舒身知常斯不遠之則也（[illegible]白肘肱）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

夢書曰丈尺爲人正長短夢得丈尺欲正人也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用物雜畫象牙尺一枚貴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宮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

量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湅之精不復減也）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之）權之然後準之（準擊平正之也）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量於法中也）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殿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重三十斤）其聲中黃鐘之宮（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以同律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龠者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槩所以槩平斗斛也以井水之清平以爲準）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庣不滿之處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其上謂仰斛之底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也）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也

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升也掬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半謂之藪藪謂之缶缶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

曹瞞傳曰太祖常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當特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

秤

廣雅曰秤謂之衡錘謂之權

說文曰秤銓也

禮記曰令仲春曰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晝夜分而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錘曰權稱上曰衡）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

漢書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底平也物令平也以底石礪音指）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量參）

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師古曰體爲肉孔爲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孟康曰黃鍾之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銖）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五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剋其水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九眞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稱

唐書曰安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又曰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稱斤兩也數斗斛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掊斗折衡而民不爭也

愼子曰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縣於權衡則氂髮之微識矣及其識之於權衡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

愼子曰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橛則右重右重則左橛輕重迭相析天地之理也

孔叢子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二謂之衡衡有半謂之倍稱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八十斤也

韓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身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

衡石也

説苑曰度量衡以千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

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欲秤之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斤業答曰陛下正是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業果得千斤

梁書曰銓衡爲人正也夢得衡爲平端也以銓稱量平財錢也重者價貴輕者賤也銓衡折敗無平人也

李尤權衡銘曰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非其唯賢明

剪刀

爾雅釋言曰剤剪齊也郭璞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剤刀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所剪稍進前也

齊書曰范雲妻於竟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因酬以巾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酬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南史曰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頂言未兆識之多驗

脩復山陵故事曰后梓宮用剪刀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鏤絲帶副

世説曰吳綜爲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吳至其下醼飲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衆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王果應夫三刀爲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illegible]

衣軸

世説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倚壁

管

禮記内則曰鍼管線纊

荀卿針縷賦曰管以爲母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雜畫象牙鍼管一枚

針

説文曰針綴衣也

禮記内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針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曰楚伐魯賂以執針百人工女

呉書曰虞翻年十二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虎魄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

王隱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五十万以供衆用愍懷太子輒探取三月以供賜宴舍人杜錫數諫太子後取針着錫常坐處氊中錫上床刺足血流

晉書曰鳩摩羅什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然觀聽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爲興嘗謂什曰天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尓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尓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又曰顧愷之常悦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

而愈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詣琰琰
搘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南史曰齊王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
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息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
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
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物
送興祖還都
後魏書曰胡太后臨朝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
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針縷比而為妾
管子曰女必有一刀一針然後成為女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

衣針成幕蕢成城（幕帷也縷非針无以通故宜先蕢蕢土籠也始於一蕢以成其城也）
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塗針塞其孔水中則浮針）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
之針
又曰絡巾投地而莬走鍼綴丹帶而蛇行
西京雜記曰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
俱以習之
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寄於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
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針於坐端有醉伏者輒刺驗
其醉醒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巧雖處於
深帷重幕之內不用燈燭裁衣製作立成非夜來所縫製
帝不服也宮內號曰針神
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　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
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荅曰向天穿
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文晃酒一盃
王郎新奏議曰至於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
髡刑將欲懲戒先傷以防後傷
輿地志曰齊武起曾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穿針世謂
之穿針樓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鏤針七色縷并格一犀棟刷匣
副綿布兆珍服寶翫以協嘉辰
孫卿針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不盜不竊穿
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横下覆百
姓上飾帝王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

曹大家針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
漸進博庶物而一貫
醫針附
魏志曰樊何從華佗學何善針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
不可妄針何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入五六寸疾輒瘳
三輔舊事曰江充為桐人長尺以針刺其腹埋太子宮
中充曉醫術因言其事
燉煌實錄曰張存喜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
欲使則針解之
王濬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
針前殿中醫趙恭恩賞恭見給事醫在醫署恭能針有方
伎乞以恭名課冊考課醫給臣自療治

梁書曰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唐書曰貞觀中大宗幸甄權宅權潁川人醫術爲天下冠孫思邈師之以授針法時年一百三歲

唐書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爲之針

鐕

說文曰鐕可以綴著物者也韻集鐕綴衣細竹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鐕二枚

縫

說文曰縫線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婦不得制麻考縷

抱朴子曰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色縷花相遺不爲介子推

離騷大招曰秦篝齊縷鄭綿絡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制縫君子裳高松爲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資産部十一

獵上

周禮地官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以所當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前者斷其爭禽之訟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逐寇也竭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曰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中夏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中秋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車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壘相去之殿也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以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獵也鄙所行田邑）掌佐車之政（佐亦副）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令獲者植旌

以告獲也植獸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禮記月令仲冬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

又季冬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焚萊時獵不麛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覆敗

左傳文公上曰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華御事宋卿楚伐宋共聽命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期思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道啟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得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不敢斥尊故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

又襄十七年曰衛孫蒯田于曹隧孫蒯孫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其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又襄三十年曰鄭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獸眾給而已眾臣祭以芻豢為足

又昭公曰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又定公上曰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大陸晉澤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焚此田還卒於甯世謂平陸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之由也

穀梁傳昭公曰秋蒐于鴻正也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射於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射得禽田得禽射不中則不得禽以是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毛詩鵲巢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也一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彼茁者蓬蓬草一發五豵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

又緇衣叔于田曰叔于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又雞鳴曰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又雞鳴盧令曰盧令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魚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周易曰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于戈之墅

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獻小獸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爾雅曰春獵為蒐郭璞注曰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為苗為苗稼除害也秋獵為獮順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無所擇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為狩放火燒草獵亦為狩

史記曰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呂望釣于渭濱遂載歸號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劇易衆人皆喜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為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避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嫌嫣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壹會期哉乃往

漢書曰李廣被黜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也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魏志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將矣

又曰文帝將出遊獵鮑勛停車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奈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獵之與樂何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劉曄佞諛不忠

又曰蘇則從文帝獵槎桎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

明非虎非熊其名曰羆獵人暮歸果如韓言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彎弓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汝語動人心遂定爲嗣也
吳志曰孫權每日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南史曰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厲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
齊書曰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
梁書曰曹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趂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後景宗爲楊州刺史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重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拍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無氣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賁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丈八尺格虎車四十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又曰石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遊獵藪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旂十有六軍戎卒八萬出金明馳逐終夕所在

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又秦錄曰姚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靈作德獵賦以風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
後魏書曰于栗磾隨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
又曰宿石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

坐
又曰來大千常從明元校獵見獸在巖上持矟直刺之應
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恒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又曰齊崔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鼓樹木而死
後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
北校獵時兎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
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兎顧馬纔起遂迴身騰上太
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百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臘臘以
供宗廟朕當躬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
泉
又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會圍

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顧謂朝臣曰此樂乎
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上色
變既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
則忠矣
又曰唐儉授民部尚書從太宗於洛陽苑射猛獸儉見羣
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彘及馬鐙儉懼
將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
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理
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因
罷獵
又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親幸同州遊獵櫟陽縣丞劉仁
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
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

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料喚田家以有所妨今既祇供
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謂大簡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
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
旬日收刈總了則盡閑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
泰上降璽書勞之
又曰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
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
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
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又曰高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頓與高宗親御弧矢獲
四鹿及兎數十頭既次御營望見太官烹宰欲供百官之
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自擊彼羊在於格下見其無罪
就戮非無惻惻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對曰昔

者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釁鐘因曰吾觀此牛觳觫似無罪
而就死也乃不釁鐘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封之羊則堯
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
果毅王萬輿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
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
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又曰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
若為不漏對曰能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
獵
又曰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
逴岐梁歷普潤止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
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躬是侍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
玄意黃河上等斷圍玄意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

特原之

又曰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因謂侍御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非萬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李山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資産部十二

獵下　弋　羅　罝　罕　罿

罻　罼　罦　罳　磻　繳

獵下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主君歎敢問何故簡子曰汝不知也吾厩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官養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莊子曰趙簡子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鳥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歟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環車轂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撫轡曰今主君以因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

尸子曰宓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子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於麑且忍吾子乎

又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侯侯不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不為遂犯風往而罷虞人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田于澤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

又曰天子獵于滎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以附事於河宗|獲此故用)

又曰天子大饗王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陵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載羽車

國語曰晉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黯晉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文田犬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玆山)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王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虞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擾以|告君日亦不敢煩主之直日自白也)簡子乃還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久不得獸所以不得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乃還耕則家富則求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事皆然

春秋後語曰魏信陵君嘗與魏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議之信陵君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趙王獵耳非為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能探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為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

太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人逐禽民諫曰天務覆施此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賤之百日不食紂以為妖殺之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為漁者送文公出澤漁者曰鴻鵠乃保大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有矢矰之憂黿鼉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君歸國臣亦反漁所

又曰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者曰吾鹿何在老者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得淺故人亦得之諸侯厭衆而亡其國唯鵲有巢唯鳩居之今君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而歸。新序曰晉文公畋於虢遇見一老問曰虢亡何也對曰虢君斷則不能用人也文公輟畋而歸趙襄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與來襄子曰君聽其言不用其身文公乃召賞之

說苑曰楚莊王獵大夫諫之王曰吾獵求士也榛薄刺虎知其勇也搏犀獲兕知其勁也罷畋而分所得知其仁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羽芝會羣臣觀焉田差三過不顧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閑肆五兵因以順時取禽其礼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鼙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

環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無所得而遺其冠

潜夫論曰昔有司原氏獵於中野鹿東奔司原從而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竟舉音而和之司原反覆追之乃得大豨喜以為瑞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赴溪破
而有遺身之志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
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
問曰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
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
知之用爲西明門候於此遂知名也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勸
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
絹百疋以旌忠亮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
獵嘗入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箭鏑頭廣
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

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又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
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日當戰君可見助
當厚相報射人曰自欲助君何以相報答曰明日食時君
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
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尒
唯見二大虵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白虵勢弱人即引弩
射之黃虵即死日將暮復見前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
明年愼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
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
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
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
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異苑曰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且還也皝
明晨復去值有白兎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世説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子齊莊行庾公
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歳庾謂曰若亦復來耶應
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桓南郡好獵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行陣不整
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大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
主遣徐詡至魏魏太祖謂詡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
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詡對曰若越
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
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鄴中記曰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

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
關牀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轉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
矣襄陽耆舊記曰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鑣馳逐乎華容之
下射鶬乎夏水之濱

弋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毛詩緇衣女曰雞鳴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illegible]）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
弋獲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罼弋無出九門（[illegible]）
左傳襄公上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
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説

論語述而曰子曰弋不射宿

春秋後語曰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哉且楚王之大　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夫秦魏燕趙王之騏鴈也齊魯鄭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請以其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桓名秀謐第二子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

覽八百卅二　八

後魏書曰劉逖字長子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

吳越春秋曰樂野者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管子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謂無上事力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也）

又曰桓公弋在廪管仲朝公弛弓脫釬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憂也二子不對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也

韓子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家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廪而未得所以爲廪夫虛無見者廪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廪王曰何謂謹廪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廪也故曰在於謹廪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廪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謹廪乎

又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捲麾之鳥驚而不可得也

又曰夫弩弱而矰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弋乎匡倩對曰不曰何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弋）

覽八百三十二　二　張和

劉向別錄曰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䴉得雄賦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篡取也）

太玄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嵇康與山濤書曰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可也

羅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羅氏掌羅烏鳥（烏謂卑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也）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耳）

毛詩國風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鳥網爲羅）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爾雅曰鳥罟（音古）謂之羅（羅絡也）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

罝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牀上或爲鵶鳥時架候北風宿雒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鵶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復設羅網

幽明録曰有一傖土行反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之即縛得鬼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無得鳥焉

鶡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闕子曰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既而鶡鷄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

三　八百三十二　八　[illegible]

劉楨魯都賦曰長罼掩埜大羅被睪

罝

毛詩關雎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文曰兔罟謂之罝郭璞注曰罝遮也謂遮禽人曰兔自作撼罟張罝以捕之

顔譚新言曰設罝於淵施網於岗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兔矣

物理論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罦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罦

爾雅曰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說文曰罦覆車也

罿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薛君注曰張罼車上曰罿也

爾雅曰罬謂之罿罿罬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捕鳥

罻

說文曰罻捕鳥也

禮記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畢罕

禮記月令曰季春畢翳無出國門鄭玄曰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

蔡邕月令章句曰奄飛禽曰畢

說文曰畢罔也率捕鳥畢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

罞

爾雅曰麋罟謂之罞郭璞注曰冒其頭也舍人曰麋有角罥張罼也

三　八百三十二　九　[illegible]

罺

爾雅曰㮶罟謂之罺郭璞曰罺幕也捷爲舍人曰謂撈人數張網而罩之也

碆

纂文曰碆射石也

繳

列仙傳曰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鷙鳥也青丘東方也

環濟要略曰繳綸也綸于前茎飛鳥而射之

夢書曰夢積繳欲舉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三

陶 冶 鍛 牧 漁

陶

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如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

又喪大記曰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詩文王綿曰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續漢書曰董卓欲遷都長安楊彪不從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秉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呂氏春秋同）

淮南子曰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以爲盆盎也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無以異矣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

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北山中謂之甯封子焉

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其潔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烈斯亦濟貧之物

冶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冶器之數也補器者其金乃然後合爲裘）

史記曰邯鄲郭縱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宛丘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又曰魯人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仰有取（頫古俯字頫有拾仰有取言俯仰之間必有所取也）

張璠漢記曰杜詩爲太守爲冶作水排教化大行

魏志曰韓暨字公至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參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

晉書曰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云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爐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南史曰齊末豪監吳興郡事豪到郡坐遞用祿錢免官付

東冶家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日舅負罪今在尚方日母悲泣不食已積日日所以不寧帝曰特為見赦之既而帝遊孫陵遥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因數日與朝目幸冶優行庫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勑見冢與語明日釋之

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叉討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冶鍛工欲更營造勑並給之

後魏書曰崔鑒為東徐州刺史於州内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

北史曰後周薛善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善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七監又於夏陽置鐵冶復令善於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書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夫宋工畫吳冶刻形鏤法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至冶上曰安公冶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龍到安公騎之東南上來

武昌記曰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發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顔茂以塘數破壞難為功乃茂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湖日因破壞不復脩治冬月則涸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上皇遊豐沛山中遇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物工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上皇謂為戲辭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剛厲製器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皇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木長火盛此為興兆上皇曰余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侍水斷虬龍陸斬虎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為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煙炎衝天日為之晦及劍成釁以三牲工問上皇何時得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時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工人視之其鋘耶尚在叶前疑也工人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

又曰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金為器功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鍛之聲盛也

曹毗詠冶賦曰冶石為器千爐齊設

鍛（漢日鍛石可以鍛貲）

魏略曰太祖遣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植得淳喜延入坐不與談先為五椎鍛

鄧粲晉紀曰嵇康曾鍛於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

文士傳曰嵇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月甚清涼居其下傲戲及自鍛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十月朝黃祖在艨艟舟上賓客皆會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座調之曰禮教去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鬃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鍜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鍜錫公奈何不殺

向秀別傳曰秀嘗與嵇康偶鍜於洛邑與呂安灌山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韓子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牧

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六牲牛馬羊豕犬雞牷謂牲體完具）

又夏官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地）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先牧謂中夏大祭刑澤日月）

毛詩小雅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言復先王牛羊之數）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呞而動其耳濕濕然）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又魯頌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駉駉牧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

史記曰卜式河南人少與弟別居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又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為平陽侯家給使與妾通生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為楚將必能立楚之後梁乃求懷王孫在人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人望也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後漢書曰馬援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承宮年八歲為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

數百人宫過其廬下見諸生誦好之因亡其猪猪主欲笞諸生禁乃止之

謝承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失火延燒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者猶以為少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於是始敬異焉悉還豕鴻不受

魏志曰楊俊字季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用捶楚俊嘉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也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少孤貧常以牧羊為事

三十國春秋曰沮渠蒙遜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為氏少牧羊卧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尔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為言終而滅

王康

太八百三十三　七

崔鴻前趙録曰李景字延祐少貧見養於叔父常使牧羊景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牧乃誤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頓鹽坂乃為娶妻教學

又曰姜宇天水冀共人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魏東美風儀不識奇之妻之以女

後魏書曰游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為滎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豭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賈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瞿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持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大位倒置人倫勝不顧為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遇堯舉為天子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列仙傳曰商丘子胥吹笙牧豕七十不娶妻而死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隴武別傳曰武休屠胡人也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歎者武遂皐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也

三三五

太八百三十三　八

漁

說文曰漁捕魚也

周禮天官上曰𩶀人掌以時𩶀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鮮生也薨乾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𩶀者掌其政令凡𩶀征入于王府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王府

禮記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天子親往視魚非常事重之此時魚絜美

又坊記曰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左傳曰隱公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漁而觀之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弑其君申蒯待漁者（待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君之義）

周易下繫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

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

北史曰後周裴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為也乃悉罷之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上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漁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漁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

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矣

家語曰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漁者得漁輒捨之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也何以得魚卻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其小者名為鱦（鱄宜為鱒新序作鱒鱦者魚之懷卜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捨之期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嚴刑之於一方也訪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志行此術於單父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處鬻焉思欲弃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敢以進之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享焉門人曰彼將弃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於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可惜故來獻王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乃出倉粟去後宮以妻寡夫境內多貧寡人聞之未能行漁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

郭璞江賦曰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鮮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四

釣　筌　罛　網罟　罾　罩
罩　涔　罶　笱　槮　罧
罠　罨　箄　籗　銛
鞫
釣

毛詩何彼穠矣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

又國風竹竿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又小雅采綠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綸釣繳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論語述而曰子釣而不綱（釣一竿網謂爲大索屬釣）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父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

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今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與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蛾陂釣魚大澤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病者時下鍼石有效王從受術焉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拜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晉書曰翟莊湯之子也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魚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淪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一作鯤魚）魚焉其大盈

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
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子思喟然曰鰥雖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荆條爲竿剖粒爲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
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
又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
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國有大民擧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
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荀卿子曰自上位下猶夫鈎者爲隱於手而應於鈎則可
以得魚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而投之必得魚
矣
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黄金之鈎錯以銀碧垂
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
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内累夫子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好釣巨魚爲大綸巨鈎以犗牛爲餌蹲會稽
投東海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鶩揚波而奮
鬐白波若山海水振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淛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
又曰聖人以道德爲竿以仁義爲鈎餌役之天地門萬物
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鈎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釣者靜之罛者舟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異得
魚一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
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
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饑
抱朴子曰金鈎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顧寵豐
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
符子方外曰太公釣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
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
俯吟及暮而釋竿
傅子曰劉曄責楊阜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
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
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雋平澤出青珠）以
釣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
又曰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
（此冥櫨之鼻）
六韜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呂尚曰魚求於餌
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
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
國諸侯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太公釣於茲　紂之世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
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淵蚴
說苑曰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
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書曰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
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魚
也薄而味厚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驅驅之夫陽書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避紂亂釣于卞溪三年不獲魚比
嫗聞曰自可止矣公曰非尒所知矣果獲大鯉得兵鈐於魚
腹中後葬無尸唯玉鈐六篇在棺中

又曰涓子者齊人釣於澤得符鯉中
又曰陵陽子明銍鄉人釣旋溪得白龍子解網拜謝放之
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胏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之
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盧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坐公
從容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而放下
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須臾
引入鱸魚出公大笑會者咸驚
中論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易坻
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濱㪚然皓首秉竿而釣文王得之
炳若祛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覩山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

物動而叠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帝元鳳中季秋之月泛蘅蘭靈鵠之
舟窮晷繼夜釣于碁臺下以香金爲鉤霜絲爲綸丹鯉爲餌
得白蛟長三丈大若蛇無鱗甲
又曰吳主與潘夫人遊釣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昔聞泣
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誡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
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世說曰劉道真少時常漁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
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兒不知由後白母母告之於是齎
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相報

楚辭曰以直鍼爲釣又何魚之能得
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退而見於楚
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
以蛆蠕鉤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盧植與
張敏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其餌也
是以君子慎其舉
謝玄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
日此固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
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

筌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廣雅曰篝筌謂之罠
莊子曰得魚忘筌

王朝之與庾安技曰此問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

罛

說文曰罛罟也

尒雅曰魚罟謂之罛（郭璞注曰最大罟也今江東云）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乎網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網罟（張獸事收獸網見漁部）

廣雅曰罾罾魚網謂之罟

說文曰網庖犧所結繩以田以漁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以罟考所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疾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

禮記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毛詩國風曰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

周易曰庖犧氏結繩而爲網罟

尒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䍡今江東呼爲緵）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芘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東神龜

漢書曰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焉

魏志曰邴原在遼東十餘年後乃潛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聞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鷁非鶉雉之網可能羅始吾自遣之勿復求也

宋書曰孫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觸網必解放之備以錢物

陳書曰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曰陳王固嘗聘魏宴罷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文子曰臨河欲魚不若退而織網

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者公平鷙鵜鶘有魚得之故魚畏）

又曰豐狐文豹不免於網羅之患者文也

韓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其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水虞去春建寅之月蟄虫始震也魚上水罛罶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別孕不放魚長又行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告也里革之言告則不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

又曰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謂獸惡其網爲害己民惡其上爲高也）

古文考曰庖羲作卦觀像而作網

世本曰芒則網（宋衷注曰芒庖羲臣）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又曰舜之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

應璩報東海相洙季然書曰足下頻弥天之網收萬仞之魚量之以谿谷數之以陵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爲鰌（音猶）鰕未足爲吾子之道

罶

毛詩魚麗曰魚麗于罶鱨鯊

又小雅苕之華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牝羊也罶曲梁寡婦之笱也）

爾雅曰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注曰謂以簿爲其魚笱）

廣雅曰曲梁謂之昴（篆文曰揚州取魚罶世吳人謂之爲笱主）

說文曰罶曲梁寡婦笱魚所留也

罧

爾雅曰罧謂之汕（郭璞注曰今之撩罟也撩爲舍人曰以薄撩魚曰罧者也）

篆文曰以魚乘水上爲汕

罩

爾雅曰籗謂之罩（郭璞注曰捕魚籠）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篆文曰以鐵施捍因以取魚

符子曰天羅邢矣野人猶有罩罶之勸

涔

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注曰今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裹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舍人曰以柴木投水中養魚曰涔也）

篆文曰以鐵施竹頭取魚爲涔

罾

說文曰罾魚網也

史記曰陳勝詐爲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風土記曰罾樹四植而張網於水車輓上下之形如蜘蛛

楚辭曰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翁失其所）

應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罟魚鼈不爲殖（罾罟魚網名）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

笱

毛詩雞鳴弊笱曰弊笱在梁其魚唯唯

又小雅小弁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說文曰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亦聲也

橬（橬音）

廣雅曰其罾謂之橬

梁

毛詩國風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又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兄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

取官竹木作梁遏水今奉東所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收億數故號曰
萬疋梁

軥

廣雅曰軥謂之軥上

罠

說文曰罠斂也

罨

廣雅曰罨䉭網也

風土記曰罨如罺而小斂口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箄

纂文曰箄流水中張魚器也

篧

纂文曰取蟹者曰篧

銛

纂文曰鐵有鉅施竹頭以擲魚爲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錢上

金澤文庫

周禮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閒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易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大於舊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資量貨也權稱也救振卹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權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者幣重物輕則妨其用也故難而用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民皆以爲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大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通逃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書曰武王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

韓詩曰既訴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乎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貴以百金償之

又曰高祖以愛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醇（奇注或三 國五百）蕭何
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户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中豪桀吏聞令有
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
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
錢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輙更
錢效王面焉
又曰今上即位紬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
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自孝文造四銖錢至是
歲二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多即銅山鑄錢民
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少而貴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鎰臣瓚）
（按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上幣銅錢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
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又曰凡貨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黃金方寸重一斤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布泉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行如流泉布於民間）束於帛束
又曰孝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鑄）更造四銖（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錢秦錢重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 半兩錢令民間半兩錢最輕小）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又曰成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見有赤仄者不知作法云何）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錢耳臣瓚當帝給司農令也）
（水衡錢言宣帝御仙爲異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
成二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下鄉亭長賜錢百曰
公小人爲德不竟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
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迺避不受禄詔都内
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師古曰都内主藏官也以是官不得張）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不滿萬錢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
三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内錢上林後宮
貴人從上林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當之文帝嘉其義賜
錢五萬掖庭見親加賜親屬其人勿衆謝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資千萬者少是故少府水衡錢多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罽賓國以銀爲錢騎馬漫爲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
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後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光武女）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

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
也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樊脩卒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主也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
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脩常疾之欲奏罷之疾
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勑郡並從之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
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軼姦所集
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發小人爭頌皆云第五掾所平亦無姦枉
又曰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
府奏以爲未可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
條乃隨牒解釋東觀漢記曰十三難援一一辯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
天下賴其便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置鐵錢以百姓貨幣不行蜀
中童謡言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
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
以比之猶今貌閲也革以母老不欲揺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
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
巨孝於綱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又曰楊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
廉景虞齎錢百餘萬以餉秉秉閉門拒絶不受
又曰鍾離意薦劉平王望等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
又曰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
開鴻都門牓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

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
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惜之也程夫人於傍應曰
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可斯
郭之夫也姝成作姝姝根本也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
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錢物貴穀不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也時人
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又曰車駕西巡乃厚賜韋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
又曰鄭弘爲陽羨令都鄉部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
叔未還嫂詣弘言之弘賣中單爲叔還錢兄慚自繫婦即
去
又王符論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見朽千萬而不忍
賜人一錢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
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拾里有若耶水在山谷間
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
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至
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已民間或夜行不絶狗吠竟夕人不
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夜吏希至人間年老遭值
聖化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壹大錢故
寵在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是
又曰扶風人事孫奮居富而性恡梁冀因以馬乘遺之從

貨錢二十萬奮以錢十萬與之蕡大怒
又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雲臺災庚戌樂中城
殿門災延及北闕燒嘉德和歡殿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
宫加調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治宫錢大郡至二千萬帝
本侯家居貧即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財故於西
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黄門常侍家私錢至數千
萬
東觀漢記曰光禄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
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疋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
以備之居數日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賓客
望恩者多林父子食鄉禄禄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
曰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

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
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又曰鄭均字仲虞兄仲爲縣吏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
脱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
坐贓終身損弃兄感其言遂廉絜稱清吏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州取
六百萬阜疑有姦詐以狀上憲追收驪帳下吏李文迎錢
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
市馬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
以爲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
乎還如其言（范曄後漢書云四出錢）
應劭漢官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

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眞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淨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宫
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宫錢或一千萬或三千萬富
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
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也
又曰劉類爲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
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
事時帝欲治弟植逼太后加聚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
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蜀志曰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衆捨干戈赴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

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晉陽秋曰朝士以牛酒勞齊王冏平原王幹獨齎百錢
晉書曰阮宣子常杖頭挂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
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其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悦少侍講東宫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導夢人
以百萬錢買悦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二皆藏閉而悦果
以疾終
又曰張軌爲凉州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
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
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徙

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世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優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南史曰宋文帝皇后家本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復見上

宋書曰劉秀之爲南秦州刺史加都督漢鐵錢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

又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錢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

又曰張融解褐爲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權佛僚佐襯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融獨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又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敬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之廓亡後軌之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廓子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之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又曰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又曰戴法興父碩子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齊書曰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丘冠先使于蠕蠕執節不拜爲所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

又曰趙僧巖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梃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爲舍人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又曰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才儁與伏挺何子明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貲產丹負錢數

百萬責者塡門景休悉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冊不之景休景休恍乃悉爲還之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爲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摙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

南史曰蕭惠明子聆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聆素一朝散之親友

又曰謝譓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爲愧

又曰梁謝擧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資産部十六

錢下　貸財

錢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私行錢而民不樂乃重立禁制官贓至皆取錢釐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誕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也

後魏書曰王昕爲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北齊書高恭之字道穆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姧鑄者弥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錢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松杪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無復嚴刑廣記也以目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保計鑄永

更五銖錢
又曰王則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惏在州取受非舊
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
大布並行
北史曰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
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唐書曰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令上齊王元吉
賜三鑪錢右僕射裴寂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
沒
又曰高宗時詔復開元通寶錢其乾封所鑄錢令所司貯
納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

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及
上及左廻環其義皆通議者以乾封不通商賈米帛踊躍
以開元錢輕重大小近古最為折衷百姓便之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廄鑄銅投乾元新錢二文
於鑪中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兇醜殄除四方寧
謐則願不鋼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鍾成一如所祈
又曰崔衍居宣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
宣州歲饉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
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
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以來百姓不堪其弊其蔚州
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間皆得充用宜委所司子細計
料量借錢本積漸加至五鑪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
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
百寮遍視之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
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十六殷進納勅凡窺
奇異盡標休明所獲錢文式昭玄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
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
筆書宜付史館
又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墐土為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
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籛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
近郊趍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
復於衙院晝臥見雀二相闘墜各銜一錢落於籛首後所獲

三錢甚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
又曰天福三年勅先許鑄錢仍令每一錢重二銖四絫十
錢重一兩者切慮逐處關銅雖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
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
不得入錫并錢及令缺漏不堪久遠行用仍委鹽鐵司明
行曉示誡約
管子曰桓公請籍莖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
商子曰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
晉而強秦有過三戰之勝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罋而往酤而狗齕之酒所以酸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見翳桑之下有餓人不能起趙宣
子命食之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持以遺之宣
子更賜之脯二束錢一百

賈誼書曰銅不布下不得採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又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所有易所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則有龜貝金錢

又曰夫鑠金在爐盜跖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攫之

論衡曰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哉載人行傳人名

揚子法言蜀富人貴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人無仁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又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決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又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大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外苑月支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潛夫論曰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猶見朝廷有冤而言不足憂也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又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亡其父時儉三四歲在鑠鋘母抱轉流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行求老蒼頭堂上作樂奴在廚中竊言堂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錢刀俗說害中有利旁有刀言人治生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

東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錯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洛陽人戶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四散欲取呼名即至賣雞及子得千萬輒置錢去

豫章烈士傳曰施陽字季儒為舒令經江夏遇賊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有五千錢遺人追與賊聞知陽悉還其物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

封丞表書

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語林曰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女適裴氏貸用遣女為貸錢數萬文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懌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名曰青蚨

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山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為金埒

又曰郗公大聚斂數千萬嘉賓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公曰汝政當得

錢耳乃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謂正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大驚不能已已

俗說曰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為阿堵物後既詔出起謝公主簿過會下與共擲散當其少手自抱錢戲竟明日已後去何至須阿堵物

葛仙公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人刻識之所呼皆得是所投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弟子之禮老子時貸徐甲曰雇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國以黃金顧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作辭詣關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語甲曰前

與汝約至安息國顧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辱便興辭訟乎汝隨我已三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玄生符在汝身耳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為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見錢二百萬與甲遣之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閻敞字泰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奉錢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唯見孫九歲甞未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來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白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誠不敢當敞曰府君困謬言耳郎君無疑之

列異傳曰西河鮮子冀建武中為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萬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九二百萬耳五官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送司南俄而白日冀鬼見入府與商秉等共計校定餘錢二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董著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為居宅中先有古塚姥毋作茗先以著塚上息患之曰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毋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息說沒世以來三百餘載謬蒙惠澤賢二子怕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姥寤竊述焉明負杖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而貫皆新還告兒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幽明錄曰海陵民黃尋先居家單貧甞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援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寶二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廿八品煩碎難行乃罷本貨五百枚為重十二斤百姓安之

闞駰十三州志曰青州平原國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子懷王勝風俗與舊齊同然吏奸倍於他民給衛士吏賦狐肉稍從假錢積至萬餘歲竟交代吏無償意衛士恨恚取狐肉炙以酒從而呪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軀雖小錢多吏聞之恐乃償之錢

盛弘之荊州記曰義熙十二年有童子羣浴南陽淯水忽岸崩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衫衣裹縛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二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

瘞錢共取半瘞還劉道真
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乂家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即與錢一斗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誦云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絕湖瀆一竟蒙利縣還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
地境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
又曰望錢千萬以上如車十萬之精如一素木萬錢精蓋地如甕江津上便宜曰夫錢之爲物無益飢寒之用而儲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蓋亦由此又便交宜易小市之宜誠勝寸裂尺斷破爲大小也過此以往無所一用軍國唯穀與帛錢雖可積未急爲賞也
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爲吾營宮室頗省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賞酒肉稱勞賜之吾家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晉魯褒錢神論曰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井便易不患耗折故親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居前錢少者居後
綦毋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貧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饗太牢未之喻也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託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闇使豈虛也哉
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曹植樂府歌曰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
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貨財

周禮地官下司關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國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土七十里用有餘而非獨爲湯殫粟地非獨爲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放意所好生民所無不爲也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行年六十乃棄其家事都散庫藏及其死也無埋瘞之資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羽翼美者傷其骨枝葉茂者害其根憂河之涸泣以益也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梟養子長則食母白公得荊府庫不分人

家語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夫子聞之曰若其以貨去不若速貧之愈也責上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孫賜我千鍾而交益親以賜於衆故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

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色事人者華落而寵衰子安得長被幸乎

鹽鐵論曰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吳越之 隋唐之林不可勝用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隴蜀丹沙毛羽荊陽皮革骨象江南柟梓竹箭燕齊魚鹽旃裘兖豫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潛夫論曰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貲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貸之損故富貴易爲交貧賤難得適

又曰炎帝爲市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

孫綽子曰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老年九十無男娶田家女爲妻一交即氣絶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出上殿決獄去老翁兒無影亦復畏寒于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裸之老翁兒獨呼寒復令並行日中無影因以財與男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貲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必當爭財男兒判不全得因呼族人爲遺令去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十五以付之兒後大婦不肯與劍男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曰劍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壻溫飽十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百穀部

穀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尚書曰稷降播種農食嘉穀

毛詩谷風信南山曰既沾既足生我百穀

毛詩甫田曰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禮天官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凡王之膳食用六穀（鄭司農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

樂養其病（鄭玄注五穀麻黍稷麥豆）

又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九穀之數

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

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

禮記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驅獸蟲廣之屬食穀之令勿害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麥黍是嘗新之熟）

又王制曰五穀不時不粥於市

又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

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

左傳襄公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又曰晉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師大飢五穀不升為大飢（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春秋緐露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為飢仍飢為荐（郭璞注曰言岱山有魚鹽之饒也不熟五穀不成荐連歲不成也）

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曆立五行民神易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

又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皇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又曰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

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是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

又曰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帝

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天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
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緻即下調
馬穀防遂見親也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
其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
疑惔後同掩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
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袁宏漢紀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饑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後漢書曰董卓築塢於郿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illegible]）
（里一丈[illegible]見一步也）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
又曰王莽末天下大飢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
盛

魏志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
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列
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曰袁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
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
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
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袁譚以王脩為別駕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
貲以萬數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
又曰高堂隆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
司命若今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
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
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
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舉家稱善
曹瞞傳曰太祖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可
以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借汝
一死厭衆乃斬曰小斛盜官穀即斬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代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
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
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太守吳人飢荒攸輒出其倉穀
振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為也
三國典略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噪

於庭樹蕭詧惡之謂山曰射中者賜一車穀其鳥巢並於
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詧無車牛願官為送詧
許之於是山射中其二項詧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
後魏書曰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
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疋帛五十五疋穀三百斛珍
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情儉素不營財利
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
熟乃焚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飯蔬
食忻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
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左丞

姚璹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爲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歳稔此即可爲大瑞雖獲麒麟鳳亦何用爲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三凶則四饑則盡祿廪食而已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任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善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晩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陳子要言曰食穀而鄙田衣帛而賤蠶是惑也○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麥烏麻星明則熟）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歳大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仲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

又曰稷䅘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宜因地之勇也

又曰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時和春陽景樂故歌也）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孰穀本雄鳩長穀爲帝候歳（養長穀之鳥也）

金樓子曰齊宦者欲民之死畜穀者欲歳之飢船漏水入囊洞內虛也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户買反）堁（口對反）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種方俗言耳）

揚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熇（平力）秦晉之間曰聚（初酬）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說文曰稑（音六）疾熟也穀續也百穀總名也

賈誼書曰至于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穀○汜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

民字
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
論譚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
散而爲雨人見從天墜謂雨水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爲
雪發於丘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集於
地人謂天之雨也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
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
熟委於地遭疾風之俱飛表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
穀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又曰服一絲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軍得天道大吉
夢書曰五穀爲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

盛
殷氏世傳曰殷設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設爲
賊所執見掠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嫌其未實欲刃焉設乃
詈曰御行劫害當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則知其誠
遂免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
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風俗通曰建武之初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西北接耒陽縣有溫泉其下流
百里佰資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
登重種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䕸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
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又曰孝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
味苦大者如米豆赤黄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
初生時
幽明錄曰琅耶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
假乞自給穀在囷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盤貽者
謂是家中相竊後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遂來
際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否其云
悉在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御何得大糴穀主人云告乞
少穀欲充口云何復得糴之客云吾向來逢見數人擔穀
從門出若不糴者爲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
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囷量視即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
非人爲之

異苑曰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爲天麥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唯賢所寶唯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
千斛賜臣
謝玄書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百穀部二

米　麥

米

後漢書曰：帝因西征隗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又曰：獻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繫謂拘也）。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恤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袁宏漢紀曰：時勅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三盂。於是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二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成、東莞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恤。

梁書曰：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南史曰：孔覬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郷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彼吏曰：自古已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梁書曰：庾詵嘗乘舟從溼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疑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矜天下無辜，豈其謝也。

又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志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及至，耗太多。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郷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後魏書曰：崔浩自譔食經，序曰：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盖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北史曰：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美盧郎。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灾歸咎京兆尹乃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爲其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万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餉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嘗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

説苑曰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可嚮者煤炱入甑中回以爲弃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准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

米千

麥

毛詩鄘柏舟桑中曰爰采麥矣沬之北矣

又載馳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牟麥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彘嘗麥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蔡邕章句曰首種爲宿麥也）

左傳桓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蘇氏之邑也）

又文下曰魯襄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日聞鄭人將食魯之麥

又成上曰晉侯夢大厲公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麥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名含福姓習

春秋説題辭曰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生且立也

尚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太宗乃嘗麥于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漢書曰武帝以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説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

益種宿麥無令後時
東觀漢記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於池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流潦鳳留意在經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棘田種麥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敝裯鹽麥數斛

又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微西羌大王丁以征之
泰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弃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苻健密圖關中憚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生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殺之以徇
晉起居注曰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虎
又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郿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駿九年雨五稼穀于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錄曰初苻健聞桓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麥
又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爲門客所說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化生向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

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後周書曰大象末有強練師以無底囊歷長安市告乞市以米麥置之隨即漏地人或問其故強練曰但令諸人見盛空耳　隋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矣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歧三歧四歧六歧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爲盜所害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

月三日也鉶了者謂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女國每十月令巫者齋肴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
呪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
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
又曰吐谷渾地氣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麰瓦麥萱豆

小麥蕎麥

莊子曰大儒以詩禮發冢小儒曰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淮南子曰濟水通和而宜麥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桑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廣雅曰大麥麰也小麥麳也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長稠而頸黒二七以爲行西服薄糠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肥且有力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從夊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麧堅麥也麱小麥屑也麷煮麥也麴麥覆屑也十三斤爲三斗從麥商聲麰麥也麰麥白青也稍麥莖也
廣志曰虜小麥其實大麰似大麥形有二縫秔麥似大麥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麥赤而肥出鄭縣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黒穬麥
吳氏本草曰大麥一名穬麥五穀之盛無毒治消渴除熱益氣食蜜爲使麥種一名小麥無毒治利而不中
氾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蟲粟種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種而虫有節晩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虫冬雪止掩其雪勿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父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蝗蟓爲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呂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田夫至巧削木爲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

麥乃覺非麥
搜神記曰麥之爲蛺蝶由于濕也介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腐夫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孔融敎高密令曰高密侯國䟽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九

百穀部三

禾 稻 秔 秫

禾

尚書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又金縢曰周公居東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王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反風禾盡起

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充箱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毛詩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左傳隱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春秋感精符曰日下嘉應於地則嘉禾興）

春秋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

又曰禾者循滋液（循滋液以生故以和滋爲名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春秋繁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北里禾所以為盛（鄗縣名北里地名）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又郊祀志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其色置其方面叐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乞內屬

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耶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有盜刈禾恭見之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星之大者吉通呼為取也極殿梁也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會稽始平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

晉書曰庾袞居貧禾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

無違者

臧榮緒晉書曰朱沖字巨容躬植禾黍鄰牛侵犯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禾（生禧禾仁禾也）義熙十二年輦穀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晃平六合尊

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也

北史曰趙肅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為天啓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而粟周頌來麰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勤本光復社稷慶流兆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穆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曆四年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穭禾人頗便之（穭音呂禾自生也）

又曰元和中東川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彩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輕利而宜禾

又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禾禾長五尋（郭璞注曰木禾穀類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穆早種也穎禾末也穀禾皮也稃禾莖也稾稃也

會稽典録曰沈勲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勲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齎還不受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爲改作又著頌一篇儕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芒穗皆紫色鮮明受百禾已上二尺餘亦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板授嘉禾縣令

續搜神記曰盧陵巴丘人文晃者世以田作爲業秋收以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粟復滿湛然如生即更穫所穫盈倉而巨富

廣五行記曰東魏孝靜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而長數寸有穗其年帝爲高洋所幽遇鴆而崩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三年嘉禾生九眞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月可種稙禾

夢書曰禾稼爲財用之所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廣志曰梁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麵可爲饘粥牛食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似藋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火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特國

稻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揚州宜稻青州宜稻麥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又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又内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内則曰取稻米舉糔（息久切）溲（所九切）之小切狼臅（昌欲切）膏以與稻米爲酏（之然切）

左傳昭五曰鄭人藉稻（音爲藉之藉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爲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注曰稻）

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泉水不生故曰汚也稻非水不生）

爾雅曰稌稻也（今沛國呼稌也）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

敬怒叱太守曰昆何敢爾也
後漢書曰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郄陂數千頃田（鴻郄陂名今在豫州汝南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水陂）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為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民縣吏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來暫住今以少稻殺此民何以復留
又曰黃龍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晉中興書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略見而避之
晉書曰杜預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稻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左脚三指折蒯蜀人稻苗中頓侍中嵇紹以身捍之
又曰郭翻字長翔武昌隱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為娛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又曰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糜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書之除松滋令
宋書曰顧歡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梁書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挺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菜盛為六飯粳以犢稻以牛黃粱以羊白粱以豕黍以雞粢以雉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為曲環軍中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雖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穭米隨而生者爲穭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也不以小利傷大獲也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以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國語曰越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范子先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稍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蒜[illegible]也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稍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辟米不得恃定熟仰天而死

又曰史起爲鄴令民大被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粱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吳王敗晝夜馳走三日飢顧見生稻而取食之

抱朴子曰南海晉安九熟之稻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爲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風土記曰穮稻之紫莖穮穮斷二音稻之有青穟米皆青白者也

水經曰任延爲九眞太守教民耕藝法與華同名曰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荅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郭義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穬稻方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訖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熟

說文曰稻稌也穬稻紫莖不黏者也穮穮稻不黏者也秏稻屬也

徐暢祭記曰舊稑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

氾勝之書曰稻種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

俞益期牋云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重收穀薄

異物志曰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雲南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每五斗其穀精好每一斗穀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

任昉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物理論曰稻者溉種之總名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飢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飢膚好顏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稻（清流近鄴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秔（與粳通用）

說文曰秔稻屬也
宋書曰陶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五十畝種粳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辦毋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後魏書曰安同遼東胡也太宗同與長孫嵩並理人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詔長給同粳米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與嵇叔夜入山遊戲烈後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見山破石中有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摶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烈自食數丸因提歸以與叔夜而皆成青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粳米燋然于今猶在若伏一粒永無虐患彼國人民須以爲藥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穬有幽青白夏之名
張衡南都賦曰其廚膳則華鄉里秬滍（音雉）皋香秔
左思蜀都賦曰黍稷油油秔稻漠漠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沙名好米何時比新城粳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秫

說文曰秫稷之黏者
爾雅曰衆秫也（孫炎注曰秫黏粟也）
廣雅曰秫稷粳也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齊熟成也）
又內則曰飴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管子曰黃墳宜黍秫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黏者爲秫禾之黏者爲黍
廣志曰秫有赤者有白者胡秫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秫米味酸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九

百穀部四
稷　粟
稷
毛詩駉頌閟宮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
又內則曰豕宜稷
國語曰稷爲稷不能蕃殖
爾雅曰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爲粢也孫炎曰稷粟也
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稷
廣志曰破城稷通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稷爲天官
盧毓冀州論曰眞定好稷地產不爲無珎也
粟
歸藏曰剝良人得其王小人得其粟
河圖說徵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虋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虋音門芑音起
尚書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孔安國注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粃在粟恐被鋤治簸颺之也
毛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曰九穀盡藏以粟爲主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契券要右尊也
禮記祭法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禮終
左傳僖上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春秋佐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夭
又說題辭曰高而平者爲原平者和故宜粟
又曰粟助陽扶性粟之爲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均注曰粟變五行氣而五變故乃成可食陽以一立爲

法故粟積大一分德長一尺文以七列精以五立故其字粟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宋均注曰西爲兌陽生長也文五行氣故有立也
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與有德者不祿小人進大臣辱
公羊傳僖上曰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桓公無障谷無貯粟何休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雍也曰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無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實

史記曰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万金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縫兄弟兩人不能相容
又汲黯傳曰河内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河内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乏上賢而釋之
史記曰大將軍青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漢書曰酈食其說齊王曰漢英豪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又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米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乃退
又曰主父偃諫伐匈奴曰秦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陲琅耶負海之郡轉月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又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氾勝之書又）
又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不可食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為章句長民田還置其餘粟二石及刀鋤於田陌聖明曰求主去疑其隣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語曰君何取粟置家後積芥中功曹歎服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曰富貴則皆親指舊交其本心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不忍貸人一升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後周書曰王羆為華州刺史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楚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大倉而去云頗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
晉史曰高祖明而難犯事多親決嘗有店婦與軍士爭訴無以自明帝為鞫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代之兩訟未分何以為斷可殺馬剖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

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境內肅然莫敢以欺
漢實錄曰王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剌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守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及至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之也酒醽則所以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饟夫子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不爲富惠於一人豈若

數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晌晌（晌音）乎以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賢人去齊敵必來侵臣見國之侵不若死請以頭白晏子因自殺景公聞大駭自追晏子
又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重故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
莊子曰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將貸子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中有一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又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崑崙山北）陽山之穄

南海之秬（崑崙之南故曰陽山穄關西爲之糜秬黑黍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與則詐僞萌生去本走末棄耕作之業也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雨粟也）
又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又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蚕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橫也橫放
又曰粟得水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六韜曰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以與殷民
說苑曰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
又曰墨語禽滑釐曰今凶年與子隋侯珠又與子一鍾粟
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亦具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祖收邑
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堤

之君決江河之水灌汝口魚曰謂命在須臾乃須決江淮
之水比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肆今高平貧窮故遣從君
貸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鳬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於是
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　民請曰秕食鳬
鴈爲無費也今求秕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鳬鴈則費甚
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而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
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豈謂鳥獸哉粟米人之食也柰何
以其食養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鼂錯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　能以粟拜爵者皆
民之有余者也
氾勝之書曰欲知歲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

後取量取多者多種之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
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
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
人遣視信然益部耆舊又載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游
龍食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者令人多力有雲
渠粟葉生莖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莖葉亦黃皆長二丈千
株生取生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
賤之時孳孳脩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公易位天雨稻
黍者亡天雨稻大臣當誅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
黑粟元帝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
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
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莧實色黑
吳氏本草曰陳粟神農黃帝苦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
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
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
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
粟下於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
任昉述異記曰光武興洛陽斗粟万錢人死者相枕粟米

大飢江淮間童謡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貴於金洛中謡云雖有千黄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黄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塡委市門而無粟麥袁宏上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

又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百闗見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世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飢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袁安公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應瑒像讃序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胡盡以私穀數十方賑城中于時粟斗數萬不獨其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百穀部五

豆

豆　麻

焦贛易林漸之乾曰豆種菽豆暮成藿葉心之所願志快意愜

毛詩豳雅曰七月亨葵及菽

又魚藻采菽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又右稷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

左傳成公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靈殖姓樂

春秋說題辭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陽而春夏也大體謂多黑也小豐蜀時之菽也

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注曰張揖然以爲大豆按春秋齊侯獻戎捷穀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頭髮少合麻豆著井中呪勑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温鬼

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

又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啥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年寇恂爲潁川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賜敗弃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劉平嘗爲餓賊所得平叩頭曰老母飢乞氣待子爲命願得還飯毋馳來就死賊即遣去毋已食平曰向與賊期義不可欺乃復往賊驚怪其信義曰不忍食汝乎既免脫乃據麥得三升豆以謝賊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無蔞亭馮異獻豆粥一

又曰馮異破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粮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又曰汝南有舊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酎祠嘉美上昇皇天報祉茂陵寢廟上食日五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羕與諸葛亮書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況僕頗別菽麥

魏志曰華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託妻疾太祖大怒使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吴志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韓扁賫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

又曰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陲潛使人問霍原原不荅浚既銜之又有遼東內徙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亦未能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爲豆者霍也浚遂害原縣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宋書曰廢帝子業景和初人種紫花草及豆皆化爲白花餓而帝見廢之應

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北齊書曰庫狄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何因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

唐書曰裴諝爲河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諝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推鹽之利一歲幾何諝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三百里見農夫愁歎穀菽未種誠爲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敢即對

又曰貞元中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開部下荒田數十里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菽豆也）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賦稅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
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
淮南子曰河水中調而宜菽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騮（騮赤馬黑鬣也）食菽與雞
說苑曰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
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曰此餒而死公曰嘻
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
景公曰何為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
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
族何謂其仁德也臣願有請於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
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

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
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
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
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
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世說曰魏文帝使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
聲曰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乃急
又曰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以洋洎
氾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
率人五畝大豆忌申卯二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
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畝五
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畝可得十
石一斗大豆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見
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于量理陰地冬
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焉
說文曰小豆菽也萁豆莖也藿菽之小也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揔名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
七枚著井中辟溫病甚神效（[illegible]）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
小豆十斛屑之為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

不受一粒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恒牧為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
為赤眉所得欲殺啖之牧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豆一斛
又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都合切）也豍（步迷切）豆豌豆留豆也
胡豆䝁（胡江切）䝁（音昔）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也巴菽巴
豆也
廣雅曰重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麁大可食刺豆亦可
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麵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
黃者
鄴中記曰石虎諱胡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國豆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光武建武三年春[illegible]
一疋易一斗豆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郅雨大豆似槐實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須彌豆見日即須采食者歷歲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緣一莖爛漫數畝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者熟挼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心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三升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復經口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末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此未理或可試然
又曰人食豆三斗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肌燥麤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味甘平生平澤治濕痺筋攣膝痛生大豆張騫使外國得胡麻　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煑汁飲之殺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吳氏本草曰大豆黃卷神農黃帝雷公無毒採無時去面䵟得前胡烏喙杏子牡厲天雄鼠屎共蜜和佳不欲海藻龍膽此法大豆初出土黃牙是也生大豆神農岐伯生熟寒九月採殺烏頭毒並不用玄參赤小豆神農黃帝鹹雷公甘九月採小豆花一名䕩累一名付月神農甘無毒七月採陰乾四十日治頭痛止渴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記木豆出徐僮岡子美似烏頭大藥似柳一年種數年采
唐明皇雜録曰盧懷慎清身禦下未嘗產業常器重宋璟及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脩然無辨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無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今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曹子建鷂雀賦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
葛龔與梁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採穭野豆以自賑給

麻

毛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熟新
爾雅曰黂枲實麻子枲麻孫注曰黂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危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蝕不蝕也
東觀漢記曰周黨遺閔仲叔生麻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莖高實如玉風吹之如塵亦名明塵麻
又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壓爲油則汁如清水食之目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巨色紅紫亦名紅冰麻言水麻乃有實食之顏色白潔
鹽鐵論曰大夫李斯與鮑丘子俱事荀卿鮑丘餓於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李斯爲秦丞相終致五刑

本草經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令人肥健
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
麻子一名蕡一名麻教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百穀部六

黍　稌　粱　東薔

金澤文庫

黍

尚書君陳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盤庚曰若農不服田畝罔有黍稷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種黍
韓詩外傳黍離曰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薛君注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薿薿盛皃也

又魚藻黍苗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儀禮婚禮曰贊設黍于醬東
又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以授尸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曲禮曰黍曰薌合
又內則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傳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杜預注曰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北方玄冥之神也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以上黍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俳倭蘭郝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 杜預注曰太春之夏散移也農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以得陰乃成也 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爲酒以扶老 爲酒以序尊卑且禾黍物亦宜養老也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 郭璞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

黑黍或三四實一黍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黍所以為盛（應劭注曰鄗上山也音臛）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

晉書曰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堅讌群臣于釣臺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因為酒德之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觴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頓至於此

唐書曰德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穜稑種及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又曰魚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食黍

韓子曰吳起攻秦小亭倚一車轅北門外令曰能徙此於南門外者賜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賜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外令曰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如初民爭徙之乃下令曰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驪（玄馬黑馬白駁）食黍與彘（黍畜水穀時宜也）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穫稷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曰潤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万畢術曰取麥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麥門冬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妬

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閶闔風至則種宿麥黍

抱朴子曰張子和丹法用鉛朱砂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也

紀年書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國語曰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小雅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駿黍主）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請用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

社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
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也今以五穀之長
雪五果之下者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
敢公曰善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
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illegible]）而香如此者不餲（音遏）先時者
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隧）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
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今 新）
又曰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也以和
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黑黍）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
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九
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祢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臛衡年少
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畢摶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劉向別錄曰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
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大尉堯農欲奔赴無粮自致其
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自資行到聚亭遇天霖雨留獨孤母
舍母舍後有空園農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孤母
曰此又廢園唯恐生力少手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
斬荆棘種之黍將熟獨孤母乃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白
不如收斂以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孤母

以昔黍歸農遂不肯取
說文曰秬黑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者以
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
廣雅曰粢黍也黍穄謂之秫（[illegible]）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如禾和帝
元興元年異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斛
八斗以爲宗廟
廣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馬革大黑黍或云秬
黍有溫屯黃黍有媼土鷃鴒之名
吳氏本草曰黍神農甘無毒七月取陰乾益中補氣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一日黍臛俗謂之秦之歲首未詳黍
臛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
博物志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虵

稌

范曄後漢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稌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赤烏赤烏獻稌麥百載
廣志曰有赤稌有白黑青黃[illegible]領九五種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
說文曰稌糜也（音[illegible]）
崔豹古今注曰麻稌也

梁

禮記曲禮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薌萁
又郊特牲曰飯黍稷稻梁白黍黃梁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虋赤梁粟芑白梁粟皆[illegible]也犍爲舍人曰[illegible]米赤苗白苗也又曰[illegible]所食首陽草也）

廣雅曰䕸粱木稷也

續漢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子弟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姹女工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為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猶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言太后教帝使賣官授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求見卿懸鼓者復怒而止我也

唐書曰凉州都督討欽明嘗出按部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城内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時賊營中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莫有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曉其旨者尋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又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人然也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

國語曰欒伯謂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

呂氏春秋曰吳起為鄴令民歌之曰終古斥鹵生稻粱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

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猿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言以白介君使猿猴莫復來食粱此人即卒直謂象欺弄之明日視粱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猴即各還山去遂便絕跡

廣志曰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為粥

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佳黄粱出青冀

楚辭招魂曰稻粢穱麥挐黄粱（挐糅也以黄粱和而蒸且香滑）

傅休奕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粱

東蘠

魏書曰烏丸地宜東蘠（東蘠似蓬草實如葵子二十月熟也）

廣志曰東蘠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

西河語曰貸我東蘠償我田粱

上林賦曰東蘠彫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三

飲食部一

酒上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

春秋緯命兄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爲酒（麴陰也是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强相踧持也。又入口咽之，皆踧其面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

又曰：酴（音途），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莤酒也。

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䴵（胡鼓反），甜醹（音乳）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周禮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以度量節作之故以齊爲名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酒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醍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如今之醳酒也昔酒久酒今之酋酒也清酒今之冬釀接夏成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有司謂大酋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秫稻二曰麴糵三曰湛熾四曰水泉五曰陶器六曰火齊酒官監之無有差貸謂失誤有善惡）。

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進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又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作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三酌皆罰蕢始來入時謂其有所發開諫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近君不憂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也）。

又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肅敬貌）；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又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酒本以養老賓祭也言爲酒禮之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又坊記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曰：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又宣公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又成公下曰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豎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獻酒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既臣新絜)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敬謙下逆悼子)及旅而召公鉏([illegible])(而適爲旅)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又昭公十二年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

又哀公下曰齊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內潘沐可以沐并得酒)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又曰衛侯占夢嬖人(以夢故)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此人比而告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詐而)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毛詩國風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小雅魚藻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而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下)(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

又小雅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

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酒之也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箋云王有酒則沛茁之王無酒則買之要欲厚於族人)

尚書酒誥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告教衆國衆士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

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群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論語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禮記外傳曰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酒卑所以明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一曰泛齊(初之成滓有泛之者泛泛然俗爲白醆)二曰醴齊(醴體也汁滓未相同醴也今之緒酒也)三曰盎齊一名醆酒(醆如蔥白色之白醆酒也今)四曰醍齊(色在白赤之隔)五曰沉齊一名澄齊(澄之與沉三酒與上君大人及眞長翁中前獻尸相酬酢之用)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曰事酒一名醳酒新成者酌飲有事(謂有事而飲者也亦中有事者爲祭)二曰昔酒(久成而色白謂舊醳之酒與無事飲之)三曰清酒(冬釀夏成時厚)

○史記曰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乃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群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又曰沛公先入關屯霸上項羽至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羽大怒欲擊之沛公因項伯見羽羽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項王默然項莊入以劔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今項莊拔劔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劔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内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劔而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叅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有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劔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又曰曹叅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淳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叅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叅輒飲醉之終莫得言丞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叅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請按之叅乃取酒張坐

飲亦歌呼與相叅

又曰高祖過沛置酒自擊筑爲歌使沛子弟佐酒

又曰高后與諸呂劉氏大臣宴飲令朱虛侯章爲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后可之酒酣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后與左右皆大驚也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病百福之會

又曰百末旨酒（百華之末酒也）布蘭生（芬芳布列若蘭之生也）

又曰于定國飲酒至石不亂益精明

又曰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賓客滿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酒一斗遺讓拜他爲凉州刺史

後漢書曰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賫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又曰寇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交歡

又曰魯恭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粮皆辭不受（問遺也）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請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姧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觥罰爵也司正主[illegible]）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圓（言延外示方而實柔圓也）直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在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

又曰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衆人皆慶羡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賫牛酒爲釋服

又曰大將軍袁紹遣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

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又曰呂布騎將侯成遣客收馬十五疋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釀五

六斛酒獵得十餘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
前跪言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
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
又曰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
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刀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
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
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
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飲讌於是共坐飲酒
終日不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飲食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
人清酒爲聖人
又曰王陵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
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
慰勞遣還
又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
爲異
又曰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蘗常仰中國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旗
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先千鍾無以
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
容之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免融官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群臣
曰今日酣飲唯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
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亦何爲怒乎
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惡也
權默然有慚色
又曰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顧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
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
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郎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
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孫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孫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特賜手下百餘人食之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時肯持寧引刀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又遍酌兵各一兩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又曰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不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笑焉

又曰笮融督廣陵運漕大起浮圖祠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万計

蜀志曰簡雍拜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於道謂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晉書曰王戎嘗如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又曰陸抗與羊祜推　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又曰謝奕爲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溫走入南康王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奕遂引溫一兵卒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協在座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座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真率溫更勅中廚設精饌酣宴極歡而罷

又曰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又曰陶侃每飲酒有常限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更勸少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嘗誡之乃已

宋書曰王弘爲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

馱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又曰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又曰孔顗爲江夏內史性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弊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

醒也

又曰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又曰沈文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而視事不廢

又曰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又曰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彭城王義康傳曰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文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已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

又曰謝朏爲吳興太守與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朏既至郡致瀹數斛酒遺上　曰力飲此物勿豫人事瀹嘗與劉悛飲推辭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慙無言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輒云取酒難遇之

梁書曰初梁武帝拯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又曰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又曰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

爲張纘一盃酒殺吴氏三人
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崎上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
花汁停瓮中數日而成酒
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
醪酒十斛水精戎盐一兩曰朕味卿言若盐酒故與卿同
其味也
又曰高允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
悅之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常
癸之前則先求旨酒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
與叟論者以潛爲君子
又李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弃官
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
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豪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
洗其人可矩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又曰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朱遊道曰此人是遊道邪常
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　之司州
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
人合飲此酒
又曰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
朝廷中有能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
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
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迴賜帝又褒美之
又曰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涉獵群籍美談笑善
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
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
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又曰裴粲傳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兖州刺史尋爲濮陽太
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
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
入朝暫窺神器尔日卿識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
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日敢獻
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
又曰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
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斡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盃觴
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充周文帝偏所眷顧常於
室內置酒十餅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
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
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北齊書曰段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孫
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
杯酒
又曰高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儉節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
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又曰齊河南王孝瑜武成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勑之曰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也
又曰齊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爲有勑下司
各列勤隋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
又曰周文帝聞韋夐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即位禮敬逾重乃爲詩贈時朝嗣帝大悅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遥公
唐書曰定州物管李玄通性剛烈無所屈撓初城陷爲劉黑闥所囚其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謂之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耳吾要當爲諸君一醉可乎遂與樂飲因請劒起舞舞畢以劒潰腹而死
又曰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味兼醍盎既頒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又曰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鄧弘慶刺酒令平索看精四序
又曰張鎮州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鎮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少時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又曰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内宴酒酣遞唱廻波樂甚諠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廻波尒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席爲之散時人稱之
又曰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廷無留事
管子曰桓公飲管仲酒仲弃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弃臣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焉
晏子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於門曰國德無有故乎君今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
孫卿子曰醉者越百步溝以爲跬步也俯而出城門以爲萬丈之門酒亂其神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飲食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有諺云堯舜千鍾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子高曰以子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飲酒

列子曰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全於天乎

韓子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袵而

避琴傷於壁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譆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又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亦自飲而盡之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抱朴子曰鄭君釀酒漬成因以附子甘草署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又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陂中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到列州還大風仙公船沒吳主謂其已死須臾從水上來衣履不濕而有酒色云昨爲伍子胥召設酒不能便歸以淹留也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

韓詩外傳曰夫飲食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

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賈誼新書曰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御者進清酒服脯問御曰汝何故謟諛曰恐君必亡所以儲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誤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不肖疾公賢也虢公喜據軾而笑飢勸乃枕御者膝而卧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餓死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不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
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
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案地
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
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疋後屬車上載酒爲此故
也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
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
又曰吳王從民飲酒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
魚漁者射中其目白龍上告天王捨萬乘從布衣恐有射
目之患也
論衡曰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
湛溢也

又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胷腹小大與人均等
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
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誓後世豈千
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
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爲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沲
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丘懸肉以林因言肉林
耳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還成都以所服鷫鸘裘就市陽昌
貰酒與卓文君爲歡
典論曰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爲
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爲戲樂也
又曰洛陽令郭珎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
羅縠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

又曰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
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
以劉之驗醉醒也
博物志曰劉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
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
視之玄巳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又曰西域有蒲桃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
之醉彌日乃解
古今記曰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如好
酒飲盡隨更注水隨成不可久久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
酒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

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乃非禮所以不
拜
又曰阮籍遭母憂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坐飲酒食
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
共憂之宜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
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
兵（或云籍與劉靈飲步兵廚中酒未盡並醉而物故皆好事者爲之籍景元年卒大始中靈當存焉）
又曰劉靈縱酒放達或脫衣倮形在室中人見譏之靈曰
我以天地爲棟宇室屋爲褌衫諸君何以入我褌中
又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也張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

又曰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又曰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着白接䍦舉手語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宴名處山季倫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又曰鴻臚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則糜爛群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群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又曰周顗字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又曰諸阮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若集不復用常杯斟以

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豬來飲酒去上便共飲之

又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輙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鬲上住

又曰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異大阮小字王大歎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嘗酒一飲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

神仙傳曰孔元方者尊修道術元方爲人惡衣踈食飲酒不過一斗年百七十餘歲道成人或請元方同會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無所說直以一杖柱地因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酒倒飲之人莫能爲也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萬錢有過逐之主人酒便酸敗

異苑曰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輦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置豐富也

益部耆舊傳曰楊子拒妻劉臣公之女字泰漢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道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珍嘗出飲酒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諸弟謝過乃見數責曰夫飲酒有節不至沉酒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郭仲産湘州記云衡陽縣東南有酃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美所謂酃酒每年嘗獻之晉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是也

時鏡新書曰晉海西令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以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

十洲記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輙醉令人長生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設王子喬瓊蘇綠酒

孝子傳曰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嘔頗倒恐母中毒嘗母吐驗之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又屈原曰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

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獻乾蒲桃凍酒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駮雜凍

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术公群物之異對曰蒲桃湊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人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今臭其氣酸湊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

嶺表錄異曰南中醖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粳米滲乾旋入藥和米擣熟即綠粉矣熱米浸而團之形如餢飳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於篳席上以荷杞構葉署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既而以藤蔑貫之懸於煙火之上每醖一年用幾箇餅子固有恒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甕用糞掃火燒之（亦有不燒者為清酒也）大抵廣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兒女人倒載者日有二三十輩生酒行即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甁一甁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蓋酒賤之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飲食部四

嗜酒　使酒

嗜酒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舍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

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伯有家臣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傳曰齊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嬖人多怨）言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二族）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子良醉故及子旗告鮑文子）遂見文子（鮑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謂子旗傳言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後漢書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馬氏爲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　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生刑後車駕幸許昌

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酒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虚立

又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欲往謁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於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以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即隨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遇亂避難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

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

又曰孟嘉為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未得酒中趣耳

又曰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唯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畧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又曰范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

又曰劉邕穆之子河東王歆之與邕俱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斆孫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為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梁書曰王瞻為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門沉面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

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讒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車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地遍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疋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卒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

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後魏書曰李元忠微拜侍中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任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齊書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之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飲命左右賚車輪括消難頸又賚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仍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舉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唐書曰王源中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

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悚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職

列子曰子產之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正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廄馬圉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為蒸薪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恒言渴於醇酒羣輩呼為渴羌後秦帝妥以朝歌守馥辭願且為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還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

乘醉而拜受之
世説曰劉靈病酒渴甚從婦求酒持器泣諫曰君飲酒太
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靈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
鬼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靈跪而呪曰天生劉
靈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
引酒進肉隗然已醉
又曰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

使酒

史記曰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

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
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又曰孝武建元元年灌
夫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酒輕重不得其平）
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
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
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
左愈貧賤尤益敬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
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恨相知晚也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
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
日早臨武安許諾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
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
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
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
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
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
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
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
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
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其

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
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
臨汝侯（灌嬰孫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
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
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
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
亨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羮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魏志曰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
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
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

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戲吾斬爾遂罵坐賀齊案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嚼喉咀汝不嚼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劒斬地遂使罷也

吳志曰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又曰胡綜性嗜酒酒後讙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不備責也

又曰凌統嘗擊賊圍先期統與督將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其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晉書曰庾純爲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尹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功隆位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佐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中侯印綬上表自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常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又曰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不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和如是

宋書曰謝超宗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梁書曰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坐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觀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心愧之

又曰謝善勛飲酒至數升外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陳書曰抑貯爲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於家

風俗通曰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

復於外騎馬將絳幡去我從昔世司徒鮑昱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

又曰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縣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風俗通曰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迋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儀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七

飲食部五

食上

周禮天官膳夫曰膳夫掌王之食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羞有滋味)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用祭品嘗食王乃食

又曰王齊則王府供王食(鄭玄注曰玉陽之精御水氣也鄭司農云食玉屑也)

又天官食醫曰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溫)羹齊眡夏時(羹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鳥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又曰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選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

又曰小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又曰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大戴禮曰食穀者必智惠而巧

禮記曲禮上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無流歠(鄭玄注曰流歠有似貪也)無咤食[illegible]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欲自得曰固爭自取曰獲)毋刺齒。又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也)葱渫處末(渫蒸葱也處醯醬之左)

言末者殊加也在豆酒漿處右殷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有之則左酒右醬也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其俱切

又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終不食而死風俗通曰齊人不食而死也

又曰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

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又曰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上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

又曰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所食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者膳宰主饌者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又不及文王一飯再飯

又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捭卜麥切汙尊而抔飲汙烏華切抔步侯切蕢桴而土鼓蕢苦對切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簡略若此猶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又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

又曰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皆為不利人也

又曰膳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膷音香臐許云切膮許堯切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校之則膷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為鴽也

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食者之言疏也

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侍食則正不敢備禮不祭也先飯辨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之也若臣先嘗孝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敢備禮也不祭侍食不嘗羞則不得先食君命之羞羞近者詳味也貪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食盡乃飧君既食又飯飧君不敢先飯飧者三飯也臣勸君是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前以從者見禮也凡侑食不盡食於人不飽謙也

又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旨美也

又雜記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言貴其以禮侍己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又坊記曰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不祭故君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天賜有稽首受而載之

又曰楚伐庸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也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自廬

以徃振廩同食(徃，伐衛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又曰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近，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亦去)

又曰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成叔所使晉師至乃以食豹)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

又曰晉侯合諸侯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晉侯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禮食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又曰魏獻子為政以魏戊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也)其大宗賂以女樂(大宗，訟者大宗)魏子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飢其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腹飽猶知足，言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又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有余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又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城杞者，與衆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

又曰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又曰昔闔廬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熟食，軍士皆分熟食者先分猶然)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

又曰衛侯為虎幄於藉圃(藉圃，藉田之圃。新造之幄，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熱故偏袒)(不亦)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又曰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食也。言愆過乎)

又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實)

又生民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事君而輕負久交中絕三費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王肅注曰食哉王者所以重之民食)

又洪範曰八政一曰食又曰惟辟玉食(孔安國曰王食美食)

周書曰甘食美衣使長貧

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需，飲食之道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又曰噬嗑食也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山下有雷頤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史記曰張蒼嘗被刑王陵救免之蒼常德陵後爲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
蓐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絶乃釣城下一漂
母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條侯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
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
不足君所食乎條侯免冠謝
又曰東方朔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
盡汙
古史考曰始有燔炙人裹肉燒之曰炮故食取名焉及神
農時民食穀釋米加于燒石之上而食及黄帝始有釜甑
火食之道成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迺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
王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説對曰楚國食
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
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陸賈勸陳平與太尉絳侯和以謀諸呂平乃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千乘錢五百万遺賈爲飲食費又百万石君
時賜侯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

案不食
又曰有司劾賓嬰矯先帝詔棄市嬰陽病不食欲死或聞
上無意殺嬰復食也
又曰昌邑王在喪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
未可御故食也
又曰鮑宣上書曰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隋胏曰高殽名也
又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賜飡十七
物服虔曰食具十七物也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於西園令後宫采女爲客舍主身爲
商賈行至客舍采女下酒因共飲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過鄧禹營禹進炙魚上大食啗百姓聚
觀皆言劉公真天人也
又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
肯食宗親共奇之因名曰異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
熟令弟禮夫妻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茹蔬菜禮夫妻來歸
告言已食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
後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梁鴻少孤以幼童詣太學受業治詩禮春秋常獨止
不與人同食
又曰明德皇后既處椒房太官上飯累餚膳備副重加幕
覆輒徹去譴勑令與諸舍相望也
謝承後漢書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
踞相對容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共與言因請寓宿
旦日容殺鷄爲黍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

蕭與林宗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
成德也
後列曰董宣為洛陽令殺胡陽公主奴帝怒欲殺宣後原
之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按上太官以
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又曰帝悉賓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內強進酒
食
又曰趙咨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
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
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請盜皆慚歎
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
由此益知名
又曰郅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
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困妻終無怨言後
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
又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又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袁閎遂散髮絶代欲投迹深林以
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
而已
魏志曰典韋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
右相屬人益乃供太祖壯之
又曰漢末中常侍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入謁尹尹欲
修主人勅外為市買功曹趙息啓去左惰子弟來為虎牙
非德選不足為持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
魏志曰文帝為太后弟康起第成太后至第請諸家外親
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約如此也

又曰邑界耆嘉平中年八十九歳若六七十者縣官以孤
老日給廩五升五升不足食願行傭作以裨之糧盡復出
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壘宣王見亮使唯問
其寢食及其事之繁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二
十罰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其能久乎
又曰沐並字徳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吏
名有志介嘗過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正始中為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來後熟者答
言不也呼者曰汝作沐徳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
江表傳曰南陽樊伷為武昌部從事誘導諸夷叛屬劉備
孫權召問潘濬濬曰以五千兵往足擒矣權曰卿何以輕之
濬曰伷昔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權即遣將五千兵往果平武昌
吳志曰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
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
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
共修刺奉瓜以奏征羌方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
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
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
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
飯與騭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飲致飽乃辭出旌
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

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蜀志曰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帝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是時與曹公從容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失匕箸
又曰關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陰雨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八

飲食部六

食中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驕奢簡貴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常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為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晉書曰王導子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斗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又曰衛將軍謝安欲詣陸納納兄子俶怪納無辦乃密作數十人饌安至納設茶菓而俶下精飲食納怒客去杖俶四十
又曰郗鑒字道徽永嘉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餉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恐不兼有所存鑒乃獨往食訖飯著兩頰邊含還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令鑒薨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又曰庾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宋書曰謝景仁為桓玄驍騎將軍時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語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累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

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

又曰謝景仁愛弟趙臨而憎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趙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食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

又曰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撿好往妻兄弟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後穆之官達而性更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止十人已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已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又曰王仲德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

又曰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劉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日不宜有此設義真曰寒甚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又曰江夏王義恭幼為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義恭須求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又曰文帝安於武帳堂上將行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飢苦

又曰文帝以謝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乃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又曰謝弘微兄曜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

又曰前廢帝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以猪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

又曰宗慤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上軍串古患切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又曰沈攸之戰敗與第二子文和至華容之鮎頭村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豚薦食餓而村人欲取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

又曰袁愍孫為吏部郎孝建元年文帝詔曰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

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

又曰阮佃夫奢侈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齊並皆始熟有殽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又曰郭原平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主人設食原平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齊書曰陳顯達高帝即位拜護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

又曰武帝收沙門寶誌在獄中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

又曰王儉嘗詣武陵王曄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直為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又曰張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食然未嘗求也

梁書曰沈顗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又曰孔休源到郡為於宗人少府孔登會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風頻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席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箸命休源及至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嘗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又曰臨川王蕭宏所倖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万好食鯖䱉魚頭常日進三百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

又曰何遠為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又曰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鑛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

陳書曰徐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菓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勑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崔鴻後趙錄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輕騎至鄴引入領軍省賜以御食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方畧以破賊而食我我來覓食耶乃引見

又後燕錄曰王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脩宮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茀好不

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室無常人柯埃過時相大翻之鑰
食以與之同案觀有辭曰今王之懸歎有所副酬慨有稱辭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
味也桓彌加歎賞
又南燕錄曰濟南尹窺爲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據鞍由蹬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
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兒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
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脩明大收民譽
燕書曰少帝建熙六年上谷人公孫凡久隱昌黎之域冬
衣單布寢土牀上夏則併飡啗於一器停使蛆臭然後乃
食人咸異之莫能測也
後魏書曰裴安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
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又曰高閭嘗造胡叟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

八百四十八　六　俊

酒食皆自手辨索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醓
醬調美見其妾並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
十餘疋贈之亦無辭愧
又曰盧彪爲太子詹事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
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飡葵
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待僕從亦盡設食一與已同
又曰楊愔幼時爲季父暐大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
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同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
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同盤重肉之食後椿誡子孫曰
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
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

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又曰元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
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
始經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
待客稍厚
又曰崔敬友恭寬接下脩身勵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
飢寒請匄者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
設食以供行者
又曰刁少雍字季仲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
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
肝
北齊書曰崔暹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暹使往

八百四十八　七　大志

造焉暹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暹食罷而退明日
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暹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
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
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又曰趙郡王叡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發喪擧
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
殷勤敦譬方漸順旨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案其見愍惜
如此
又曰文宣昏逸常山王演因諫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
極憂之常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
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息惙然恐不能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
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

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
而飯晞由是得免遂遠為王友
又曰楊休之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
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禮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
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
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
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
後周書曰柳虬脫畧人間不拘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
思慮耳
又曰長孫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
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
隋書曰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母卧
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
唐書曰高祖師次于古堆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
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時隋絳郡通守陳叔達堅守
不下高祖謂廚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
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
若斯須懈怠則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
存其性命
又曰高宗朝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
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
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
名譽也國家之所費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
也衆乃止

卷四十八 八 季一

又曰高宗朝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上御玄武門之觀德
殿奏九部樂極懽而罷
又曰高宗朝皇太子以在內不出稀與官臣接見典膳丞
邢文偉減膳上啓曰竊見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保
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書過不書
則死之宰之義不得撤膳不撤則死之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
議不接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
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
敢逃死謹守禮經遂申減膳其年右史員闕宰臣進擬數
人上曰文偉嫌我見不讀書不肯與肉喫此人甚正直可
用為右史遂拜焉
又曰盧懷慎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
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簀單席門無藩箔每風雨至則以
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
蒸豆兩甌菜數楪而已此外翛然無辦
又曰韋陟性尚奢侈於饌羞尤為精潔植穀麥仍以鳥羽
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弃不啻萬錢之直
又曰裴冕性本侈靡尚車服及營珍膳每會賓客有昧於
品味之名者
又曰順宗時宰臣鄭珣瑜韋執誼方與諸宰相會食於中
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者王叔文是日至中書
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叔文
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
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報者云
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
可畏懼叔文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

卷四十八 九

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又曰永泰中軍容使魚朝恩加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丁未詔魚朝恩赴國子監視事將令宰相大臣及常參并六軍將軍於國子監送上仍令京兆府造食出教坊樂以寵之是日文武大臣已下子弟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學館廊下待詔給錢一萬貫充食本以爲附學生廚食之資朝恩自是數詣國學從者常數百人京兆率錢以備膳羞一費或至數十萬

又曰楊炎與門下侍郎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爲人所藐而炎器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膳無節或爲糜餰別食閤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議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不欲同食杞銜之

又曰常袞爲相將同議堂廚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飲食部七

食下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不暇飽食曰吾不畏士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庭四海民不至也

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苔菜耳公曰嘻夫子家如此甚貧乎而寡人之罪對曰脫粟之食飽士之一足也炙三弋士之二足也苔五卵士之三足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三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辭

又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中食而肉不足景公曰封晏子以都晏子辭不受

又曰寡婦樹蘭生而不芳孅子得食肥而不澤

墨子曰聖王制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使耳目聰明不極五味之調芬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矣

又曰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飲食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而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係之舟

又曰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

又曰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

又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慎子曰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又曰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貧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荊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公孫尼子曰食甘者益於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為火食號燧人飲食
以通血氣
關子曰義渠之人其黿鼉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飢
餓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
之為之輕體万乘飲之為之解怒故黿鼉至腥臊不可加
然而病之為之輕體万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
存也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
不厭於此矣
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至

暮不來起不食而待之明日使人求得乃與之食
又曰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飡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
之用能之使　我何報子封人怨之
又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
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飲要溝者於五衢而飡之孔子
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飲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
飡之子路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
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而同其利者也今以
由之秩粟而飡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
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
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
亦誣乎言未畢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令弟子從役止而飡之將奪肥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又曰凡人上不屬天下而不着地以筋骨為根本不食則
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
也故聖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
又曰嬰兒共戲以塵為飯以塗為黍以木為胾薄暮必資
餉食者塵不可食也
又曰饑歲之春　從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
肉少多之心異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
之也豈唯腹為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口害也
孫子曰鑠金洪鑪盜蹠不探鴉肉在俎餓徒不食

淮南子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
符子曰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世食非丹不飡
茹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藥以養齡
也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
山海經曰有參青馬為西王母取食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鼓餚也）飲食
必以鼓
又曰湯得伊尹設朝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為之乎
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三群之蟲
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
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其疾徐
滅腥去臊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不能言志不能論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來謁之(下左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下兩城亡其及我乎
白虎通曰王者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方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食時大陽之始晡時食少陰之始食時大陰之始
說文曰饔餚熟食也餱乾食也饌具食也(饌士戀切)饟中食也(饟)餔日加申時食也饛盛器滿皃(饛音蒙)餬寄食也飫饜食也餞送去食也飪火熟也

釋名曰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鹽鐵論曰古者燔黍而食捭豚相享賓婚相召豆羹白飯今則燔炙滿案臑豚包鼈膾鯉
說苑曰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也
又曰晏子侍景公曰朝寒請子進煖食於寡人對曰臣非廚養之臣社稷之臣也
又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
又曰魯有儉者煮食瓦甗中之食(甗切忭眼益)食而美以遺孔子孔子受之如受大馬之遺弟子曰先生何爲愛之意如此曰非以煮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親也
揚子法言曰或曰食如蟻衣如華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太不由其德亦太矣(蟻魏注曰言精細)
或曰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珍膳芳飫不亦厚乎曰社稷靈也不可不厚也
論衡曰王子喬不食穀壽百歲按人生稟飲食之性故形上有口齒下有孔竅以注寫口齒以進食王子喬形體與人同何以獨能度世耶夫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衣溫食飽則精神明盛人之生也以食爲氣草木以土爲氣閉口不食拔草離土必不壽矣
桓譚新論曰太原郡隆冬不火食五日雖病不敢觸犯王者宜應改易潛夫論曰何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至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也乃其君弗能存故遂亡矣
又曰欲知人且疾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
風俗通曰俗說驟馬咬賓客宴食已闋主意未盡欲復飲酒餘無施更出腩鮮椒薑鹽豉言其速疾如驟馬之傳命

(餟音)
又曰俗說臨日月薄食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陽之精君之像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懼也
又曰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鬪爭按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饌了無鬪者
蔡邕月令論曰間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飾所食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已畧乎曰亦嘗思之矣九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燒死至其亡時民爲絶火食老少多死舉作書置子

推廟中訖民不宜寒食因勅使炊食如故
益部耆舊傳曰何祇字君肅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能食
飲好聲色不治節儉時人少貴之者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戒張碩不靈頭食
永昌郡傳曰徐民口嚼食并以鼻飲水
異苑曰新野蘇巷與婦佃於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
其形似蜓長七尺五寸光采耀異而飴之遂經數載產業
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三斛飯猶不飽少時
而死
幽明録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
臺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丈力神常立守
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還延而退
又曰河南趙良與其鄉人諸生到長安界遇霖雨粮乏相
謂曰飢正爾當那得食耶應時美飯備在前兩人驚愕不
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也明日早兩人復曰那復得美
食即復在前遂至長安無他禍福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
敢金烏啄覺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下七子合盤
盤中亦無俗中餚
秦記曰苻朗甚別味會稽王道子爲朗設盛饌問曰關中
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少生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屋亦有自然經書自然飲
食
博物志曰魏明帝時京邑有一人食噉兼十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爲遠方長吏送彼往縣令故義傳食之一二年
間一鄉爲儉

齊諧記曰江夏郡安陸縣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
兒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
五年乃至罄貧語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菑
飯後門乞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得那復後門乞其人
答曰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饑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
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龍
出地漸漸大及主人持飯出不復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
吐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袁准正書曰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緼不過一煖
裴玄新言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若管氏取以營私則一邑不可奪也
又曰孝子欲親之食去我已食欲親之衣去我不寒此漫孝也
神仙傳曰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鄉里累世云百七
十歲常煑白石以與人熟如大芋者日日入山伐薪以布
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
時即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就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
見其擔薪往時乃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結草庵
於河渚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
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
不食時
東哲發蒙記曰廉頗畢老日噉肉百斤
曹植與吳季重書曰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人固難
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世說曰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從迺使元方將車季
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
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又曰桓公坐有參軍椅蒸薤不得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終不放生者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勑令免官

又曰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看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眞曰小人都不可作緣

又曰　羊曼拜丹陽尹客早者並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其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也

又曰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牖許府家往兄官寺設㬹屋竟一寺東亭將夕至夜後汰公設豆藿麋汰公自噉一大甌東亭雖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俗說曰桓玹（音域）性噉　犬　每噴域時使從兄索食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不食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有留穀三斗五升水三升故平人一日再至清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勝七日七五三斗五勝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故也

弘君舉食檄曰又取瀛湖觸穴之鱔（音善）　赤山後陂之蓴伺瀍冷鼓及熱應分食畢作躁酒炙宜傳酒使清香肉則豆不特麞肬若披綿急火中炙脂不得薰聞香者躑躅千咽者塞門羅奠椀子五十有餘牛膝擣炙鴨臛魚熊白麞脯糖蟹濡臺車螯生甜滋味遠來百辭之後談悶不除應有蔗薑木瓜元李陽梅五味橄欖石榴玄拘棻蘽脫煮各下一杯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諸公主相効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於通衢乃傳呵按轡行於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梃而前華僅以身免

嶺表錄異曰康州悅城縣北百餘里山中有樵石穴每歲鄉人琢爲燒食器（廣州亦有也）但燒令熱徹以物閣置之盤中旋下生魚肉及葱韮齏菹鱭之類頃刻即熟而終席煎沸南中有親朋聚會多贊樵石亦極熱疑石中有火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九

全淵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飲食部八

飯　飧　黍

飯

周禮曰黃帝始蒸穀爲飯

周禮天官食醫曰食齊眂春時（飯宜溫也）

金澤文庫

禮記曰　飯（曰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熟穫曰稰生穫曰穛）

又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又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食也）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噎也）數噍毋爲口容（弄口嘬）

論語曰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爾雅曰饙餾稔也（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饙音奔餾力又切）食饙謂之餾（饙飯也）摶者謂之糷（糷飯相著也）米者謂之糪（飯中有米粒者）

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而以陽化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說文曰饙滫飯也餾飯氣蒸也饡以羹澆飯也餲（加一月）飯傷熱也饐（加一夷）飯傷濕也

釋名曰飯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乾飯而暴乾之也

史記曰廉頗之奔魏也魏不能用也而趙數困於秦趙人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爲趙用趙王因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郭開怨頗（郭開頗之仇也）不欲令還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視頗爲之一飯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年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

又曰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爲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

漢書曰公孫弘爲丞相食脫粟之飯

又曰王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視莽曰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常食乾飯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兎肩

謝丞後漢書曰左雄爲冀州刺史長食乾飯司馬苞爲太尉常食漉飯李固爲太尉常食麥飯王暢爲南陽太守作飯鹽豉菜茹羊茂爲東郡太守常食乾飯胡劭爲淮南太守使鈴下閣外炊曝作乾飯

漢舊儀曰齋法二人施案陳三十六肉食九穀飯

魏書曰太后左右食菜粟飯

魏畧曰王朗會稽敗太祖盛會喝之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朗曰宜適難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百姓飢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又曰是儀服不精細食不重膳家無儲畜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歎息即增俸賜

晉書曰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又曰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也

又曰殷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都督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

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來對曰昔有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義李止焉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南史曰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梁書曰謝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藉叔陽元言

又曰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嚼羅研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縛束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又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麥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麥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以爲脯以供酒食

又曰傅翽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禮爲西豫州刺史每處居喪唯食麥飯

又曰沈眾永定二年兼兵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衣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

陳書曰孔奐爲武康令武帝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食訖盡弃其餘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後魏書曰楊播兄弟雍睦播每出或日斜不至不先飯待還然後食

又曰盧義僖爲都官尚書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然甘之也

又曰關因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斗乃飽卒無後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常有

又曰蔣沇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勞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其爲時人所知如此

墨子守備曰乾飯人二升以備陰雨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尹文子曰晉國俗奢文公儉以矯之因食脫粟之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又曰宋鈃尹文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置五升之

飯足矣擬明自為之大少也

列子曰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以三飯為節脅年有黧黑之
色

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欺
其妻妾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後妻尚其所之乃就郊外乞
人祭飯

韓子曰堯糲蒸之飯

又曰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枯魚之膳

又曰嬰兒之相與戲以塵為飯以水為飲以泥為羹以木
為胾

淮南子曰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飯之名重於飯之實
也

六韜曰堯王天下滋味重累弗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

也

家語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
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壞
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
海之秬

吳越春秋曰勾踐載飯與羹以遊國中行子戲之遇孤孫
即餔而啜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鬼為飯以霧為漿

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飯棘津也

論衡曰鼠涉飯中捐而不食

風俗通曰俗說不大餓不在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
也　或曰輔車上飯小小不足濟也案其郡名酒杯為盞

韻音大餓人得一盞飯無所益也寧相六不守熟蒸飯
更泥謂之餾音與六相似也

潛夫論曰夫梁飯食肉有好於面目不若糲粢藜蒸之可
食於口也

物理論曰然爨之夫熟覆甑而奔之所害亦多矣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賀從之弘
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乎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
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哉於是朝廷自此
疑矯為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風土記曰精淅米十取七八淅使香蒸而飯色乃紫紺於
東流水飯食而洗除不祥

通俗文曰飯臭曰餲沙入飯曰磣

錄異傳曰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

異苑曰衛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誦經曾出自齋空中
下大鉢滿中香飯母分賦齊人皆七日不飢

祢衡別傳曰劉表嘗作上事使以為快衡見之便滅　投
地曰作此筆者為食飯不

孟宗別傳曰宗為光祿勳大會醉吐麥飯察者以聞詔問
食麥飯意宗答臣家足有米麥飯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

孔衍在窮記曰彭城王送椽飯十斛

葛仙公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良久乃
張口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

安成記曰安成郡毛亭二十里田疇膏腴厥稻馨香飯若
凝脂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路中作飲食宮人有持升餘米

飯者澆以供至尊

世說曰葛公曾在武帝坐上食進飯曰此是勞薪炊也帝密遣問外云實是故車脚

時鏡新書曰歲暮家家具有肴蔌謂爲宿歲之儲以入新年也相聚酣歌名爲送歲留宿飯至新年十二則弃於街衢以爲去故取新除貧取富陶朱公猗頓此事無驗又留此飯須驚蟄雷鳴擲之屋上令雷聲遠

焦贛易林曰南箕無舌飯多沙糖

離騷曰精瓊靡以爲飯（精鑿玉屑以爲飯也）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

潘尼釣賦曰紅麵之飯精以蓀梁五味道洽餘氣芬芳

枚乘七發曰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

桓驎七說曰香萁爲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蚳摶似凝膚

應璩新詩曰竈下炊牛矢甑中装豆飯

孫子楚祀介子推祝文曰黍飯一盤

王粲七釋曰西旅遊梁御宿素粲瓜州紅麵系糅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散

傅選七誨曰孟冬香秔上秋膏梁彫胡菰子丹貝東牆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飧

釋名曰飧散也投飯於水中各散也（說文曰水澆飯曰飧音孫）

春秋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自別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也）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遂使處原

韓子曰晉文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不敢食及公反國克原而使爲原之守曰夫經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畔也渾軒聞而非曰以不動壺飧之故其不以原畔不亦無術乎夫明主不恃其不我畔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畔恃吾不可欺也

戰國策曰中山君走有二人隨其後曰臣父嘗餓君下壺飧餌臣父故來死君也

國語曰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言）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觥盛饌也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如壺飧之救飢疾也言己欲得有救己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又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膳宰致飧（熟食曰飧）廩人獻餼

沈約宋書曰文帝爲王玄謨作四時詩曰粟漿充夏飧

顧和與蔡謨書曰夏侯家言食犢酪飧猶勝於羹飯耳

黍

釋名曰黍汝也相黏汝也

禮記曲禮上曰飯黍無以箸

又曲禮下曰祭宗廟黍曰薌合

論語微子曰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食之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其下祭祀不登郊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

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爲黍言未絶而巨卿至

魏畧曰沐並字德信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爲黍而不留

北齊書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

又曰盧道虔爲尚書會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

幽明録曰漢武帝與近臣宴于未央殿啖黍臛也

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徑入上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

祢衡別傳曰黄祖在蒙衝舟賓客作黍臛衡得便自飽食不顧左右後摶弄以戲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大喪行過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又食之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

孟子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而奪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又殺而奪之

淮南万畢術曰取冢墓黍啖兒不思毋（取新冢前祠黍用啖兒則不思毋也）

風俗通曰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臛

盧諶祭法曰祠用白黍黄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一

飲食部九

糉　糭　粽（讀與餅同）　餽

晉書曰廣州刺史盧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糉子裕荅以續命湯

宋書曰後魏太武至彭城求酒及甘橘張暢宣孝武帝旨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

齊書曰范雲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黄粽隨盡復益彪謂曰范散騎小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梁書曰張纘初往雍州資産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資賄塡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摶還齋（音珍）寳財貨悉付庫以粽奢之屬還其家

風土記曰俗以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盖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像也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迴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迴曰君嘗見祭甚誠但常年所遺俱爲蛟龍所竊今君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綵絲纏縳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迴謹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糉并帶楝葉及五綵絲皆汨羅之遺風（[illegible]）

粰

宋書曰文帝崩郭原平號慟日食麦餅一枚如此五日人

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
褒賛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
齊書曰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知悕悴左右
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又曰虞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
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内豎消息未知輒嗚咽流涕
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唯日食麥餅二枚
南史曰沈衆陳武帝時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
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餅以噉
范汪祠制曰仲夏薦角黍粹
夏統別傳注曰蔌初生合米擣作粹

餹

埤蒼曰餹膏餹也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
主人入門内見馬屎便食之覺臭乃止後詣貴官家設餹
因視曰戒故昔且當勿食
時鏡新書曰粔籹蜜餌即糖餹龍山食有糖餹菊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二

飲食部十

䴷䴷 甘脆 安乾特 餳 飴 餦餭

䴷䴷

束晳餅賦曰䴷䴷䬵䭉

甘脆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下甘脆

安乾特

束晳餅賦曰安乾粔籹之倫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安乾特

餳

禮記内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
方言曰餳謂之張皇餦餭也飴謂之䬳音該餳謂之餹江東皆言餹
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陳魏宋楚衛之間通語
說文曰飴米糵煎也飴餳和饊也
釋名曰餳洋也煑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
然也哺餔也如餳而濁可哺也
後漢書曰明德馬皇后報章帝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
復關政矣
東觀漢記曰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吏以爲饒利獎
閎知之臨覺奏焉
四王起事曰惠帝到華陰河間王遣使上甘菓餳二百

糖

幽明錄曰王彪祖安國張顯等以太元中乘船見仙人賜
糖飴三餅大如比輪錢厚二分
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可以黏牝

見物同而用之異也（鑠壯門戶鑠壯也）
鹽鐵論曰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糖禮雖備然非其貴也
世說曰王君夫飴餔澳釜
楚辭招瑰曰柜籹蜜餌有張皇（張皇餳也）
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先水凍作煑餳煑暴飴
盧諶祭法曰冬祠用荆餳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三

飲食部十一

饒　饊

麴櫱　麩

方言曰㬆謂之餹（以豆屑雜餳也）

饒（於月切）

蒼頡解詁曰饒飴中着豆屑也

說文曰饒豆飴也

饊（先旱切）

廣雅曰浮梳糈也（浮梳音流）

說文曰饊熬稻粻餭也急就篇曰饊飴餳

盧諶祭法曰四時皆用饊

麴櫱

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櫱

記曰仲冬之月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櫱必時

左傳曰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御濕也）有山芎藭乎曰無

方言曰麩（音器）麩（音才）麩（千八切）麰（音牟大麥麴也）䴿（音脾細麴也）麯（音蒙有衣麴）麴（卜交切麴麴同耳）自關而西秦豳之間曰麩晉之舊都曰麩（今河東人呼麥麴為麰）齊右河濟曰麩北燕曰麰麴其通語也

說文曰麴酒母也蘖生衣也䴬熟麴也蘗牙米也

通俗文曰㽛麥麴曰麹（㽛音畫麹音鼓故切）

釋名曰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蘖缺也漬麥覆之使生牙開缺也

史記曰文帝遺匈奴秫蘖

又曰通邑大都蘗麴鹽豉千荅也
東觀漢記曰順帝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漢晉陽春秋曰愍帝在長安爲劉聚所攻粮盡太倉有麴
數十餅屑之爲粥以供帝帝麴屑盡遂降
列子曰子產有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
劉伶酒德頌曰枕麴藉糟
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

麩

蒼頡解詁曰麵細麩也
說文曰麩小麥皮屑也
史記曰陳平爲人長大美色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麥糠中之不破者晉灼曰京師謂麤屑爲紇頭）
吳書曰袁術既爲雷薄等所距留住三日士衆絕粮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
劉謙之晉記曰王莽詠童謡曰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萱豆萱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至後可糴麩至冬以養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四

飲食部十二

糟　糠

糟

說文曰糟酒滓也糠穀皮也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韓惠王曰韓地多阨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羮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
又曰秦急圍邯鄲邯鄲且欲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君器物鍾鼓自若使秦破趙安得而有此哉
後漢書曰明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華嶠後漢書曰楊崧家貧爲郎無被食糟自此詔給大官食
魏志曰李通爲黄巾大師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不敢犯
六韜太公曰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爲丘以酒爲池飲者常三千人

糠

爾雅曰糠謂之蠱（米皮）
廣志曰糠謂之䅣

通俗文曰碎糠曰糏（年切 皮）
史記曰吳中大夫嚭高說膠西王毋曰舐糠及米
漢魏春秋曰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以糠塞口後
明帝逼殺郭后使殯如甄后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又曰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
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齊書曰顧歡所居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
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墨子曰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
又曰人衣短褐食糠糟
莊子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韓子曰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
繡而好
潛夫論曰不命大將以討叛羌州郡稍與兵若排糠障風
掬沙壅河
抱朴子曰上世玄水結而不寒肴糠絕而不飽
劉欣期交州記曰合浦海口有糠頭山傳云越王舂米於
此積糠而成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五

飲食部十三

豉 鹽

豉

釋名曰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
謂豉聲如嗜
史記曰蘗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合荅名）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鹽豉共壺
袁宏漢紀曰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宿汜妻懼與傕婢妾
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
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藥示之曰一栖不兩
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
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
一筩言其廉儉也
豫章列士傳曰羊茂為東郡太守出界買鹽豉
博物志曰外國有豉法以苦酒浸豆暴令極燥以油
麻蒸訖復暴三過乃止然後細擣椒屑篩下隨多少合
投之
金樓子曰五色茄一名金盞地榆一名玉豉惟此二物可
以煑石
廣志曰苦參豉也
楚辭招魂曰大苦醎酸（大苦謂豉）辛甘行（言取豉調和以椒薑鹹酢酸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
古歌曰美豉出魯門

鹽

周禮曰醢人掌共五齊（昌本脾析蜃拍深蒲也）

記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齏以授相者

釋名曰韲韲去其匡熟擣合如韲也

通俗文曰淹韭曰韲淹薤曰墜

東觀漢記曰王莽將敗北海逢萌載韲器於市曰辛乎因潛藏不見

魏志曰華佗嘗見病咽塞者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韲甚酸可取三升飲之如言立吐一虵

王隱晉書曰裴甫曰美莫過稻不可以爲韲

語林曰石崇嘗冬月得韭韲王愷貨崇帳下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楚辭曰懲於羹者而吹韲

又曰吳酸毛蔞不沾薄（毛菜也言吳人善爲韲美其菜若蔞味無沾薄言其調也又曰蒿也蔞不沾薄蔞草也蔞香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鹹酸使滋蔞以爲韲味醲又不薄適甘美人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收韭青作擣韲

弘君舉食檄曰大市羅覓之蒜東里獨姥之醯大韲雜以薑椒扳奴使之春韲

嶺表異錄曰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則柔毛肥羔不足比也每軍衙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炮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聖韲銷之（聖韲如有苦去是牛腸胃中已化草）既至即以鹽酪薑桂調而啜之腹遂不脹北客到彼多赴此筵但能食肉因有啜韲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六

飲食部十四

茹 菹 瓮

茹

史記曰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後漢書曰孔奮爲姑臧長時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自儉約而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沈約宋書曰文帝爲王玄謨作四時茹

詩云菫茹供春膳粟飧充夏飡

傅玄詩曰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枚乘七發曰白露之茹

菹

周禮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昌本菁菹茆菹（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爲菹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加豆之實芹菹深蒲治菹筍菹（芹楚葵也鄭司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若水中魚衣也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也箈箭萌筍竹萌）王舉則共七菹（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稱矣）

記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䐑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䐑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薑菜淹之致肉以醯及醯氣也）

又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

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歜昌蒲菹）

毛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

毛詩義疏曰蒲周禮以為菹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指白生噉之甘脆又煮以苦酒受之如食筍法大美（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貢獻之其物）

今吳人以為菹

廣雅曰𧄌䕸醢菹也（𧄌大內切䕸口故切）

蒼頡解詁曰醢酢菹也

說文曰菹菜酢也濫瓜菹也（濫力甘切）

釋名曰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菹孔子聞之蹴頞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

賈誼新書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病而不能食之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得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者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晉書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食鹹菹以其味甘輟而弃之

盧諶祭法曰秋祠有菹消（食經有此法也）

范汪祠制曰孟冬不鹹菹

芫

釋名曰生瀹葱薤曰芫言柔滑芫芫然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七

飲食部十五

蜜　沙餳

蜜

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採為味

韻集曰蜜蜂百草華所作也

漢武帝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

續漢書曰天竺國出石蜜

東觀漢記曰世祖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

吳書曰袁術為雷薄等所距士衆絶糧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

吳曆曰孫亮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蜜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裏燥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

晉令曰蜜工收蜜十斛有能增煎二外者賞穀十斛

晉太康起居注曰尚書令荀勗羸毀賜石蜜伍斤

齊書曰明帝元好𧍵蛦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伍斤白蜜貳斤以供服餌

梁書曰任昉為新安太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採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

又曰傅昭為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梁四公記曰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杰蜀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蜜是盬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風災刺蜜不熟故尔帝問杰公何以知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盬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僞耳

唐書曰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國取其法令楊州煎諸蔗之汁於中厨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

神仙傳曰飛黄子服中嶽石蜜及紫粱得仙

王孚安成記曰郡東有山百姓呼曰蜜岗蜜焉仙經云蜜聚口芝

荆州圖記曰赤馬山有蜜房二百所羅綴相望因名曰百房

異物志曰交阯草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傳棊謂之石蜜

凉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甘柘似竹味甘煮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

范子曰白蜜出隴西天水

本草經曰石蜜一名飴

吴氏本草曰食蜜生武都谷

劉根墨子枕中記鈔曰百花醴蜜

楚辭招䰟曰瑶漿勺勺沙也實羽觴

左思蜀都賦曰蜜房郁毓被其阜漢昌郵多野牟蜜蜂

郭璞蜜賦曰繁布金房疊稱玉室咀嚼滋液釀以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奉石蜜五餅

又與朝臣詔曰南方龍眼茘支寧比西國蒲桃石蜜

又曰新城孟太守道蜀䐗肫鷄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沙餳

張衡七辯曰沙餳石蜜遠國貢儲

盛翁子與劉頌書曰沙餳西垂之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七

飲食部十六

酪　酥附䬪餬　䬪音氐

通俗文曰煴羊乳曰酪　酥曰䬪餬

釋名曰酪澤乳汁所作使人肥澤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為官如淳曰挏音蕭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

又曰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

又曰烏孫公主歌曰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又曰王莽時飢教民煮木為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曰木實為酪也或曰如今餌朮屬

後魏書曰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崔浩浩曰非長久之策也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今居北方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可不遷　都也

又曰臨淮王譚孫孚持白武幡勞河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河那瓌衆号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

唐書曰高宗朝太僕以患疥馬乳造酪供進署承罪當死上特免之

晉太康起居注曰尚書令荀勖羸疾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次藥有太玄之酪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宜牧牛羊羊肥乳酪好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解散一斛酪外餘酥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作醴酪煮粳米或大麥作之又投大麥於其中酪擣杏子人煮作之亦投大麥中

郭子曰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機曰卿東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世說曰楊德祖為主簿侍坐人有餉酪者魏武噉少許乃題上作合字致坐中人並不解脩即噉之云公教令人一口復何疑

又曰陸太尉詣王丞相公食之以酪陸還遂病明日有牋與王曰昨食酪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笑林曰吳人至京師為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汝故宜慎之

魏文帝集載鍾繇書曰屬賜甘酪及櫻桃

孫楚祠介子推祝文曰棗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

傅咸集楊濟與咸書曰酥治痞上急

范汪祠制曰仲夏薦杏酪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䬪餬十斤

唐書曰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脩仁獻百年酥云餌之可延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九

飲食部十七

糜粥　膏糜　糝
糗　麷蕡　麩（坵與）
胏腇（蒸本切）　血䘓（苦濫切）　熱洛河
羗煮　胡飯

糜粥

周書曰黄帝始烹穀為粥

記曰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酒賜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又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又曰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申曾子之子名）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謂服父母喪）

又曰親始死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又曰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

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

左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納槖饘焉（饘糜粥也）

又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又曰正考父鼎銘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饘糜也）

爾雅曰鬻糜也（淖糜）餬饘也（糜也）

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寒粥末米投寒水中也

史記曰左師觸龍見趙太后曰食得無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又曰陽虛侯趙章病淳于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風者五日而死後七日乃死曰其人嗜粥故中藏實實故過期

後漢書曰光武為王郎所追至無蔞亭馮異上豆粥一杬明日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樊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

東觀漢記曰曹褒遷將作大匠上聞褒病使致醫藥糜粥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陸續仕郡戶曹史時飢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今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

漢獻帝傳曰帝在長安穀一斛五十餘萬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粥死者不絕帝疑廩賦不實勑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兩盆詔杖汶五十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廚有米三斗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眾共啜之

魏末傳曰曹爽等令李勝辭司馬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自陳無他勞劾横蒙聖恩當為本州詣閤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者久之

吳録曰李壽作糜以食飢者而不自名

又曰朱桓除餘姚長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
醫藥食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王隱晉書曰賊杜弢下蜀蜀人飢陶侃多作粥以待之於
是悉降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走左右進以麄粥咽不能下
鄠林宗傳曰林宗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
異德公求道其房止供給洒埽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
德公為之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
不如意使汝不可食以杯擿地德公更為粥三進三呵德
公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乃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
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宋書曰戴顒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
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

覽八百五十九　三　張端

又曰何子平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家有大喪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
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
齊書曰宣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
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梁書曰昭明太子統母丁貴嬪薨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
武帝命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
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耶即強進飲粥太子
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外武帝又勑曰聞
汝所進食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為汝胷中亦圮塞
成疾故應加饘粥不使我恒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
止一溢米不嘗菜果之味
又曰張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
母強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
又曰蕭景為南兖州刺史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
路以賦之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散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
人
又曰王志天監初為丹陽尹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
賦百姓衆悉稱惠
又曰劉覽年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
于墓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
又曰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
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食粥無米食菜而已
又曰庾沙彌母劉氏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
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

覽八百五十九　四　張端

陳書曰張昭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
日唯食一外麥屑粥
後魏書曰崔浩道武季年威風嚴峻宮省左右以微過得
罪莫不逃避隱匿自下皆変浩獨恭勤不息或終日不歸
帝知之輙命賜以御粥
又曰薛真度為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輙表曰
別出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
百姓之意宜在拯卹也
又曰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
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
一進粥
又曰楊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賑給而
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

獲戾吾加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已下謂公
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
貸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
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
又曰韋朏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
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者甚衆
又曰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儉分贍宗親又於通
衢以粥食饑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造兗境忽遇劫賊
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
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
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
十餘人
又曰李撥妹曰法行幼出家爲尼後遭時大儉施粟粥於

路
北齊書曰李士謙遇年飢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
粥賴以全活者萬計
後周書曰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至孝遭母喪乃
廬於墓側食粥枕苫櫛風沐雨形容枯顇家人不識
隋書曰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
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賦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
使按之皆驗乃命公卿百僚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
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曰無汗馬之勞致
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返違犯憲章贓貨狼
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言至尊不憐
愍汝百姓何故治書覆汝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
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

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
上遂下詔可減死爲民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而雪深丈餘不知何五大
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開
門而進曰先生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
熱粥以御寒
莊子曰顏回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
七略曰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
輙與粥
風俗通曰范滂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司
徒召滂滂曰老父年尊絕意世仕遂不得避也
魏武遺令曰吾夜半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
湯

謝子法訓曰或曰母有疾使其妻爲粥者妻不可以刀擊
之夷其面可以爲孝乎曰以刀刃妻其親必疑而有憂及之
何有於孝
郭子曰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之婦云
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
語林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貨崇帳中
都督曰豆難煮唯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
續搜神記曰劉他苟家在夏口忽有鬼來喜偷食劉即於
他家煮治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家向夜令舉家麋食餘一
甌因寫治葛汁著中於几上以盆覆之至人定後聞鬼發盆
啖麋潰更在屋頭吐至四更中寂然於此遂絕也
徐廣晉記曰恭帝建興四年京城粮盡屑麴爲粥以供帝
食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世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
羅鼎作糜啜之聲聞數十里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介子推斷火冷食
三日乾粥中國爲寒食
涼州異物志曰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啜羅闍
闍麥飯別此國人作粥發之俗名闍也
南越志曰陵廬城中有井半清半黃黃者甜滑宜作粥色
如金以灰汁甚芬馨
世說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重赫雖當風交扇
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練衣食熱白粥郗謂謝曰自非君體
幾不堪此
又曰賓客詣陳太丘宿使元方季方炊太丘問炊何遲元方
長跪曰君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米今皆成糜太丘曰

爾頗有所識不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
成糜自可何必飯耶
俗說曰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宿別汰公設豆蓉糜自
啖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強進半甌
王薈別傳曰薈爲吳郡內史其年大飢薈出私財爲百姓
饘粥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粥饘追萌微納休昌是以陽兆
衍當以養幼扶贊俗以赤豆爲糜所以象色也
廣志曰遼東赤粱魏武帝以爲御粥
天文要集曰玉井主粥廚
嵇康集曰康爲武康縣教曰郭邑居民有死喪者可令送
兩甘粥
時鏡新書曰齊魏收當寒食餉王元景與收書曰始知令

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弥覺香冷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十五日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
魏武帝苦寒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以取薪
斧冰持作糜
唐新語曰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爇其鬚姊曰
僕妾多何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
年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膏糜
國語曰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脂膏有國之孺子之遊者無
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爲食用之
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
舉手招成成便往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
此地之神明日是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也當

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所成如言爲作膏白粥自此已後
年年大得蠶今世人正月半作膏糜像此
糝
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鄭玄曰糝謂之餗震又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詩云其蔌維筍何
周禮曰醢人掌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記曰犬羹兔羹和糝不蓼糝羹齊豆五味之和孔謂之糝蓼則不也
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
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
說文曰糂以米和羹也糂與糝同
宗躬孝子傳曰舜虞喪父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糂
糂初敢切

通俗文曰煑米糝食經曰作𥺌法近水則澀

麷蕡

周禮曰籩人掌朝食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蕡枲實也鄭司農云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鄭玄曰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

儀禮曰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

又曰主婦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醓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醓南蕡在麷東

禮曰茞蕢菽麥蕡稻黍粱

麩（丘與切）

答頴解詁曰麩煑麥也

說文曰麩麥甘粥也

釋名曰煑麥曰麩麩亦齲也煑熟之齲壞也

急就曰甘麩殊美奏諸君

肺臏（蘇本切）

說文曰臏切熟肉內於血中和也

釋名曰肺臏饡也全米糝之如膏饡也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肺臏

血䘓（苦濫切）

說文曰羊血曰䘓

釋名曰血䘓以血作之增其酸豉之味使甚苦以消膏而加菹其中亦以消酒也

盧諶祭法曰春夏秋祠皆用䘓血

熱洛河

唐書曰安祿山思順翰並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奉官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煑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故也

羗煑

搜神記曰羗煑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胡飯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胡飯京師貴戚皆競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十九

飲食部十八

餅　糗糒　餌粢

不敉上巨下攴　寒具

餅

釋名曰餅并也溲麥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汗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餅湯餅髓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應

東觀漢記曰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榜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餉探口中餅出有之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出此言耳

英雄記曰李叔節與弟進先共在乘氏城中呂布詣乘氏城下叔節從城中出詣布進先不肯出為叔節殺數頭肥牛提數十石酒作萬枚胡餅先持勞客

魏志曰漢末趙岐避難逃之河間不知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自有餅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買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皃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以馳歸

又曰嚴幹字公仲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

又曰盧毓為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魏畧曰丁斐封列侯坐免官後太祖嘲曰斐文侯印綬何在斐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晉書曰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州辟別駕陽狂不詣舉州追求乃於成都市見蹲地齧胡餅

又曰王羲之幼有風操郗虞卿聞王氏諸子皆俊令使選壻諸子皆飾容以待客羲之獨坦腹東床齧胡餅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真吾子壻也問為誰果是逸少乃妻之

晉陽秋曰惠帝崩由食餅也

又曰王歡就學貧窶或人惠蒸餅一軸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宋書曰王悦之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悦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以來不顧當之

蕭子顯齊書曰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

又曰何戢為司徒左長史太祖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梁書曰武帝嘗設大臣餅蔡樽在坐帝頻呼其姓名樽竟不荅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筯執

蒭曰唯帝曰卿向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武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也

趙錄曰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摶爐石虎改曰麻餅

又曰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瓤爲心蒸之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不可得

後魏書曰胡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能不以爲恥養子字蝢蛉以自給常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盛肉餅以付蝢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北齊書曰庫狄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連問此豆餅何處得來妻對曰於食中減連大怒

後周書曰樊深以父遇宮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咸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過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

唐書曰僧万迴閿鄉人也俯諳以狂發言屢中其兄戍邊五載母思之万迴年幼請詣兄所策竹馬去經歸而返白母曰兄還矣請辦餅更往迎之數日持襆而至（母發襆乃兄子衣也尋）而子至母大驚

范子曰餅出三輔

墨子曰魯陽文君云有人於此牧羊豢豕不可勝食也見人作餅即還然竊之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見宋鄭之門邑則還然竊之與彼異乎

抱朴子曰若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楊子雲確然忠貞之節形矣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李固別傳曰質帝暴得疾云食煑餅腹中悶遂崩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太官供餅餌五熟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而談論及於味倫稱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曠齊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也予何間焉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正夏月喚來與熱湯餅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幽明錄曰姚泓叔父大將軍紹擬司戎政召胡僧問以休咎僧乃以麵爲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其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餘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是歲五月楊盛大破姚軍於清水九月晉師北討掃定瀕洛明年遂席卷鄠鎬生禽泓焉

葛洪神仙傳曰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中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令長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

京兆舊事曰蕭彪爲巴郡守父老歸供養父嗜餅從至市立車下自進之

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士張桂私賣餅爲蘭臺令史所見

方言曰餅謂之飥（音託）或謂之餦（音長）或謂之餛（音渾）

說文曰餅麵餈也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食經有髓餅法以髓脂合和麵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距立秋無食煑餅及水溲餅（夏月歠水）

時此二餚得水即令堅不消不幸便爲蠱作傷寒矣以餅置水中則淹唯酒漬之入則開也
王郎上劉篡等得蒲曰左中郎樂林得篡麪內共㕮湯麪
繆襲祭儀曰夏祀以蒸餅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用曼頭餲餅髓餅牢九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白環餅（荀氏四時列饌注曰夏祠以薄夜代曼頭）
徐暢祭記曰舊五月麥熟薦新麥作起溲白餅
明皇雜錄曰武惠妃生日上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上乘步輦從複道竊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諫上曰從複道竊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柰何性命至重重於殘飧者乎上遽然大悟遽命赦之
荊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

時鏡新書曰四月八日長沙市肆之人無子者供寺閣下羊肉薄餅結願以乞兒往往有驗
束皙餅賦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爲麪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麪麪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粔籹之倫紀耳狗后之屬劍帶案成餢飳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曼頭宜設吳回司方純陽布暢服絺飲冰隨陰而涼此時爲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氄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弗乃重羅之麪（丘與切）塵飛雪白膠黏筋䩕膔溔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蓋（諧）縷切判剉末椒蘭（是灑是時）和鹽漉豉攬合樛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捐併搏麪弥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麪姝媮咧敕薄而不綻𦄵𦄵和和䐜色外見柔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砥脣立侍者千咽尒乃換增濯以玄醢鈔以象著伇要虎丈叩膝偏坐槃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
庾闡惡餅賦序曰泥子常者造余宿雅鷄爲餅遅御之情甚盧奇嘉之味不實聊作惡餅賦以釋之弘君舉食檄曰催廚人作茶餅熬油煎葱例茶以絹當用輕羽拂取飛麪剛軟中適然後水引細如委綎白如秋練羹杯半在財得一咽十杯之後顏解體潤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静服變寒風吹蓼夜今臣當此時唯能說麪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音趙）罕赤眴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銀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泥既聞香而口悶又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糗糒

書曰峙乃糗糧亡敢弗逮（峙具糗熬糧也）
儀禮曰四籩棗糗栗脯
左傳曰陳轅頗賦公田嫁公女以爲己大夫公逐之出奔[illegible]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曰何其給也曰六

成而具
公羊曰公出奔齊國子執壺漿曰敢致糗從者公稽首以社
受
說文曰糒平祕切乾食也糗熬米也去久切
釋名曰糗齲也飯而磨散之使齲碎也餱侯也候人飢者
以食之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兵敗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相
待
東觀漢記曰嚴尤擊江賊世祖奉糗一斛脯三十朐
又曰隗囂且病餓出城餐糗糒腹張恚憤而死也
又曰張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
年貧人來歸者千餘戶
又曰賀玄字文弘為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溫湯
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沈景為河間相恒食乾糒
後漢書曰趙孝兄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
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
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鄉黨服其義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後還長安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
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財取脯一朐
糒一升而止
唐書曰黃巢將逼三輔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張
濬謂漢陰令李康曰公可為糗餌以供行在康乃鳩集騾
乘分道進饔糗
列女傳曰勾踐伐吳有獻一囊糒者王以賜軍士甘不踰

嗌而戴自十倍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而讌論及於味命僕取糗以進
予予嘗之曰吾知之矣奕其主者也有李柰杏味三果
不同予為得兼之倫曰吾之將來家實多故杏時將發
故糅之以杏汁李柰時發又糅之以李柰汁故有三果之
味也
物理論曰呂子義清貧之士也思之宜往存省懷乾糒而
往主人盛為饌食乃出懷中糒求冷水一杯而食之
楚辭九章曰擣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
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作棗糒

餌餈

周禮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稻米黍米二物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養餌者熬豆為粉以粉之也餈言粉言相胡也
廣雅曰餺餢餌也
方言曰餌謂之餻音高或謂之粢或謂之餘音鈴或謂之餣音鳥
切或謂之飥音爆
說文曰餌粉餅也餈稻餅也
釋名曰餌而也相黏而也兗豫曰溏浹浹作䶢就形之名也
餈漬也蒸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
韻集曰餹餅餌也
東觀漢記曰樊曄字仲華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見拘時
曄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河東都尉引見雲
臺上調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
風俗通曰汝陽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
買數片餌以歸過蔭墓樹下以餌著石人頭忽去而忘之行

道人見餌怪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轉以相語云頭痛者磨石人頭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來就號曰賢君如此數年前餌母聞之爲人說之乃無復往者

梁書曰朱异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鰌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賫飴餌

粔籹（上巨下汝）

通俗文曰干餅者謂之粔籹

雜字解詁曰粔籹膏環也

異苑曰張驥永初中爲都督士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几而坐以著刺粔籹食之

楚辭招魂曰粔籹蜜餌（言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

寒具

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

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餲（餲音曷）

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張逸遺令曰閉口寒具不得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飲食部十九

羹 臛 飲 漿

羹

周禮天官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湆者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也湆音泣）

禮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毋嚃羹（嚃羹不嚼菜也嚃音吐荅切）毋絮羹（爲其詳於味絮猶調也絮勑慮切）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

又曰雉羹雞羹兎羹茟羹羹食自諸侯已下至於庶人無等（羹食食之主）

又曰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又曰不能粥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又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左傳曰潁考叔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而捨肉公問其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肉有汁曰羹）

又曰臧哀伯諫曰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礼不忘本也）

又曰鄭侯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鄭師與宋師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義取以人相怨）其羊斟之謂乎

又曰楚獻黿於鄭靈公宋子公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人）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故使指動無効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去
又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又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書曰若作和羹尒唯鹽梅（鹽鹹梅酢羹須鹹酢以和之）
詩義疏曰鴞肉甚美可以爲羹臛
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爾雅曰肉謂之羹（郭璞注曰肉臛也舊說肉有汁曰羹孫氏以爲肉作羹之物因以名之）
廣雅曰羹謂之湆
說文曰羹五味和粥也
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

史記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也）
又曰項王爲高祖置太公於机上告漢王曰吾與羽俱北
面受命懷王約爲弟兄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
一杯羹
又曰高祖少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佯爲羹盡
櫟釜邊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其嫂封其
子頡羹侯
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睹師贊曰樂羊
以我故食其子肉對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羊下中山文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中山君饗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
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隨後問之曰臣父嘗
餓且死之君下壺飡哺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歎曰
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之一壺飡得二士死
後漢書曰太尉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服朝侍婢奉肉
羹翻汙其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羹爛汝手
東觀漢記曰王渙爲洛陽令馬市正數從買羹飯家乞貸
不得輒毆罵之至忿煞正捕得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謝承後漢書曰陸續菑詔獄其母至京師餉食續對餉泣
曰續毋來使者問其故答曰續毋作羹截肉未嘗不方斷
葱寸寸無不同是以知毋來
又曰陶碩字公超啖蕪菁羹無鹽
帝王世紀曰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爲羹以賜文王
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

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晉書曰桓溫表王濬之孫曰濬今有三孫年出六十室如
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
宋書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爲主簿以同僚非人
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
杲之曰我不能食之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
卿過於　我非鄭林宗
又曰　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
益殽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
又曰朱脩之爲荊州刺史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
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麄飯以激之
又曰毛脩之被禽入魏敬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在魏）太武
帝信敬謙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以爲絕

味獻之武帝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封南郡公太官令如故

又曰宋末齊高帝輔政劉彦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彦節及諸大將黄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彦節素怯擾不自安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彦節歠羹寫胷中手振不自禁

齊書曰高祖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鱠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詠帝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

又曰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況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介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梁書曰蕭勱爲廣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勱性率儉而器度寛裕左右嘗將羹至胷前翻之顔色不異徐呼更衣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嘗送子冀州娉室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方知盜殺卒辭不食

又曰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投入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謂達曰食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唐書曰魏元忠前後三坐弃市偶得不死武后嘗問之對曰目猶鹿耳羅織之徒苟須臣肉作羹耳

荀卿子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

韓子曰堯有天下糲粱之食藜藿之羹

又曰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誚之曰汝何爲置生肝羹中衆宰人曰竊以爲有欲去上食宰也

淮南子曰鼓造辟兵壽盡五月鴞曰鼓造謂梟今世人五月作鱦羹亦作鏤羹

又曰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嘔之此不知味也

又曰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國子國伏羹而熱援獘以沃明日子朱辭官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日伏節尹怒而笞之三百

秦子曰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猶咸重廉平是合而爲信也

郭子曰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劉向新序曰紂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殺庖人

又曰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知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而進之

又曰魏文侯見箕季子曰晏進糲飡瓜瓠之羹曰豈不能具五味教我無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風俗通曰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有土令承坐不謹敬皆論

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盬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

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梅杏類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噉煮而曝乾爲蘇可著羹臛中

廣志曰大渡蜂取其子得數升爲羹亦可蒸食

臨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臛不能及之其
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臛
笑林曰人有和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
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為怪
食經曰有犢蹄酸羹法胡羹法雞羹法幾符鴨羹法
楚辭天問曰緣鵠飾玉后帝食饗后帝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相也故彭鏗斟雉堯帝饗何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事帝堯堯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之以壽考之也
又九章曰懲於羹者而吹虀言人有歠而熱中懲艾之見虀則吹之
又招魂曰和酸若苦陳吳羹吳人作
又大招曰鮮蠵甘雞和楚酪酪酢截也言取生大龜之羹甜酪雞有肥雞肉和以楚酪清其也
又曰內鶬鴿鵠味豺羹鶬鵠鴿鴝似鵝而奇鵠黃鵠也豺以對吉埋夫巧柰調和先甘酸鶴鶬肉故羹美也

唐明皇雜錄曰李林甫子壻鄭平為戶部員外嘗與林甫
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鄭平方在帳見林甫至遽起立林甫見其首髮盡白謂平曰上當賜甘
露羹郎其食之縱當華皓必當鬢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
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黳
嶺表異錄曰交阯之人重不柰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
同一釜煑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薑調以五味貯以
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嘗銀銀杓可受一斗小柄揖讓多自
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觜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
如酒巡行之嗍羹了然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先亦有鼻飲也為交
阯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南方鼻飲
圖經穿心飛頭鼻飲者皆遺風也
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簞

盈篋香鉢和調同疾赴急
桓驎七說曰河黿之羹齊以蘭梅芬芳甘旨未咽先滋
衛洪七開曰馨羹芬臛凝色生華
皇象書曰想必醉今作醴梅羹相待
繆襲祭儀曰夏祀調和羹芼以葵秋祀羹芼以葱春祀和
羹芼以韭

臛

蒼頡解詁曰甥少年汁臛也瞋臛多澤瞋文房切
說文曰臛肉羹
釋名曰臛蒿也香氣蒿蒿也
齊書曰虞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
謂悰曰肴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頷臛恨無之
廣志曰晨鳧肥而耐寒宜為臛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太守陶璜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
一白色形似蚕蛹無頭長數十丈大餘圍蠢軟動莫能名
剖腹有肉如猪肪遂以為臛甚香美璜啖一杯三軍盡食
齊諧記曰江北華本者為人好鱉臛
食經曰有芋子酢臛法
楚辭招魂曰臛鼇炮羔有柘漿言以飴蜜臛蠵蛇羔或曰臛羔炰煮和牛五臧羔臛
也鵠酸臇鳧臇小臛也煎鴻鶬鴻鴻鶬鶴也言復以酸鳧鵝小鳧煎熬鴻鶬
令肥美露雞臛蠵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厲而不爽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鵠雞胹鼈其味清烈而不知敗也
又大招曰煎鰿臛爵言煎鰿臛黃雀也
崔駰博徒論曰燕臛羊殘
陳思王七啟曰臛江東之潛鼉
王粲七釋曰元黿羹蠵臛

飲

周禮天官膳夫曰飲用六清（六清水漿醴涼醫酏也 醫於羨切 酏以支切）

又食醫曰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

又酒正曰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清謂醴之泲者醫之言臆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者也）

又曰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禮王制曰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以水為上）

又郊特牲曰飲養陽氣故有樂

又內則曰飲（曰諸飲也）重醴（重陪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清有糟者）或以酏為醴（釀粥為醴）黍酏（酏粥也）

又外傳曰共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其次曰漿三曰醴（醴清濁為之）四曰涼（以暑月以和水者）五曰醴六曰酏（以黍為粥者）（以棗梅乾木瓜相和水一名溫涼）

左傳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佐副車）

又曰鄢陵之戰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又問其餘以整為暇之好）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使鍼御持矛）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

又曰鄭師入陳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取以歸也）

又曰吳入楚申包胥乞師於秦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于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割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今西方之羌胡刺馬取血飲之渴亦寧）天子美之賜佩玉一隻（負也）

神仙傳曰蔡經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期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來

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寶云吾鄉曲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之生感

漿

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其酒者或不得漿者）

禮記曲禮曰酒漿處右

又檀弓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內則曰漿（酢載也）水醷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

漢釋名曰桃濫水也水清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

史記曰漿千儋（儋甖）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薛公藏於賣漿家

漢書郊祀歌曰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取甘柘汁以為飲也析解也酲病酒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

吳書曰袁術去壽春時方盛夏欲得蜜漿又無蜜遂歐血死

後魏書曰游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

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
又曰咸陽王禧謀逆敗會英華林都亭看千斤錢格鑠格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勑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外餘禧一飲而盡
管子曰左酒右漿（禁適主曰事尚書左右酒近體也右漿上遠）
列子曰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饋遺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已驚（遺女之漿何故驚也）曰夫内誠不解（內纖誠實外細解發）形諜成光（諜飾其形身之光也）以外鎮人心（外以諜形鎮人則其內不）使人輕乎貴老（又足也）（重少輕老由乎形諜）而察其所患（形飾明心亂見少患生故當察）也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人之賣我者非貴我贏也盡貨我以自盈耳）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食羹之利薄所利之權輕相總謀我況有）而況万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國者勞以功事子故我道中而又）被將我任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袁子正書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
願子曰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山海經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者不心痛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玉津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名黃父以霧露爲漿
廣志曰醶䤁漿也（醶初切）
穆天子傳曰盛姬病求飲天子命取漿而給（得之速）是曰壺輲（壺器名輲速也音遄）

焦贛易林曰登上橋堂飲萬歲漿
華山記曰華山上有明星玉女　持玉漿
孝子傳曰洛陽陽公輦義漿以給過客
世說曰嵩山北有大穴晉初有一人誤墮穴中緣行十許日有草屋區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墮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歸問張華華曰所飲者玉漿
典術曰餌桃膠五十日後飲玉漿
楚辭九歌曰奠桂酒兮椒漿（以椒置漿中也）援北斗兮酌桂漿也
西京雜記枚乘柳賦曰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藷蔗酒名金漿）
張衡思玄賦曰斟白水以爲漿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一

飲食部

膾　脯　鯖　鮓　八珎

膾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鄭玄曰膴牒生魚為大臠也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

禮內則曰牛膾羊炙魚膾芥醬

又曰大夫燕會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蕃平羞也）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芥醬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膾者先析之所謂攝而切之）

又少儀曰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聶之言牒先藿葉切之復報切則成）

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鯉魚也御進也箋云待也王以告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待之又加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論語鄉黨曰膾不厭細

春秋佐助期曰八月雨後苽菜生於洿下地中作羹膾甚美吳中以鱸魚作鱠苽菜為羹魚白如玉菜黃若金稱為金羹玉鱠一時珎食

說文曰鱠細切肉也

釋名曰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與舅馬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

魏志曰陳登得胃中煩滿面赤不食華佗為脉曰府君胃中有虫數外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外先服一外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外許虫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

沈約宋書曰張收為猘犬所傷人云宜食蝦蟇膾收難之兄暢含笑先嘗收乃食瘡即愈

又曰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獲范雲令送書入城餉柳世隆鱠魚二十頭

梁書曰蕭穎胄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外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與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魚耳此海中出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不食頃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有蜀薑作齏甚好恨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竹竹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竹須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投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亦適了

搜神記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謂眾賓曰高會所少吳淞江鱸魚耳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出操拊手笑曰可更得不放乃更引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二尺餘生鮮可愛操令目前切膾

孝子傳曰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異物記曰鯖魚作膾味珍無華

列女傳曰姜詩妻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味妻與詩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食其舍側忽有泉常出鯉魚一雙以供二母之膳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未還闔閭治魚作膾作膾過時不至魚臭猶須子胥之至也三師到闔閭膾而食之不知其臭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魚須膾者闔閭一時造也

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鱠有餘弃之於中流化而為吳魚今呼王餘魚長數寸大如筯猶有膾形

齊諧記曰江南有麻姑治者貲為人好噉鱠(江壯岸有)華太者得一大蛇噉麻為鱠得食甚美吾索魚名華本因辟噉取蛇及餘肉出麻治見之大吐歐血死

又曰周子有女噉鱠不知足家為之貧至長橋南見罛者挫魚作鮓以錢一千求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蝦蟆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復噉膾

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意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謂為見機

又曰桓車騎沖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俄見一人持小籠生魚逕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云是劉遺民(驎之)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待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子無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海鮸(鮸音免)乾膾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面盤并奏作乾膾法帝以示群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是珍異今日之鱠乃是海真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即出數盤以賜近臣作乾膾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於海取得鮸魚其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捕得之即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後取噉時以新布裹於水中漬三刻久取出瀝卻水則曒然矣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集計至五品進止未出間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曰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以少公名人故聞相訪能設一頓鱠否司戶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家人云蒜盡

也僧即起司戶留之曰蒜盡遣買即得僧云既蒜盡不可更住苦留不止望之果無疾暴卒

明皇雜錄曰邢州人和璞嘗謂房琯曰君殁之時必因食魚鱠既殁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刺史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既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胡脯)莫薄膊之羣也(晥骨膊也朐脯挺也)

周禮曰腊人掌乾肉也凡田獸腊膴胖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祭祀共豆脯膴胖(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腶脩腊小物全乾者)

又曰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

（鄉射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謂鄉有小事而飲酒也）云

儀禮曰鄉飲酒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使出祖釋軷祭脯

士冠賔東面薦脯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又曰婦人之贄脯脩大夫燕禮有膳無脯

又禮特牲曰大饗尚暇脩而已矣

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公羊傳曰魯昭公出奔齊侯使高子執簞食四脡脯公稽首以衽受

易曰噬乾胏得金矢王肅注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象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

論語曰子曰自行束脩已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又曰沽酒市脯不食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宫适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漢書曰濁氏以賣而連騎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兵叔父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

晉書曰桑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脯往山冢間尋求果得以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北齊書曰彭城王攸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唐書曰太宗狩于濟源之淩山上曰古者三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國語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子文楚令尹）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粮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

呂氏春秋曰趙宣子將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增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食冰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

又曰西北荒有遺酒追復脯焉其味如麞食一片復一片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膳擘脯而行云是麒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器脯一盤百人捷酒賜兵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同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

世語曰初太祖之食程昱掠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續齊諧記曰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為設胡麻飯山羊脯因留連之

楚詞曰折瓊枝以為羞（王逸注曰羞脯也）

盧諶祭法曰春祠用脯夏用脯（逼反）

杜育敘賦曰脯則正脅通脊發鹿肥麋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游衛李廣馳射遂歸於廚使入貢於脯人并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鯖

西京雜記曰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意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齊書曰武帝就虞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鮓

釋名曰鮓葅也以鹽米釀之如葅熟而食之也

吳志曰孟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宋書曰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太守與謝交惡超宗到都後瑩父懋往超宗處超宗設精白鮑美鮓獐巴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瑩始見餉伴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懋大怒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廢弃久之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頭鯉子去鱗破腹使脊割為臠米爛藻之以赤秫米飯鹽酒令糝之鎮不若重蹦月乃熟是謂秋鯖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鉤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瑞也命太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後思其美滋者不復得知為神異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見之謂客云此龍肉也以鮓中則有五色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苦甘切)鮓餉母母封鮓付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謝玄與婦書曰昨出釣獲魚作一坩鮓今奉送

大業拾遺曰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魚腴鮨四十坩純以鯉腴為之計一坩鮓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冠於鱠鯖

八珍

周禮天官曰食醫掌王之八珍

禮曰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沃澆也謂沃之或名之)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之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皽音善)

(切)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醯醢名炮者為豚若羊之屬)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脄背側肉)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側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湛亦漬也)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醷梅漿也)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取火上為之今火脯也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肝膋是也問膽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二

飲食部二十一

肉　炙

肉

禮曰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又曰六十宿肉六十非肉不飽

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又曰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謂朝大夫）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又曰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illegible]）

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澠有肉如陵（[illegible]）

穀梁傳曰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也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俎

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又鄉黨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祭於君不宿肉（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爾雅曰肉謂之敗（臭壞）

又曰肉曰脫之（剝其皮[illegible]）

又曰鮑宣上書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奴從賓爲肉

史記曰廉頗奔魏趙王使者視頗尚可得用不趙使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八曰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

帝王世紀曰夏桀爲肉山脯林

漢書曰黃霸穎川太守使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謁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

又曰武帝爲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

又曰陳平爲里社分其肉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當如此肉矣

又曰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父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又曰伏日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切肉即懷肉歸太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客數酒霍肉（[illegible]）

又曰成帝許后上疏曰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通史

東觀漢記曰太尉趙熹聞魯恭志行每歲時遣子送米肉辭讓不敢當

又曰卓茂爲密令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者茂問之亭長從汝求乎有事與之自以恩意遺人乎民曰自遺之茂曰人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

又曰賊經妻詩墓不敢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掘出示之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猪肝一片

謝承後漢書曰李萇家貧則躬耕夜則誦書日為母市斤肉粱米作食

後漢書曰桓任字儀遠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又曰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借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薦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

漢舊儀曰齋法食肉三十六兩

英雄記曰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收有何長何短治中

劉子曰前勞賜有餘肉百斤賣之一州調度奢儉不復在是猶可勞賜勤勞吏士賣之可示儉

吳志曰趙達嘗過故知取盤中隻箸再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云其母本屠家之女也

太康起居注曰尚書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

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粳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半

藏榮緒晉書曰趙高為丞相指鹿為馬持蒲作肉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辭大司馬桓溫因問桓公醉可飲幾酒肉食多少溫曰溫酒不過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納後伺間求入自言外有微禮溫勑而受正有酒一斗鹿肉一盤一坐愕然納曰公近云飲三升民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歎服

晉書曰周訪鄉人盜訪牛於家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鎮荊州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以錢米給豐母并勑豐噉肉

齊書曰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贍甚厚后母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

梁書曰傅昭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

隋書曰王邵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悅忽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食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候（廚人）於兔笞辱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食之

晏子春秋曰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王孫子曰楚莊伐宋廚有臭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賞於賢公孫

尸子曰殺紂為肉圃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

又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韓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肯今待堯舜之賢
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説也
又曰晏子對景公曰田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過陽翟買肉爭輕重屠辱軻武陽欲
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燎炙和有
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雋燕之翠述
蕩之掔（掔音牽獸名）旄象之約（約旄象牛肉雋燕鳥之尾也）
又曰嘗一臠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又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
河上使者謂舡人曰孔子即上舡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
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
洋也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
桓譚新論曰九江太守龐眞案縣令高曾受社祭膰有生
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釐不賊天下縁是
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
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十頭
又曰關東鄙語世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
對屠門而嚼
風俗通曰陳伯敬目有所見不食其肉
王充論衡曰仲子兄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而不食之
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曰惡用是鶂
鶂者他日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來至曰鶂鶂之

肉而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
典略曰九宗廟三歲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辯上帝右辯上
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堆俎
博物志曰食鷲肉不可入水爲蛟所吞龍肉以醯漬則章
生○方言曰燕之北郊朝鮮冽水間九臭肉及披牛羊五
臟謂之膊（音膊）
説文曰殺雞肉也醃漬肉也（又一刼）膞切肉也（之兖反）
廣志曰北方有牧草使於其畜故北方出美肉
異苑曰山陰有人嘗食牛肉便作牛鳴菜食乃止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不食有目之肉
桂陽先賢畫讚曰程曾子孝孫七歲亡母號慕毀悴亡母
哀憐嚼食哺之知有肉味遂吐不食
華陽國志曰孝子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遂終身不食
肉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忻慶相賀長安酒肉爲暴貴
江氏家傳曰蕤年七歲遭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
爲孝何肉食蕤瞿然斂容遂不食
十洲記曰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
希有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醯仙人甘之
笑林曰甲買肉過入都廁挂肉着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
覓肉因詐便口銜肉曰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
著口豈有失理
世説曰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有求集
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今何以去荅曰友聞白
羊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舉太山以爲肉竭東海以爲酒

陸凱表曰呂蒙凌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内
省中稱肉食之客

炙

釋名曰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脯炙以脯餳蜜豉汁淹之脯
然也釜炙於釜中汁和熟之也銜炙細𢷬肉和以薑椒鹽
豉已乃以肉銜裹其表而炙之貊炙全體炙之各自方割
出於胡貊之爲也

禮曰膾炙處外毋嘬炙（嘬音 火切）

詩曰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加火曰燔）

傳曰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宰邑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不欲戰也）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韓子曰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截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三死也意者堂下有憎臣乎殺臣不亦枉乎

謝承後漢書曰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與黃門侍郎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肉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萬死者三一山炭增冶吐炎燋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臣匜）砥礪而割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以事眼目書奏章表猶讀表經具供御食　與承反庖人六目齊視豈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晉書曰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噉顗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

齊書曰桂陽之役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光賜酒食淹素能飲噉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隋書曰煬帝初在藩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

孟子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

又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飛入其幕因以供母

說苑曰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韓魏炙知小而不忘知大也

世說曰顧榮字彥先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

明皇雜錄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羇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甫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三

金澤文庫

飲食部二十二

脂膏　油

李澤文

脂膏

周禮庖人曰九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音肅)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音鮮)羽膳膏羶(用禽獸謂煎和之以膏王也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鮮生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又冬官梓人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脂牛羊之屬膏豕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

禮曰脂用葱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曰膏)煎諸膏膏必滅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膋腸間脂幪音蒙)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臅臆中膏酏之然反)

爾雅曰冰脂也(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

說文曰膫牛腸脂(膫音力彫反)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胃曰膱(音職)獸脂聚曰䐶(音落)

史記曰販脂辱處也而公伯千金

後漢書曰孔奮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

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油

魏志曰孫權至合肥新城滿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又曰黄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度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王隱晉書曰元康三年武庫火檢校是工匠盜庫中恐罪乃投燭著麻膏中火燃

又曰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為縱火具

東宮舊事曰月給油六升

宋書曰朱脩之為荆州刺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梁書曰沈約年十三而遭家難眷寬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又曰張纘為湘州刺史州境大寧晚好積聚多寫書數万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又曰侯景攻臺城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

又曰初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後周書曰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不得入乃縱火燒之尉遲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勢轉盛直不得進乃退

博物志曰煎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得水而焰起飛散

釋名曰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四

飲食部二十三

鹽　醬

鹽

書曰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天官籩人曰朝事之籩其實形鹽（築鹽為虎形謂之形鹽）

又曰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也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為鹽也）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也）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湅治之鬻音煑也）

記曰祭宗廟鹽曰鹹鹾（大鹹曰鹾）

又曰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又曰桃諸卵鹽（大鹽）

又曰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衰之末也鹽酪醬藏）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鹽五味之蓋故刻象虎形以象其武）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又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猗氏縣有鹽也是也）

又曰齊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說文曰鹽鹹也鹽池河東鹽池也袤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十四里（燕從之西京記曰鹽生水中夕取朝復千車万駟意多少）鹵西方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鹺鹹也河内謂之鹹

廣雅曰鹶（音有）鹺（七豆切）鹽（音品）鹼（步典切）鹽也

史記曰募民月給費用官器作煑鹽官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盆煑鹽）

漢書王莽詔曰鹽食肴之將

又曰吳東海水為鹽國用饒足（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煑海水為鹽今海鹽縣是也）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石八千視事三歲穀石八千鹽百

又曰天竺國出黑鹽

東觀漢記曰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放散其鹽復獨完還致縣中

後漢書曰第五倫自以久為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輙為糞除而去

又王符論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鏤金者皆淬之鹽水也）

魏志曰衛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

又曰鄧艾平蜀後言於司馬文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

魏略曰漢令哀牢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吳志曰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

晉書曰肅慎國無鹽鐵燒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又曰郭文字文舉隱居吳興餘杭大辟山中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草藥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

宋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食搖指半日乃息

又曰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曰崔慰祖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息毀不滅性故當不進有羞耳如何絶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梁書曰侯景陷臺城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合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宣又傳首往江陵果以鹽五斛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遺李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下胡鹽治

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

又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又曰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齊書曰房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請海沂煑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崔昻昻曰亦既官煑斷之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准關市薄爲竈稅私館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

唐書曰武德中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狀如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鹽州行營節度使胡堅昌皆表奏初城鹽州鹵中獲壞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兩廢鹽井悉生鹽華扶聖德可謂天讚請宣付史館制可

又曰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土德之瑞

又曰李晟薨後德宗以初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相齊鹽惻然思之命置鹽於靈座

又曰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邊於北海多沮澤有魚鹽之利

又曰初榷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醝當天下太半之賦

管子曰齊有渠之鹽燕有遼東之煑十口之家十人舐鹽百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

加什耗而釜千君伐沮薪煑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農事方作令民無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無得治宮室臺榭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循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又曰桓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吏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

尸子曰南海之葷北海之鹽

魯連子曰連宿沙瞿子善煑鹽使煑漬沙雖十宿不能得也

抱朴子曰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斤雨泥一斤內鐵器中以爲水燒皆消而赤也

金樓子曰白鹽小小峯洞激如有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和之以供國厨名為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又曰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踈似有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波種之去勿迴顧即生此鹽

國語曰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先時禁人東萊齊之東萊夷也）

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販或為鹽字）之池北望少澤其草多藷藇秦藪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云鹽販澤即解縣鹽池也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大夏之鹽（高誘曰大夏澤名或曰山名）

春秋後語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為兄弟之國而韓魏稱為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齊負海有魚鹽之利今亡）（[illegible]魚鹽之地獻秦以[illegible]也）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取雞卵[illegible]鹽其上即累也）

鹽鐵論曰古者豪強大家得管海為鹽民皆依為姦之業也

世說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軍

風俗通曰鹹如炭俗說鹹亦與熱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大鹹亦吐之謹案東海郡人饒知鹽法者云攪鹽木多日每煤黑如炭非謂竈中火炭也

吳時外國傳曰漲海州有湾湾中常出自然白鹽峄峄如細石子天竺國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南州異物志云鹽如石英）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蜀王本紀曰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煮鹽（宋衷注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衛為漁鹽之利）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

廣志曰鹽體因於水故或水且牲水故或與土雜產于地多劃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煮鹽與海同河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漱胡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子

玄晏春秋曰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會稽郡鹽云鹽味小生）

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盆貯水煮之則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梁四公子記曰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大如斗狀白似玉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杰湝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尓因問紫鹽碧碧珀云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曰公群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煑之可驗又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碧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婦人小腹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當致貢是以知之

涼州異物志曰姜賴之墟今稱龍城恒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溢海盪傾（姜賴胡國名也恒溪其王字也矜貪無厭上帝化為沙門遊于觀其政遂從漢氣之以鹽與帝帝乃灑案使蒲昌鹽以盪覆也）劉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棊而生（其鹽化為鹵而堅炭如蒺藜其鹽方大如棊以大相累也生以鹽氣天帝故使此地化生鹽也）

又曰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鏤之寫物（赤與黑者昔小大或如蔵蒻從人所為形也）作獸辟惡佩之為吉（或治為鳥獸以佩之）戎鹽可以齊疾（四方皆用白者作獸以除頭風以其出胡國故言戎鹽也）

京州記曰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記曰汶山越嶲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既而煎之越嶲先燒炭以鹽井水沃炭刮取鹽

荆州記曰鹽水自凝生傘子鹽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

本草經曰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戎鹽主明目大鹽一名胡鹽呂氏春秋曰本草法云戎鹽一名胡鹽

崔駰博徒論曰江陽六鹽

笑林曰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淅江渚守風粮用盡遣人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荅勑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嶺表異錄曰野煎鹽廣南煑海其無限商人納榷計價極微數內有恩州場石橋場俯迩滄溟去府最遠商人於所司給一百石榷課止銷雜貨三二千及往本場盛鹽無官者給遣商人但將人力收聚鹹沙掘地爲坑坑口鋪布竹木鋪蓬簟於其上堆沙潮來投沙鹹鹵淋在坑內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氣衝火滅則取鹵計用竹盤煎之頃刻而就竹盤者以篾細織竹鑊表裏以壯礪灰泥之自收海水煎鹽謂之野煎易得如此也江淮或甫漢以鄉置鹽鐵於甫中鹽浮書聊是此鹽也

醬

禮記曰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又曰獻孰食者操醬齊

又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揚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也瓿音部甖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又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桜子路感雷精而生尚[illegible]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鮭醬而美之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弃之俱不得食

論衡曰作豆醬惡聞雷此欲使人急作不欲積久

世說曰陸機入洛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云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瓮耳

宋書曰孝武嘗爲王玄謨作四時書云勤醬調秋菜白醢解冬寒

又曰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唯坐之及竟獲免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甚寵流歡差以無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飲食部二十四

醯

醢

醯

釋名曰苦酒淳毒甚者酢且苦也

周禮曰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

儀禮曰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

禮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又曰大功之喪不食醯醬父母之喪又朞而大祥有醯醬

論語曰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史記曰通邑大都酤千釀醯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上藥有鳳林鳴酢

魏名臣奏曰劉放奏云今官販苦酒與百姓争錐刀之末宜其息絶

吳録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醯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晏子春秋曰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風俗通曰酢如蒖莢按蒖味酸工者取以調味

博物志曰酒暴熟者酢醯酸者易臭

又曰龍肉以醯漬則文章生

葛洪肘後方曰治齒䘌用三年醶酢

唐書曰初薛仁杲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醯灌鼻求其金寶

又曰任迪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强飲盡之而爲容其過以酒薄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感悦

醢

周禮曰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又曰醢人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致饔餼時凡事共醢

禮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夫子拜之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篡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懼衆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

禮記外傳曰祭祀賓客菹醢之用醢肉醬之通名醓醢汁也湆亦汁也此等皆在豆以其濕故也籩竹器乾物盛也豆木也皆跌足取其去地高絜醢有陸産在高陸之者所生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水草之品非人力所種自然其雜臡者骨肉相雜爲之有麋鹿麏之臡麇大麇也字或作麏兔醢蚳醢蚳蛾子也陸産出也有魚鴈蠃蠯之醢蠃蠯蚌之類也而長也五者水物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醢

弘君舉食檄曰東里獨㨨之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飲食部二十五

茗

爾雅曰檟苦荼（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爲苦荼）

吳志曰孫皓每宴席無不能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澆灌取盡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

晉中興書曰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

晉書曰夏侯愷士後形見就家人求茶

又曰桓溫爲揚州牧性儉素每讌唯下漆奠柈茶果而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南齊書曰武帝遺詔靈坐勿以牲爲祭唯設餅果茶飯酒脯而已

唐史曰風俗貴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黄芽蘄門　之商貨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羽於江湖稱竟陵人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又曰韓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緘茶末健步其以進也

又曰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二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稅錢拯贍

又曰大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大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

又曰大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克讓之請

又曰初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

廣雅曰荊巴間采茶作餅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其飲醒酒令

人不眠
博物志曰飲真茶令少眠睡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又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瘻瘡利小便少睡去
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
日採乾。華佗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壺居士食忌曰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錄曰茗茶輕身換骨　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王浮神異記曰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
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
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
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

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茗所得錢散路傍孤貧
乞人人或異之執而繫之於獄夜擎所賣茗器自牖飛去
廣志曰茶叢生直煑飲為茗茶茱萸檄子之屬膏煎之或
以茱萸煑脯冒汁為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無
酒茶
晉書藝術傳曰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
服者有　心氣兼服茶酥而已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
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牽
其臂將至山中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留採須臾復來
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
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為大不足非復一日家貧
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
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似牛肚
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噏之都
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
物病遂差苦問之此何病客云此病名斛茗瘕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
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云吾止此塚
三百餘年今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
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
貫新耳母告二子慚祠愈切
世說曰任瞻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不飲茗問人云
此為茶為茗覺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問飲為熱為
冷

又曰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
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江氏傳曰統遷愍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
麪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塵洛陽黄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晉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曰前得安州乾茶二斤
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
信致之
傅咸司隷教曰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廉事毆其器具
無為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
坤元錄曰辰州溆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陵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圖經曰黃木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雖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中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乂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已來不遭陽侯之難舉坐失笑焉

桐君録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

又曰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

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有溫山出御荈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縣圖經曰茶陵者謂陵谷生茶茗

本草拾遺曰皋盧茗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廣州記曰酉平縣出皋盧茗之利茗葉大而澁南人以爲飲

南越志曰茗苦澁亦謂之過羅

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檟苦荼揚執戟云蜀西南人謂荼曰蔎郭弘農云早取爲荼晚取爲茗或一曰荈[illegible]音[illegible]音[illegible]昌兗切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茂法如種苽三歲可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牙者次葉卷者上葉舒者次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牙者發於藂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中枝穎拔者采焉其日雨不採晴有雲不採蒸拍焙穿封乾矣有千類萬狀鹵莽而言之如胡人鞾者蹙縮然犎牛臆者廉襜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飈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羅膏土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田者遇暴雨流潦之經此皆茶之精腴也有如竹籜者枝幹堅實艱於蒸擣故其形籭簁上音[illegible]下音[illegible]如霜荷者莖葉凋沮易其狀白故其萎萃然此皆茶之瘠老也自采至于封日

七經目自胡人至于霜荷八等

唐新語曰右補闕毋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其畧曰釋滯消擁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雲南記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延數十里在縣西南按拾道志尚書所謂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盡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葉似梔子可煑爲飲其老葉謂之荈嫩葉謂之茗

杜育荈賦曰調神和內惓懈康除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晳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其姊字蕙芳眉目粲如畫馳騖翔園林草木皆生摘貪走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荼荈劇吹噓對鼎𨫼
孫楚出歌曰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川薑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蘭出高山蓼蘇出溝渠精稗出中田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火上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卽皆毀壞也

易曰水流濕火就燥

又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熾也）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呼旱切）

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惕懼也觀我也我視火者喻明而可見之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火之燎于原其炎熾之明不可嚮近也）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季春出火爲焚也（謂焚萊也九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親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又曰火龍黼黻（火畫爲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也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

時焉（火謂出內火時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又曰郯子云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火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乃布散爲災）

周禮曰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成）

又曰亨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齊多少之量齊音劑）

又曰卜師掌開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火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

又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傳曰以出內火）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凡祭祀則祭爟（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

又曰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放其穴誘出之乃可得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南爲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萍不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

又曰秋官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夫燧陽燧也）

史記曰燕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頭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於角結火於尾穿城而出壯士銜枚從牛所觸輒死壯士軍乎之城上大譟燕師大敗

又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万弩（夾道而伏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万弩俱發龐涓大敗

又曰蘇代謂魏王曰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

又曰顏叔子獨居室夜雨比舍屋角有女子投之叔子令秉燭燭盡乃徹屋草續之至明不亂

又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

漢書曰項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節操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漢兵圍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張魚等恐見虜掠私燒作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又曰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又郡國志曰連滙府遥火山而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昇常若微雷以草爨之則煙騰大發其山似火從地而發故名焚臺

東觀漢記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及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以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又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冒火伏棺上火乃滅

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覆蔽之失火者日屬范放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忻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不禁火民安堵昔

日無禱今五禱
魏略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流下化爲白雀銜綠丹
書集於公車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弥許晏至
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權不從昭忿稱疾不朝權恨之
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弥晏權數慰謝昭
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病篤權燒其門欲以恐
之昭更閉戶孫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扶昭起權
載以還宮
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宮中嘗夜失火
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
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也由是奇之
又曰張華字茂先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

救之果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
焉
又曰韓康伯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
投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
異之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
出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郭璞字景純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
所焚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
火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又曰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 幽州當火

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是
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又曰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康問其所終不答康每歎息將
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
在於用光人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
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
非命
鄧粲晉紀曰胡毋輔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主
子傅取火子傅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爲人使輔之與
語歎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爲功曹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爲長史逌取數百雞以長繩
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壘集營皆燃焉

宋書曰周朗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多野獸母薛氏欲
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廨朗悉以秩米起
屋償所燒之限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
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
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爲人家所覺
蕭鸞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傅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
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
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燃之其夜康祚
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
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之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又曰文宣曾近出令張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　帝使曜前開門然後入

又曰張亮守河州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舡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舡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舡不得及橋全亮之功也

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物火陽尊故託燧皇於天。春秋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為火也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臺是君之福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氷夏則握火

後趙錄曰石勒禁火百鼓之後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燒一家斬五部都督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從南郊含酒東北三噀去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毋終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客從蜀來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公遂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而脫衣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合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騎之東南而上

又曰欒巴為尚書王會得酒西向潠云成都失火潠而作雨驛至果如其言

又曰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

列女傳曰梁節姑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內欲取兄子輙得己子火盛不復得入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家人哉遂赴火而死

搜神記曰麋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竺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得不燒君惟去我緩行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不燃以鐵椎鍛其頭十數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即死取腦以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二百許里晦望見山林及此獸光火照人乃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服之此中布垢汚唯以火燒布兩食許出振之其垢即去潔白如雪

述征記曰北征有張母墓舊說張母是王氏妻王家葬經數百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燃其家奉之稱清火道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簰茇皆反沿漢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余艘艘有五十人拖掉人持炬火持火者數千人立於船上以葦於簰至乃放火火燃即回船走去須臾燒數千簰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去

齊地記曰東武有火生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八